UFO 解密

Secrets of the UFO

唐・艾爾金斯 Don Elkins、
卡拉・魯科特 Carla L. Rueckert ——著
李宇美 ——譯

謹將此書獻給豪爾和喬．普萊斯

「真相乃時間之女，而非來自權威。」

——法蘭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

Contents

譯者序 006

作者序 009

第一章 一種極為奇特的現象 011

第二章 心電感應接觸 051

第三章 何謂真實 067

第四章 人類的本質 101

第五章 解讀不明飛行物體之謎 117
第六章 人類的發展 171
第七章 尤里・蓋勒之謎 211
第八章 來自他方的流浪者 245
第九章 災難預言與轉變 353
第十章 結論 371
註解 396
參考書目 404

譯者序

在地球以外的星球上，到底有沒有外星生命的存在？

這些外星生命知道地球的存在嗎？

他們來到地球帶著什麼樣的使命和目的？

他們會不會毀滅其他星球上的文明？

相信大家或許和我一樣，在人生的某個階段，都曾經對以上這些問題有過好奇和疑惑。來自宇宙各行星的外星訪客，永遠是好萊塢電影最喜愛的題材。外太空的神祕色彩、人類對外星生物的好奇、外星人大舉入侵地球的情節，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一九九三年首播，一共製播了九季才光榮下檔的美國影集《X檔案》，相信大家也都還記憶猶新。影集中的男女主角是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在政府及軍方高層企圖掩蓋真相的壓力下，毫不退縮地持續調查各種與外星人相關的超自然事件。大部分人在看了這些影視作品以後，多半只把內容當作想像力豐富的編劇家們的精彩創作；同時，就算是看過、讀過許多報章媒體報導的外星人目擊事件及照片，多半也不會認真

看待，通常就當成茶餘飯後的話題，一笑置之而已。

但是在閱讀了《UFO 解密》一書之後，或許你對於外星人會有截然不同的看法。《UFO 解密》的兩位作者唐・艾爾金斯和卡拉・魯科特，一直致力於外星接觸者的研究。對於閱讀過《一的法則》的讀者來說，這本書可以當成是一本導讀書，書中詳實介紹了許多有檔案可查閱的外星接觸事件，並忠實地記錄了與外星人的對話語錄，也清楚找出他們來到地球的原因和使命。讀了這本書之後，你會發現，或許外星人的使命遠遠高過、也超出好萊塢劇作家的一切想像。

二〇一一年七月號的《科學人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中有一篇由麥可・薛莫（Michael Shermer）撰寫的專欄文章，他在該文中提出的論點，可以為《UFO 解密》這本書下一個最適切的註腳。文中提到，著名物理學家與宇宙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二〇一〇年《探索頻道》製作的紀錄片中曾說：「人類只需看看自身就可以知道，智慧生命可能發展成什麼模樣，就連我們自己也不願意接觸。我可以想像把母星球資源消耗殆盡、以巨型航空船為家的外星人。這種科技先進的外星人可能成為遊牧族，征服並殖民他們所能遇上的星球。」而從人類不同文明相遇的歷史來看，較為先進的文明會毀滅或奴役較落後的文明，對此霍金的結論是：「如果

真有外星人找上門來，我想結果會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差不多，而美洲原住民的下場並不好。」

但是薛莫有不同的見解，他寫道：「任何能夠進行長程太空旅行的文明，將早已進步到不必剝削殖民且能使用永續能源的境地。對地球文明而言，奴役殖民地居民並攫取當地資源，或可收利於一時，但對需要花費幾萬年進行太空旅行的地外文明而言，就不是永續的做法。由此觀之，思考地外文明迫使我們考慮地球文明的本質與進展，也對接觸地外文明提供了希望，因為那代表至少另外還有個智慧生物也進步到某個程度，同時以駕馭新科技取代控制同種生物、以探索太空凌駕征服土地。讓我們朝星空出發吧！」

用心閱讀此書，探索你的星空，祝願你找尋到屬於你的愛與光！

作者序

不明飛行物體研究家是探究我們這個時代天大祕密的偵探。當他穿越精心設計的迷宮中，各種刻意混淆視聽的技倆、錯誤訊息、企圖遮掩真相者、狂熱分子、懷疑論者、真實信仰者和非信仰者，到頭來也許會發現，整個解謎過程中最忠實的盟友是自己的幽默感。或是如格魯喬．馬克思（Groucho Marx）所說，「若不是這個人死了，那就是我的錶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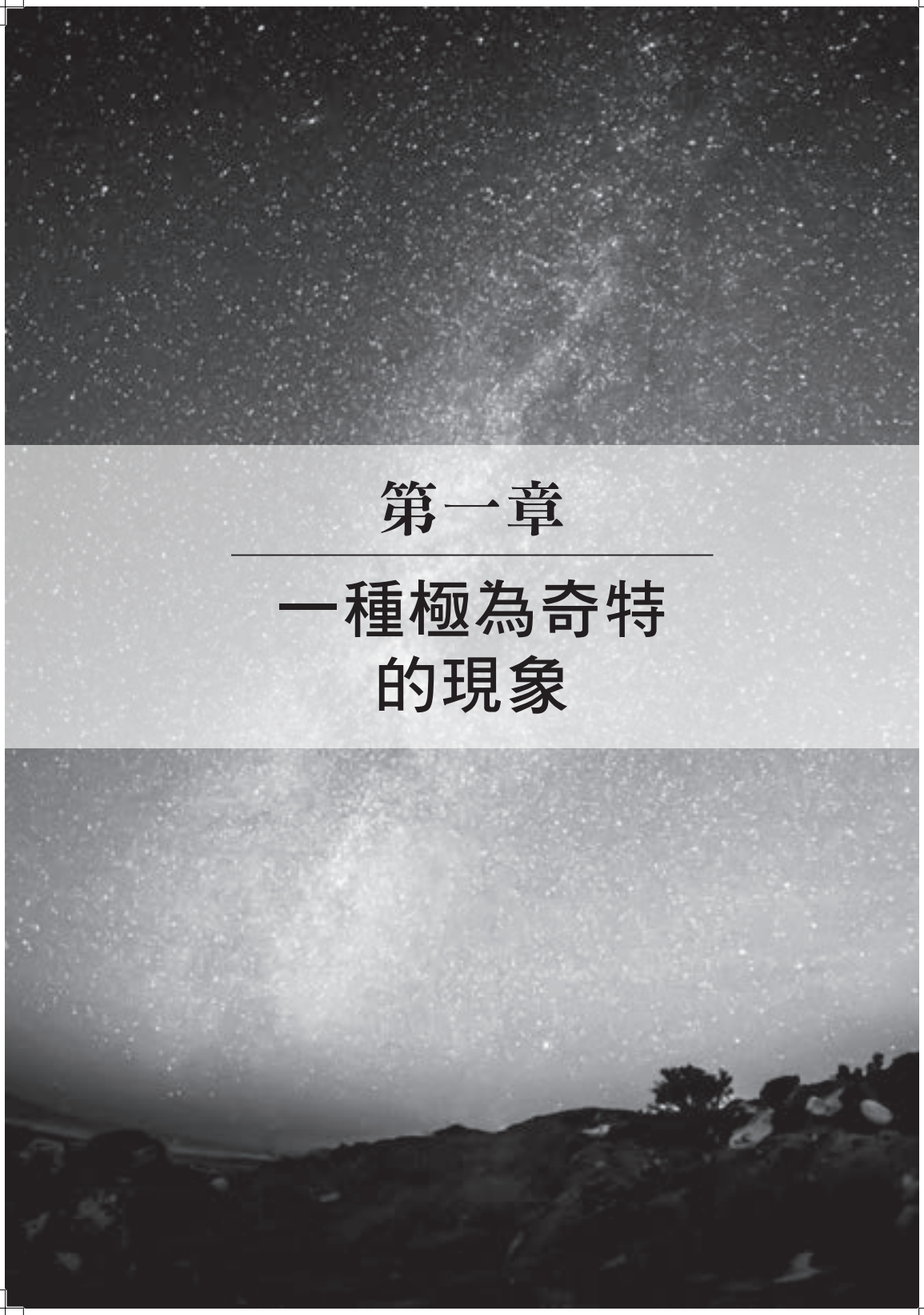
唐．艾爾金斯

卡拉．魯科特

一九七六年於路易斯維爾市

---

* 知名喜劇演員格魯喬．馬克思在演出中很著名的一句話，當時他看到地上躺了一個人，就邊看著手錶，邊量那人的脈搏；脈搏為零，然後他就說了這句話，意思是指這個人死了。作者會用這句話，是為了要呼應上一句所說的「……最忠實的盟友是自己的幽默感」，所以寫了個笑話自嘲，意思是：證據確鑿，你們卻還不相信有外星人的話，我也只能一笑置之了。



第一章

一種極為奇特的現象

你大可將這本書中的資訊視為無稽之談，但這也可能是你這一生中所能知悉的最為至關重要的訊息，那就是我們會在此提出不明飛行物體這個奇特現象的解答。本書所涵蓋的訊息不是憑空臆測，也不是理論學說，而是從眾多不明飛行物體所傳送過來的訊息所做的濃縮整理。來自外星接觸者的訊息當然有其缺點，最顯而易見的一點就是無法取得可證明其確實性的證據，優點則是這些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訊息數量極為驚人，相似度也極高。在過去二十五年間（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五年），這些據稱來自於不明飛行物體的通訊紀錄已高達數百萬字。

在美國，大約有一千五百萬人宣稱他們曾經看見過不明飛行物體，有紀錄可查的接觸案例超過兩千件，大約有七百件降落案例留下了痕跡證據[1]。現今人們已經不再懷疑不明飛行物體的存在，但問題是：他們是誰？又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也許我們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瞭解他們。

對於這個難以捉摸的謎團，全球有數千人極為確定，他們至少知道一部分的答案。

這些人是如何獲得解開謎團所需的資訊呢？聽來或許令人難以置信，但是他們的答案是來自於與不明飛行物體上的生物實際接觸的經驗。從五〇年代初期開始，聲稱

有不明飛行物體接觸經驗的人數就持續增加。至今，人數之龐大，讓他們已然在全球形成了一種如地下組織般的「偽祕密」次文化。我之所以用「偽祕密」來形容他們，是因為即使這些外星接觸者都說出了他們的接觸故事，內容卻難以為我們的文化所接受。這些地下組織的內部人士所獲得的資訊，大致上來說大同小異，而他們分布於美國許多地方及世界各地。

他們可不是什麼狂熱的迷信之徒，也不是離瘋人院一步之遙的瘋子，更不是剛見完靈媒的佝僂老婦。絕大多數外星接觸者的智商和背景，都是與你我無異的正常人，這些人的數量每年持續累積、增加中。他們絕大多數未受到任何媒體關注，也並不想獲得關注。

我在超自然現象（paranormal phenomenon）這個領域的研究時間已達二十五年之久，過去十四年間，則專注於解開外星接觸者的謎團。閱讀此書時，你會發現需要一些超自然現象研究的背景知識來幫助你更深入瞭解。因此，本書在前三章概述了相關研究，同時也條列出參考書目，提供給想進一步深究此領域的讀者查詢。在現有的大量外星接觸者資料當中，相當多與不明飛行物體看似毫無關聯的資料，近來開始大幅增加。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濃縮、彙整外星接觸者的故事，希望在分析之後，能夠

歸納出至少一個，在不明飛行物體之中最具代表性群體的性質、目的、起源和終極目標。

談到外星接觸者這個議題，我不由得回想起已故的詹姆士．麥當諾博士（Dr. James E. McDonald）於一九六八年在美國國會的發言。當時他正在眾議院航空及太空委員會（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報告他對不明飛行物體所做出的結論。他描述了一起多年前在法國北部發生的事件，那時有好些農夫向當局報案，說有許多石頭從天而降，但當局認為報案者「愚昧」，事件又「不符合科學理論」。因此，一開始根本沒人正視這些農夫所說的事，直到後來有一位科學家認真看待此事，並展開全面性的調查，而這就是「隕石學」誕生的源起。麥當諾博士向國會報告，目前美國在處理不明飛行物體的目擊報告時，「在科學認知上，也面臨了類似的情況。因為這些目擊事件看起來完全不合理，所以我們就採取視而不見的處理方式。的確，這些事件無法以常理來解釋，但是事到如今，我們如果再不開始採取行動，那麼就只能如今日的現況一般，原地踏步、舉步維艱。」[2]

再看看亞利桑那州雪花鎮（Snowflake）事件，崔維士．瓦頓（Travis Walton）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帶上了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六個目擊者全

都接受了測謊器測謊，所有測謊結果顯示他們說的都是實話。崔維士本人則在五天後現身於距離當初被帶上不明飛行物體的十二英里遠處。他說，他在一艘船艦內醒來，看到有幾個長相奇特的生物正在檢查他，還看到了四名看起來和正常人無異的人類。他描述的故事，細節俱在，並無漏洞。空中現象研究組織（APRO, Aerial Phenomena Research Organization）的研究總監詹姆士・哈德博士（Dr. James Harder）親自參與了此事件的調查，也認為此事件並無造假欺騙之嫌。目擊者的測謊報告也支持這個結論。所有跡象都顯示，這次外星接觸事件是千真萬確的。

儘管如此，新聞報導在一九五〇年代依然遵循著舊有的可笑標準，通常接獲事件發生的數個月之後，才會有極少數的美國人得知消息。

各個不明飛行物體研究團體（名單詳見參考書目），好比空中現象研究組織和不明飛行物體互動網路（MUFON, Mutual UFO Network）都公布了許多報告，像是先前提及的崔維士・瓦頓事件，但全國性的新聞媒體並未報導。如此一來，地下組織就愈來愈確定不明飛行物體是真實存在的，它們想與人類進行溝通，然而在主流文化影響下的社會大眾，卻依然對如此重要的資料不甚瞭解。

在以往，這種知識鴻溝絕大部分要歸咎於這些現象的調查是由美國政府所掌控

的。在一九四〇年代後期和五〇年代初期，目擊事件和相關故事開始大幅增多。而美國空軍，就和所有人一樣，完全不知道這些事件是怎麼回事；更有甚者，如負責保護美國空中安全的單位，不明飛行物體的出現令他們既困窘又擔憂。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民眾會在自家後院興建防空洞，所有美國人民都認為蘇聯會對美國發起核彈攻擊，因此美國空軍無力說明這些現象的來由為何，的確會令他們顏面盡失。結果，官方對於不明飛行物體現象全面噤聲，只當作是荒謬的無稽之談。在這種社會氛圍之下，可靠的目擊證人似乎有責任克制自己，不要報告不明飛行物體的接觸經驗，因為這麼做有可能會損及自己的名聲。約瑟夫．艾倫．海尼克博士（Dr. Josef Allen Hynek）在一九五三年談到了這個問題：「……還沒有達成任何定論……，但是就科學的角度來看，不停地嘲笑和影射目擊事件是『愚蠢』且『蠅量級智力』，長此以往並無好處……嘲笑並非一種科學研究的方法，而我們也不應該這樣教導民眾。」[3]

在藍皮書計畫（Project Blue Book）功成身退之後，空軍愈來愈有信心，認為不明飛行物體對美國國家安全不會造成任何威脅，但此時人們卻早已習慣於嘲笑不明飛行物體目擊事件和目擊者。今日，官方對於相關報告的限制已經逐漸消除，雖然軍方仍有一道軍事禁令，禁止軍事人員在未向內部彙報前任意公布不明飛行物體事件，但

是嘲笑的習慣仍然存在，這種習慣在一般人民有機會自行判斷不明飛行物體之前，就持續成功阻隔了相關資訊的自由流通。大衛・雅各（David M. Jacobs）在他那本關於不明飛行物體論戰歷史的書中就提到，當初海尼克博士召集了四十四名天文學家，想要與他們一同研究不明飛行物體現象，結果卻發現只有百分之十七的天文學家對這個議題感興趣。海尼克博士便一一寫信給他們，詳述了幾個特別不尋常又具高度爭議性的目擊事件，同時再一次詢問他們有無興趣。這一次，幾乎所有天文學家都對不明飛行物體產生了興趣。正如海尼克博士所言，「他們一開始之所以會興趣缺缺，全是源自於訊息的缺乏。」[4]

在某些國家，不明飛行物體目擊事件的訊息可以如同任何其他新聞一般自由傳播，他們的民眾對於此類話題也更為熱中。

嘗試使用科學方法調查不明飛行物體的人，都會遇到一個基本問題：在開始調查一個新現象時，都需要從與現有理論有關聯性的某些現象開始著手，而不明飛行物體現象無法輕易在現有測量和預測的電腦系統上進行「計算」，我認為這是使大部分科學家及有興趣的人放棄積極調查的最主要原因，它對科學家來說是一個令人深感挫折的學門。調查不明飛行物體並不是這個時代的趨勢，這種挫折感使得大多數人卻步，

只有最具膽識的科學團體願意將他們的名字與不明飛行物體研究沾上邊。這種情況在整個超自然現象研究領域也是成立的，當然，不明飛行物體就是超自然現象的一部分。

我發現，許多不明飛行物體學的研究人員在官方發言時極為保守，卻會向同情他們的人吐露比較非主流的神祕學理論。其中有些資深人員，對於探索那些在信賴區間之外游移的知識極富膽識，而我個人也認為，現在正是讓大眾知悉這些非主流科學知識的適當時機。

我在不明飛行物體這個領域已經深耕了二十五年之久，一直保持著開放的心態進行研究，對我而言，沒有所謂太小或是太荒謬的證據。以這種方法所得到的、逐漸浮現的理論學說，似乎有點瘋狂又有點荒謬，但正因為資料來源就是如此，便造就出這一理論學說的最大優點，那就是日復一日不斷增加的目擊報告，似乎都與這項理論極為吻合。請謹記一件事：幾乎所有現今科技被視為正常的理論，在短短的一百年前，都還被視為既瘋狂又荒謬，甚至是根本不可能成真的事。不明飛行物體到底比我們現今所瞭解的要進步上多少個千年，答案仍是未知。

在我的研究之中，我選擇不再遵守現今科學界所認可核實資料的方法，因為這種

方法在處理不明飛行物體現象上，已證明是無效的工具。我大膽假設，它之所以無效，是因為它建立在調查以現今科技水準為思考脈絡的現實上；更進一步假設，構成不明飛行物體的思考脈絡或科技，也許和我們地球人的現實觀並無任何直接關聯。歷史上充斥了許多現實與現今科學理論或合理性大相逕庭的前例，我認為歷史已再次重演，正如人們一度以為地球是平的——在距今不到四百年以前，焦爾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受火刑而死，只因他提出了地球公轉的假說。如今，我們又再次看到，有愈來愈多證據顯示，一個和我們的認知完全不同類型的現實，的確是存在的。

如果你在路上隨機詢問路人，相不相信不明飛行物體是真實存在的，超過一半的人會回答，「相信，不明飛行物體可能真的存在。」大部分人對這個議題都很感興趣，如果報紙上報導了不明飛行物體事件，他們也會閱讀並認真思考。但大多數的案例都未被報紙報導，大眾便接收不到時常發生的接觸事件相關訊息。缺乏媒體報導並不是許多接觸案例鮮為人知的唯一原因，其他的原因還包括：

・接觸者不敢說出自己的經歷，因為怕被他人取笑。

・接觸者不知道有不明飛行物體調查組織的存在，那些聽了故事的人都不相信他

們的故事。他們也很想分享，但是認為沒有人會相信。

・接觸者可能不記得他的接觸經驗，因為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UFOnauts）影響了他的大腦記憶體區塊。

不明飛行物體研究人員發現以上這三個因素，使得「沉默的」外星接觸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噤聲；同時也有理論指出，絕大比例的接觸者案例都未涵蓋在調查之中。不明飛行物體研究先驅約瑟夫・艾倫・海尼克博士，推估全世界每天大約有一百件不明飛行物體目擊事件，但是大部分案例都不為人知。

但是，仍然有相當多的案例是為人所知悉的。與不明飛行物體上的生命體接觸的完整報告案例數目非常龐大，海尼克博士認為停止找尋雞蛋，開始煎歐姆蛋捲的時機已然來臨。問題是，這些雞蛋都很怪異，我們都害怕敲開它們，所以永遠做不成歐姆蛋捲。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嘗試做出歐姆蛋捲，即使它的味道對某些理論家而言極不合胃口。

在開始之前，我想和你分享一些「怪蛋」，希望能幫助你明白這些蛋究竟有多奇怪。以下我會介紹十五個案例，全都是不明飛行物體目擊事件，同時也都與內部的生命體進行了近距離接觸。這些案例來自於各個不明飛行物體調查組織，像是空中現象

研究組織、不明飛行物體互動網路、《飛碟評論雜誌》（*Flying Saucer Review*）。本書最後面的參考書目詳細列出了完整的組織名單，同時附有各組織的地址。一九五〇年代的案例已經是眾所周知，我就不一一列出，以免大家看了無趣。這些是幾個比較近代的案例，目的是讓各位讀者瞭解接觸案例有多麼普通，同時讓你先輕嚐一下這些「怪蛋」烹調出來的成品滋味。

案例一

日　期：一九六三年

地　點：美國肯塔基州，羊齒溪市（Fern Creek）

調查員：凡恩．雅尼上校（Verne Yahne），肯塔基州，隸屬於空軍國民警衛隊；D．T．艾爾金斯（D. T. Elkins），獨立調查員

四個年齡介於五到十二歲的男孩在一個小森林玩耍時，看見了一個碟形飛行物在小森林後面降落。一個大約四英尺高、穿著太空人服裝的類人生物從林中走出。其中

兩個男孩向類人生物丟擲土塊挑釁，該生物就用一把小型的黑色棒狀物對著四名男孩射擊，男孩們感受到輕微的刺痛。當男孩事後進行隔離偵訊時，四人所描述的故事都一致。他們所描述的類人生物的細節，與空中現象國家調查委員會（NICAP, National Investigations Committee on Aerial Phenomena）的檔案之中，俄亥俄州河谷地區兩百件以上的目擊事件所描述的大量詳盡資訊完全吻合。

男孩們的母親陳述，就在她致電國民警衛隊報告該起目擊事件不久，就接收到了「腦中傳來的訊息」（心電感應術），指示她打電話到路易斯維爾大學。

報案後，人員發現了地上留下小小的足跡和清晰的降落痕跡。隔天，兩位不知名的男子抵達降落地點，並移除了降落的證據。雖然他們自稱是來自路易斯維爾大學，但是事後查證發現並非事實。

案例二

日　期：一九六五年，持續至今

地　點：西班牙

調查員：安東尼奧．瑞巴羅（Antonio Ribera）和羅斐爾．法里歐斯（Rafael Farriols），兩人皆為西班牙的不明飛行物體研究家

一個叫做宇莫（UMMO）的行星自一九六五年開始聯絡不同的西班牙人。這些人都受人敬重且受過良好教育，其中包括作家、工程師、律師等等。接觸是經由電話進行，他們邀請外星接觸者提出關於宇莫星人的問題。之後則會有一份回答問題的報告郵寄給發問者。

這些報告上都蓋有一個與代表天王星符號很相像的指紋印記，但是在「H」中間與橫線垂直的那條直線比較短。外星接觸者被告知宇莫星的航空器會在特定日期的特定地點出現，航空器按時出現在指定地點，也被拍下了照片，其底部也印有那個多了一條垂直線的「H」符號。

從那時至今，報告持續出現，報告中討論了許多技術性的議題，像是物理學和生物學。有人將這些報告中所使用的「宇莫」字彙蒐集起來並加以研究，發現是一套極有邏輯的語言系統。他們自稱來自於環繞我們、名為「沃夫四二四」的聯星系統旋轉的星球，之所以會被吸引到太陽系來，是因為一個在一九三四年從地球發射出去的無

線電訊號，他們還提供了該訊號的頻率（413.44 百萬週）。宇莫星上的孩童，在十四至十六歲之間聲帶便會硬化，因此大部分成年的宇莫星人無法說話，只能使用心電感應術交流。

這份宇莫星的報告是不明飛行物體接觸案例中格外有趣的案例，而且一直持續至今日。《飛碟評論雜誌》不時會更新它的進展。

案例三

日　期：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至九日

地　點：巴西，貝貝多魯鎮（Bebedouro）

調查員：胡里歐．阿萊索（Hulvio B. Aleixo），隸屬於不明飛行物體公民研究中心（CICOANI, Centro de Investigação Civil de Objetos Aéreos Não Identificados，位於巴西美景市的研究團體）

荷西．安東尼奧．斯瓦（Jose Antonio da Silva），是一名品性優良和名聲卓越的二十四歲軍人，他被幾名矮小並蓄著紅色鬍鬚的類人生物強行帶上他們的航空器。在他被監禁於那艘奇怪飛行器的期間，看見一名膚色白晰、高大，看起來像是人類的生物，但是那些身材矮小的外星人似乎看不見那個人。這個人警告斯瓦，一個牽涉到全人類的危機即將到來，只有地球上的人改變做法才有可能避免浩劫；此外，可能會有不知名的生物進行干預，同時還可能會有大災難發生。

在被劫持後的第十二天，斯瓦突然被一種強烈的意念喚醒，這個意念要他走到屋外。他照著做了，並在屋外看見其中三個蓄著紅色鬍鬚的外星人，很顯然就是他們用心電感應術召喚了他。他趕緊回到屋子中，鎖起門來，因為他感覺有一部分的危險可能就與他們相關。

案例四

日　期：一九七三年夏天

地　點：美國賓州各地

調查員：斯坦．戈登（Stan Gordon），不明飛行物體互動網路賓州總監

這個案例包含了一百多個與不明生物個別接觸的報告，在此就不一一列出各個案例發生的日期和地點。這些報告內容雖然不盡相同，但主要細節卻多少具有一致性——最引人關注的一點就是這些不明生物的長相。他們身上長滿毛髮，有著和人猿一樣的閃亮雙眼，耳朵很明顯，還有大鼻、尖牙、長臂。在戈登能採樣到腳印的案例之中，腳印是極大的三趾腳印。目擊事件大多數發生在樹林、鄉村或小城鎮的民宅附近。目擊事件發生期間，動物會靜止不動，但在事件發生的前後，動物和小孩的行為則會變得極不尋常，牛群會恐懼推擠，小狗會大聲狂吠，孩子則是整夜哭號。這些生物通常會與不明飛行物體同時被民眾目擊，並且見到他們進出不明飛行物體。有些案例的目擊者則提到，這些生物會以心電感應術和未知對象進行溝通。在這些案例中，有三個案例分別有一個不明生物遭民眾槍擊。一起是以點三〇—〇六步槍射擊（細節請見案例六），一起是用十六口徑獵槍以近距離射擊，最後一起則是以點三八手槍射擊。後兩起事件中的生物，在民眾開槍的瞬間就在一道閃光中失去蹤影，就像照相機的閃光燈一般一閃即逝。

案例五

日　期：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一日

地　點：美國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市（Pascagoula）

調查員：約瑟夫．艾倫．海尼克博士，西北大學天文學系系主任，不明飛行物體研究中心總監；詹姆士．哈德博士，加州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空中現象研究組織研究總監

四十五歲的查爾斯．哈克生（Charles Hickson）和十八歲的凱文．帕克（Calvin Parker）正在釣魚，突然看見一個長方形、大約三十五到四十英尺長的藍灰色航空飛行器，在他們附近降低高度並開始盤旋。飛行器發出巨大的機械聲響，並出現了一道門，有三個類人生物或者機器人出現，且開始接近這兩名男性。如同他們的飛行器一般，這三個生命體並未碰觸到地面，而是在恰恰比地面高一些的地方飄浮著，他們的雙腳並未移動但依然能夠前進；他們身材矮小，有著如大象般的皮膚，狹長如裂縫般的眼睛，和如箱子一般的手。

當帕克看到他們靠近時，便昏厥了過去。哈克生的四肢也無法動彈，但是依然能繼續觀察發生了什麼事。其中兩個生命體架起了哈克生，把他帶入太空艙內。當哈克生被架起時，他立刻喪失了所有感覺，包括重力感。他被帶入一個明亮但空無一物的房間之中，且看不出光線是來自何方。生命體將他置放成斜倚的姿勢，他依然是「飄浮」於空中，有一個像眼睛般的儀器來來回回澈底地掃描他的身體，好像正在檢查或是照相。如此大約進行了十五至四十分鐘，哈克生並不是很確定到底過了多久時間。檢查結束之後，生命體留下哈克生，讓他獨處了一陣子，然後就把他「飄浮」回一開始將他架走的河岸。

大約一小時之後，這兩個驚恐萬分的漁夫到警長辦公室報案。他們被警方仔仔細細地審問了一番，然後被留在一個設有監聽器的房間。當時兩人之間的交談有錄音紀錄，內容顯示他們都對自己的遭遇無比驚恐，帕克更是有了重大的情緒創傷，在哈克生離開房間之後，帕克開始祈禱。由於此次經歷，帕克甚至面臨精神崩潰。

哈克生則是一直受噩夢所擾，那次恐怖的經歷讓他持續處於驚恐狀況之中。不過他算是平復得比較好一些，還能夠與想要查明事件始末的調查員共同合作。哈克生曾經接受測謊，在兩個半小時的測謊之後，連曾經對他所描述的經歷抱持高度懷疑的測

謊專家，也認為哈克生說的全都是實話。哈德博士使用了時光回溯催眠法進行驗證，同樣也認為他所說的經驗是真實的，哈德博士說，「這種強烈的恐怖情緒，在催眠中是絕對不可能假造的。」

案例六

日　期：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地　點：美國賓州，格林斯堡市（Greensburg）

調查員：柏斯侯德．艾力克．施瓦茲（Berthold Eric Schwarz）醫師，紐澤西州錫達格羅夫市艾塞克郡立醫院中心腦波實驗室顧問（Essex County Hospital Center, Cedar Grove, New Jersey），《飛碟評論雜誌》顧問

這一個案例也許是先前介紹的案例四之中那一百多個賓州目擊事件中最有趣的一個。當時是晚上九點，至少有十五名目擊者看到一個發光的紅色球體在附近的一處農地盤旋。其中一名少年農民史蒂芬．普拉斯基（Stephen Pulaski）接受了《飛碟評論

雜誌》的訪問。史蒂芬當時拿了一把點三〇—〇六來福槍，和另外兩個十歲的鄰居男孩開車去一探究竟。史蒂芬的汽車大燈在接近那個物體時突然熄滅，同時，當那個物體朝著農地下降時，待在史蒂芬家中的狼犬開始變得極為不安。那個物體變成亮白色，直徑大約有一百英尺，並不斷發出像是剪草機引擎般的嗡嗡聲。

男孩們站著注視著那個物體，然後那兩個鄰居男孩看見有什麼東西沿著圍籬行走。史蒂芬覺得那看起來像是兩頭熊，便朝著「兩頭熊」的頭部上方發射了一枚曳光彈。那兩個生物非常高大，一個約有七英尺高，另一個則超過八英尺，由於他們的陰影剛好映照在圍籬上，所以要正確估算出身高並不難。他們全身都是毛髮，手臂很長，眼睛則是黃綠色的，且發出一種像是嬰兒的嗚咽聲，現場還有一種「燃燒橡膠」的味道。史蒂芬此時才明白他們並不是熊，而且還離自己愈來愈近，便再次朝生物的頭頂上方開了一槍，但是他們還是繼續往前走，於是史蒂芬直接朝較巨大的那個生物開槍。

當那生物被子彈擊中時，那個閃閃發亮的巨大物體就在一瞬間從農地上消失不見，同時嗡嗡的引擎聲也停止了，這兩頭生物則回過頭朝樹林走去。農地上原先停著物體的地方，出現了一片直徑約一百五十英尺的發亮區域，但是在隔天早上便消失

了。當發亮區域還在的時候，有一名前來調查的州警到達距離兩百碼內的地方，不過他停了下來，回頭去聯絡不明飛行物體研究員斯坦．戈登前來調查。州警事後解釋，由於他覺得史蒂芬似乎很不安，還是有人照看著會比較妥當，而史蒂芬則是不願意接近那片發亮的區域，所以才會回頭，沒有繼續前進。

當斯坦．戈登的研究團隊和史蒂芬及他的父親再次回到物體降落的位置時，已經是早上兩點。所有動物好像都很恐懼，史蒂芬的狗則是在樹林邊追趕著什麼，但是沒有人看到那裡有任何東西。突然之間，史蒂芬開始用手抓自己的頭和臉，看起來像馬上就要昏倒了。好幾個人試圖接近他，但是史蒂芬把他們全都推開，像個野獸般狂吼，又不斷地胡亂揮動雙手。他的狗跑向他，史蒂芬居然攻擊了狗。另外有兩名調查員此時也覺得頭暈及呼吸困難。

史蒂芬繼續四處奔跑，狂吼並揮舞著雙手，然後就面朝下地跌進了一個施了動物糞肥的區域。他在那裡躺了好一會兒，然後漸漸恢復意識。他喃喃自語著，「不要接近我。它在這裡。退後。」人們才注意到有股硫磺般的臭味。史蒂芬和人群離開了那個區域，但是史蒂芬繼續喃喃說著他會保護大家，並說他看見一個戴著黑帽、穿著黑斗篷的人，他告訴史蒂芬，「人類如果再不好好奮發向上，末日就要近了。」那人也

告訴史蒂芬，「現在這裡就有一個人，他可以拯救全世界。」不用說，在場的調查員開始為史蒂芬的健康狀況感到擔慮，因此找來了施瓦茲醫師。施瓦茲醫師接下來為史蒂芬進行了精神研究，結論是，史蒂芬針對該起事件的描述為真，這樣一起事件確實會使一般人受到驚嚇。史蒂芬一直過著腳踏實地的生活，對著一個八英尺高的龐然大物射擊，對方卻毫髮未傷，的確超越常人所能理解的範疇。其他眾多目擊者在事件發生的不同時間點的陳述，也證明為真。那麼那個神祕黑衣人到底是誰？他對人類未來的預測意謂著什麼？這就端看大家要怎麼解釋了，但是史蒂芬的切身經驗確實留存下了完整紀錄。

案例七

日　期：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地　點：阿根廷布蘭卡港（Bahia Blanca）

調查員：里瑞亞．傑拉契（Liria D. Jauregui），空中現象研究組織調查員

凌晨時分，卡車司機迪安尼修．蘭卡（Dionisio Llanca）發現卡車有一個輪胎爆

胎了，便在一處荒郊野外將車停靠在路邊。當他用千斤頂頂起車來，準備更換備胎時，忽然看到遠方有亮光，他當時並未多想。但是當亮光愈來愈接近，且顏色轉變成為亮藍色，使得蘭卡想起身找尋這奇怪的亮光來自於何處時，卻發現自己全身上下像是麻痺了般動彈不得。但是他依然能看見有一個圓頂碟狀物體飛到了卡車附近，盤旋在地面之上。在飛行器旁的地上，站著兩男一女，共計三名類人生物，有著金色的長髮，細長的雙眼，穿著銀色的連身服及長靴，沒有戴頭盔，也沒有拿任何武器。

生命體們互相交談了一陣子後，其中一人抓著蘭卡的毛衣領子，將他舉起。蘭卡嚇壞了，但那人用一個小黑盒碰觸了他的左手食指，他立刻就開始放鬆了。幾秒鐘後，他澈底失去了意識。

隔天早晨，他在路旁醒來，自行找到了有人煙的地方，並將他所記得的事告訴了眾人，有關單位也開始展開調查。但即使是極具權威的醫師使用了催眠術和吐實劑，蘭卡還是記不起任何在飛行器上的片段。而他告訴調查員，這些生命體「自一九五〇年開始」就與地球人一直保持著聯繫，目的是要研究地球人能不能居住在他們的星球。他描述了飛行器的內部，且提到他並非經由樓梯或是坡道進入飛行器的機艙中，而是經由一道亮光。他還說，那些生命體不想要他記得搭乘航空飛行器的經驗，所以

有些片段他就記不起來了。在專家不斷追問之下，也只能從蘭卡嘴裡得到這樣的訊息，「我有一個來自飛行器中生命體的訊息，但是我不能告訴你它是什麼。不管你或是任何地球上其他科學家再怎麼努力，我在飛行器上的記憶片段都會是一片空白。」

負責研究這個案例的醫學人員同意以上結論，他們認為如果再繼續深入探索、研究蘭卡潛意識中有關這次經歷的片段，有可能會影響到蘭卡的健康。但是他們認為，蘭卡的經驗雖然難以置信，卻是千真萬確的。

案例八

日　期：一九七四年一月七日

地　點：比利時瓦爾內頓（Warneton）

調查員：貝金父子（Bazin Sr. and Jr.）、畢哥尼（Mr. Bigorne）、伯丁（Mr. Boidin），不明飛行物體互動網路調查員

一名不願意姓名曝光的人士，開車經過法國與比利時邊界時，汽車引擎突然熄

火，車燈和收音機也都失靈了。此時，他看見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在離他約一百六十碼之外的土地上降落。這個約有三十英尺寬的航空飛行器，形狀就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軍戴的頭盔，同時還間歇閃爍著橘光，飛行器下方則透出白光。有兩個生物緩慢僵直地走向目擊者，他們大約有四英尺高，皮膚呈淺灰色，眼睛渾圓，鼻子凹陷，嘴巴只有一個細縫，沒有嘴唇，身上穿著頭盔和金屬灰的連身工作服，其中一員手拿著一個一端有著尖頭，如一把短尺的工具對準車子。

當這兩個生命體離車子不到十二英尺時，其中一個張嘴又閉嘴，目擊者此時感受到後腦勺有輕微電擊感，並聽到一個有規律的低頻聲音，然後兩個生命體轉身登上飛行器。此時，飛行器開始發出規律的靛藍色，其下方三腳架收起，飛起並短暫盤旋，然後快速地以六十度角爬升。目擊者準備離開現場時，有另一輛車也開近，那輛車上的駕駛同時也看到了不明飛行物體和那兩個生命體。

案例九

日　期：一九七四年復活節當日

地　點：美國肯塔基州，巴茲敦市（Bardstown）

調查員：勞倫斯．艾里森（Lawrence Allison）和D．T．艾爾金斯

一名十八、九歲的男孩晚上獨自開車外出，他不懂自己為什麼會這麼做，彷彿有什麼力量驅使著他開車外出，也完全不知道外出的目的為何。這時，突然在他身旁的乘客座出現一名男子，那名男子詢問驚嚇的男孩還記不記得他，男孩說他不記得。

然後，男孩和他的車便突然進入了一個很大的房間。那名「乘客」歡迎男孩上機，並帶著男孩在飛行器上四處參觀。參觀完之後，這名打扮休閒、穿著襯衫和牛仔褲、看起來和一般人無異的導遊，要求男孩回到車上。男孩照做了，立刻就發現自己又回到馬路上。

關於此案例更多細節的調查工作，目前還在持續進行中。

案例十

日　期：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

地　點：美國俄亥俄州，白屋村（Whitehouse）

調查員：厄爾．涅夫（Earl Neff）和賴瑞．莫耶斯（Larry Moyers），不明飛行物體互動網路現場調查員

有一天晚上，山姆（化名）和一名自稱是不明飛行物體接觸者的朋友在一起，當時他詢問那名接觸者，能否提出外星接觸的實際證據。第二天晚上，山姆下班返家途中，剛過午夜十二點不久，他的汽車引擎和車燈都突然失靈了。當他下車查看時，發現後方停著另一輛車，一名稍胖的白髮男子下了車並走向山姆。這名外表看來相當正常的人給山姆看了「證據」——他利用手上的一個小道具，讓一塊石頭消失了。然後他告訴山姆要「好好拯救他的婚姻」，並且答應山姆日後會再聯絡。

案例十一

日　期：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地　點：美國加州，米契爾洞穴（Mitchell Caverns）

調查員：艾德貝爾．愛普森（Idabel Epperson），不明飛行物體互動網路現場調查員

這名目擊者過去不止一次目擊過不明飛行物體。有一天晚上，他在露營車中被一種嗡嗡聲和規律閃動的光線給驚醒，他想打電話給家人，但是全身都不聽使喚，根本動不了。他看見四個像風車般轉動的奇怪形狀的彩色光線，分別是紅色、橘色、黃色、藍綠色。第二天早上醒來時，他眼中滿布血絲，渾身疼痛，醒來的時間也比平時晚了兩個小時。

在他的印象中，他上了一個不明飛行物體，但相關細節卻全都記不起來了，就像是短暫失去了記憶。日後，在被催眠的情況下，他記起曾經在航空飛行器之中，還記得艙內的牆壁上放置了一整排的陀螺儀。「那些有著彩色燈光的轉輪，給予這些陀螺儀能量，並形成一個人造重力場。」他還記得當時看到了八個男人，外表看起來和一

般人無異，其中七個人穿著赤褐色「像錫箔一般」的制服，另一個人則是穿著柔軟的淡藍色服裝。他看見一個螢幕上顯示著土星的特寫鏡頭，還看見一個控制儀和三張躺椅，生命體還用放大鏡檢測他的眼睛。目擊者說，他期待能與這些生命體們有更進一步的接觸。

案例十二

日　期：一九七四年九月三日

地　點：美國麻薩諸塞州，達克斯伯里（Duxbury）

調查員：約翰．吉姆伯恩（John Giambrone），不明飛行物體互動網路現場調查員

一天清早，一位女性目擊了在樹梢水平的高度，有一個閃爍著規律紅光的不明飛行物體，兩道光束照射過沼澤，導致她的汽車突然熄火，收音機發出靜電干擾聲。這情形發生不久之後，她收到了一個心電感應術傳來的訊息，要她把車開到某一條公路

上，她照做了。接著，收音機和引擎又再次失靈，但是這一次有四個矮小的類人生物出現，並朝她快速移動，每個生物都騎著一個像是小型耕耘機的交通工具，快速地在地面「之上」移動，並沒有著地。其中一個生命體接近她的車，並以心電感應術要求她開車門，但是她沒有照做，此時四個車門立即自動開啟。那個生命體開始檢視她，並用一個小工具碰觸了她的頸背，事後該處留下了五個小小的刺痕。類人生物告訴她，他們多年來持續到地球探訪，至今已經有上千艘飛行器造訪過地球。他們在附近有一艘母艦，而他們是來自一個叫做「奧尼格斯」（Omnius 或是 Omnigus）的星球。他們檢查過許多地球人，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出於自願。她被要求不可以觸碰他們，以防止受到汙染的可能，更被警告在這次接觸之後，好幾個星期都會有嚴重的頭痛。這些生物約有四英尺到五英尺高，頭上戴了頭盔，即使遮住了臉部，還是可以透過頭盔看見他們閃亮的小眼睛。他們穿著制服，皮帶上有一個有著垂直波紋線條的徽章。

這名目擊者被這次的經驗嚇壞了，她拒絕接受任何單位進行任何形式的調查。這裡所刊載的細節，是由她的丈夫在嚴格的匿名條件下提供給不明飛行物體互動網路的。這名女性目擊者被問及這次事件時，一律嚴正否認有此種事件發生。

案例十三

日　期：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地　點：美國懷俄明州，醫學弓國家公園（Medicine Bow National Park）

調查員：里奧．史賓克教授（Dr. Leo Sprinkle），懷俄明大學心理學系教授，空中現象研究組織和不明飛行物體互動網路的調查員；瑞克．凱尼恩（Rick Kenyon）和羅伯．南克茲（Robert Nantkes），不明飛行物體互動網路現場調查員；法蘭克．伯克（Frank Bourke），國家星象（National Star）調查員

卡爾．希格頓（Carl Higdon）正在國家公園北側區域狩獵麋鹿。他對準一頭麋鹿開槍，卻看見發射出去的子彈以慢動作離開槍口，落在五十英尺外的雪地上，此時又突然感到一陣刺痛，轉身過去，便看見一個超過六英尺高的類人生物站在近處。那個生命體穿著一件連身工作服，腰間繫著寬皮帶，皮帶上有著六芒星和黃色標記；他留著一頭像剛毛一樣的衝冠直髮，小眼睛，沒有眉毛也沒有下巴，弓形腿，長手臂，沒

有手但是有棒狀的操縱手柄。說不定那個生物有手，但是希格頓並未看到。

生命體接近希格頓，問他餓不餓，接著倒了一小袋藥丸到希格頓嘴裡，希格頓吞了下去（也許他們認為，希格頓是因為需要食物，所以才會出門打獵）。

生物指著他，他突然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透明立方體形狀的「飛行器」內，與他同行的還有兩名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及五頭麋鹿。他們告訴他，現在正在前往他們距離地球十六萬三千光年的家鄉，不久就要抵達目的地了。他們在希格頓的頭上戴了一個頭盔，頭盔上有許多凸出的電線，他看見一個高聳類似西雅圖太空針塔（Seattle Space Needle）的建築物，同時有一種極為強烈的日光照射著，讓他的眼睛立刻就流出淚水。生命體告訴他，地球上的太陽對他們來說也一樣極為刺眼。

接下來希格頓所記得的事就是，他又回到了國家公園，時間距離他初見生命體已經過了兩個半小時。他覺得很寒冷，失去方向感，精神狀態近乎歇斯底里。他來到原先停車的地方，但沒有找到卡車，之後在三英里之外尋獲他的車，車子已陷在一處泥坑之中。希格頓以民用無線電對講機發出求救訊息，警長則在午夜找到他，此時他已處於極為恐慌又瀕臨精神崩潰的狀態，並大聲呼喊著：「他們帶走了我的麋鹿！」警方將他帶到醫院進行詳盡的身體檢查。奇妙的是，他的血液檢測結果顯示，血液中含

有非常豐富的維生素，那些藥丸一定極富營養。還有，他的肺部原來有肺結核造成的疤痕，但那些疤痕居然都消失無蹤了！

事後的深入調查發現，希格頓的妻子和其他兩個人曾經看見紅色、綠色、白色交替的閃光，在這一個地區來來回回移動著。當史賓克教授使用時光回溯催眠法時，希格頓又想起了更多細節，他記起還有其他「地球人」與他一起在飛行器上，還記得外星人在地球上打獵及捕魚，以蒐集食物。

案例十四

日　期：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

地　點：美國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

調查員：《國家詢問報》（*National Enquirer*），空中現象研究組織

三十二歲的美國空軍中士查爾斯・穆迪（Charles L. Moody）將車停靠在沙漠中的霍洛曼空軍基地（Holloman Air Force Base）附近，當時約為凌晨一點二十分左右，

他正在觀看預計此時會出現的流星雨。此時，突然如閃電般出現了一個物體，從空中在離他約三百英尺的地方往下墜落，墜落至離沙漠表面約二十五英尺的地方就開始「搖動」，好一陣子之後，便開始朝著穆迪滑行而來。當它逐漸靠近時，穆迪才看清那是一個隱約發出金屬灰色光澤的碟形航空飛行器，寬度約四十到五十英尺，高度則約十八到二十五英尺，下方有三個球體。

受了驚嚇的穆迪快速返回車上想要逃離，但是他才剛更換不到一個月的新汽車電瓶，居然完全沒有電力。而飛行器在離他約五十英尺處又再次停止，穆迪開始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響，同時看見飛行器的一扇窗戶中出現了一道人影。《國家詢問報》的報導寫道：「突然間，一道奇怪的光芒包圍住我的車，我全身都麻痺了。」在這之後，穆迪就什麼也不記得了，只知道清醒之後，他坐在車中，看到飛行器筆直地噴射離開。不過不久之後，穆迪又記起了他所喪失的一小時又二十分鐘的記憶。

有兩個生命體不是從航空飛行器走下來，而是「滑行」下來。他們打開穆迪的車門，穆迪在一陣恐慌中，朝著其中一個外星人揮了一拳，然後「燈光就熄滅了」。

當他恢復意識時，人已經躺在一張檢查臺上，一個外星人正在研究他，而穆迪完全無法移動。這個外星人沒有頭髮，頭骨很大，沒有眉毛，有著大眼睛、小鼻子、小

嘴巴、小耳朵和薄唇。他們會「說話」，但說話時嘴唇完全沒有半點移動。那個外星人詢問穆迪是否安好，並且告訴他，只要穆迪答應不再攻擊，就會解除他目前全身無法動彈的狀況。穆迪同意了，因此這個看來很脆弱，穿著白色緊身服、有著灰白皮膚的生命體，就用一根約七英寸長、半英寸厚的金屬棍棒碰了穆迪一下，穆迪立刻就恢復行動自如了。

穆迪詢問，能不能讓他看看這個航空飛行器的推進系統，外星人同意了，因此他們離開了放置檢查臺的圓形房間，經過一個拱門，進入了另一個房間。單單是這個房間本身，據穆迪說，幾乎就和飛行器從外面看起來的大小一樣，彷彿是飛行器的內部空間，但居然比外部看起來的空間還要大。房間中有其他三個生命體，其中一個很顯然是女性，她飄浮在離地面約四分之一英寸的地方。領導者要穆迪站在地板上一個特定的地方，當他照做了之後，立刻像是乘坐升降機一樣，下降到了下面的房間。這個房間的地板上凸出的部分，就是他在航空飛行器下方見過的那三個球體的上緣，球體含有大型結晶體，每一面都有長桿朝結晶體傾斜。

穆迪說，外星人也給了他其他的訊息。他們說，這個飛行器只是一艘小型觀察艇，隸屬於一個更大的、目前停泊在離地球五、六千英里外的一個太空主體飛行器。

他們也告訴穆迪，在三年之內，他們就會讓人類都知道「他們的存在」。不過初期計畫僅止於有限度的接觸。這些外星人屬於一個種族聯盟，我們人類有一天也會獲邀參與這個聯盟，前提是他們必須先決定是否接受我們；而不管事情進展為何，外星人永遠都不會傷害我們。

這段交談結束後，他們要穆迪到醫學單位報到，然後他就再次喪失了意識，直到在車中醒過來。他眼看著飛行器離開，然後就輕易地發動了他的車，並順利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和上司都深信，一向很保守的穆迪中士說的故事是真實的。

案例十五

日　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

地　點：美國亞利桑那州，阿帕契．席德格利茲國家森林（Apache-Sitgreaves National Forest）

調查員：可蘿和吉姆．羅倫森（Coral and Jim Lorenzen），空中現象研究組織總監；詹姆士．哈德博士，空中現象研究組織研究總監

崔維士．瓦頓和其他六名伐木工人在森林中已經工作了一整天，他們正在使用電鋸進行疏林的工作。傍晚六點左右，他們坐上了卡車，在返回鎮上的途中，看到正前方和右側有黃色的亮光。當時卡車正行駛在一個右轉的彎路上，接著在崎嶇山路上顛簸行駛了一會兒之後，來到了一片森林中的空地，他們這才有了清楚的視野，好看清是什麼東西發出的亮光。那是一個直徑大約十五英尺、高度約八英尺的航空飛行器，在離地面十五英尺之處盤旋，離他們的卡車大約有九十英尺的距離。他們之所以能夠明確估算航空飛行器的尺寸，是因為它當時盤旋於一堆廢木堆之上，廢木堆的尺寸就和飛行器差不多大小。航空飛行器發光的顏色就和「裡頭放了寇門公司（Coleman，美國知名戶外露營用品品牌）所生產的露營燈一樣」。

當崔維士看見那物體時，他要求卡車司機停車，還沒等車完全停妥就跳下了車，快速走到那堆廢木堆之處。那物體發出嗶嗶的聲響，然後開始以縱軸為中心振盪。伴隨著其他的隆隆聲，從飛行器之中射出了一道明亮、狹長的藍綠色光線，擊中了崔維士。明亮而無聲的閃光包圍著崔維士的身體，並將他朝空中向後舉起，而他的頭向後垂，雙手手臂向外張開。有一個人看見他後來掉到了地上，但那一剎那間，其他所有

人都忙著飛快逃離現場。

跑了約有四分之一英里之後，他們停了下來，此時正好有一道亮光從他們剛剛飛奔逃離的樹林方向出現，他們決定回頭去找崔維士．瓦頓。十五分鐘之後，他們回到了飛行器的降落地點，但是根本沒有任何飛行器或瓦頓的蹤影。他們最後放棄搜索，到警長辦公室報告了這個事件以及瓦頓的失蹤。警長事後描述，這些工人極度沮喪，其中一人甚至還哭了，而稍後的測謊也證明了他們所說的經歷都是事實。

隔天，一個約莫有五十人的搜救行動開始展開，澈底搜尋瓦頓的下落。兩天之後，搜救行動中止，並且以人口失蹤案建檔。

十一月十一日，崔維士．瓦頓從附近城鎮的電話亭打電話給他姊姊，他的聲音聽起來非常虛弱。他姊夫及其弟兄立刻出發尋找瓦頓，並且發現他跌坐在電話亭的地上，而此處距離他最後被看見的地點有十二英里遠。接下來要說的故事情節很怪異，而他一點一滴地說出細節。當他被那道亮光擊中之後，就喪失了意識，醒來後，發現自己躺在一個天花板極為低矮的房間中的檢查臺上，而他的胸部下方則放著一個儀器。他頭痛欲裂，全身上下也很疼痛，但是比較輕微一些。他身邊站著三個生命體，大約五英尺高，有著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和小耳朵，沒有頭髮，身上則穿著褐色的

連身服。崔維士被這些「人形胚胎」給嚇壞了，他把胸前的儀器扯了下來，丟向那幾個生命體。那些生物平靜地離開房間，並在出房門後向右轉，崔維士隨後也跟著離開了房間，但他在出房門後向左轉。他走向大廳並進入了另一個房間，這個房間有著透明的牆，他看到牆外有著他認為是星星的東西。他坐在一把椅子上，椅子的扶手上有好幾個按鈕，他按了其中一個按鈕，結果牆外的星星開始移動，他就不敢再按了。一個穿著藍色服裝和透明頭盔的人進入房間，招手示意瓦頓跟著他。他對瓦頓詢問的問題全都充耳不聞，便帶領著瓦頓通過氣閘門，走下一個坡道，走出了飛行器。瓦頓現在站在一個停放著好幾個碟形物體的巨大空間之中，這裡的空氣比先前要新鮮，光線也比較明亮。他被帶入另一個飛行器，這裡還有另外三個人類，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們也穿著藍色服裝，但是沒有戴頭盔，三人看起來極為相像。此時，一個很像氧氣面罩的面罩，罩上了瓦頓的臉，他便失去了意識。

當他清醒時，發現自己仰躺在馬路上。他感覺到有股熱氣，一個碟形物體在他的上方升空，底部的艙門正在關閉。瓦頓認得這條路，就步履蹣跚地走到最近的電話亭，打電話給他姊姊。此時離他失蹤已經過了六天。

瓦頓出現之後立即進行的檢測顯示，除了身體有些脫水之外，並沒有營養不良的

跡象和使用藥物的可能性。然而，嚴重的記憶障礙封鎖了那失去的六天記憶，空中現象研究組織所做的詳盡報告指出，可能要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從瓦頓的潛意識中擷取出那消失的六天的相關資訊。

以上就是我們為你簡單介紹的幾個接觸案例，這些僅占我們所有完整紀錄的案例中極小的比例，目前有完整紀錄的接觸案例已逾兩千件，幾乎每天都在持續增加中。還有兩千名以上的可靠目擊者的接觸報告，他們與不明飛行物體以及不明飛行物體之中的生命體有過接觸。訓練有素的調查員可以證實，目擊者所陳述的故事都是誠實的民眾所說的可信事實。不尋常的事正在發生。

第二章

心電感應
接觸

「拍一部以尤里．蓋勒（Uri Geller）為主題的電影，並讓梅勒妮（Melanie）*來負責。開始準備吧，時機恰當時就會水到渠成。請勿將我們存在的祕密洩露給任何人知道，任何人都不行。」[1]

上述訊息於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四日下午兩點接收到，它就像魔術一般神奇地出現在安卓亞．普哈瑞奇博士（Dr. Andrija Puharich）的卡帶式錄音機中，據說是從一個不明飛行物體上傳輸過來的。同年的八月二十七日凌晨一點零三分，普哈瑞奇博士又再次以相同的方式收到以下幾則訊息：

「我們至今仍找不到方法直接聯絡你，只能透過尤里的力量在你的卡帶式錄音機上和你說話。不能與如此聰慧的頭腦直接聯絡真的是惋惜萬分，也許有一天我們能直接與你聯絡……」

「今天下午，我們聽了電影劇本……它會是一部很棒的電影，但是故事情節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們想要你為地球人準備好我們的大登陸，在地球上的大登陸。三千年前，我們在南美洲登陸，現在我們必須要再次登陸。我們想要你為

我們說出我們的故事，也就是你所謂的不明飛行物體經驗，把所有蒐集到的資料和文獻都用上。」

普哈瑞奇博士：「我們要如何知道哪些資料才是相關並且真實的呢？」

「研究那些已經公布出來的資料，你就會知道什麼資料是正確的。要小心地、慢慢地、適當地、聰慧地寫出電影劇本。」[2]

其實早在六年前，也就是一九六八年，我就接收到了基本上相同的訊息，不過不是經由卡帶式錄音機，而是透過資訊來源所提到的直接心理傳送。從一九六二年以來，我就一直在進行實驗，進行了幾十個關於不明飛行物體運用心理傳送或心電感應術接觸人類的可能性的實驗。一九七二年八月，當普哈瑞奇博士被要求製作一部關於外星人在地球大登陸為主題的電影，來為地球人做好心理準備時，我已正在製作這樣的一部電影。我這麼做的理由就是：一個不明飛行物體要求我執行這個一模一樣的任務。

* 譯按：全名應為 Melanie Toyofuku，安卓亞．普哈瑞奇博士的工作夥伴。

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兩個人都接收到了相同的訊息，而且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據信訊息是源自於不明飛行物體。事實上，記錄在本書中來自不明飛行物體的大部分訊息，或是尤里和普哈瑞奇博士所接收到的訊息，都和我自己進行的實驗中，經由心電感應術所蒐集到的資料相呼應。

我的研究主題是「與不明飛行物體以心電感應術接觸的可能性」，之所以會對這個主題產生興趣，主要是因為我對一九五〇年代的不明飛行物體文獻進行了一些研究。那些宣稱與不明飛行物體有過接觸的人，大部分都被科學界當成是吹牛不打草稿的大說謊家，或是瘋子；但對我而言，科學界人士對於一些真正的新觀念，似乎從來都是採取這種態度。

直至今日，這種態度依舊存在，更遑論是當時了。五〇年代的大多數外星接觸者，以及許多近期的外星接觸者，似乎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大部分都聲稱是與外星人直接以心意溝通，而非以言語溝通。

其實不難理解為何科學界會將所有的不明飛行物體接觸者一竿子打翻，將他們歸類成是迷信的狂熱分子，因為，他們所接收到的訊息大多玄之又玄，或是有濃厚的宗教意涵。表面上看來，這些外星接觸經驗似乎是想像力豐富的科幻小說故事，或是狂

熱的宗教分子在瘋狂找尋他們的新救世主。

科學界選擇忽略以下的事實——各個外星接觸者案例的獨立性極高，同時接收到的訊息內容又有著高度的一致性。獨立性極高這一點，在我自身進行的接觸實驗之中已發現是事實無誤，實驗參與者根本不知道他們何時開始參與實驗、目標是什麼，或是在他們身上會發生什麼事。還有就是，他們在實驗終了時所產生的訊息內容，與其他宣稱來自於不明飛行物體的訊息非常一致。

我在美國、加拿大、英國，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區都已找尋到愈來愈多仍在運行不輟的外星接觸團體。而且除了自願接觸者愈來愈多之外，也很容易找到許多非自願外星接觸者誠懇述說的接觸經驗。

賀伯．雪默（Herb Schirmer）的故事就是一個極佳的實例，同時也有極為詳盡的存檔紀錄。雪默是美國中西部的高速公路巡警，在一九六七年時的一次例行巡邏期間看見了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康登委員會（Condon Committee，科羅拉多大學不明飛行物體計畫的非正式名稱）聽到他的案例之後，在他身上進行了時光回溯催眠法。雪默在被催眠之後，回想起他還與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有接觸經驗，而並非單純的目睹而已。經過反覆測試雪默的記憶，結果證實雪默是真心誠意地相信他與外星人的接觸故

事是真實的，康登委員會的人無論怎麼費盡唇舌，也無法動搖雪默對不明飛行物體及其操控員的深信不移。

有一名對此領域似乎具有豐富經驗的調查性新聞記者，詳實報導了賀伯・雪默的故事。這名記者還提供了一份他自己彙總的不明飛行物體外星接觸者觀察資料。在此份觀察資料中提到，外星接觸者接收來自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的訊息的方式：

當他（外星接觸者）接受採訪或有人詢問問題時，時常像是在聆聽另外一個「聲音」，或存在於房間中的另一個生物。他的談話中時常會出現停頓，有時會長達四十五秒至一分鐘之久。停頓的空白之後，他就會清楚地回答出提問者所詢問問題的答案。在訪談時，當外星接觸者經由催眠方式回到接觸時間的那一刻，他會以催眠時「正常」的出神語調開始講述那神奇的接觸經驗，但是當時間到達接收「訊息」的那一刻（通常是外星人對接觸者進行心理和身體檢查過後），他的聲音和態度就會轉變，即使依然處於催眠的出神狀態之中，他也會開始複誦，而不是回想外星人所傳遞的各式教條。[3]

我立刻就發現，這名記者所描述的這種說話方式，和我的實驗中那些自稱是為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傳遞訊息的信差們極為相似，也就是「心電感應術的接收者」。與這種心電感應術接觸的另一個非常相似的描寫，可以在約翰．富勒（John Fuller）所著的《中斷的旅程》（*Interrupted Journey*）一書中看到。這本書詳盡蒐集了貝蒂和巴尼．希爾（Betty and Barney Hill）檔案中的許多逐字稿，並直接引述他們的說法。希爾夫婦因為時常感到焦慮，便去看了一名精神科醫師，醫師在兩人身上都進行了時光回溯催眠法，卻意外發現了他們曾與不明飛行物體及其上的生命體接觸。醫師詢問巴尼，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所使用的語言，巴尼說，生命體並未與他以語言交談，而是以想法與巴尼的想法溝通，讓巴尼瞭解到他要他做些什麼。精神科醫師詢問巴尼，外星人是不是使用某種心電感應術來溝通，巴尼說他不知道「心電感應術」這個詞是什麼意思；然而，巴尼所描述的溝通過程與心電感應術如出一轍。

許多人看到這裡的反應可能會認為，從科學的角度來看，所有宣稱自己曾經以心電感應術與外星人溝通的人，根本都是些心理不正常的瘋子。我認為這樣的看法不免有些過於誇張，而最適當的反應應該是要深究這個共同點。

正因如此，我建立了一個實驗控制組，這一組人的兩個特性是我可以保證的：精

神絕對健全、絕對實話實說。我開始著手將他們暴露於可以產生與不明飛行物體接觸的條件之中。與這些條件相關的指示，則是來自一個自稱是不明飛行物體的來源，它是我在研究調查時偶然遇見的，而且還遇見了好幾次。

自從一九六二年以來，我與超過一百名實驗參與者合作的實驗中，成功地以心電感應術接收到我相信是來自於不明飛行物體的訊息。但是，從這些心電感應接收者所蒐集來的訊息，產生了一個問題，就是要如何進行資料的評估。我本來希望能夠從這些實驗中擷取出合乎科學證據本質的資料，但是實驗開始後不久，我就瞭解到嚴格的分析控制並不可行。以科學方式進行心電感應術的驗證仍舊是困難重重，光是要萬無一失地監控資訊接收者和資訊傳送者雙方，就是一大挑戰，更別說是真正找到不明飛行物體上的資訊傳送者來實際參與實驗，若真能如此，那麼實驗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雖說如此，我們仍然有辦法產生無窮盡的資料，所以我選擇產生出大量的實驗資料，並認為這種性質的資料，與任何事先設想的假說相符合的可能性並不高。

十三年來，我持續進行這個實驗，現在也可以很有自信地告訴大家：大多數不明飛行物體接觸者聲稱接收到的資訊，在可控制的情況下，是可以被複製的。

例如，曾經有好多次，我成功以心電感應術與先前完全沒有閱讀過任何不明飛行

物體相關文獻知識的人們接觸。在每一個案例之中，實驗參與者所接收的資訊內容，與其他不明飛行物體接觸者收到的訊息高度相關。這樣的實驗結果告訴我，應該要更深入地研究不明飛行物體接觸者的訊息。我深信在這些訊息之中，隱藏著與難以捉摸的不明飛行物體現象取得更直接接觸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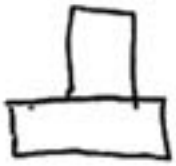
當我與尤里．蓋勒一起進行實驗時，我們以心電感應術的實驗所取得的成果非常驚人，如下圖。

有許多專業的魔術師都說，蓋勒並沒有任何特別的心靈能力，他其實只是一個騙術高明的騙徒，卻

▲ 我畫的畫

▲ 蓋勒的回覆

▲ 蓋勒的畫



▲ 我的回覆

沒有人使用可以反覆驗證的科學方法，來證實他到底有沒有此種能力。

我發現，其實最有說服力的測試就是那些未經事先告知，在一般日常生活之中隨意進行的測試。也就是說，有時看起來我和尤里只是在閒聊而已，但其實我正在測試他的心電感應能力，而尤里完全被蒙在鼓裡。測試結果如下：我認為尤里．蓋勒毫無疑問地是個一流的心電感應術傳送者與接收者。

要學習心電感應術並不難，我相信它本來就是一種基本的溝通形式，只不過在我們的文明之中，由於很少使用就漸漸被淡忘了。就好比是使用單手進行伏地挺身的能力一般，任何人都能做到，只是需要足夠的練習和調整。

而我們大部分人也有能夠展示心電感應「肌肉」的證據，想想看你是不是也有和一個很親近的人同時開口、說出同一句話的經驗。

使用心電感應術溝通，和使用無線電通訊其實很類似，只要想像每一個人腦中都有一個無線電發射器和一個接收器就行了。我們的問題在於，要學習如何調節這個心靈的無線電，才能夠清晰地傳送和接收訊息。我的理論是，外星接觸的溝通常常是接收器的頻率根本沒有調整好，但是不明飛行物體的傳送器卻是調整得極為精準，訊號強大而清晰。

要學習如何接收訊號其實很簡單，首先就是要練習淨空思緒，讓腦中完全放空，這對有些人來說很容易，對有些人來說卻是難如登天！其中一個練習的方法是，每天練習以舒服的姿勢坐著，讓有意識的心思「停止運作」，或是讓腦部的思考比較不活躍，最終就能達成腦中一片空白的短暫週期。這是調節接收器的第一步，也是與不明飛行物體接觸成功的必要條件。現在這個階段雖然仍與完美的調整有一大段距離，但是如果不明飛行物體的傳送器訊號很強大，這樣就足夠了。

語言似乎不會成為心電感應術的溝通障礙。例如，德國的傳送者會在心中以德文想著「小刀」，而美國的接收者就會接收到小刀的影像。那麼溝通的一般性接觸將成功達成了，不過也可能失去一些細微的語意。我相信大多數不明飛行物體接觸的溝通案例都是如此，這也可以解釋成是所有語言的共同特性。

一旦我的實驗參與者都訓練完成後，就必須要吸引不明飛行物體傳送訊號，其中最有效率的方式似乎就是最簡單的訊息傳遞。受過訓練的接收者短時間內暴露於一名外星接觸者，時間不能太長，否則這樣就會稀釋掉資料證據性的品質，因為下一名接收者可能已經準備好要產生訊息資料了。

這種性質的研究需要數年的時間才能有結果，而且大部分的證據品質需要由實驗

者慢慢累積時間；要證實半途出現的觀察者的接觸特性也很困難，且對大多數研究人員而言，這樣的證據是不具決定性的。

由於我已經和超過百位接觸者做過實驗，也閱讀了超過數百萬字的外星接觸者文獻，包括已公開和未公開的資料，因此我相信自己有資格可以從大量的外星接觸溝通資料當中，篩選出最高度相關的資料；同時，這本書裡的資料都是由我親自篩選出來的，其代表性絕對足以呈現出我所研究過的大量外星接觸者資料的樣貌。

我沒有辦法保證百分之百的準確性，但我深入調查了所能找到且數量充足的資料量，並試著將個人偏好可能帶來的偏差值降至最低。

你在本書中看到的實驗結果，是來自於橫跨二十年間、從數百萬字據稱是來自不明飛行物體的溝通資料中精心篩選而來的資料，來源包括「沉默」的及已公開的外星接觸者，還有我自己所做的實驗之中所創造出來的外星接觸者。

在長期觀察那些收到來自不明飛行物體的心電感應溝通訊息的人之後，我將我的觀察報告歸納出以下幾個重點：

- 那些與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有面對面接觸經驗的人，接收到心電感應通訊的案

例比任何其他形式更為常見。

- 那些與不明飛行物體來源的遠距通訊，使用心電感應術接觸的案例占壓倒性多數。
- 來自全球各地、多達數千名人類所接收到的數百萬字訊息，有超過百分之九十大致上是相同的訊息。
- 我已經能夠以實驗讓那些先前沒有閱讀過任何不明飛行物體文獻的實驗參與者，成功產生出詳細的不明飛行物體所傳送的外星接觸者「學說」。
- 那些曾經目擊過不明飛行物體的外星接觸者參與實驗時，在很短的時間內便能成功進行接觸。
- 在我的實驗之中，已經創造出超過一百名外星接觸者。他們的背景與社會上的實際組成大致符合，教育程度從小學到博士後研究皆有。
- 實驗之中創造出來的外星接觸者，有百分之九十在接觸期間經歷了完全相同的生理症狀。
- 一條訊息有時候會經由十幾個外星接觸者傳送，每一個人傳送其中的一部分。雖然外星接觸者的背景與教育程度不同，接收到的訊息都會是相同的，互相

緊密結合，有條理性及連貫性，同時幾乎沒有一般說話時常見的正常錯誤或停頓。

- 有兩名實驗中創造出來的外星接觸者只接受了一天訓練，便返回他們位於六百英里以外的住家。他們的進度以郵件監控，結果仍然相同。
- 我發現有一些人藉由催眠術就可以達成接觸現象。這類型的接觸者完全不需要事前準備或是接受訓練，他們所接收到的訊息內容與大多數其他接觸者相符合。
- 參與實驗的接觸者不需要相信不明飛行物體或接觸現象是真實的，也依然可以成功產生接觸。經由催眠成功進行外星接觸的一名實驗參與者從頭到尾都不相信，也拒絕承認接觸現象的任何一部分，但她所接收到的接觸訊息在各方面都很優秀，同時也符合大部分其他外星接觸者所接收到的資料細節。
- 有些實驗中的外星接觸者，特別是接受過自然科學訓練的參與者，他們在實驗過程中一直維持高度客觀性及或多或少的懷疑態度，但是仍然產生出優良的通訊資料，與大部分接收到的資料極為相似。

要產生外星接觸的程序很簡單，簡單到要多花些篇幅來描述也不容易。有些人似乎有與生俱來的能力，可以接收到外星接觸訊息，有些人則是幾乎沒有這種能力。要接收到這種外星接觸的訊息，必須要先學習如何放空，只要是對你自己有效的任何放空程序都可以，接下來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等待了。我瞭解，這聽起來似乎是簡單過頭，你可能會懷疑哪裡有可能這麼簡單，然而方法真的就是如此，就是如此簡單的一個概念，但是卻已經在我所進行的實驗之中，成功地使許多實驗參與者接收到上萬字的標準外星接觸者「學說」。

第三章

何謂真實

在我們的文化中，科學界與宗教界之間的溝通似乎極為有限，但是雙方人馬都自稱，若是要瞭解何謂這個世界的基本真相，只有他們的研究才是王道。眾多不明飛行物體接觸事件讓我深刻體會到，有個很有效的方法可以徹頭徹尾地瞭解整個宇宙的真相，就是融合科學和宗教這兩個現今被大家認為是完全獨立的領域與世界觀。

出於個人的偏愛，至少在調查開始的初期，我是完全站在科學這一邊的；然而持續調查了一段時間之後，我便發現外星接觸現象中，似乎有著與宗教或心靈相關的因子存在其中。我一直期許自己能放開胸懷、公正無私地進行觀察，最終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因子的確是不明飛行物體學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如今，我早已不再將它與瞭解外星接觸現象的科學層面進行切割。外星傳來的溝通訊息內容似乎總是極富宗教性，但其實是因為我們受到文化現況所制約，使得我們將訊息做出這樣的解讀。我深信，經由不明飛行物體的接觸，我們因而接受了一種更為絕對、真實的自然現象的世界觀。若想進化我們的思考方式，就必須先跨出第一步，但是，光憑我們現今的語言根本無法勝任。我們必須要邁出這一步，才能清楚知道如何能邁向下一步。

超自然現象

數年以前，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我和現身在我們物質世界中的一些鬼魂進行了交談；談話結束之後，他們就消失了。對許多超自然現象的研究人員而言，這種現象叫做顯形或顯靈（materialization），是經由媒介發出細胞外質網射線而發生，現已成立且被接受的現象。

我相信，任何人只要遵循這種接觸類型的相關規則和條件，都可以進行接觸，但是必須要有合適的顯形媒介（一個有能力發出細胞外質網射線的個體）在場。

我經歷過最為真實且實際發生交談的對象，是一個高大的靈魂，他就在我眼前顯形，開始和我談話，證實他能在我們的世界中顯形的能力。他還重重地拍了拍我和我同伴卡拉的手臂，然後在我們的注視之下慢慢地走過我們身旁。就在這短短幾秒鐘之間，他展示了他的兩種形態，包括固體性質形態及非固體性質形態。

多年來，靈魂研究人員公布了許多靈魂顯形的報告及照片，但由於無法為那些懷疑論者複製出同樣的現象，因此沒有什麼人對這個領域有研究的興趣。

當我們漸漸揭露出更多關於不明飛行物體之謎的同時，也會得知為什麼懷疑論

者，或是那種「不然就證明給我看啊」的論調，通常正是進行超自然現象調查失敗的原因。最近，我在菲律賓觀察了數百起以徒手進行外科手術的奇蹟，也因此注意到這同一個因素——我看見當地所謂的「通靈外科醫師」，在患者沒有施用任何麻醉藥物的狀況下，將雙手直接伸進患者體內，拉出各種各樣的血腥器官，患者則是全程意識清楚地觀看整個過程，一點痛苦也沒有，甚至在手術完成後，身上也沒有留下任何傷口或疤痕。而這種手術的目擊證據品質，同樣端視目擊者的態度而定，因此我認為，要形容超自然現象最貼切的一句話就是「相信才會看見」。

有許多參與過超自然現象演示的觀察者，在看完演示後，就斷然推論他們看到的全是騙術。我自己也有多次目睹這些現象的經驗，好比看到數百個真實的鬼魂顯形，也看過為數不少的通靈手術，我的身體甚至也執行過比較輕微的手術，而每個案例我都注意到有一個共同點：如果有懷疑論者在現場觀察，那麼超自然現象要不是完全不會發生，就是即使發生了品質也不佳，自然就會被懷疑是騙術了。

持懷疑態度的觀察者，對超自然現象的這項特點完全不能接受，同時還將此當成一切都是騙術的證據。問題在於，他們無法瞭解為什麼不能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據給他們這些心存懷疑的人，來證明超自然現象是真實存在的；更無法接受「相信那些『相

信者』所說的話」是見證超自然現象的必要條件，且普遍認為那些「相信者」全都受騙上當了。當我們更進一步探究不明飛行物體通訊時，就會更加清楚為什麼懷疑論者永遠都看不到證據的原因了。

我個人的立場是持平、開放的，也希望相信者可以心存懷疑，分辨出哪些是真正有通靈能力的人，哪些是騙子。不可否認的是，這世界上的確存在著許多自稱是靈媒的騙徒，以及造假的通靈外科醫師，這兩者我都見過，也清楚知道他們行騙的手法。然而，他們的存在，與那些真正的靈媒和通靈外科醫師身上所發生的超自然現象，沒有任何衝突。

關於超自然現象，人們最常問的問題就是：事件是如何發生的？答案可能就是神祕理論學說中所討論的不同「位面」（plane）的存在。

神智學論者認為地球有十四個心靈位面，人死後，就會在這十四個位面之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位面，而死後會到哪一個位面去，則是由個體死亡時的靈性或心靈發展程度來決定；套句老話來說明這項理論學說，那就是「物以類聚」。當鬼魂在我們的物質世界顯形時，就是從這十四個位面中的某一個位面來拜訪地球的。簡單來說，這項理論認為一個星球就是一個靈性的釀酒廠，藉由投胎轉世進入到物質世界，一直到每

個個體的靈性都充分發展到較高等級為止，此時也就不再需要修習地球上的靈性發展課程了。

這項理論學說大多來自於據稱是與居住在不同位面之中的居民接觸與通訊的結果所彙整而成。

我認為，若要用一個最貼切的詞來形容這些不同位面的世界，就是「密度」。我開始相信，這些密度交互滲透進我們的現實世界之中，相互共存，雖然彼此都不很瞭解對方的存在。舉個我常用的簡單例子，好比兩個電視劇中的演員，同一臺電視機裡可以看到兩齣戲，但兩齣戲是完全獨立、互不相干的。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常有這樣的經驗：一個電視頻道或是存在的密度，完全不知道我們的物質世界有著其他密度及其他無數生物的存在。我想表達的重點是，我們的密度或現實，並非是最終或唯一的現實；我們的現實世界只是現存已知的現實而已。

許多不明飛行物體的報告顯示出充足的證據，那些被目擊到的物體都是來自其他現實或密度，正如那些顯形的鬼魂一般，這並不代表他們就不真實，相反地，這代表外星接觸事件發生時，是不明飛行物體將我們的現實世界給置換掉了。用電視的比喻來說就是：電視裡頭的第四臺和第三臺都是頻道，我們只是從第三臺轉到第四臺收看

而已。

如果有人要你用一顆豌豆大小的東西當作原子核，來建造任一原子的比例模型，光是要容納最裡層的電子軌域，就需要一個相當於美式足球場那麼大的地方才行。如果那顆豌豆是放在美式足球場的五十碼線中央，那麼在觀眾席最上方、最遠的那個位置，放上一個小小的棉花球，就可以代表那個原子的電子。在物理的世界中，其實很少有實際可以觸碰到的東西。當你抬頭仰望星空時所看到的景觀，其實與你站在任何一個「固體」物質的原子核上，向外眺望我們這個世界是很類似的。如果物理學家要演繹何為電子，他也許會給你看一道呈現在感光板上的弧線，但不會告訴你這只能算是電子的間接證據——電子本身是看不到的，只能以高密度媒體記錄其作用力。當然我們也可以使用精確的數學公式計算出電子，但首先要先知道磁場強度、電荷與速度等資料，而磁場是由電荷移動所造成，同樣也是個只能靠觀察來判定的現象。此時，我們就會發現到，若是非要靠精準的數學公式來證明，反而會掩蓋荷電粒子有相互作用的事實，且繞了一大圈，最終還是不知道荷電粒子是什麼，或是它們何以產生超距作用。

資深的科學家都會承認，世界上並非所有事物都有絕對精準的科學解釋，科學充

其量只是方法或預測的工具，可以將觀察到的單一現象或多種現象做出連結。物理學通常都是運用數學公式來描述這些現象的關聯性，科學則是透過觀察和分析來學習事物的原理，但若要深入瞭解事物的核心要素，我們可以說是一無所知。

磁場，就只是以數學公式來表達不同磁場之間的相互作用力，電場，則是以更複雜的數學公式，來解讀完全以觀察為基礎的庫倫定律（Coulomb's Law）；也就是說，我們目前已知的大量科學知識與解釋其實只是由已知的作用力和一些現象存在的零碎片段所推論出來的。

巴巴・倫・達斯（Baba Ram Dass），原名為理察・艾波特（Richard Alpert），曾任哈佛大學心理學系教授。他在印度和賽巴巴大師（Sai Baba）會面時，大師要送給他一面小獎牌。只見賽巴巴伸出手，手掌發出一道光芒，光芒漸漸變成了獎牌，他看了很訝異，就和一名賽巴巴的夥伴說起這件事，這位信徒卻說：「喔，別傻了，那不是他變出來的，他的儲藏室裡多的是這些小東西，他只不過是用心念將它瞬移到了手上。」賽巴巴本人則認為，這些都是人的幻象。

這件事可以說是極正確地分析了我們這個世界的本質，對神祕主義者和原子物理學家來說更是如此，以下我將舉個例子，說明神祕主義對幻象的看法。《奧斯帕》

（*OAHSPE: A New Bible*）*這本書解釋了我們之所以看不到所有的星體，是因為那些星體存在於我們的幻象範圍之外：

> 當星球的年齡老到某個程度時，就再也無法自行發光發熱，在太空中也無法為人所見。蒼穹之中這一類星球多達數百萬個，有些移動的速度比任何其他人類可以看到的星球都慢，有些則有時會遮蔽住太陽，就被當成了太陽黑子，即使它們可能距離地球不到一百萬英里。[1]

對於不熟悉現代科學內部運作模式的人來說，可能會認為現代人對自己身處的環境掌控有加、瞭若指掌，這可真是天大的誤會。研究最先進科學理論的頂尖科學家們，自己都還爭論不休，各派理論的大批追隨者們也是各持己見。每當一個理論開始廣泛為眾人所接受，成為站得住腳的物理法則後，就有人會發現漏洞，此時理論不是需要修改，就是會被澈底推翻。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是牛頓的「F=ma」（牛頓第二運

---

* 一八八二年出版，作者約翰．紐伯（John Newbrough）是一位來自美國紐約的牙醫暨神祕學者。他聲稱有天使命令他寫新的《聖經》，本書則是以自動書寫所寫。書名 OAHSPE 意為天空、地球和靈性。

動定律），這個定律在被發現有誤之前是公認的物理法則，當然我們也不能說這個公式完全沒用，許多東西都是運用這個定律設計出來的，像是登月火箭及電視映像管。但是，將這個定律運用在迴旋加速器這樣的原子粒加速器時，就不夠準確了。要準確預測粒子的運行軌跡，就得要使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公式進行修正才行。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有這樣的修正，是因為光速完全與來源的速度無關。

如果牛頓更深入研究運動定律，或許就可以自行進行修正、發表出相對論，並在修正過後的定律中指出，其實速度根本就是無關的因子，因為光速比任何人類可以產生的速度都要快上許多。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在牛頓的時代為真，但放到現今並不適用。我們常會認為光速神奇得不得了，是人類無法達到的速度，但是隨著太空旅行成真，新的速度定律就出現了。我們對速度的概念，不能再局限於地球上的正常速度，與其以每秒多少英里來想像光速，倒不如換算成每秒能走地球直徑幾次。說光速為十八萬六千英里或許很難想像，但轉換為每秒可以前進二十三個地球直徑就容易想像得多。另外，以太陽系的直徑來衡量光速的話，每天可以走上兩個太陽系的直徑。

愛因斯坦的理論是，每件事物其實都是相對的，我們從小聽這句話都快聽到耳朵長繭了，但請容我繼續以相對論的觀點來解釋自然現象的大小。首先，請先考慮一下

銀河系的大小，當你抬頭仰望無雲的夜空，幾乎所有可見的星星都來自於我們所處的銀河系，每一顆星星其實都與我們的太陽一樣。有人計算過銀河系中的太陽與地球人口的比例，得出了每一個地球人有六十二個太陽的結果。現今地球約有四十億人口*，那麼銀河系中就有兩千五百億個星球！要從地球出發到最近的一個星星，要四個光年才能抵達，若要到銀河系最遠的那個星球，就要花上十萬光年的時間。

以上這些計算都是假設光是有速度的。在現代理論中，這個假設可能有誤，不過它是個好用的衡量工具，所以我們就繼續沿用。

我們要用每秒可以前進二十三個地球直徑的速度，花上十萬光年才能橫跨過整個銀河系。若把銀河系當成是自家後院，這是個好大的後院，連最有野心的天文學家都會覺得大得不得了。但是，其實這個有兩千五百億個星球的銀河系，在宇宙中不過相當於沙灘上的一粒沙子而已，和我們銀河系一樣的銀河系，根本數也數不清，不知還有幾兆個，每一個都有自己的兩千五百億個星球，分布在無垠的太空之中。

想想這個浩瀚的宇宙，相對於我們知識的淺薄，你就會瞭解我們研究宇宙的科學

* 本書初版發行於一九七七年，而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估計，截至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全世界有七十三億多人。

方法極有可能是極為原始的。其原始的程度，就好比是拿原始獨木舟與最先進的陸上交通工具做比較一樣天差地別。

科學中一直以來最令人費解的問題，就是尋找所謂「超距作用」（action at a distance）的合理解釋。換句話說，每個人都知道東西掉了會往下墜落，但沒有人精確地知道到底為什麼；許多人也都知道兩個電荷之間會相吸或互斥，即使是在真空環境中分開，也會感受到對方的作用力，但同樣也沒有人知道到底為什麼會如此。

雖然現象不同，但是描述相互作用力的公式相當類似：

重力（又稱萬有引力）：$F=Gmm'/r2$

靜電交互作用：$F=Kqq'/r2$

我們的星球和太陽之間的引力，就是以重力公式來描述的，而原子核與環繞在其周圍軌道運行的電子之間的引力，就是以靜電交互作用公式來描述。這兩個公式都是經由實驗所導出的，並無任何關聯，但都是在描述吸引力與兩個質點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超距作用的精確表示叫做「場」（field），例如重力場或電場。亞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最希望達成的目標，就是找出能夠呈現電與重力現象效應關係

的單一理論，也就是用一套理論就能統一解釋所有物理現象，即統一場理論。愛因斯坦相信，這個理論是宇宙秩序的創造者，也是所有物理現象的源頭：

歷年來，愛因斯坦和其他數學物理學者發表了許多統一場理論的論述，但是沒有任何人成功。其中比較有名的是西奧多．卡魯扎（Theodor Franz Eduard Kaluza），他將傳統的四維時空相對論推進至五維時空。卡魯扎希望……重力場和電磁場的統一能提供第五維時空更合適的解讀。愛因斯坦繼續深耕卡魯扎的研究方向，但還是沒有找出任何新的理論。最成功的統一場理論叫做廣義重力場理論，是由愛因斯坦於一九四五年發表，大約與埃爾溫．薛丁格（Erwin Rudolf Josef Alexander Schrodinger）同時，但兩人是各自發表的，而那年正是薛丁格對自己協力創造出的量子力學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之際。有好幾年的時間，這兩位物理界的大師都相信，新的理論學可以解釋那些依然無法解釋的基本物理問題。

理論的數學公式是很複雜的，使用逼近法更是必須手段。以逼近法計算，顯示出這個理論無法滿足重力場公式必須決定電荷運動的基本要求，這也說服了薛

丁格同意這個理論是無效的。但是愛因斯坦不準備接受使用逼近法所產生的結果：他仍然主張，唯有找到廣義「場」的精確解，才能真正判斷此理論的成敗，並相信這些精確解代表的是純「場」的物質。他至死依然堅信著這個理念。[2]

這個統一場理論，以純「場」來描述物質，現在終於達成了目標。這種形態就像是要解開極難解的中國九連環一樣困難，如果能在那麼多的環節中找出正確的那一個環節，就能解開謎題。而杜威・拉森（Dewey B. Larson）找到了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他不但解開了謎題，還充分證明統一場理論在現實世界中的實用性，甚至這個解決辦法就和設計精妙的中國九連環一樣，並不複雜，只是極其巧妙而已。在拉森的假設中，時空並非五維，而是六維，並巧妙地將它們標示為三個空間及三個時間——他假設有一個三次元的時間，就類似我們所熟知的三次元空間。

使用這個方法，我們就得以使用拉森理論的基本假設，計算出現實宇宙之中的任何物理數值，小至亞原子，大至天體物理。這個所有物理大師追尋已久的統一場理論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並不習慣以思考空間維度的思維來思考時間。我們都以為時間

是一維的，也就是線性地往單一方向流動而已，然而一旦理解時間也是三維的概念，平行時間在數學上要處理起來就容易多了。威斯康辛大學物理學系的法蘭克．梅爾教授（Frank Meyer），最近每一季都會寄發一份通訊刊物[3]給對拉森新理論有興趣的科學家，內容是討論如何以拉森的方式解開複雜的物理問題。我對測試拉森的理論是否為真很感興趣，就使用了他的假說進行了各式各樣的運算，如今更堅信，他的理論學說是確實可行的統一場理論。如果各位讀者對親自核實這項理論有興趣的話，我會建議你找出拉森的論述，並且像我一樣實地計算驗證一番。[4]

在發現拉森六〇年代早期所發表的理論之前，我一直在認真思考好幾個由不明飛行物體經由外星接觸者所傳達的訊息。雖然接收到這些訊息的人對現代物理學問題一竅不通，但是，他們得到的訊息簡直是直接命中物理學理論的核心問題：

首先，他們說人類科學的問題在於，沒有意識到足夠的維度。其次，他們說光並不會移動，光即是（Light does not move, light is.）。拉森的理論假設有六維而非傳統的四維，並且發現了純「場」，愛因斯坦相信這個場就代表物質，以光速從空間的各個點向外移動。光子是由於時空中的振動位移所創造出來的，也就是「場」中的組織結構。外星接觸者更進一步指出，是意識創造了振動，這種振動就是光。時空的振動

位移，在拉森的理論學說中是第一種物理現象的展示，也就是光子或是光。依照不明飛行物體接觸者的說法，不明飛行物體降低了振動率才能進入我們的天空，而拉森理論中所假定的，就是整個宇宙取決於時空中純場的振動率及量子轉動。

外星接觸者指出，我們人類所認知的時間觀念是錯誤的，這種說法與拉森的理論學說一致。不明飛行物體是在時間之中移動，就如同我們人類在空間中移動一般。這樣的觀念在拉森的宇宙時空理論中是完全正常的現象。

最後，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外星接觸者接收到了「宇宙萬物很簡單，全都是一體」這樣的訊息，而拉森的理論就是以數學精確描述了這個一體說。

新科學提倡者（New Science Advocate）是由一群科學家和哲學家所創辦的團體，以提倡拉森的理論學說為宗旨。在他們最近發布的新聞稿中，闡述了拉森的物理學互動系統（Reciprocal System）：

以往，從來就沒有任何一項理論可以真的成為一體通用的理論。過去的各個理論，都只能解釋物理學上相對來說很小的一部分，也沒有任何一個理論是以通用理論作為理論的前提。每個理論提出者都要提出各種假設，才能讓理論能

合理解釋一個小範圍的現象，好比原子結構的理論，要先假設物質和其基本結構；電子現象的理論，要先假設電和電荷；類星體的理論，要先假設類星體及其經由輻射才能現形……不一而足，更有甚者，還得再加上一大堆在基本物理法則和定律之中原有的假設。然而拉森的理論什麼假設也沒有，除了在定義此理論時，對時空的基本假設。所有的結論，包括那些與最基本的物理法則和定律相關的推論，都是來自於對那些假定的直接推論，並未依賴任何附帶假設或是來自於經驗值的間接推論。

我認為，這個空前的研究成果，本身就足以充分證明這個經由嚴謹又艱辛的過程才取得的新理論結構……[5]

關於拉森的研究工作，我在這裡先說個題外話。我一直都認為，在一個比較有見識的社會之中，看待事情應該要有更長遠的眼光，而非只看一時。當「IS」（一個不明飛行物體來源，詳見第七章）與普哈瑞奇博士討論到時間的時候，似乎就是這樣做的，因為他們曾經提到，某一個特定事件是在數百光年前就已經計畫好的。

可以折彎金屬的孩子們

當尤里．蓋勒在電視上表演隔空折彎金屬和修好時鐘時，許多小孩子就開始試著想要複製出和尤里一樣的「把戲」，有的小孩還真的辦到了。這些孩子僅僅是心中想著要折彎或折斷金屬和其他原料，然後就真的成功了，而這樣的成功案例每天都在增加。國王學院的數學系教授約翰．泰勒（John Taylor）在他的知名著作《超級念力》（*Superminds*）一書中，就記錄了在英國對好幾個天賦異稟的孩子進行詳盡測試的過程。

以往，物理學者根本對這個議題不屑一顧，現在相關的研究卻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增加。很顯然地，超距作用也是某些心智活動作用下的結果，而且我們不斷地觀察到此種結果。如果這些模仿蓋勒的孩子的數量和能力持續增加下去，電視影集《火星叔叔馬丁》（My Favorite Martian, 1963-1966）、《太空仙女戀》（I Dream of Jeannie, 1965-1970），以及《神仙家庭》（Bewitched, 1964-1972）中所描述的神奇故事，就會在一九八〇年代全部成真。

到現在為止，這些孩子所展示的能力，大部分是彎曲和破壞金屬材料。但是有跡

象顯示，他們和尤里・蓋勒及馬修・曼寧（Matthew Manning）一樣，能開發出其他的能力。

泰勒及美國的史丹佛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在可控制的條件下反覆實驗，提供了可靠的資料作為我們研究之用，這使我們漸漸地進入開始創造「魔法」科學的階段。長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魔法的能力，現在不斷增加其出現的頻率，而且主要是由孩子們來展示出這樣的能力，未來也可能會讓「魔法」成為大學科學教育課程的一部分。其實，現今化學和物理學等等學科的內容，對我們來說就是神奇的「魔法」，因為我們對於許多現象的真正原因，仍然沒有找到令人滿意的最終解。

時光回溯催眠

過去二十年期間，我為來自各行各業的參與者進行了幾百次的時光回溯催眠，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我發現適合的催眠對象在催眠的幫助下，能夠記起他們進入今生以前所經歷過的事。這些人大多記得他們剛過去不久的前一世中，所發生的歷史及生活，我曾遇過有些參與者，這輩子根本不會某一種外國語言，但是在經過催眠以後，

重新經歷了前世的生活，就說出了那種外國語言。

雖然現在還沒有方法可以證實靈魂轉世的理論，但有趣的是，不只是我，還有許多研究人員都發表過高達數千起以催眠回到前世的案例。任何審視過大量時光回溯催眠資料的人，都會不禁認為靈魂轉世的理論與其他學說比較起來，其實是更令人滿意的解釋，而其他理論的解釋都過於保守，只求在科學角度看來「安全、保險」。

不支持靈魂轉世說的人認為，時光回溯催眠下取得的資料是由於「參與者有可能是藉由其他方式得知了這些資訊，或是參與者可能用了心電感應術，甚至參與者可能有透視的超能力」。對我來說，這根本就是反其道而行，眼前明明就有一個再明顯不過，大家也都相信的解釋，卻仍舊視而不見。我之所以會說大家都相信，是因為全球人口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所信仰的宗教都相信靈魂轉世的輪迴說。

靈媒

靈媒，在人與脫離肉體的靈魂之間擔任溝通的角色，也或許是一般常見的通靈形態之中，最受爭議的一種。我認為，若是要研究不明飛行物體接觸者所提到的心電感

應術，就必須好好瞭解靈媒能力的應用知識和可能遇到的陷阱。我先前提過，宇宙中似乎存在著許多位面，以及不同的密度，也因此要確認心電感應接觸是來自於何方並非易事。有人向靈媒要求與去世的親人溝通，有可能接觸到的是親人剩餘的意識，有可能是另一個生命體聲稱是他的親人，也有可能是靈媒的潛意識，這種案例所在多有。我相信，許多靈媒和不明飛行物體接觸者並非存心要騙人，也並未意識到他們以「心電感應術」接收到的訊息有可能是假的，但是全心投身其中的研究人員會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對聽到的每件事物都先心存懷疑，直到資料充足，並小心求證關聯性後，才做出最後的結論。

魔法

這裡所指的是真的魔法，不是變戲法。華特・巴特勒（Walter Ernest Butler）給魔法下的定義是「可以任意影響意識改變的藝術」。[6] 通常，一件事如果無法以合理的科學原則解釋，我們就會認為是不可思議的魔法，這樣一來，我們的科學世界觀就限縮了我們的視野，我們不再認為某些自然界的現象很神奇，好比不再認為大雷雨有

什麼神奇，因為我們已經瞭解大雷雨形成的物理機制。

但事實上，我們只是自以為瞭解大雷雨，充其量不過又回到了靜電學中最基本的未解之謎。

當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之後，在嬰兒床中醒來，一天天慢慢熟悉周遭的環境，只要環境及萬物存在的條件都保持不變，就心滿意足地認為我們的環境是「正常」的，「超自然」這個形容詞就留給和我們經驗完全相反的事物吧。也就是說，只要石頭丟出去是往下掉，不是浮在空中，我們就認為是正常的；如果該往下掉的石頭，居然浮在了半空中，就是超自然現象。

現在請你試著想像一下，若是對這個世界全然沒有任何經驗，會是什麼樣的情況。我知道這並不容易，但請你以彷彿是第一次看這個世界的心情來想像，看看人們、動物、鳥和昆蟲，樹葉和天空，不要加上任何標籤，一種神奇的感受會緩緩從你的身體浮現。現在，想像你離開了地球表面，看到了一個飄浮在太空之中、環繞著薄薄大氣層的球體，你和在地球上生活的數十億人一起站在球體表面，腳跟朝向球體的中心，頭朝向太空。當你心中如此想像時，也許魔法就不會只局限於我們「正常」的世界。我相信，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其實極為有限，說不定根本就全然不瞭解。當一個

小孩盯著一根不鏽鋼湯匙看，湯匙就彎曲或是折斷了，不知為何，我們卻普遍覺得這比我們每天所經歷的事更為不可思議，也許這些「不可思議的」新事件，就是我們找尋人類本質的線索。

真實魔法如何產生

物質世界中的運動通常是位能（potential energy）變化的結果，比如重力位能、化學位能、或是電位能。魔法師也會運用位能在觀者的意識中，創造出心智的運動或位移，他們運用意識位能的方式與電荷儲存在電池中的物理活動很類似。正如電池有陽極和陰極，意識也是，也有許多人將意識的陽極和陰極稱為善與惡。有充分的證據顯示，操控意識的確可以創造出極大的潛能，不論是魔法師刻意操控，或是以政治語彙、宗教家的講道來操控。

我個人則是認為，意識要比物質更為根本，但要以實體物質創造出意識，則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魔法師運用的就是比較根本的能量場，進而達成比較根本的目的。

魔法師的目的就是要取得對意識的預先操控。白魔法師很清楚地將自己的魔法局

限於對意識的操控，其目的是為了開發自身的意識；黑魔法師對於要操控哪些意識並不那麼在意，因此就對操控他人意識「邪惡」的那一面產生了興趣。

白魔法師希望開發自己的意識，因為他知道在肉身死亡之後，這是唯一可以帶走的東西，並認為生命的意義在於以真實經驗作為思想開發的催化劑。他視自己為居住在宏觀意識之中的微觀意識，也渴望與其他的意識合而為一，也就是小宇宙合而為一，成為大宇宙；換句話說，他嘗試著和創造者合為一體，而要達成目標的關鍵就是對意識的控制。魔法師愈能接近這個與造物者合而為一的目標，才能展演更多神奇的魔法。他將心智微調成和造物者一致，同時藉此展現他的創造力。

黑魔法師的目的和白魔法師大相逕庭，他想達成的目的是心智的分化而不是統一。他彰顯自身的個體性，將自身與造物者分離，以獲得力量，並宣告他才是自己的主人。黑魔法師與白魔法師對魔法的態度和做法，都能夠在意識場中建立高位能，就像是正負電荷可以創造出電場的電位差一般，一旦意識儲藏了足夠的電荷，就可以用來創造意識的運動或改變，也因此能影響物質世界中的善與惡。

一個人的中心本質就是他的意識，人的真實本性本來就是很神奇、不可思議的。所有人都有無窮的潛能，可以讓所有心中想要的改變成為真實。但是，地球上的人類

似乎並不瞭解自己的真實本性及心智能力，大部分人天天習慣於在有點善良、有點邪惡的兩極之間搖擺不定。總是在一邊才剛建立了一點點位能，又隨即朝另一邊擺盪過去，抵銷了先前產生的位能，這也使人進入了思想上的「位能井」（potential well）——當他無法在任一方向穩定極化，就變不成魔法。那些充分達到位能極值的人，像是耶穌基督，就可以毫無困難地變「魔法」。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變魔法的能力。《新約聖經》中的〈約翰福音〉開頭有這樣的一段話：

>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女。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7]

請別誤會，我並沒有鼓吹上帝一體論、造物者或基督一體論。一體論只有以特定宗教的教義來解釋才站得住腳，但是它的概念在這段話中解釋得一清二楚。

當耶穌告訴他的弟子：「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他刻意讓聽到這些話的人的意識呈現兩極化，直到他們重獲我們現在稱之為奇

蹟的自然能力。

許多不明飛行物體來源指出，他們覺得地球上的人似乎總是很難分辨正面和負面思考的差別，也因此常在兩種思緒之間游移不定。

許多人都聽過或讀過有關不明飛行物體接觸者的報導，他們將這些故事當成是民智未開者的荒謬幻想，像是那些看到從天而降的石頭的法國農夫。如果看到不明飛行物體的只有幾個人，而非好幾千人，又或是他們所公布的溝通訊息內容大相逕庭，而非一致性極高，那麼就會是證據性極為薄弱的不明飛行物體接觸案例。

我曾經在對於不明飛行物體研究及文獻全然沒有任何背景的青少年身上進行過實驗，他們僅僅接受了極短時間的培訓，就能夠以心電感應接收到與不明飛行物體接觸者所報告的訊息相同形態的訊息，且接收時間長達數小時之久。將他們所接收到的訊息與過去二十年間，身處不同地域的外星接觸者接收的訊息進行比較，總是能得到相同的結論——接收到的基本訊息內容，不論接收地點在何處或接收者是誰，都是相同的。先前，我提到不明飛行物體外星接觸者的各種故事，幾乎像是一個很複雜的超大拼圖，難以拼湊出完整的圖像。拼圖之中的某些小片，初看似乎愚蠢甚至是瘋狂，但是經過細心拼湊在一起後，這些看似不同的外星接觸者故事就開始漸漸成形，形成一

幅以不明飛行物體為主體的圖案。我認為，這個圖案與尤里・蓋勒所折彎的湯匙一樣，都令人難以接受，而難以接受的理由同樣是因為以往沒有類似經驗可以作為理性分析的基礎。但是，不明飛行物體圖案的存在性是無可否認的，以下就讓我引用不明飛行物體研究者布拉德・史泰格（Brad Steiger）所寫的這段文字來說明：

> 過去三年，我一直都在從事有關某幾位外星接觸者的嚴謹研究，我將他們稱之為「飛碟傳教士」。我注意到，在他們所傳達的簡短宇宙訊息中有特定比例的訊息，不但包含了大量的準確訊息，同時有好些預言在今日都已實現。依我之見，許多不明飛行物體研究人員，以及大多數的新聞媒體和正統科學家，將這些外星接觸者訊息判定為「毫無意義」，以及「科幻小說看太多所引發的偽宗教閒扯淡」，根本是太草率又過於武斷。雖然有些外星接觸者，的確像是鸚鵡般不斷沉悶無聊地重複著相同的基礎「訊息」，但是在這些奇怪的失真訊息之中，可能隱藏著極為重要的線索，我們如果能投注更多心力於其中，就能區分出哪些是來自宇宙的精華麥粒，哪些又是來自天上的無用麥糠。[8]

在不明飛行物體現象研究長達三十年、任職於密西西比大學的布恩寧教授（J. H. Bruening），對於不明飛行物體現象有這樣的看法：

不明飛行物體現象是一種創造出來的超自然事件，目的是以一種特定的內容刺激觀者。這種現象完全是為了觀者的文化背景所精心呈現的行動藝術。各位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所有歷史上有所記載的不明飛行物體目擊事件，總是剛好比目擊者當時的科技要進步一點點。中古世紀的目擊事件，總是目擊到張著帆在空中前行的帆船！一八九七年的目擊事件，幾乎就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科幻小說的演繹，目擊者所形容的人員穿著就算置身在一八九〇年也不會格格不入。現代的目擊事件，則清一色是「太空船」，船上還有穿著太空衣的太空人駕駛。很顯然，不論是帆船或是朱爾．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科幻小說中的飛船科技，都不足以應付從另一個星球航行到地球，然後再返航的星際之旅。他們是要確保，到達地球之後能以目擊者所看見的形態呈現，但並不是以那樣的形態飛到地球來的。

這樣的展示很顯然是蓄意設計的，同時也是文化傳播計畫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將特定形式的訊息傳播至目前的地球文明之中。然而這個訊息是已經加密的訊息！它被混在大量的「雜音」之中，並不是那麼顯而易見。它並非淺顯易懂的通俗劇，而是以磁磚之謎（Toynbee Tiles）*的形式呈現，充分展現了各個時期的文化進步是由少數有創造力的人民所主導，他們能從雜音之中過濾出新概念，正如瓦拉德米亞．索羅金（Vladimir Sorokin）和阿爾弗德．克魯伯（Alfred Louis Kroeber）的描述。二十世紀的最後四分之一，似乎會是這樣的一種年代，也或許……（這）……無形學院（Invisible College）可能會是將加密的訊息解密，並擷取出關鍵訊息的那個團體，我希望他們能比俄國人早先一步完成。事實上，加密資料在科技、文化、哲學、宗教和社會學的領域數量都極為龐大。

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曾說「媒體即是訊息」，我在這裡要將其改寫為「現象就是訊息」。這種不明飛行物體圖案應該要以整體來考

* 一句砌在美國各大城市馬路上的神祕句子，大意是「歷史學家 Toynbee 在電影《二〇〇一太空漫遊》中的意念，能令死人在木星復活」，因內容讓人摸不著頭緒，成為流傳二十多年的都市傳聞。

量，而不是以史賓塞哲學（Herbert Spencer）*的方式進行檢驗，如果是一片一片逐一進行檢視，就會錯失了整體的圖案，也會因此失去重要的訊息。

不明飛行物體現象的意義的其餘模型，則是依循一九四七年由加州的馬克．波伯特（Mark Probert）團體討論者的提案所建立。我一直不斷提到這些觀念，全是因為他們以事實說明了不明飛行物體現象的細節，詳情請見加州維斯塔市的邊界科學研究協會（Borderland Science Research Association）的《守護者來臨期刊》（*The Coming of the Guardians*）、《西恩斯報告和逐字稿》（*Seance Reports and Transcript 1945-1960*）、《循環制期刊》（*Round Robin 1950-1960*）。

這個模型在已公開的各種不明飛行物體資料中也很常見，尤其是在外星接觸者報告之中，大部分似乎都是真實的，我所調查的那些案例的確頗為真實。如今，地外文明（ETI,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模型以外推法推論，我們的文明無法解釋的那些超自然現象或工程設計，因為違反了已知物理法則和空氣動力學，所以就排除了不明飛行物體的簡單機械模型。由於太陽系之間的絕對距離，很顯然對於太空飛行器的機械運用有其限制性，所以又再一次排除了以

噴射或離子驅動太空船之模型的可行性。

雖然令人難以置信，但是與資料符合、可以解釋得過去的模型，是多維宇宙的概念。在這個宇宙之中，存在著科技更為先進的許多文明，其中有一些已經有能力進行多維空間旅行。這種旅行是一種時空現象，只要改變頻率，就能改變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說，他們將「出發地」非物質化，將「目的地」物質化。一旦抵達地球，他們的船或交通工具都以符合我們時空之中物理特性的物體來呈現，有些部分已經非物質化，在我們看來就違反了我們的物理法則。它的實體外表依其使命而有所不同，而非由工程需求決定，其工作人員有可能以自身形體出現，也有可能以經過設計的外表現身，這也完全取決於他們該次任務的使命。

在其他維度空間中的這種頻率改變的物質，似乎與我們的物質並不相同，他們那邊從電子層到原子核的距離，遠比我們這裡小。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的物質比我們的物質更為「密集」，因此他們擴大物質，以便於在我們這裡實體

* 赫伯特．史賓塞（1820—1903），十九世紀哲學家，主要領域為進化、實證主義、自由放任、功利主義，有「社會達爾文之父」之名。

化，並一直保持在這個異常的狀態中，才能持續待在這裡。當他們要回到原本的維度空間時，就要放鬆他們的能量力場，才能即刻返航。這種物質差異，使得我們雙方的維度可以毫無干擾地正常共存，但是在極少見的案例中，也會有干擾發生，此時不管是人或物都可能會突然出現或消失。

透過持續不斷深思熟慮展現的不明飛行物體現象，對大眾文化所造成的影響是，他們創造出感染人心的知識革命，使得那些富有創造力的少數人，創造了一個非常有利於創新的社會氛圍。在某種意義上，不明飛行物體現象建立了對新觀念的需求，而現在必須要有人能提出新的觀念。

我一直不斷詳盡研究這些觀念，發現這個概念愈擴大時，就愈解釋得通。在建立新理論時，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我們的膽怯，我們常常不願大膽跨入新的領域，因此就無法真正瞭解、掌握住高超且極具爆炸力的現象。[9]

我想表達的是，不明飛行物體現象正在形成一個圖案，其核心是一種存在和思考的結構，也可以說是一種世界觀。我們現在可以將這個拼圖的圖案組合起來了。外星接觸者所傳遞的訊息，正是建立這種世界觀的重要線索，這些來自宇宙的布道之語，

正如布拉德・史泰格所說的已然豐收——在來自天上的無用麥糠之中，的確可以尋得來自宇宙的精華麥粒。

第四章

人類的本質

數千則來自不明飛行物體的訊息中，只有極少數會送達科學家的手中，但是他們在研究時，卻往往只能看到訊息的表面意義，原因在於還沒有開發出可以將外星接觸者訊息含括在內的理論公式。科學家並非特別嚴苛或頑固，才將這些資訊摒除在外，而是資料根本就無法「計算」。有些科學家對這些資料根本不屑一顧，另一些比較有興趣研究的科學家，則是對不明飛行物體相關證據，以及其戲劇化的層面比較感興趣，並宣稱如果有進一步的認知就會展開研究工作。

在深入研究尤里．蓋勒所展現的非凡金屬彎曲，以及其他不尋常的天賦，還有那些也展現了和尤里同樣能力的孩子們之後，泰勒教授說道：「經由受過訓練的科學家之眼來觀察這個世界，有一部分的任務就是要尋求能改善現今科學模型的方式。」[1]

我希望我的研究重點也是如此。本篇章會開始介紹對不明飛行物體及超自然現象的長期研究後，所發展出來的現實理論。即使這個理論仍然是以推測居多，尚未得到決定性的證明，但我相信現在正是將它介紹給研究人員和社會大眾的最佳時機，它可以作為認識大量不明飛行物體現象和接觸事件的敲門磚，讓人們更加瞭解這些現象和事件的合理性。

人類的真實本性

請想像一下，你身上穿著厚重的橡皮潛水衣，戴著笨重的潛水器材，肩上還套了鐘形大面罩，小心翼翼地在海底笨拙地走著。那套橡皮潛水衣，和在其中相對困難的移動，極適切地形容了我們被裝入的軀殼，同時也是一般所認知的自己。讓這個笨拙的軀殼充滿生氣的，則是門徒保羅所稱的「靈性體」（spiritual body），或是神祕學者口中所謂的「星光體」（astral body）。到目前為止，還無法用任何已知的方式證明其存在，也沒有人能確定星光體的精確組成成分，然而大眾對此深信不疑，使其有極大的影響力。這一點也可以回溯到古埃及文明信仰中的「卡」（Ka）*，歷史中不斷出現的鬼魂和幽靈，更見證了靈性體或星光體的真實性。

施爾文・穆爾東（Sylvan Muldoon）和哈若沃・卡瑞登（Hereward Carrington）合著的《靈魂出竅》（*The Projection of the Astral Body*）一書中，審慎深入研究了一系列靈魂出竅的資料，也從旁應證了星光體存在的主張。[2] 當我們以克里安攝影術

* 古埃及人認為人的靈魂分成三大類：卡（Ka）、巴（Ba）、阿克（Akh），它們與人體同時並存，具有永恆不滅的特性。

（Kirlian Photography）*對著身體攝影時，會捕捉到身體環繞著輝光。有些具有超視能力的人認為，這種輝光並非來自於肉體，而是來自於星光體。「我們看到了一個像月亮遮蔽了太陽的日蝕，就是會發光的星光體。」[3]這個星光體是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的，是我們肉體的「分身」，擔任了組成我們肉身的化學物質組態中的電力或原生質，而在肉體死亡時，它就會自沉重的肉體中解離出來，呈現一種魂魄或靈魂的狀態。當然這又是無法以科學證明的，但是有很多描述性的證據可以證實它的真實性。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博士（Dr. Elisabeth Kubler-Ross）及許多學者都已經開始著手進行許多死亡性質的研究，到目前為止所蒐集到的大量資料，明確指出身體死亡之時及死亡之後，個人意識的確存在著延續性。

萊爾・沃森博士（Dr. Lyall Watson）為「死亡」的非現實層面做出了極為有智慧的辯護，但是即使是他，在研究超自然現象時也做出了以下結論，「研究人員也許被一個極為嚴謹的宇宙保母給控制住了。」[4]這只是他的懷疑，但我的想法與他如出一轍。進行超自然現象的研究，就彷彿是走在薄冰的邊緣，這是一種我們無法瞭解的知識形態，除非能學習使用新工具幫助我們瞭解，而不明飛行物體的研究也是這種類型的研究。

靈性體是這兩種形體之中比較基本的，我們純粹待在靈性體的時間，比待在肉體的時間要長。靈性體除了在肉體出生前和死亡後存在之外，我們還會在睡覺時將意識轉移至靈魂世界中。讓我再老調重提一次，有好幾個宗教都提到，我們在靈魂世界的能力要大得多，同時肉體的問題和痛苦也會消失不見，大致而言是一個更好的世界。

探討靈魂世界到底存在與否的研究不勝枚舉，所得到的結論是：靈魂世界不只是存在，更不是只有一個，而是有許多許多個不同的靈魂世界存在。[5] 我們的物質界位面（physical plane）並非兩個世界之中的一個，而是許許多多世界中的其中一個而已，我們現在所處的物質世界才是一種異常現象，這正是要理解不明飛行物體的關鍵點。要瞭解不明飛行物體，就必須瞭解：與我們目前對意識的瞭解相比，我們其實是一種更為有彈性、非物質化的意識形式。

* 由前蘇聯工程師謝苗．達維多維奇．克里安（Semyon Davidovich Kirlian）於一九三七年發現的一種基於電暈放電現象的攝影技術。在高壓電下，各種有機物和無機物都會在感光乳膠上感光，產生輝光環繞的現象。神祕學上常用這種攝影術來佐證靈魂不滅。

> 我們已經進化至生命的較高位面之中，應該進入到比現今所用的身體更為形而上的形體之中。正如我們以往使用的形體，就比現今所使用的身體要拙劣、粗糙許許多多倍。[6]

許多人都有過短暫靈魂出竅的經驗，不管是自願為之，或是不自覺為之。也許最常見的經驗就發生在睡眠的前段，也就是漸漸要睡著的時期，你感覺到自己的身體飄浮著，在接近天花板的高處看著下方自己躺著的身體。這種靈魂離開身體的能力是可以學習的，而且有興趣的人還可以學習不同的方法。神智學派（Theosophists）以及保羅．托契爾（Paul Twitchell）所創立的艾刊可教（Eckankar）等團體，都有教授相關的方法。托契爾曾經說過，這類型的訊息也是屬於很難以取得及表達的知識：「完整完成靈魂旅程的人，一旦回到現實世界之後，會發現他們幾乎不可能將經驗傳遞給其他人。尤其是當他們的靈魂旅程引領他們進入更高層的星光層（靈魂層），就更加不可能了。」[7]

因此，雖然要證實並不簡單，但我所研究出來的不明飛行物體現象的理念體系，似乎與一個基本宗旨不謀而合，即「肉身不是生命唯一的表徵，意識才是」。意識就

存在於現實的連續系統之中，裡頭也包括了生與死。當肉身不再活躍，意識卻仍然持續存在於現實中，只不過是轉移到另一個密度較稀薄的空間罷了。

此種思考走向自然會牽涉到靈魂輪迴說的信念，認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已經轉世過許多次，在不同密度中存在著，主要是經由肉身的出生和死亡之門來經歷每一次的輪迴。整個宇宙中充滿了像這樣不同密度的空間，每個密度都同樣真實，而且都有其自身的特性，因此各個維度中的真實存在之物便無從得知其他維度的存在，在地球上的我們的物質界位面也正是如此。如今的我們很顯然處於一種孤立狀態，被困在糟透了的物質界位面，在笨重的肉體中移動著，被五感局限住，找不到開發我們靈性或是非實體感官的理由。為什麼我們要被這個密度限制住？為什麼要擴展我們的意識是如此困難？身在這個密度中的生命意義為何？或是更深入一層，身在所有密度之中的生命意義到底為何？

大部分地球人都有各自想追尋的人生目標，例如財務上的穩定安全，或是在地球上的有生之年能達到某些物質報酬的目標，與這些目標交織的，還有其他較為無形的目標，像是在生命中追求藝術、美感、世界觀，或是理想的伴侶。一種看不見的存在，一直經由情緒和想法拉扯著我們的意識，這種對真理或美感的追尋，就是真實人

生的良好範例，超越了有形的物質界位面。在不同密度之中，生命體的目標就會有極大的不同，一旦完全自經驗的實體密度中移除，我們就會開始瞭解存在的無限本質，瞭解有意識的生命可以跨越永恆，也能清楚地洞察我們的主要目標究竟為何，進而使我們開始意識到那才是恆久的、值得努力追尋的目標。這是一種衝動，我們想要將這種衝動再次帶進實體的密度之中，它創造了所有各式各樣的生命，這就是一種想要生命的靈性再次被帶進我們生命之中的衝動。而對宗教的衝動，就其最純粹及與任何教會無關的層面來說，則是一種完全相反的衝動，這種衝動尋求的是在物質界位面造訪及經歷更高層的現實——永恆。在宗教裡，以肉體死亡作為生命終結的定義也因此被重新定義，成為進入更高層生命的大門。至於美感和靈性的追求，兩者有一項共同的關鍵理念：生命並不會像表象那般充滿限制，或是漸漸晦暗無光，生命與生者是無限的、永恆的。當人死後，一輩子賺來的物質報酬都帶不走，一旦肉身死亡，所有追求的物質目標也將隨之而死；唯一帶得走的東西就是人的意識，包含心智、靈魂及永生的自我。在這個稠密的物質界位面之中，我們現今要做的，不但是要形塑現世的自己，也要形塑永恆的自己。

無論是否瞭解這個概念，我們所有人都正處於自我改變的過程，不僅止於肉身的

成長，那不是主要的成長部分，而是更高層的較高形體（higher body）成長，這才是真正的進化，也是我們現在經歷地球生活的理由。我們選擇來到地球這個密度，經歷肉身生命中的情緒催化劑，在這裡獲得的經驗足夠幫助我們心智和意識進化。

你也許注意到了，我假定好一個方向，一個最終可以達成這種進化的可預期途徑，我斷言這種進化就是要一步步接近造物者的想法。當我們的心智成長時，我們就離造物者的基礎思想愈接近，我相信這才是生命的最主要目標。無論我們認為自己走在哪一條道路上，這個方向不是在我們一切經歷的前面，就是正耐心等待我們停止遊蕩，儘快回到正軌。

我們可以在較高形體的邊緣觀察到光環（aura），它就在我們肉身的邊緣。歷史上有許多靈魂感官高度開發的人都看過這種光環，好幾世紀以來，許多藝術家都曾描繪過令人尊崇的人物周圍散發出的光暈。如今，蘇聯克拉斯諾市（Krasnodar）的謝苗・達維多維奇・克里安發明了克里安攝影術，使得這種光環不但可見，還能以攝影技術記錄下來。經由這種方式，人類終於可以用肉眼看到一整個世界的色彩和生命，所有活生生的物體、植物和人類，都有這種光環。光環的顏色和強度可以指引出身體較高形體的本質，以及肉身的狀態。隨著物體的心情或健康有所改變，光環似乎也會

改變，但是它的本質並不會因為智力好壞或教育多寡而有所限制，即使人們似乎一直有這種錯覺，認為智力和教育才是人生要追尋的目標。舉例來說，一個清潔工的光環，可能要比他所打掃的辦公室裡頭的知名物理學家還要強大。

《奧斯帕》裡有這樣一段話：

> 一個人可能在讀書、哲學、數學、詩詞和所有各方面的學習都有優異的表現，但是在靈性方面的分數卻很低；一個人可能對以上所有知識都毫無涉獵，還可能相當貧窮，但是只要努力獲取經驗，對他人具有同情心，並且行善助人，他的靈性分數就會很高。[8]

我們每一個人，不論狀況如何，在經歷地球上的生命都有一個相同的目的，就是要進一步強化鍛鍊我們的靈性體和光環體（auric body）。我們身體周圍光環閃爍的狀況，可以作為快速瞭解我們靈性發展程度的指標。

光是在我們的銀河系當中，就有二千五百億個星體，而除了我們的銀河系之外，還有難以計算的數兆個銀河系。造物者創造的世界似乎是無限的，不管是以現在的自

然科學或是從哲學的觀點來看都是如此，那麼到底是什麼限制了我們去體驗這個無限的世界呢？任何一個曾經嘗試過意識開發後那種飄飄然滋味的人就會明瞭，無論如何，一定要持續不斷地找尋對無限的覺察。

許多不明飛行物體都想要在我們的進化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們絕大多數在大部分的時間都和我們世界處於不同密度中，只有很短的時間會讓我們這個世界和人類看見。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的作為都是其來有自的，主要原因都與進化的概念有關——他們想要協助我們在心智上的進化。

有很多證據顯示，天空中的不明飛行物體活動來源差異很大，有些不明飛行物體會和其他的不明飛行物體聯絡及共同合作，有些則似乎是單打獨鬥，彷彿是在我們較細微的密度之中，而不曉得其他不明飛行物體的存在。不同的不明飛行物體來自不同密度，他們有可能來自我們「現實」中的宇宙，也有可能來自我們現實外的宇宙。他們進化的心理狀況也極為不同，有些生命體只比我們超前一些，有些則是將我們遠遠地拋在腦後，完全超出我們的知識範圍；但共同點是，他們現在都對地球極感興趣。現在這個時間似乎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間點，在與不明飛行物體的接觸中，我們發現了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感覺。

地球是平的症候群

不過只是不久以前，人們都以為自己所居住的地球是平的，地球邊緣則是萬丈深淵，夜晚的天空則像一個布滿小小光點的天鵝絨黑碗，會一百八十度地轉向。目前，我們對於地球和星體已經有了一些認識，我們知道地球是圓的、地球在太空中移動，也知道那些光點不是和地球一樣的行星，就是和太陽一樣會自行發光的星體。我們也發現，黑暗的夜空並不是一個封閉的碗形，而是浩瀚無際的太空，因此就算是離我們最近的天體後院裡的星星鄰居，也距離有八萬光年之遙。這是以有史以來速度最快的航空飛行器先驅者十號脫離發射器後的速度，也就是以每秒七英里來計算。[9] 我們現今對太空的瞭解是：太空旅遊是可行的，但是想要從事私人太空旅行不過是荒謬的想像而已，尤其是想離開我們的行星系統去遊歷，更是天方夜譚，這也是我們的科學現況。在科技和日常生活的框架中，我們對何謂現實或真實有一種既定的想法，但是在物理空間和時間的先進領域之中，不確定性是極高的，而我們對它的認知仍然極為不足。這種未知正有耐心地在前方等候我們努力找出真相。

正因為上述的思考脈絡，讓我感覺到不明飛行物體正是一個契機。也許我們正處

於要展開一場理解之旅的邊緣，這趟旅程說不定比我們把扁平的地球變圓，並賦予天空深度還要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明飛行物體就是幫助我們瞭解新現實的有力線索。它這種無法以現有任何公式「計算」出來的特性，其實是千載難逢的，因為歷史中一向就是具有這種特性的資料，才可以預示出人類的知識演進將要更上一層樓。我個人多年來在不明飛行物體及其相關現象領域的審慎研究，引領我做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真實的本質往往偏離了廣為人們所接受的學說，正如同當年地球在一夕之間由平變圓。這樣的理論不僅適用於不明飛行物體學，在其他各領域也是如此，好比原子物理學、超心理學、神智論和神學。我對科學及偽科學都有研究，但我不能也不會告訴大家，我的理論是純然科學的，也不會說我觀察或收到的資料絕對不會有任何錯誤。我的做法是，盡量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讓大眾能夠快速理解我的理論，至於進一步的研究會帶來什麼樣的快樂和挑戰，就留待大家自行去體驗了，當然這也包括我在內。這個理論大部分其實來自於許多人的共同研究成果，我只是將所有元素、字彙統整在一起，並加入一些改進的元素而已，裡頭的某些部分乍看或許會讓你覺得頗為荒謬，但是當年人們也覺得地圓說這個觀念很荒謬，不是嗎？

不過，不明飛行物體研究的確有一個層面與地圓說不同，那就是當年哥倫布的遠

航充分證明了地圓說，但我們還沒有取得這樣的關鍵證據！這本書中所提到的理論，確實有充足資料可以佐證，但是資料當中有相當多並不具證據性，也就是難以證明其確實性，這也意味著有許多心智正常的聰明人此時就會立刻退出，並且放棄相信。舞臺魔術師詹姆士．蘭迪（James Randi）*說的這段話，就很清楚闡明了這一派的想法：

> 常有人會問我：「你是不是不相信第六感這種靈通，或是其他任何超自然現象的存在？」我的回答是，我之所以懷疑他們的存在，是因為從來沒有證據可以證實他們確實存在。我無法因為想要相信某件事就去相信。只要拿出科學證據來，我就會改變我的想法；否則，我只相信現實的世界。[10]

我們也都只相信現實的世界，但這個現實其實一直傳送給我們好多再明顯不過的證據，告訴我們有一個更棒的現實世界存在。我認為，真實的科學應該不僅止於解釋我們所熟悉的事物，更要去探索所有可以探究的新事物。不明飛行物體現象往往讓人覺得是人類對現實世界最狂野的一種想像，卡爾．榮格（Carl Gustav Jung）就

把這種現象歸因為想像。[11]但是，這些不明飛行物體事件一直持續發生，唯有蒐集所有資料、努力瞭解及分析這些事件，才是我們該有的回應，這也正是我一直努力從事的志業。我認為，我所使用的資料都是可以用來形塑出不明飛行物體祕密解答的最佳資料。要驗證任何理論學說，就必須檢測其是否能稱職做好預測和解釋的工具。好幾年來，新發生的不明飛行物體事件都與我的理論相吻合，就彷彿是超大拼圖中拼好的片數已經十分充足，所以要將剩下的那些片數嵌入拼圖的適當位置，簡直是輕而易舉。

這個理論的主體就是過去二十五年來，我所蒐集的不明飛行物體接觸事件的精華。收到任何一個接觸事件報告時，我不會先去評判證據性到底充不充足，只會將它直接加入我的資料庫之中，而從這個數量龐大的資料庫中，竟也沉澱出極高比例的不明飛行物體現象中令人訝異的關聯性。

* 他曾拆穿尤里．蓋勒的表演，也是一位科學懷疑論者。

第五章

解讀不明
飛行物體之謎

一九五〇年代，許多外星接觸者藉著自稱與外星人有單獨的接觸經驗而大撈一筆，有的著書寫作，有的演講，不一而足。這些外星接觸者中最為人所知的包括：喬治・亞當斯基（George Adamski）、歐法歐・安杰路奇（Orfeo Angelucci）、韋恩・艾荷（Wayne Aho）、杜魯門・巴瑟倫（Truman Bethurum）、丹・弗萊（Dan Fry）、霍華德・孟杰（Howard Menger）、喬治・威廉森（George Hunt Williamson）和喬治・泰索（George Van Tassel）。在此時期，比較嚴謹的不明飛行物體研究人員對這些外星接觸者的敵意頗重，因為他們的故事造成輿論的混亂和兩極化。有科學背景的研究人員大多認為，這些外星接觸者要不是江湖術士在行騙，要不就是一些昏了頭的瘋子。

我不會如此評斷，而且還會將這些資料囊括進我的資料庫中。在歷史上，有時就是剔除了像這樣的資料，才會阻礙了科學的進展。我要特別提醒大家，是否接受某筆資料，與最後這筆資料的加權比重是多少，中間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我不但會仔細閱讀外星接觸者的報告，還會與他們親自聯繫並建立友誼。

從第一個出現的外星接觸者所造成的混亂，到全球各地都出現好些外星接觸者，至今已然過去二十個年頭了。然而，由於當年的輿論對第一批公開承認的外星接觸者

並不尊重，後來的接觸者就不太願意向大眾公開自己的接觸經驗，只願意與不明飛行物體研究組織分享，而外星接觸竟變成一種令人難以啟齒的經驗。我個人就認識許多只想保持沉默的外星接觸者，也很熟悉有些案例的當事人，只有在極度機密的情況下，才願意透露與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接觸的奇怪經驗。

有一個身分比較特殊的沉默外星接觸者，在電視紀錄片《不明飛行物體的過去、現在和未來》（UFO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中，就報導過關於他的經驗，他是一名美國海軍中校，因此也不難理解他為什麼不願意公開他的心電感應接觸經驗。以下是這個接觸案例的報告摘錄，接觸時間為一九五九年七月六日下午兩點，地點為華盛頓特區西北第五街與西北K街交會處的中央情報局辦公室。

四、甲中校指出六月下旬期間，他與另一名海軍軍官飛到緬因州拜訪一位史旺太太（Mrs. Swan），目的是要見證一個接觸事件，並且訪問該名女士。史旺太太在接受完訪談後，詢問甲中校為何不親身試試接觸經驗。另一名軍官乙進行了嘗試，但是並未成功。

五、回到華盛頓特區之後，甲中校在中央情報局和一位丙先生及丁少校討論了

這個個案。在這兩位男士的堅持之下，他又嘗試了一次，很顯然這次的接觸成功了。他們接收到一位名為艾發（AFFA）的人傳送來的訊息，對方自稱是來自天王星的居民。甲中校將另外兩位男士想問的問題寫在一張很大的紙上，然後開始放鬆，接著便有一股未知的力量引導中校的手在紙上寫下相應的答案。在訊息傳送期間，有一股很強大的力量控制著甲中校。以下是從許許多多詢問艾發的問題之中，擷取出來的幾個問答記錄：

問：你有任何支持的政府、宗教團體或人種嗎？

答：不，我們沒有。署名艾發。

問：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嗎？

答：不會。署名艾發。

問：天主教徒是神特選的子民嗎？

答：不是。署名艾發。

問：我們能見見你的太空船或飛碟嗎？

答：你何時想見它？署名艾發。

問：可以現在看見它嗎？

答：去窗戶旁。署名艾發。

（甲中校、丙先生和丁少校都走到窗邊。）

問：我們看的方向正確嗎？

答：（以聲音回答）是的，署名艾發。

就在此時，也就是一九五九年七月六日下午兩點左右，這三位男士看見了一個他們認為是飛碟的物體。他們描述那個物體是圓形的，周圍比中心明亮。丁少校向華盛頓中心（的雷達系統）查詢，卻被告知由於未知的原因，在他們目擊的時刻，據稱是飛碟出現方向的雷達回波被遮蔽住了。……

八、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空軍少校弗恩德（Robert Friend）在甲中校的陪伴下，造訪了海軍情報辦公室（Office of Navy Intelligence），對史旺太太的檔案進行研究。檔案紀錄顯示，史旺太太和一個行星或某行星系統的下列人士有過接觸：

- 艾發—天王星
- 奎爾（Crill）—木星

- 阿勒馬（ALOMAR）—水星
- 波拿（PONNAR）—水星（他說他們要讓人類嚐嚐自作自受的滋味。）
- 安卡（ANKAR）—半人馬星座

海軍指出，史旺太太在經過這些接觸之後，能夠回答出遠超過她教育程度或背景的技術性問題。檔案中還包含一些史旺太太與加拿大方面的交流，其中稍稍提及太空船如何運作及製造的材料，但是並沒有太大的價值……顯示加拿大人已經窮盡所有能詢問的科學問題。

九、史旺太太的紀錄顯示，有一個叫做OEEV的機構，意思是宇宙行星協會，正在進行一項計畫，名為「尤計畫」（EU）或是「尤斯計畫」（Euenze，發音與地球很相近，會是指地球嗎？）。不過紀錄中並沒有提到這個計畫的任務為何。[1]

在喬治・威廉森的著作《飛碟會說話！》（*The Saucers Speak!*）之中，我們發現有一些和沉默中校的接觸事件極為有趣的關聯。威廉森在書中寫到，他本人在一九五二年以無線電心電感應術和心電感應術進行接觸的經驗，也提到與來自天王星

的艾發、木星的安卡二十二還有仙女座哈頓星（Hatonn）的波拿接觸過。這就是我接下來所要討論的關聯性的一個例子，如果只出現一次這種關聯，並不能證實些什麼，但這樣的巧合出現幾十次，就可以為不明飛行物體龐大謎團的理論做出合理的說明。有一點必須要特別注意的是，你必須記得艾發、波拿和安卡二十二很有可能不是我們這個現實密度中的居民，因此登上他們所居住星球的太空人，很可能看不見他們的存在。

在仔細閱讀外星通訊並將其意涵解密之後，的確找出了數量極為龐大的關聯。我從過去這些年來所閱讀過的外星接觸者通訊的數百萬字中，精選一小部分極具代表性的片段發表出來，與讀者分享我之所以開始相信不明飛行物體訊息的精髓。在這兩個章節中，我將大量使用來自哈頓的資料，這些資料是由我所建立的實驗團隊所蒐集，因此我對資訊的取得過程有精確的瞭解，也很信任它的品質。

我現在身處於一個飛行器當中，就在你們的上方。我知道你在想些什麼，雖然我離你有著相當一段距離。這個飛行器有能力進行各行星之間的飛行，你們之間的好一些人也都看過這個航空飛行器，同時不久之後會有更多人看到。如果

你用心找尋，或許不久後也能親眼看見這個飛行器。這個時刻即將來到，我們必須被更多人看見，被這個行星上的人們看見。這個時刻即將來到，我們必須在你的人民之中創造高度的好奇心，他們現在雖然很好奇，但是還沒有展開找尋的行動。這正是我們現在想做的：我們想刺激他們，讓更多人開始找尋。你們之中雖然有很大比例的人對我們的航空飛行器感興趣，卻沒有強烈到主動採取行動找尋答案，我們就是想要激起人們更強烈的興趣。[2]

經由尤蘭達（Yolanda）*傳遞訊息的來源，也傳達了持續不斷發生不明飛行物體目擊事件的緣由：

謹記這些目擊事件的目的，就是要開啟那些懷疑者的心靈……[3]

另一名居住在亞利桑那州的外星接觸者，則是為他的訊息來源傳達了這段訊息：

為我所用、傳達我的話的人，身心都是出於百分之百的自願配合。若不是他願

意敞開心胸，我也無法將我的答案傳送給他。然而並非所有放開心胸的人都能得到回應，因為不是所有人都出於誠信來對我們伸出雙手。那些想要從中獲利的人，便無法達到為我所接受的標準，也就無法接收到我的訊息。我對你的世界中的許多人都傳送過訊息，因此這個人並不是獨一無二的。[4]

他們似乎是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夠主動找尋有關不明飛行物體之謎的解答。

我目前正在「歐泰文那」（otevana）航空飛行器上對你說話。與你們的標準相比，這是一艘非常非常巨大的航空飛行器，光是長度就有好幾英里長。我們乘坐這艘航空飛行器來到你們的星球上空已經有好幾年了，它本身就像是一個世界，我們用它往返於各個銀河系之間。這艘航空器上配備有許多你們的世界也有的設施，以及許多你們所沒有的設備。[5]

* 全名為 Nada Yolanda，外星接觸者之一。

他們似乎是在描述時常被目擊的雪茄形的「航空母艦」，因為它與我們的界次元不同，因此我們通常是看不見的。一八八二年出版，由約翰・紐伯著作的《奧斯帕》一書中，也有一個很有趣的巧合，這本書據稱是透過心電感應術自動寫出來的作品，書中說天啟人（etheric beings）乘坐太空船航行到地球，協助人類進化，而他們曾提到的其中一種船叫做「歐泰文」（otevan）。[6]

這裡有更多《奧斯帕》太空船和他們的目的的相關描述：

> 正如教導寇帕星人（corporeans）如何造船以穿越寇帕海，我同樣也教導天啟子民造船以穿越我的天啟海。
>
> 我約束了寇帕星人，他們無法升高至寇帕星的空中，但是有了船舶後，為了人類的靈魂，我創造了我的天堂；建造了船舶後，他們也能航行到我的天空。[7]
>
> 去建造我的艾凡蘭沙號（avalanza），能負載三十億個天使、三十億個房間，可以下降也可以上升，可以自如地往東、往西、往南、往北，還有一個指北針為我們的旅程指引方向。[8]

與此同時，其他上帝和女神的星星降下，天啟船（etherean ship）自遙遠的世界來到，愈來愈靠近。每一邊的天空都像是世界著了火般的火紅。[9]

這是另一個經由心電感應所傳達的訊息：

……我們是一二三五號船艦上的數千名成員，精確來說，是兩千三百五十三個人。我們和你們平常所見到的人並不相同，因為我們的星球次元和你們的不一樣。我們聚集在這艘有如一個城市大小的天啟船中，當然這裡也正如你所瞭解的城市一樣，要容納來來去去的人們。

我們這艘繞著軌道航行的船有一個首要目的，就是要刺激那些在地球的西半球中，被訓練為主要「光中心」（light centers）的人，並與他們一起合作……[10]

以下這段敘述是經由一個位於美國邁阿密的光中心團體「馬克世紀形上中心」（Mark-Age MetaCenter）所接收，這段描述比較詳盡一些。究竟這種形態的協助已經出現多久了？

從你們的古老年代開始，我們就一直嘗試要將我們的造物者所創造的無限經驗及相關知識，帶給那些有學習想望的人類。過去，這個星球上曾經有居民接受了我們的教學，也從中獲益，而他們的收穫遠遠超出旁人的想像。我們多年以來一直意圖教導那些想學習的人，這些簡單的教導可以讓你瞭解一切，然而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真正地為人所瞭解。[11]

問：他們進入我們的大氣層有多久時間了？

答：好幾萬年了。[12]

問：在你們行星上的生活，與我們的生活相比有什麼不同？

答：在我們行星上的生活一度與地球上的生活很相似。然而，我們星球上所有有知覺的大眾，如今都已經發展出一種一元綜合能力，每一位哈頓星上的兄弟皆如此。這種綜合能力非常強大，使得我們能做許多許多事，其中也包括了心靈合一。我們一直在找尋一體性（One），當尋找到前進的方向之時，我們發現我們直接被引導到「服務」的這條路上，不斷擴張的服務——服務造物者創造的世界中的所有一切。

當服務為人所需時，那些從前找不到方法執行的服務，就在服務裡發現了方法。

如此一來，我們便發展出了你們稱之為「奇蹟」的能力，有所謂穿越時空的能力，也有辦法獲取你們只有在冥想時，也就是以潛意識才能取得的知識，但我們是在有意識之下取得的。我們所享受的自由，我的朋友們，是因為我們開始理解了我們全都是一體的。地球和哈頓星之間唯一的分野就是「理解」。無論在你的星球還是我們的星球上，每一個葉片都是活生生的，富涵著對造物者的理解，風兒高唱著對他的讚美，樹木也為無限天父所創造的世界而歡呼。如果你無法見到造物者，我的朋友，請開始尋找，不斷地尋找，不要間斷。然後，我的朋友，你將開始理解，並領悟到造物的天父就在你身邊。

我的朋友，地球真的是一個很可愛的行星。它很快就會以新的方式開始振動，振動的方式和認識並領悟天父所創造的世界有極大關聯。快開始理解吧，和你的行星一起行動，我們也要與我們的行星一起行動。唯有如此，你才能在你的心中、你的意識裡、你的信仰裡，在痛苦與缺乏中，在你所

經歷的限制中及完全的自由之中，與我們一起經歷我們的振動。[13]

這段話又再次提到了哈頓星及找尋。當他們提到他們的振動時，他們也就是以另一種方式在表達他們不在我們的物質世界之中；同時這裡也提到，地球可能正朝著不同的振動或現實進行移動。

我們在一般的振動水平之內，已經援助了許多其他行星。由我們來給予這種層次的援助，是因為我們位於更上一層的意識之中，所以更能夠與那些想要與我們共享知識的人溝通。

我們幫助過許多正要開始新振動階段的行星，有許多行星都已經順利畢業了。

我們有許多這樣的成功經驗，但我們也曾失敗過，而且不止一次；如果我們嘗試援助的行星上的人不想要成功，那麼會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們之所以會來到這裡，是因為感覺到一股想望。我們想要幫助那些希望得到幫助的人，想望的人就能知道我們的想法。然而，我們希望在幫助的同時，任何不願意接受或是拒絕我們想法的人，都可以自由地拒絕；如此一來，那些能

夠欣賞並感謝我們所給予的資訊的人，就會理解到那都是真實的。

目前，在幫助地球行星的計畫上，我們遠遠落後預期要達成的目標。我們原先冀望能夠與這個行星上的人有更成功的連結。看起來，這裡的畢業典禮規模會比我們所希望的要小一些。[14]

畢業典禮的比喻是在表達從我們的現實，轉換到許多不明飛行物體通常存在的現實，也就是對我們的「較高形體」來說比較舒服的環境。「畢業典禮」和「轉換」在許多不同來源的接觸者訊息中都出現過：

我們這次來的目的，就是要幫助加速反應的速度，讓你們為地球頻率轉變時做好準備。這個過程會長達好幾年，多數人民的心靈會受到影響，那是種不太舒服的感覺，其中有些人則會以充滿靈性的感覺度過這個過程。[15]

目前正在實施的計畫是為地球預先做好準備，用來大力提升他們的意識，也就是你們所稱的「基督意識」，但是我們在溝通時會稱為「宇宙能量」（Universal

Energy）。[16]

當地球進入寶瓶座的強烈振動時，他們就會讓全世界的人都認識到他們，並藉此引導人類進入一個新世紀之中。[17]

若要簡單地為飛碟下個定義的話，我們會說飛碟是由像我們這樣的人以智能所操控的機械裝置。這些人來自許多不同的行星和位面，雖然在靈性的開發上程度並不相同，但是在宇宙的這個區域以「行星星際兄弟會」（Interplanetary Brotherhood）或「太陽系邦聯」（Confederation of Solar Systems）為基礎展開合作，目的是要援助他們在地球上的兄弟迎接新世紀的降臨。飛碟會任命「主人」（Host），他會是「長兄」所承諾的「耶穌再臨」的先行者。然而，探討飛碟的起源並不重要，他們的使命才是重點！[18]

……這次他們訪問地球最重要的原因，是由於我們的整個太陽系正要轉換進入太空的新區域、一個新的密度，它改變了我們行星中每個原子核的振動率，使得振動頻率升高。[19]

問：他們為什麼來到這裡，目的又是為何？

答：他們想要喚醒我們內在對更高度理解的渴望，如此一來，我們才能自助，並避免我們的星球遭受更進一步的破壞。這種破壞，據信會對我們的太陽系造成負面的影響。現在該是我們成長為人的時候了。[20]

當然，並不是只有不明飛行物體提到畢業典禮這個比喻。《聖經》中的〈啟示錄〉有更詳盡的討論，還有愛德加．凱西（Edgar Cayce）的預言，以及那本奇怪的書《奧斯帕》都提到。在《安地斯山脈的祕密》（*Secret of the Andes*）一書中，有一個外星接觸者名為阿拉牧—梅若（Aramu-Meru），他說：「世界末日不久後就會通過地平線。」[21]埃及的古夫金字塔（Great Pyramid of Giza）的神祕分析，似乎就預測出一個過渡時期；諾斯特拉達姆士（Nostradamus）的古老預言集中也有提到。提到「結束」，當然不是什麼新鮮事，之後我會有一整個篇章專門探討這個主題，現在就先專注於基本的理論，那就是我們所有人都要遷移進一個太空的新區域，一個新的振動頻率，一個較高的振動頻率。我們每一個人的「較高形體」會成為我們的基本身（basic body），正如同我們的肉體在這裡是基本身一般。這種較高的振動，也就是

許多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已經居住的頻率，讓他們可以使用心靈更為直接地控制環境。早在五〇年代，就有外星接觸者提到在不久的將來，心電感應術、念力及其他超自然能力都會是常態，正是因為我們的太陽即將要進入到較高振動的太空之中。外星接觸者喬治・威廉森的接觸來源，菲力浦弟兄曾經這樣說：

……使者會來到，即使是在聖靈降臨節期間。活生生的火舌會降下，靈性的天賦也會送到你身邊。這些天賦有治癒力、能言善道、洞察力等等。[22]

人有能力可以在神思（Divine Thought）的所有變化和和諧之中展現出各式各樣的創造力，因為人生來就是創造者。只要從造物者那裡學習如何表達這些和諧，那麼，人所可以展現的生命之美是無邊無際的。[23]

你開始瞭解事理，開始聽到聲音，開始感覺到他們，而且開始使用心電感應術。你開始有了超越實體的視覺，當你閉上雙眼，就出現了畫面：三維空間之中，或是地球位面中從沒見到過的顏色，開始在眼前閃現。你不知道他們來自何方，因為你正在進入第四維空間之中。

人一直都存在於第四維空間，因為人在這個行星上居住時的肉體之中，一直包含一個乙太體（etheric body），而肉體現在已經變化為乙太體，它更為靈敏通達，如此一來，乙太體才能夠在這個行星上成為實際運作，或者說是負責統治的身體。[24]

這讓人不禁開始懷疑，現在展現出超能力的小孩數目不斷增加，說不定就是這種新振動的先驅者。

他們都說不明飛行物體在這個特定時間，為了特定目的來到這裡。它們就像是對我們的內我（inner self）發出了「紅色警報」，提醒我們是時候記得我們到底是誰，還有為什麼在這裡了！

「看哪，一個更公平的時期來到……；看哪，當所有牧羊人都看見一個不屬地的主人，諸天又再次有了歡喜。」[25]

我們的邦聯到了這裡，如我所說，我們人數眾多。我們要讓你的人民見到我

們，現在，我們要讓更多人看見我們。你看得見我們，正如這個幫我們傳遞訊息的器皿（instrument，通常指通靈者）也看得到我們。我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在你面前，你會在天空中看到我。你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繼續找尋。我的朋友，是真的，唯有找尋才會發現。現今的計畫就是如此，我們的全部努力只為了實現這一句普通的話語：「找尋，必有所獲。」你覺得為什麼我們要如此難以捉摸？這是智慧，我的朋友，為了有所獲，你必須要去找尋。只要好好深思，你會瞭解這智慧的。要增加一個人的意識，唯有使用這個古老卻屢試不爽的方法，因為人要有自發性，覺知才能增長，旁人再怎麼勉強都是沒有用的；只有自覺，才能輕易增加加乘數目的覺察力，但是自發性找尋的過程是絕對必要的。[26]

我們將會持續學習，因為，取走人類的好奇心，還有生活及追求的樂趣，人便不再為人了，世界上將會什麼都不剩。因此，我們永遠不會走上那條路，我們會不斷找尋。[27]

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一直在等待，希望我們對不明飛行物體的想望能慢慢沸騰，再來幫助我們制定行動計畫。看起來要成為合格的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的首要資格，就是要有極大的耐心，他們想幫助我們，卻不想讓我們有被人擺布的不悅感。套句行銷界的行話，就是他們從頭到尾都是使用說服式的推銷，而不是強迫推銷。

我知道你的行星中有許多人，認為我們浪費太多時間試圖喚醒沉睡的大眾。我們當然也想加速我們的行動，但是行動速度和幅度必須有所節制，不是由我們來控制，而是由你們來控制。這一個行星的全體大眾對我們的接受度，是控制我們行動的唯一控管原則。

我們很快就會增加這些活動的數量，會有愈來愈多我們的航空飛行器被你星球上的人們所看見，因為他們願意接受我們，就能看見我們。我們會如此做，以激發他們的好奇心，這也將引導他們找尋我們存在的真相。這真相是他們所想望的，即使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種想望。[28]

提供協助，但不要求人類盡相對的義務。提供領導，但不統治支配。這就是

「神祕的美德」。[29]

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自稱，他們與其他行星上，像我們地球人一樣的大眾有相當多的接觸經驗，他們的科技也逐漸調整，讓這個星球上的人對他們的存在能逐漸適應。從首次廣為人知的目擊事件的那個年代開始，一直到引起了極大恐慌的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名留青史的電臺廣播劇《世界大戰》（The War of the Worlds），現在我們的年輕人對不明飛行物體有高度的接受度，同時也不再那麼懼怕遭受攻擊。我們可能是認為，「好吧，如果他們真的在這裡，那麼就繼續做他們該做的事吧！快登陸！現在就和我們接觸吧！」但是根據他們所述，他們的行動速度必須嚴格遵循我們人類的接受程度，而有所節制及規範。我們也逐漸開始瞭解，為什麼他們總是那麼難以捉摸，原因在於，雖然年輕人接受度比較高，但是其他人的接受度並沒有那麼高。同時，有些接觸者的訊息似乎暗示著他們的壽命不像人類般有限。例如有一名化名為胡瓦（Hoova）的接觸者告訴普哈瑞奇博士，「我們每次占領我們的身體大約一百萬年。」[30]這樣一來，有個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時間誤差，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們「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Confederation of Planets in the Service of the Infinite Creator）在這裡為你服務。這是無比榮幸的使命，然而我們依然必須與人類保持距離。我們認為保持這樣的距離才是最適切的服務。好比說，如果要為其他地球人服務時，你就必須要能符合他們的欲望和需求才行，且不能為他們做決定。因此，如果他的欲望和需求超出了你的能力範圍，或是你想服務的限度，那麼最好保持點距離，正如我們所做的這般；不過，當然也有許多地球上的人認為，我們的服務完全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總之，基於這個理由，這次我們就不能直接與你接觸。基於這個理由，這次我們必須經由這個器皿與你接觸。[31]

一個人如果想要在靈性的意義上提升，就必須自發性地找尋，才會有所成果，而非由外在的宗教或其他性質的組織給予命令。基於這個理由，我們並不想在你的星球上有過高的曝光率，或是讓太多人都接受我們。如果我們的知名度與接受度太高，那麼這種自發性的找尋就不復存在。這就是在你的物質世界中，

* 一九四一年著名電影《大國民》的導演、編劇、男主角。

覺得我們好像有些撲朔迷離的基本原因。這些狀況是你以及你行星上其他人的選擇，他們是世間萬物自然形成的結果，每個人依循著自身的意識而行事，並且創造出一個會產生自發性找尋真相的氛圍。

很可惜的是，這個行星上的許多人，此時只關心那些短暫又無關緊要的活動，而沒有機會經驗到意識的提升，但這才是成就他們真正渴望的找尋，最為必須的活動。

關於將我們的飛行器展現給這個星球上的人看到的這件事，我們「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一直想要在曝光率過高和過低之間取得一個平衡。如果太常曝光，曝光率高到沒有人會質疑我們的存在，那麼就會抹煞掉你們對找尋靈性真相的高度興趣（或至少是一部分的興趣）。這樣的觀點可能有些奇特、有些不尋常，但是我們過去就觀察到這個特點；同時，像你們這樣的種族，之所以會自我隔絕在肉身之中，就是因為缺乏自發性的找尋，因此我們就更有理由要盡可能嚴密地遵循這個計畫。

我們的航空飛行器和人民，過去已經數次拜訪過這個行星了，只有在我們拜訪的文明已經準備好接受我們之後，我們才會這麼做。只有在該文明對世界萬物

的真相的自發性找尋，到達了令人滿意的程度時，我們才會這麼做。唯有在此時，該文明才會顯示愛和手足的情誼，這就是這種找尋所產生的成果。

由於情勢所迫，雖然此時你星球上的各個文明的靈性意識，皆尚未達到我們要進行接觸所需的程度，但是這次，我們因為不得已的原因，還是來到了你的星球。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若是我們接觸了這個行星上的一部分人，那麼有另一部分的人就會感覺被打擾了。

為了因應這個問題，我們打算要這麼做——我們的來訪及通訊證據必須有以下特性，那就是接觸到的人可以選擇拒絕，也可以選擇接受。不過，這個行星上不想接受我們接觸的人，會受到某種程度的權益侵害，我們也很遺憾會發生這種情況，但是這是一定要面對的，因為此時此刻，這個星球上想要尋求真相的人，必須得到真相。

我們不需要向這些人證實我們所給予的資訊是真實的，因為當個體已經自發性地開始找尋，並瞭解真相，那麼得到資訊時，他就會知道那是真相。因此，只要使用一些不會滋擾到並未找尋我們的人的方法，就可以以適當的形式將訊息傳送給你行星上找尋我們的那些人。

這就是我們的服務：在此時此刻，為那一部分的人伸出援手，幫助他們在靈性進化的階梯上能更上一層樓。此時此刻，在這個行星的歷史中占有獨特的地位，相較於以往時代及這個行星的歷史經驗，此時此刻的處理方式必須更為直接、更為有力。

我們非常榮幸可以服務那些找尋的人們，我們的服務主要是透過他們每日的冥想傳送給他們。如果想要得到這項服務，就必須要透過冥想才能取得。[32]

在我們的政策之中，並不打算與我們所監督的任何世界中的居民交好。我們在極久遠之前曾經那樣做過，結果卻為所有人帶來災難，也因此，在你的世界中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傳奇故事。[33]

我們不能超越或改變「業緣」（Karma），如果用你們的政治用語來說，就是人民的想望。我們不能那麼做，你還不瞭解嗎？你在那裡是要建立想望，並幫助他們產生對我們的渴望，但是我們不能介入，也不能超越他們的想望。請務必瞭解宇宙法則（Universal Law）中的這個基本規則，請一定要理解，這個規則非常重要。不要期待我們會來到地球，逼迫你們看見或接受我們。這一定要

從地球位面那一層自發性地完成才行。請你務必瞭解。[34]

我們一定要記得，依照宇宙法則，太空訪客不能介入我們在地球的工作進度。既然地球只不過是天父所建立的許多住所中的一間教室，地球人在取得更高等級的畢業證書之前，還有些課程必須要學習。就像讀書時，我們不會讓一個八年級生進入一年級生的教室中，嘲笑一年級的學生怎麼那麼幼稚，什麼都不會；同樣地，太空訪客不會介入並命令我們該做些什麼，他們會讓我們以自己的方法學習該學習的課程。這些課程毫無疑問會是充滿痛苦的課程，從地球的歷史就可以證明，在這個悲傷的行星上，歷史總是會重演！[35]

根據來自太空的人類自己的陳述，依照宇宙法則的規定，他們不能介入地球上人類的進度。[36]

不明飛行物體研究者最常被人詢問、而又難以回答的問題就是：「他們為什麼不直接登陸地球？」或者是換個角度問：「為什麼他們不直接和我們的政府聯絡？」如果你可以接受以上這些外星接觸者所傳來的訊息，那麼這個棘手問題的答案就呼之欲

出了。

這群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把地球當作是有著這一種功能的地方：人類的成長；不是肉體的成長，而是靈性的成長。因此，他們只關心這個地方的人們的靈性成長。他們是天國的園丁，來到這裡滋養心靈溝通的天啟土壤，只要透過冥想，每個人都可以取得。

我們不能直接來到你面前，在你的陸地上登陸並與你交談，這樣做對你並無益處。我們必須提供一個火花、一個線索、一個開始的契機，開始找尋的契機。找尋會引導你發現存在於自身內在的真相。我的朋友，這是唯一能幫助你行星上的人們的方法，他們一定得先自助，才會有天助。他們必須要找到存在於自己內在的真相，他們一定要開始找尋，我們能做的只是提供一個契機，讓他們自己開始去找尋。[37]

我們「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透過冥想取得了這知識。基於這個理由，我們不會出現在人群之中，直接提供給他們我們的服務，因為我們知道這

樣做對他們有害無益。我們的服務只會針對他們實際想望的目標，而他們實際想望的是能夠認識真相的能力。為了給予他們這種能力，我們就要創造一種情境，讓他們由內而生，自發地展開自身對服務及世上萬物真相的找尋。只有透過這樣的過程，他們才能瞭解存在於自身內在的真相。沒有任何高超、快速的方法可以直接給予這個知識。[38]

當人們主動詢問時，才能讓他們閱讀我們所傳輸的這些話語的逐字稿。謹記，只有他們主動要求時才行，否則在任何情況下絕對不可以，這一點很重要，請務必遵守。絕對不要強迫任何人接受我們的，或者你的觀點。當人們準備好接受我們說的那些話語時，他們自然就會來找你。[39]

每一個人，以及每一個世界，都必須要學習這個課程，才能創造自己的進步。[40]

……他們把我們當成是他們摯愛的弟弟，但是他們也知道我們必須要解決好自己的問題之後，才能將這個課程學習好……成長和進度是每個人自己的議題，

他們可以指引我們方向，但每一個人都要自己去親身經歷這場旅行。有的人可能會選擇走大馬路，每時每刻都經驗並學習課程，也有人可能選擇繞小路、走遠一些。每個人都可以自行選擇。[41]

依據以上這些外星接觸者的訊息，我們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那些航空飛行器到地球上來的理由。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想要幫助我們，如果我們想被幫助，他們就會和我們分享他們的「世界觀」或「真相的概念」；如果你硬是要把它稱為他們的「宗教信仰」，那也無妨。但是，我個人對於使用以上詞彙都有所保留，尤其是「宗教信仰」這個說法，一提到宗教，就會牽涉到許多人不同的立場，以及敏感的神經。

許多科學家認為，宗教研究和信仰是不科學的，而許多教士或牧師則認為，科學是反宗教、甚至是褻瀆宗教的；我的討論並不想觸及這兩個陣營的觀點，也不想在字意上字斟句酌、爭論不休。不管你心中認同的是哪一方的觀點，請在閱讀這些資料時都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只要記得：凡是涉及科學或宗教概念時，總是會有爭議，也不會有定論的。

當然，在研究這些外星接觸者訊息時，還有另一個考量：我們一定要記得這些外

星接觸者經由心電感應術所接收到的訊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性，包括字彙的限制，以及每個人對宗教和科學專業知識的限制——他們只能覆述出對他們而言可以理解的訊息。因此，我們所接收到的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所傳遞的概念，是已經經過大幅簡化的版本。然而這些觀點也是最富爭議性的。在這裡，我們列出的是哈頓星上的一個生命體在討論生命時的一段發言，內容融合了科學和宗教的觀點：

生命由兩種成分所組成。一種你們將其稱為意識（consciousness），另一種則是光（light）。但是我的朋友，意識就是愛，而光則是它的物理性表現。在實體宇宙中，你所經歷的一切都是由一種成分所組成的，我們將這個成分稱之為光，因為這個字最接近我們所想表達的東西，而且在你的語言之中，我們只找到這唯一的一個字，可以適切表達我們的造物者最基礎的建築材料。

最一開始，造物者表達出了一個想望，這個想望是一種意識形態，用你們的語言「愛」來描述最為妥切。接下來，造物者透過愛表達了想望，就促成了所有物質的創造。他促成了光的創造，光就在無限的宇宙中形成無限的結構，產生了所有經驗的形式，這些形式透過意識的表現而成形，那就是愛，而他們組成

了一種組織，那就是光。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每天晚上與你打招呼時都會說，「在他的愛和他的光中」向你問好，因為這就代表了所有的一切。

意識創造了一種組織，那就是愛與光。

產生了光結構的愛，是在我們稱之為變動的振動時所發生，或者用你們的語言來描述，雖然找不到真正貼切的字眼，但是最相近的詞叫做「頻率」，愛就是在變動振動或頻率中所發生，而這些振動或頻率是經由自由意志所產生。造物者提出的最原初思維（the original thought）中，包含了一個禮物，讓他所創造的所有事物都有選擇的自由。這些事物完全可以自行改變那個原初思維，這麼一來，他們就改變了你所瞭解的原初思維的某些振動。

今晚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振動，這個振動是你的，而且你擁有對它的控制權。你的選擇自由創造了形塑你肉體的結構，那就是以光的表象顯現出來的愛。

簡單來說，世上萬物的所有創造都是如此。它的每個部分都能使用自己的意識，經由選擇自由的原則去變動或改變原來的振動，世上萬物也因此能繼續在無限的變化之中自生（self-generating）。在造物者的原初思維中就提供了這

種創造形式，而他也就能以無限的方式產生無限數量的創造。

透過選擇自由，地球上的人們已經產生了許多創造的形式，其中有些創造是造物者的原初思維根本想像不到的。然而，既然有選擇自由的原則在先，那麼所有形式的創造都是被容許的。

這也許是創造萬物的最重要原則：每一個造物者的事物，永生永世都能夠選擇他們自己的想望。在試煉這種想望之時，會發生一點小小的問題，那就是有些時候會迷失路途，遠離對我們最有益的原初思維和想望；在試煉之時，有些創造的事物偏離了原始的想望。

這種狀況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都已經發生了，我們現在來到這裡就是為了要傳達訊息，傳達給那些想要找尋出回到原初思維途徑的人，引導他們走上那條路。這麼做的同時必須注意到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只需要引導那些有需求的人，千萬不要在行動中違反完全性選擇自由的重要原則。

正如先前提到的，你們每一個人及世界上的每一個事物，都有一個特定的振動或頻率，那是你存在的最重要核心，可以說是你的意識與原始思維是否調和的指標。

當一個人知道了生命的無限性，就知曉了與原初思維振動契合的好處。我們努力實現將我們的振動與原初思維的振動調和，這就是我們「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來到這裡的原因，我們的服務就是與原初思維調和的服務。如此一來，我們的內在就能產生與原初思維更為協調、一致的振動。

地球上某些人想要找尋能產生與原初思維更為和諧的振動的做法，我們正嘗試為他們提供引導的指令。之前已經提到，我們從前就已經經由導師在你的行星上示範過許多次。最近一次示範，你應當很熟悉，那就是耶穌，他試著經由他的行動和想法展示給人們看，他的想法與原始概念很和諧一致（當然，人們對他的看法就比較兩極，沒有那麼和諧），也因此，他的振動就和原來的振動很協調。

也因為這樣，耶穌有了能夠展現奇蹟的能力。然而，原初思維本來是要讓所有有原初思維的意識事物，都能夠根據想法和意識產生想望之物。耶穌想望了，也因此創造了，全因為他產生的振動與造物者過去創造萬物時的振動是和諧一致的。

因此，人只要能與萬物形成時的振動一致，就可以如造物者創造萬物時及現今

一般，在世界之中行動。你們稱之為耶穌的人就曾經做過示範，他不但做了一個小小的示範，也示範該如何思考才能夠辦到。

很可惜，地球上的人都誤解了耶穌生命的意義。

這一次，我們想要明確地指出耶穌生命的真實意義，就是希冀那些知曉他思維和行動的人能夠追隨著他，如同耶穌所做的，與造物者的思維能有更為調和、一致的振動。

我們來這裡是要帶給你訊息，在你冥想時以非理性的方式讓你有所感悟。這個訊息可以增加你真實生命體的振動率，使其與我們的造物者的原初思維一致。

我們的教誨其實很簡單，正如同你們所熟知的耶穌教義一樣簡單，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瞭解這些教誨，而要深入瞭解，只有透過冥想才能真正達到。

一旦你瞭解這些教誨，就必須要應用及實踐。每個人都應該在日常作息及日常思維中實踐原初思維的概念。我們提到的這個概念就是我們之所以使用愛這個字，只是因為它是我們在你們語言中所能找到與原初思維最為接近的一個字。

然而，這個字與原初思維相較，其實只表達出很小的一部分。經由你的智力，也只能取得原初思維的極小一部分，唯有透過冥想的過程，才能經由你的全部

存有（total being）取得原初思維的所有內容。

開始這樣做了之後，你的行動和思考就會反應出這種思維，你的振動也將會增加。此時，你將會發現那應許之地，其實一切都是關於你，只要成長就能接收到。要成長很簡單：請花時間冥想，並且學習它的簡樸之美。[42]

那麼，所有一切都存在於造物者的愛與光之中，換另一個說法就是，所有的存在都是以光為材料，以愛為導引。外星接觸者告訴我們，愛和光的概念並非很準確的形容詞，但已經是我們的語言當中最適當的字眼了。以下我們列出的是來自其他來源的幾段話語，其中也重複出現了這個基本概念。有的使用的字是「愛」，有的則是「光」，有一段則是使用了「能量」這個詞，不過所描述的都是相同的概念。

除非所有人類都能贊同集體預言和重要教誨中所教導的原則，否則是無法找到解決你們所有難題的解答的。解答就是上帝是愛，而愛是一切。愛是關鍵，靈性是力量。人與人之間，還有位面、行星、自然的力量之間，都是有愛的。[43]

愛是所有創造的要素。沒有愛，就沒有生命。透過愛，上帝才接收到創造點子的火花，並構思出創造人類成為他的一部分的願景。[44]

……每天晚上調整你自己的頻率，以你所知道的名字呼喊那個存在的生命，不管是「無限的一」、「上帝」、「全知的一」、「我們光芒四射的一」都行，送出他的光，幫助你調整光的頻率，光正要進入你自己存在的核心之中。[45]

我的朋友，謹記你是住在一個能量宇宙之中。你自己就是純粹的能量。[46]

振動形成了光的這種概念，與杜威・拉森具劃時代意義的統一場理論的發現完全吻合。拉森將其稱為物理學互動系統，並這樣解釋：

如果這是一個運動的宇宙，其中的物質是運動的複合物，那麼在邏輯上來說，運動就先於物質。[47]

我們再來看看「自覺先於物質」的不明飛行物體概念的進一步應用：

我們的造物者最初所構思的世界特性，是要能反應出人類對世界的想法，而之所以這樣設計，就是想要萬物自行依選擇表達出想望。這個世界上有不同的位面或密度，是連你們的物理學家都還沒猜想到的。

每一個位面都反應出造物者之子在其中的行為與想望。每一個個體都可以藉由思維去形塑所居住的位面或密度，程度或許各有不同，但都遠超過目前居住在你們行星上的人所要瞭解的程度。只需想望，就能創造所想產生的效應，這是我們的造物者本就提供給我們的天賦，只是居住在你行星的大眾目前並不瞭解這一點。然而，他們現在所經歷的都是萬物之中的實際情況；你在日常活動中所經歷的狀況，就是你的思維還有你行星上其他人的思維，所形成的結果。[48]

再看看下面這個描述：

……思維也可以在許多頻率中傳輸……這些頻率在地球上的氣層中能產生什麼效應，取決於思維的頻率。你也許會問：「那麼是什麼決定了思維的頻率？」有好幾種東西都可以決定，像是思維背後的動機，對頻率多多少少會有影響，

同時也會影響思維的形態。再比如說，怨恨、憎恨、恐懼，都有各自不同的頻率，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應，最終就會在氣層中找到相同的振動或振動程度。而地球氣層中累積了愈來愈多之後，就會對地球產生影響……[49]

有趣的是，從這些訊息看來，所有現今能夠展現出如蓋勒同一形態的超能力者，都認為之所以能引發實體環境的直接改變，是由於他們想要那些改變發生。他們想要金屬製品改變形狀，或希望其他任何的改變，然後改變就會發生。我猜想，這種透過意志力來彎曲和破壞金屬材料的機制，就是以意志力影響了基本振動或時空錯置，進而造成改變。拉森認為它是實體宇宙中最基本的建築材料，也就是光子，或光。

這種能力若是更為精進的話，從理論上來說，人便能夠藉由安排時空結構的振動，創造出他自己想要的真實，也就是心想事成的能力。在更細微的位面中的狀況就是如此，許多有靈魂出竅經驗的人都曾經描述過，這裡就不贅述。的確，能以自我意志改變環境的能力，似乎是大家都想要培養的才能。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告訴了我們，該如何做才能達成這神奇的能力，指令看起來似乎很簡單，但是要將他們的概念用我們的語言來表達，就會出現我們是否能完全瞭解他們意思的困境。

尋找，我的朋友，我們一直不斷重複述說它的重要性。首先，我想先解釋為什麼尋找那麼重要。尋找是一種成長的方法，是這個行星上的人能真正快速成長的唯一方法。我的朋友，我說的成長，指的是心靈上的成長。

這個行星上的人，在靈性的國度裡幾乎都只有小孩子的程度，大部分人沒有潛心追尋心靈的成長，而唯有主動追尋，一個人的靈性才會快速成長。宇宙中所有人的靈性都在成長，但是有的人成長得更為快速，原因就在於他們主動去尋找。

在你們的《聖經》中寫到，想要發現就要找尋。這裡所指的就是關於靈性的啟發，意思是說，如果地球上的人想要找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正確的位置，就要開發覺察力（awareness）。

我們「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知道尋找是必須的，唯有如此，人才能到達自己所設定的目標，才能得到較高等級的覺察力。看看你的四周，在你的行星上有許多有意識的生命體，以不同的生命形式存在，有動物、鳥、魚和人，每種生命形式都有不同的覺察狀態。人的覺察力似乎在較高的狀態，但讓我告訴你，這樣的覺察力其實仍舊極為渺小；地球上的人的覺察力，其實是可

以提升至與上帝一般的等級。

但是，我的朋友，這是人本來就應得的天賦，是造物者的原始概念，他所有的孩子都該擁有這樣的覺察力。如果你想要發現，就一定要去找尋。

之所以一定要去找尋的理由是，這種覺察力並不能自動交到你手上，每個人都要自己去發現。要發現它並不難，但是每個人都必須要起身行動，並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去主動找尋。我們來到這裡，就是想要幫助那些需要幫助，進而找到我們的人。我們不會用很複雜的演說來講述各種問題和觀念，只會將造物者觀念最簡單的那部分，告訴那些想得到我們幫助的人，因為，我的朋友，他的觀念並不複雜。人類將靈性的追尋制定了一套複雜規定與法則，尤其是地球上的人類，但造物者的概念非常單純，我們來這裡就是要將它帶給你，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去瞭解這個很簡單的概念，並在瞭解以後，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在活動中、與其他地球人接觸時體現；然後，我的朋友，你就會得到你所應得的覺察力。這個過程非常簡單，但首要條件是，地球上的人必須開始找尋。

快去尋找吧，我的朋友，這是絕對必須要做的，也是你的第一步。去尋找覺察力，去尋求本該屬於你的靈性，你一定能找到它，因為這是造物者的計畫，是

他所有的孩子都應該擁有的。

我的朋友，找尋真的非常簡單，你那屬於智力的腦袋，即使有最好的立意，有時卻可能會把簡單的事變得複雜。你會以為時間的概念很複雜，會以為空間的概念也很複雜，你會問：「我要到哪裡去尋找？要什麼時候去尋找？在哪裡才能找到神聖之地？何時才能尋找到造物者？」

我的朋友，你就是造物者，造物者就是你。我的朋友，你的《聖經》中也寫著，你腳下站著的正是神聖之地。

時間並不複雜，因為所有的時間都是這裡、現在。

空間並不複雜，因為所有的空間都是這裡、現在。

我的朋友，除了找尋，其他一切都無足輕重。除了造物者，其他一切都無足輕重。你必須要內求，轉向光，並且進入光。

這些字詞並無法完美表達，但是可以引導你到新的領悟之途。你不用進行最完美的冥想，或是多麼熟稔如何擁有靈性的時光，才能去找尋。你唯一要做的只有改變你的心念。[50]

因此我們必須想望，我們一定要有想望，然後必須願意為它付出、實踐、開發。你要知道，我們都有許多內在與生俱來的力量，它是遠遠超過你所想像的，但是你必須去開發這些力量。當我們掌握了一種力量，就會發掘出其他的力量，再掌握好，再發掘，再掌握，一直循環下去。但是，這一切都需要努力，尤其凡事起頭難。當你對自己愈來愈有信心，對自己所擁有的力量愈來愈有自信，就會愈來愈簡單了，因為習慣成自然，它已經成為你的一部分。[51]

因此，我們應該要去尋找，但是我們要怎麼展開尋找行動呢？我們所要找尋的目標又是什麼呢？

我的朋友，有許許多多方法可以取得你要尋找的目標。然而，你現在尋找的未來將會改變，當你尋找它時，它就將隨之改變，因為這是尋找的本質。當你開始尋找，就會有所發現；當你有所發現，就會有所理解；當你有所理解，就會堅持不懈地繼續尋找，但是你的高度已經不同了。

因此，不要想找出目前有哪些目標是你不該找尋的，只要由內而生，你將會被

導引至一個新境界的理解程度之上，在那個高度上，就會看見更多更多的真相。

我的朋友，尋找並不是要找出每一個掠過你腦中問題的答案，尋找是要試著去瞭解我們的造物者。在你找尋的過程中，就自然會有瞭解和領悟呈現在你面前，每一步該何去何從也會自然出現在你眼前。此時，就張開雙手去擁抱，自然就會再找到下一步。

我們將瞭解和領悟帶給地球上的人，但是不能與人直接交談、讓他們瞭解。我們不能透過通靈來傳達這種瞭解，只能為人們指引出尋找的方向，因為人們一定得改變觀點。要改變，就一定要瞭解，而要瞭解，就一定要尋找。

你尋找的過程中將會遇到許多矛盾的現象，但找尋的本質就是如此，如果能堅持下去，這些矛盾都會消失，因為你將到達一個新的境界，擁有新的領悟，而那些先前遇見的矛盾，將會呈現出它真實的光芒。我的朋友，冥想是我們所知能讓個體快速得到新領悟、新境界的唯一方法，因為冥想與先入之見無關，也與語言無關，因為你們的語言本就不是為了靈性追尋而創造。

重新定義你的經驗。經由找尋，經由你對萬物日漸增長的瞭解，以及我們的造

物者來重新定義。

然後，我的朋友，你將不再有疑慮，因為你將會知道答案，因為你的瞭解已經有所成長。

有時，在找尋的路途中，一直找不到重要問題的答案，確實會令人心生挫折，但是這些挫折會隨著時間的流逝隨之淡去。當你愈來愈認識所有事物的單一真相時，所有的問題都會獲得解答。我們會持續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來幫助你，但是最主要的方式是指引出你所經歷的一切驚奇和喜樂，同時也會試著帶來你所冥想的成果。[52]

他們清楚知道無法經由我們的語言來完全表達他們的意思：

很悲哀的是，他們來到這個位面時，與我們的溝通並不順利，因為我們將心理印象轉換為語言文字的能力非常有限。[53]

但是他們並沒有被這個溝通上的困擾所擊倒，因為他們最想要我們做的是冥想，

讓我們與自身更高層次的意識有所連結：

……我們應該考量靈性和諧的最高狀態——愛，愛是我們可以構思出的覺察力，因此要將這種自覺的狀況作為我們個人的目標。當我們對造物者本質的概念和瞭解，在內在之中成長並開出花朵時，應該要持續向上修訂我們的目標。[54]

我們要如何尋求這更高層次的覺察力呢？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述《聖經》裡的這段話，來提點我們：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55]

一旦得到了更高層次的自覺，我們的太空兄弟們說，我們就會開始學習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會將生活的重心放在服務他人：

我的朋友，服務是很自然的事，它是造物者的方法，是造物者的計畫，世上萬物也都各有其執行的服務。在你行星之上極為繁盛的植物有其執行的服務，但是人民視而不見；在你行星之上的動物有其執行的服務，但是人民選擇視而不見；花、空氣、水也都各自有其執行的服務，但是人民還是視而不見。如果全面性地考量，很明顯萬事萬物皆有其執行的服務，這也包含了所有造物者的孩子。你們每一個人來到這裡都是要執行一項服務的，這是這個無限世界的計畫，是它的運作方式。只要瞭解這一點，那麼就沒有不可為之事了，可惜在你生活的星球上，沒有人瞭解這個道理，只有極少數人全面瞭解這個很簡單的計畫。萬物就是如此才能各自發揮作用，你必須要瞭解這一點，然後盡全力去服務你星球上的其他人，然後就可以依照我們造物者的計畫，發揮你的作用了。[56]

……我們一定要學習在靈性工作上靈活應變、開放心胸、彼此為他人服務。[57]

因為所有事物都彼此關聯，因此整體的每一部分都要共同合作。與此時在這個行星上工作，或借用這個行星力量的人一起，將無價的能量、愛的善意、同

志情誼給予並流向彼此，才能將行星上每一個具有鮮活創意的力場提升至最高。[58]

上帝回答道：以你所有的智慧及力量行善，以服務你的造物者，忠於你自己最高的光，所有知識都將走近你。[59]

發現了內在生命的所有真相和美好，卻不加以應用，是不會成長的，你一定要將其帶入你的日常生活中，致力遵循它的信條而生活，並與那些祈求的人分享。只有成為造物者流進我們世界的生命長河的動因（agent），我們才能成長。我們必須讓我們的光向前照耀，如果不依照最初施予我們的精神，將所得到的同樣給予正在找尋的人，那麼我們將成為一灘死水，停滯不前，再也無法擁有更多收穫。[60]

給予你可以繼續我的行動的生命之光，其他人可能會感覺到我的歡喜在黑暗中減少，那些被困擾蒙住眼的人看不見我就在那裡。[61]

好的，現在我們瞭解應該要試著幫助他人，但是說來簡單，做起來可不一定容易！我們要如何決定要做什麼樣的「服務」呢？

我的朋友，要確實有效地服務他人，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首先必須先定義好真正能服務他人的目標，才能知道該如何服務。服務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服務的本質是短暫或有時效性的，是你每天為你的人類同胞們所做的服務，它們也是真正的服務。

經由一項測試，我們可以檢驗該服務本質是否真的是短暫或有時效性的，否則就該將其歸類於第二類，也就是永久和非有時效性的服務。這個檢測可以決定到底這個服務是否能導引、提供服務者靈性成長的本質。

我的朋友，無論一個人是知道還是忘記，第二類的服務才是他真正的目標。

你行星的人們絕大多數都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目標為何，真正目標是要提升自己的靈性意識，而第二類服務所要做的就是達成這個目標。

這兩大類的服務都有其需要，我們想為你星球上的人進行兩個種類的服務。然而，我們知道第二類服務顯然更為重要，因而此時我們得先延緩那種直接、比

較實質且短暫的服務。我們很幸運地有能力可以提供給這個行星上的人們資訊，以幫助他們擴展靈性意義。[62]

菲加帕提（Fragapatti）說道：「快，就是現在，捉住目標。」勇往直前，為他人練習你的光，它將生長得和巨人一樣大。賀伯（Hoab）的信仰堅強，對這樣令人驚奇的改變狂喜不已，他勇往直前，以耶和華（Jehovih）的名義登高一呼，振奮了數百數千人，即使他結成了晶體。[63]

愛是心理的、靈性的，藉由你的思想就可以成就。透過你的思想展現出來的愛是唯一途徑。外顯的愛並不具任何意義，除非它的背後有著思想。[64]

生命的意義是要體驗服務，它能幫助你深度澈底瞭解造物者對萬物的計畫，而這個計畫的重點就是服務的概念。透過祂的愛，祂在每件事物中都灌輸了服務的想望，世上存在的每件事物都有服務的想望。它存在於你行走的行星之上，存在於植物之中，也存在於大氣本身。你的存在也是為了要服務，除非一個生命體過度沉溺於想要自由選擇的想法裡，否則就會維持服務的想望。正如同你行星

上的植物，如同你呼吸的空氣，也如同「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65]

這才是你生命的真實目的：為你的造物者和你其他同胞服務。[66]

我瞭解你們，那些渴望我的會走近我。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說，最近的一條路是兜圈子。你們之中那些五十分以上的人對我、為我所盡的責任，已經超過了那些對抗我、來自我的責任。你們自己也要負起同等程度的責任，因為這就是我的王國之光，從第一道光到最高的光：小孩子是沒有責任的；到二十五分，要負四分之一的責任；到五十分，要負一半的責任；到七十五分，要負四分之三的責任。但是在我的天啟王國中，被解放的人不只對自己有責任，還對底下所有的人有責任。

我最高的世界要負責最低的世界，經由我彼此相互依靠才能全部復活。

這天，我來到這裡，將我的眾神交付給地球，和凡人一起在地球上行走，以我之名激勵他們。[67]

你想望我們出現，現在我們來了，我們是「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

聯」。我們會永遠與這個行星上需要我們的人同在。這一次，是我們對這個行星的人的服務，這是我們尋找的方法。透過服務他人來找尋，或許有些奇怪，但這是我們對找尋的理解。

在你的《聖經》中就陳述著，要尋找才會尋見。我們已經找到許多找尋的方式，其中一種就是為你的地球同胞們服務，這是我們這一次尋找的形式。我們正在尋求對造物者的理解，因為這是我們所想望的，並經由服務他人來尋求這種理解；經由服務地球上的其他人，並且幫助他瞭解他想望中的造物者。幫助他實現想望的同時，我們也幫助自己實現了我們的想望。這樣做的過程中，不只地球上的人更瞭解世界萬物及造物者，我們也同樣獲益良多，因為世上的法則就是：唯有利他，才能利己。服務他人，就是在服務自己，對地球上的人來說也是如此。這是造物者創造了這無限宇宙之時的原初思維：服務彼此，瞭解彼此，愛彼此。

這正是我們要幫助地球人的：幫助他們瞭解內在的理解。正是那理解創造了他，包括對我們服務的理解和他需求的理解，很可惜有太多太多人不瞭解萬物的真實原理，我們正嘗試幫助他們認識這個真相，真相就在他們的內在之中，

而我們的服務就是要幫助他們找到想找尋的，讓他們瞭解到創造出他們，以及世界萬物的那思維，同時以那思維採取行動，去服務世界萬物。[68]

我們希望能幫助你找到天父及天父的祝福，我們已經這樣做了。與他人分享，是生命中極大的快樂泉源，只有學會與他人分享天父的愛，否則永遠不會知道何謂喜樂。[69]

我們全部都是一體、相親相愛的一體。因此服務他人其實就是服務自己。[70]

我們的教會和政府服務他人的理想，其實與這位「太空兄弟」如出一轍，但是在地球上，我們很少想方設法地真正行動，將理想化為現實，而傳教士和外交官在服務的同時，也都希望能得到回饋。沒錯，不明飛行物體所宣揚的外援概念，的確是相當具有革命性的！

第六章

人類的發展

來自外星接觸者的溝通訊息指出，地球人要學習的是長久以來被遺忘的能力。依據這些訊息的說法，我們所有人都有創造「奇蹟」的能力，只是地球人運用心靈的能力已經萎縮。因此，在許多外星接觸者的溝通紀錄中，都提到要如何使人類重獲這種本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能力，但現今將其稱為「通靈」或「超能力」。

這些訊息共同講述的一個觀念是，這種心靈能力與智力並非同義字。相反地，它是一種基本的個人自覺或個體振動，經由直覺或非思考感官的覺察力擴張而強化的過程，可藉由很簡單的心靈鍛鍊達成，並下意識提煉出精華。而心靈鍛鍊的方法就是每日冥想。

> 靜默的好處不勝枚舉。人在靜默時，就可能聆聽到上帝的美妙之聲。花一點時間靜靜聆聽，感受生命。凝視著你同胞的雙眼，看見那反射出的上帝之愛。不要向上找尋上帝，而要內尋，因為擁有無限力量的他，就存在於每個人之中。[1]

要練習這種形式的冥想，就必須瞭解造物者所創造的原始世界，而不是人類世

界。要關注自然、瞭解自然。你行星上的人並不瞭解最原始的世界，他們建立了極為虛假的幻覺，所以不知道真相為何。如果你認為自己完全瞭解原始世界，那麼可就大錯特錯了，如果真的完全瞭解的話，就會見到我們，因為我們是造物者創造的原始世界中的一部分。有一個可以增加你覺察力的小技巧，我們會一步步地慢慢教你，讓你慢慢實踐每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試著瞭解你見到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原始世界的一部分。一次專注於一件事物，仔仔細細地思考，試著在你心中創立一個對這件事物極為客觀、超然的理解。

好比說看到了一片葉子，就仔細地研究它、重新瞭解它，將舊有印象全部拋開。對每件事物都要開始開發全新的認識，這是第一個步驟。

這個器皿接受了我的想法，並將其傳達給你們，這些想法不是我獨有的資產，而是無限造物者創建的全世界的想法。其實不需要經由這個器皿，你也會知道這些想法，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的所有人，也都可以取得這些想法，因為它是造物者的想法。它為世界各地所有人類而生，也是造物者創造我們之時的想法。

這些思維非常簡單，雖然簡單，但又極為特別，因為它正是世界萬物的基礎，

也是我們一直試著要給予地球人的——「原初思維」。此時你需要的正是這個思維，只有使用最純粹的語言才能獲得它，這在你的行星上並不是很常見的概念，也因此要取得就顯得困難重重。造物者在他創造的世界中沒有想過會出現困難，而這些困難是人類錯誤思考下的產物。[2]

冥想可以從對周圍的自然世界增加感受力開始。

當你沿著時間的長廊前進時，讓你的覺察力成長吧。觀察周遭的美好事物，觀察造物者親手創建的這個世界中，萬物的鬼斧神工。觀察自然界的原貌、植物和動物的生態，然後就可以窺見天堂內登峰造極之作。仔細地觀察，敞開覺察力的大門，完全沉浸在萬物之美中，你很快就會對世界萬物的偉大及奇妙有所頓悟。[3]

至關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看見世界萬物的美好，並且瞥見隱身在背後的創造性意識（Creative Consciousness）。我們必須瞭解，能夠體會這些生命的美

好，就是證明我們內在存在這種本質的直接證據，否則我們是無法有所回應的，只有相互產生共鳴才會有這樣的體驗。[4]

思考並非需要特別去做的事，而是瞭解已存在事物的行動。你不需要嘗試去思考才會知道，只需要將自己的想法淨空，讓宇宙心智（Universal Mind）快速進入、填補那空隙。[5]

很顯然地，在這個無限世界中的萬物，都是我們的造物者直接或間接的創造，可惜這個行星上的人都不知道擴展世界萬物創造的原則。我們的造物者為他的每一個孩子都提供了類似他擁有的能力，每一個人的內在都已經擁有這些無法移除的能力，它存在於造物者所有孩子之中，而且會一直在那裡。造物者的設計就是如此，他希望他的所有孩子都能使用這些能力，並隨心所欲地控制、形塑他們身處的環境；不幸的是，這個行星上的人忘記他們自身中已經存在的原則。我們的造物者的每一個孩子，都必須記得這個原則並澈底實踐。你們所熟知的導師耶穌，比起這個行星上的人，使用了更多這些能力，他和你們任何一個人沒有任何不同之處，差別只在於他記住了某些原則，而這些原則並不複

雜，簡單至極。

我們「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這次來到這裡的目的，就是想將這些原則介紹給想要認識它的人。

能否理解這些原則與智力高低沒有必然的關聯，它簡單無比，任何人隨時隨地都能瞭解。你唯一要做的就是開始經由冥想，與我們接觸，就能重新認識你原先就擁有的知識，也就是世界萬物的真相和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可惜的是，在這個行星上有著我們姑且稱之為干擾的東西，之所以會如此，只因你的行星上大部分地方有著許多錯誤想法，目的是想破壞真相的實現。

如果一個人想要成功回歸到被創造之初的原初思維，那麼一定要先澈底抹去這些錯誤的想法。

我們嘗試過無數次，告訴你們這原初思維就是完全的愛和手足情誼，但這還不夠。這個行星上的人極難用理智的方式去瞭解這些概念，他們長久以來一直被錯誤的思想所制約，因此要以理智去接受這麼單純及真實的原理，並非易事。

因此，我們才會繞過以理智活動來溝通，而是經由心電感應術這種與智力無關、與概念有關的方法，將這些原則直接傳遞到人類的靈魂和心靈之中。相較

於其他方式，我們發現這麼做能極有效率地將我們無限造物者的原則真相，更為深刻地傳播出去；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我們才會要求那些想瞭解真相的人每天進行冥想，如此一來才能更深刻地分析這些真相，並且真正達成更真實、澈底的理解。

能夠持續進行每日冥想的人，會發現他們開始以新的感官去體會周遭的事物，會開始以更棒、更美好的方式，欣賞這個世界的真實面。[6]

將你心中所有怨恨、恐懼、憎恨、憤怒，全都用力扯去，徹頭徹尾地將這些負面情緒從心中拔除，並緊緊地關上門，不要再讓它們乘虛而入。只要有這些負面情緒存在的地方，真理的種子就無法成長茁壯。[7]

當我們的世界沉浸在紫羅蘭頻率之中時，只有真相才能生存下來，所有虛假都會自然消散。那遮蔽住人類雙眼的屏障，會在紫羅蘭火焰前退散，就像是破曉時散去的晨霧。[8]

冥想是一種讓我們以新的眼光去看待、瞭解世界萬物的過程，它讓我們先將對世

界既有的負面印象沉寂下來，然後以更高等級的現實真相，在我們的意識覺察中取而代之。這對大部分的人來說，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對這個行星上的人來說，要他們關照自身狀況，並瞭解事物的真相，極為困難。人們已經被他的思想及他人的想法制約，長久以來，只是被動地接受所見所聞，卻看不見萬事萬物的真相。我的朋友，事物的真相其實再單純不過了。這樣的單純，早已存在於每一個造物者的孩子之中。每個人早已擁有造物者所創造的原始世界中的所有知識，他們所要做的，僅僅是要讓自己去接近那知識。要做到這點再簡單不過，那就是透過冥想來達成。

這樣照著做之後，就會清楚看見造物者所創造的原始世界的所有真相和美好，再也不會被錯覺所愚弄。他看他的同胞時，將不再看見那些不完美，只會看到他們的完美，即使在錯覺裡面，他一直被教導去蔑視他人，但這並非是造物者原先的計畫；造物者原先的計畫是他所創造的萬物，可以依自由意志表達自身。我的朋友，這才是完美。如果地球上的人可以瞭解到這一點，想法才能再次與原初的世界完全和諧一致。要達成這種境界，其實是一件很個人的事，不

需要理性的瞭解，只要想盡力達成目標的人瞭解就可以了，他身邊的任何人並不需要有所瞭解。

在你的行星之上，先前就已經有人展示過這種理解。你們最為熟悉的就是耶穌，他很單純地瞭解之後，就經由行為展現了他的瞭解，就算不被其他人理解也無所謂，因為想以外力將這種瞭解強加在他人身上是不可能的，這種理解只能由內而生。

但是，這個人展現了這種理解，指點了一條道路，為他人指點迷津，讓他們也能找到原始世界，將他們再次從黑暗引導到光明。

我的朋友，光是永恆、無限、真實的，其餘一切都只是錯覺。從內心找尋，去發現真相吧！它就存在於每一個人之中。[9]

……我們不要在複雜之中尋覓天父，而是要在單純之中發現祂。[10]

地球上屬於不同文化的外星接觸者，他們所接收到關於精神領袖的訊息，會與各自的文化相關。在我們的西方文化之中，訊息通常都與耶穌有關。

你們所知的耶穌，他的肉身在你的行星上誕生。他認識到世界萬物的真相，也向他人展示了關於他的真相。這個人的肉身來到你的行星上，正如過去許多導師所做的一樣，他們以肉身進入這裡，就是要服務這個行星的人們。然而，他們必須由自己作出到這裡服務的決定，他們每個人也都以自己的形式進行服務。我們所理解的造物者的意圖，就是有這樣子的限制。

因此，這些導師都有其限制，他們的限制與這個行星上的每一個人所經歷的狀況都相同。這個行星的人一直以來都誤解了這些導師們的用意，也誤解了你們所知的耶穌的用意，他的生命意義就是要展現出，經由對造物者真相的理解，就可以經驗造物者為我們每一個人所計畫的一切。這個人所做的就是奇蹟，對那些認為這一切是奇蹟的人來說，這些就是真的奇蹟，而且是造物者給予每一個孩子的禮物，他不過是以造物者原先就計畫好的方式展現給人們，讓人們看到這種思維的結果。他同時也展現了：無論是誰、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展示這樣的思維，以及伴隨這種思維而來的能力。

可惜的是，人們對這個人的生命意義和他的教誨都解讀錯誤了。他所做的是試著提供這種理解的實例，以便每一個造物者的孩子都能去尋求相同的理解。

這是在這個行星，或這個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導師的任務，也是我們這一次的任務。[11]

耶穌教導了兄弟之愛及天父之愛，藉由對天父和世界的瞭解，他展現了奇蹟，但這其實不是奇蹟，人類在瞭解與天父的血源關係，並且表達對天父的愛之後，就自然會有這些能力……所有人都是天父的兒女，他的子女不只有一人。我們之所以尊敬、愛戴耶穌這個人，是因為在芸芸眾生中，只有他瞭解並展現了他和天父的真實關係。這個行星上的所有人也都有能力那麼做，只要他們學習到真相……[12]

從前有一位導師，大家都稱他為耶穌。這個人有想望，想藉由展示對造物者的愛的理解，來服務其他人。經由這個想望，他完成了你們口中所謂的奇蹟。這個人有真實的想望，只有自發性地開始這些想望，才能達成想望。如果你能開始一個真實的想望，就會達成你的想望，正如耶穌達成了他的想望。他之所以能達成他的想望，正是因為他想要以與造物者和諧一致的方式服務他的同胞，他知道他和造物者是一體的。[13]

耶穌展現了他與造物者是一體的理解。他的振動和世界萬物的振動和諧一致，是一個全愛的振動。他瞭解造物者的振動，並希望我們也能瞭解。哈頓也與我們講述了同樣的主題：

這次，我想跟你說說我們對真相的瞭解。我們可以給予你許多東西，也可以告訴你許多祕密……我知道你們會對這些很感興趣。然而，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我們認為一定要先告訴這個行星上的各個民族，一個極為簡單的真相，一個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應該要知道的真相。當你們瞭解這個真相之後，其他的祕密就不再是祕密了，因為這個真相就是解開對世界萬物的理解之鑰。

這個真相是通往所有真相的道路，這次我會談談這個真相。以無限造物者之名，我和我的兄弟們都瞭解一個極為簡單的真相，也就是這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概念：世界萬物的一體性。你所能想像及看見的每一個事物，還有你想像不到也看不到的每一個事物，全都是一體的。

此時在這個行星的大部分人都不瞭解這一點，正因如此，他們經歷了不願經歷的情況。如果一個人想要找到他想望的道路，就必須先理解以下這個簡單的敘

述：無二無別（no separation）。有所差別（separation）是一種錯覺，世間萬物皆為一體，影響世界的一部分就會影響整個世界。

我們來到這裡援助地球上的人，其實也是在幫助我們自己，因為唯有先服務自己，才能服務他人。你和你所服務的人都是相同的，你們是一體的。[14]

人類一直攀著梯子往上爬，想要到達完美之境。雖然人類犯的種種錯誤所積累的重量，可能會壓壞梯級，然而人類依然朝著登頂的目標向上爬，與無限的天父成為一體。[15]

我是艾克索（Oxal），我的朋友，我叫什麼名字並不重要，因為我是造物者。是的，我的朋友，你聽到的是造物者的聲音，你每天都聽得到造物者的聲音，我的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就聽得見，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承認。你在日常生活裡遇到了其他同胞，他說話時，你就聽見了你的造物者的聲音。我的朋友，樹梢上歌唱的鳥兒就是以造物者的聲音歌唱，我的朋友，那吹過樹梢的風兒也在與你傾訴，你聽到的聲音就是造物者的聲音。

他的表達是無限的，你只需要去傾聽、去張望，然後就會聽見、看見。此外，

你還必須去瞭解，瞭解這些就是造物者表達的話語。

我的朋友，你的行星上缺少理解一件很簡單的事，那就是所有事物都是相同的，他們就是造物者。這個真相是不證自明的，不需要什麼複雜的分析，也不需要我向你證實我所說的是真實的。真相，我的朋友，正在跟你說話。它與你息息相關，它就是造物者。

你只需要完完全全、毫無保留地承認這一點，那麼你的想法就會和造物者的想法一致，因為造物者承認他自己，並完完整整地接受自己的每一部分，因為他就是一，他就是世界。

將你自身從世界萬物之中分離開來是不可能的，將你自己與世界萬物隔絕開來也是不可能的。你就是它，它也就是你。它的所有部分都在告訴你一件事——「與世界萬物合為一體」。地球上的人只要去傾聽這聲音，然後理解它，只有去瞭解並展示你的理解，地球上的人才能與四處漫遊的我們一樣，找到自己在這個無限世界中的正確位置。

因為這是我們才享有的特權，你也享有這樣的特權；因為我們全都相同，我們是愛，我們是光。[16]

我的朋友，在這個宇宙、在這個無限世界之中造物者的所有孩子，無論自身是否知情，其實追尋的都是同一件事，那就是去瞭解。這是唯一重要的一件事。一旦達成了這個理解，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行的，因為造物者的原始設計正是如此，這是他提供給我們的方式，你必須要瞭解這一點，只要在每個念頭之中都展現這種理解就行了；然後，我的朋友，你和造物者就成為一體，就擁有了相同的能量。這就是真相，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造物者。[17]

只有透過你，我才能存在。[18]

當你服務時，請謹記，你的每一個同胞都是神。不管你服務的是男人、女人或孩童，請將來到面前的每一個人都當作天父的一部分。如果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將彼此當作是天父的一部分那般尊重及重視，地球上的所有問題就會立即煙消雲散。[19]

人是有限的，但是上帝是無限的，無限在所有人之中，以及所有形式之中都能表達。[20]

要在每個人之中都見到造物者是一個美妙的想法，但要去實現卻是一天比一天困難。然而與「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接觸過的人告訴我們，傳遞「愛和手足情誼」的訊息是他們來到這裡的唯一理由。他們真心希望我們得到真相，也似乎不在意我們是否相信他們的身分，只關心能否將愛的訊息傳遞出去，讓地球上想接收到這訊息的人都能接收到。

在地球上的最後一里路，我們很憂傷。[21]

（不明飛行物體）……環繞著你的行星軌道而行，是為了回應來自地球的眾多祈求援助的禱告，這些禱告來自許多不同的信仰、人種、教條、種族，若不是收到來自地球極大規模的呼求救援，我們也不會來到這裡。[22]

我們「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以這種接觸方法，在許多地點與許多人接觸過。在你的行星上，目前各個地區都有人接收過我們的溝通訊息，許多人還不瞭解發生了什麼事，還不瞭解我們是誰，正如同你還不認識我們。他們只是接收到了訊息，而之所以不知道我們是誰，是因為他們過去從來沒有想過

會有其他星球的人來到地球。

但是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必須瞭解我們傳送過去的訊息，即「愛和手足情誼」的訊息。有許多其他的接收者確實瞭解我們的身分，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必須要瞭解我們帶給他們的訊息。這才是我們來到這裡的目的，就是將這個極為簡單的訊息帶給地球上的人。這次，你行星上的人必須學習這個訊息。我們「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依循著對這個訊息的瞭解，以身作則生活了許多年。我們對於依照愛的原則的理解來生活所會帶來的結果知之甚詳，也不是未經考量就輕率地將這些原則傳遞給你。多年來我們一直是如此生活，並實際體驗它所能帶來的效應。

我很清楚，你行星上的人並不瞭解這些原則，甚至直接收到訊息的人也不瞭解，就好比是現在正在幫助我們傳達訊息的這個媒介也不瞭解。數千年來對這個真相的無知，似乎已經築起一道對理解的高牆，如今這道牆不動如山，即使是那些想主動知道真相的人想要接受它、活用它都很困難。他們雖然聽到每一個字、瞭解每一個字，同時也完全同意這概念，卻無法將概念融入他們的思想之中。我們不斷地建議，一定要透過冥想才能將這概念融合進你的思想之中，

但是就連這個建議也被這個行星上的人給誤解了。

要讓這個行星上的人的思想從被催眠的狀態中甦醒過來，真的是無比困難。他們所經歷的每一件事都是由他們自己的思想而來，不能思考時就無法有所經歷，因為思想就是全部。思想可以透過許多不同的形式和表達方式來展現，但是思想就是一切的來源，也是造物者的思想。

你也是如此，你和造物者一樣，也可以產生想法，你所產生的想法就是你的責任。這個行星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產生自己的想法，並且將想法傳遞給其他人。如果產生的想法品質低落，那麼接收到的其他人也會產生程度低下的想法，使得那些品質低落的想法一直占據著地球，這也是這個行星充滿爭吵和混亂的理由。但你如果認為，這個數千年來被無數人心所共同造成的複雜現況，根本無藥可救，那可就錯了。人們只要將自己的思想抽離這片混沌之中，並以無限造物者的真愛和光表達出自己的思想就可以了。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以開始做，只要先下定決心，之後就放手去做吧。

過去有許多導師早就來到這裡，為地球的人們展現許多次造物者想要創造的生命和話語。這門功課極其簡單，但是地球上的人卻選擇忽略，僅有極少數的人

接受這些教誨，用光傳遞出造物者的愛和理解。

這樣的情形真的是非常遺憾，我們「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一直想要做出補救。我們所給予的不是言語的指示，那並無法突破人心所築起的高牆，而是給予能跨越智慧的壁壘，直達人類心靈的指示；當然，這都是透過冥想的過程來完成。這也就是我們多年以來，一直不斷強調冥想的重要性的原因，只有當你主動接近這些概念，它才能引導你再次認識你在造物者創造的萬物之中，最合適的高度和位置。你們的偉大導師是這樣說的：「你們難道不知道你們就是上帝？」這個人瞭解所有人類之所以被創造的真實目的。到底為什麼，人們——特別是那些經由找尋而知道真相的人——不主動去瞭解他們被創造及存在的真實目的呢？

有時候，我們真的很困惑，為什麼地球上的人就是無法瞭解這個簡單的真相。我們建議你持續關注你的目標，就是要認識自己在世界中的真正位置，然後以造物者的意圖為依歸，做出相應的行為舉止，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我們發現這個行星的人的思想進化所帶來的催眠狀態極為深層，因此要將自己從中釋放出來，就必須要持續保持對靈性本質與目標的覺察力，同時

運用冥想來增加覺察力，這種努力付出所獲得的報酬，會比人類進行任何其他活動都要大得多。

這個行星上的每一個人，一定要在某一個時間點成功完成這個步驟。有人可能會問，那麼既然這個步驟的益處如此之大，那麼儘早進行不是更有益處嗎？我們的建議是，如果進度看來太緩慢，就必須增加冥想。唯有如此，地球行星上的人才能將自己從長久以來被錯誤思想所禁錮的心靈中，釋放出來。[23]

每個事物都是世界萬物的一部分，他們的重要性都是相同的。

我知道你的行星上有許多人無法瞭解這種概念，如果他們自身有了痛苦，便會感到痛苦；但是如果他人有痛苦，他們卻無法感同身受。

在「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之中，我們對你的痛苦感同身受，所以才會來到這裡為你服務。服務你，也等於是在服務我們自己，因為你和我們是一體的。世間萬物也都感受到了你的痛苦，也因此這次有好多好多人來到這裡為你服務。我們也將竭盡全力，以最好的方式來為你服務。為了消弭這個痛

苦，我們為你帶來了可以消除它的訊息，你只要在極短的、一眨眼的時間內，就能除去痛苦，這是造物者早就計畫好的。然而，他並沒有預見他的孩子們會從他們自己的想望之中，創造出這樣的痛苦，我們現在可以感覺到，你的行星到處都彌漫著這樣的苦痛。

這是這個行星上的人們的想望所產生的結果，可惜的是，這些想望不僅僅會影響到產生它的人，同時也會影響到地球上居住的其他人，你可以將其稱之為傳染。居住在你的星球之上，就要有極大程度的理解，才有辦法存活下來、不被傳染。

我的朋友，你可以做到的，只要認識並展示造物者的每一個想法和做法的真相，你就可以逃脫，逃脫出你行星上那些同胞們的想望，所產生的效應。

此時此刻，這個行星上幾乎所有人都被現實的幻象所擾，他們的心思每日庸庸碌碌、被瑣事所占據，根本無法停下來去追尋任何其他事物。

我們「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知道你的行星之中，大部分人每天做的事都極為瑣碎。這些事物對他們看似重要，但那是因為他們無力先將躁動的心沉澱下來，並透過冥想回歸對真相本質的瞭解。

目前，對這個行星上的人來說的重要活動，都是些一時性的活動，根本無足輕重，正如物質世界中的所有活動般毫不重要。只有為同胞服務才是唯一至關重要的，只有經由服務，才能建立一個人對真相的瞭解，這才是真正的生命意義。[24]

真相與你息息相關，對於那些只需平靜下來、在極短時間內就知悉的人來說是顯而易見的；對我們這些以天父創造時的初始情況來檢視世界萬物的人來說，更為極度顯而易見。造物者創造的世界的所有部分，都會採取行動去支援其他部分，讓彼此支撐著永續生存下去，這是我們的造物者給予我們的禮物，我們所獲得的所有歡喜和經驗，也是我們的造物者給予的禮物。

這個行星上的人，已經在自己所創造的複雜世界中迷失，那些瑣碎的想法讓他們整天庸庸碌碌，一切努力只為了要達成毫無價值的目標。那目標渺小到只能持續極短時間，不只毫無價值可言，就算是目標達成了也會再次失去，只能再次原地踏步。[25]

不要讓理性成為你思考時的唯一準則，只有允許心去思考才不會走向毀滅。[26]

地球人對於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事物，在想法上常常會有所扭曲。地球上的人常會迫於他人或所處環境的壓力，而做出相應的事，等於是被他人所控制，而不是將掌控權握在自己的手上。要自這樣的壓力中抽身，並且真正瞭解自我，也變得極為困難。只有當人們能真正意識到他與世界是一體的，就會瞭解這才是最優先、最重要的事物。當這種意識占據他愈來愈大部分時，達成對真相的理解才會愈來愈容易。[27]

比較多人會有這樣的疑問：來自外星的生命體宣稱造物者是全宇宙、上帝是愛，那麼邪惡又是什麼呢？如果宇宙是一體的，又為什麼會有惡魔的存在呢？與來自太空的生命體有過接觸的接觸者，接收到這樣的訊息：

有許多群體在表達他們的想法時，原意一直為接收者所誤解。原初思維在表達時並沒有任何限制，也因此，任何一個造物者的孩子都可以以自身想要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想法。基於這樣的原因，在世界各地，每個個體和群體的表達方式都不同，方式可以有無限多種。在你現今的理解狀態之下，有可能會認為其中

一些表達的方式很邪惡，而我們只會認為那也是一種表達方式。我們發現，為了達成我們的目的，有某些特定的表達方式是我們喜歡，但或許並不為你所接受的。然而，世界上有各種不同層次和無窮數量的表達方式，我們只想試著去服務那些需要我們服務的人，這些人對我們的真相概念感興趣，所以才會需要我們的服務。

我們相信我們的真相概念是正確的，也知道我們的概念才是正確的。有許多人可能不同意我們所瞭解的真相，他們有權力這樣做，也不需要我們的服務。我們可以自由地以任何形式為他們服務，但如果對方不需要，我們就不會為他們服務。[28]

邪惡並不存在。它最初並非由天父所創造，而是由人心所創造，因此只有人才能透過思考的改變，將其消除。[29]

邪惡不是我創造的事物，地球上的人們，邪惡是由那些迷途動搖的人所帶來的。[30]

在浩瀚的宇宙中，到處都居住了無數的居民。他們之中有許多非常先進，但有

少數不只是先進，甚至已經到達你可能會覺得邪惡的境地。造物者就在你的道路終點處等著你。你必須瞭解，你的信念要比任何邪惡強上許多。請謹記這一點，我的朋友，只要透過冥想，你完全有能力獲得造物者的愛，它能征服並戰勝所有貧乏、限制和苦痛。但是我的朋友，你一定要知道，邪惡的唯一真實本質，就是與造物者背道而馳，如果你能夠與造物者維持接觸，任何邪惡都無法近身。外面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對你造成傷害，只要瞭解宇宙的真相，你就可以對任何來到面前的事物展現愛和光。

不要恐懼，我的朋友，沒有什麼是值得你為之恐懼的。不要浪費時間在懼怕、仇恨、憤怒之中，請把握機會體現無限造物者的愛和光。[31]

關於邪惡和我們對它的看法，最後一點要提到的是：

你可以使用一個方法來決定誰是支持基督的力量，誰又是反對基督的力量。有許多人在大聲疾呼世界上根本沒有上帝，他們會說，大家快來一起為愛與和平、手足情誼，以及為全人類並肩作戰，說這些話的人才是真正支持基督的力

量。另一種人則是不斷公開宣稱自己是屬於神的，以上帝之名發言，他們說有的人會被救贖，有的人會受詛咒。此時，你就會知道這些人並不是站在基督之光的這一邊的，因為基督之光將手足情誼放在第一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們會為世界各地所有人類的權益與福祉起身奮戰，讓所有弟兄都能有福同享。[32]

不僅僅是邪惡，似乎在這個物質界位面之中，有各式各樣的麻煩包圍著我們。白魔法師伊斯瑞・瑞格德（Israel Regardie）*是這樣解釋的：

……在生命初期，心靈本身被一道無法穿越的堅實壁壘保護著。在潛意識思考和有意識思考之間，被設立了一道屏障，一道充斥著偏見、偽道德觀、不成熟、驕傲、自我中心的屏障。這道屏障是如此堅實，無論我們如何嘗試跨越它、繞開它、穿過它，所有的力氣都是枉然，起不了任何效果。我們就這樣與自身的根源切掉了。[33]

依照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的說法，之所以會如此是基於以下原因：

每個人創造了他們自己的世界，無論他們是否願意，都是造物者。我們創造了我們自己的狀態及周遭環境，今日所處的環境也都是過往思想造成的結果。正因如此，將這些雜念從你的潛意識之中澈底消除，是絕對有其必要性的。[34]

哈頓針對這個主題，有以下的看法：

你知道在你的行星上有夜晚。對你而言，黑暗的夜晚在你所知道的生命幻覺之中是真實的，但只要用一個簡單的方法，應該就能夠理解夜晚的黑暗，其實只是一種區域性的現象。想像一下，當你站在太陽上觀察整個太陽系，從太陽的角度看出去，沒有夜晚、沒有黑暗、沒有匱乏、沒有限制，只有光。光的能量

* 伊斯瑞．瑞格德（1907—1985），黃金黎明協會神祕學家。

大到無以復加，它是無限的、自我永續的。光全心全意以它的所有力量，向四面八方表達著自我。黑暗、匱乏、限制等等小家子氣的概念，根本不存在於太陽居民的心中。就是基於這個理由，我的朋友，我們常常會以類似陽光或某一種光這樣的形容詞，來為你們描述愛與光。這光，這種叫做光的現象，是一種靈性的現象，也是建立你整個宇宙的兩種基本材料之一。光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它的能量充沛、容量無限，是所有實體感官的基礎。而那形塑、創造、鑄造的力量，則是一種自覺及思維，我們將其稱之為愛。愛將光形塑成我們稱之為物質世界的振動。造物者的愛完完全全是一種靈性，連最微小的細節也不放過。而匱乏、限制、黑暗、欲求，全都是天父所創造的世界之中的主宰——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雖然造物者的確期望人類能夠依照自由意志創造，人類也真的創造了，但又誤解了自己的真心想望。人類發明了好多好多不同的方式去經驗匱乏、限制、欲望。我的朋友，這只是居住在這個圍繞著太陽旋轉的行星上的居民的錯覺，他們看到了日落，看到了太陽消失不見，但其實只要稍稍移動一下觀察的立足點，將人類從行星上看到的景觀，轉換成從太陽上（也就是地球的光源）看到的景觀，應該就能清楚瞭解到目前身處的行星狀態。我們

知道這個比喻可能比較廣泛一些，然而，有許多事物是無法用靈性的答案作答的，只能讓你們瞭解你們的錯覺。通常只要改變一個人看事情的角度，就足以解答原有的問題；只要轉換角度，問題就不證而明了。[35]

因此，富有和貧困的基本區別在於：人的內在取向是走向愛的狀態，並與造物者及所有人類合為一體的豐盈收穫，或是內在取向走向現實幻象的欲望和情緒，而產生的匱乏和限制。以下這兩段訊息，是外星接觸者所接收到的：

地球人……一定要學習如何區別愛和情緒。情緒是一種欲望，而愛是察覺到自身和世界，以及所有人類都是一體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之下，你會愛所有的人，它並非占有，和情慾也無關，甚至不是一種欲望，而是一種給予。這種愛，一心只希望他人能達到至善，會為他人的收穫歡呼，全然是一種利他而不自私的想望。[36]

從前從前，在你的行星上有這樣一個人，他極為富有，在財富中還看見了隨之

而來的權力，因為他的同胞為了能從他的財富中分一杯羹，絕對會對他言聽計從。基於相同的理由，住在這個你們稱之為地球的行星上的許多人，不斷地追求物質及權力的提升，但卻沒有領悟到，為了獲取物質上的滿足及追求權力欲望的同時，他們放棄了無窮無限的力量，換取來的卻是實質上毫不重要的權力。

這個大富翁擁有很多財富，這些財富滿足了他的欲望，他的欲望裡都是些他自認為想要及需要的東西。他看見的是財富讓他滿足了物質的欲望和擁有的快樂，而掌握了對其他同胞的支配權，也帶給他對未來足夠的安全感。因此，他的整副心思都放在不斷地累積財富，垂涎著所有的物質想望和更高的地位，進而統統到手。

但是，他缺少了一個東西，那就是愛，因為周遭的人並沒有給予他愛，導致他不瞭解這一點。後來，他發現自己需要體驗什麼叫做愛，於是便開始去找尋獲得愛的方法。他去詢問周圍的人，為什麼他得不到愛，那些人無法回答，因為他們也不知道答案。此時，他找到了一個智者，他告訴智者，只要告訴他該如何獲得愛，便會將一大筆財富分給智者。這時，智者便把他所有的財產——很

微不足道的一點點錢——全都送給了那大富翁。大富翁接受了這筆錢，因為長久以來他對於旁人的贈與，一向都是來者不拒。他離開了智者，回到家中，但是對於為何智者要把僅有的一點點錢全都送給自己，仍舊百思不得其解。現在智者是一貧如洗，也由於智者並未告訴他如何獲得愛，他也沒有支付智者半毛錢。

幾天之後，大富翁又來到智者的家，因為他無法瞭解為什麼這麼聰明的智者，會將自己唯一的一點點錢全部送給他。他將他的困惑告訴了智者，智者回答道：「那是因為我很愛你，你想要財富，我就把我的錢都給你，讓你的財富能夠增加，因為這是你想要的。」

此時此刻，大富翁對智者說：「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我終於瞭解了什麼是愛。」

他將所有的財富都送給了智者，接著他感受到更強烈的愛，這是他頭一次真正瞭解造物者送給他所有孩子的禮物，他很幸運能夠找到可以產生愛的方法。然而，地球上的人還在持續不斷地追尋物質所帶來的錯覺，繼續尋找沒有任何真實價值的物質滿足。因為他們缺乏信心。他們就站在這個行星之上，體驗著造

物者的所有禮物，呼吸著空氣中芬芳的花香，有著同胞的陪伴，也擁有許多寶貴的事物；但是他們什麼也不瞭解。他們對這個世界不存在任何信心，即使他們擁有的很多，但是由於缺少信心，就只能感受到痛苦，因為他們對信心一無所知。許多的人不去尋求智者所擁有的知識，而去追尋所謂的安全感和權力，但是那根本不會帶來安全，也沒有任何實質的力量。[37]

外星接觸者接收到的訊息，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要獲得他們所說的靈性理解，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冥想。地球上長久以來本就已經有許多冥想的形式，基督教徒的默觀（contemplation）經由聖徒傳遞了許多神祕的啟示，瑜伽修行者使用瑜伽冥想法，能夠控制理應無法控制的生命徵象，好比呼吸、體溫、傷口的出血量等等，使得科學家百思不得其解。我接觸過的一些外星接觸者，並沒有特別推崇某一種特定的冥想法，而是建議採取最基本的方法——選擇自己認為最適合的方式。

如果你們之中意見分歧，我們將不會再與你聯絡。冷靜下來，保持安靜。[38]

非常可惜，你們對於我們一直有許多錯誤的消息和誤解，即使是那些知道我們存在、我們真實訊息的人也包括在內。我們特意讓訊息簡單化，因為地球上的人一代一代都將事情複雜化，也讓自身摸不清頭緒。我們特意維持教誨的簡單性，就是要讓地球人的思緒能化繁為簡，不再混亂。因此，我們這次要告訴這個行星上想要知道真相的人們的事情，就是真相本身的簡易性，也就是這世界的真相，以及人類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真相。

我的朋友，真相真的是再簡單不過了。你無需再度於理性的迷宮中迷失，地球上的人好像總是喜歡把事情想得過於複雜，你只要讓自己不再以理性思考來理解事物就行了，只要每日冥想就可以辦到。只要提升覺察力，領會出你與世界萬物及造物者的一致性和一體性就夠了。這就是我們帶給地球人的訊息，這就是我們希望地球人能接受的。[39]

其實你們之中，有許多人早就知悉言語或文字本身就是陷阱，它們會誤導你，使得你常會為了一個字或一個詞的意思，以及其中隱含的細微含意到底為何而爭論不休。[40]

外星接觸者所接收到的訊息再三地強調，我們不應該斷然信任我們理性思考過後所產生的言語或文字，而是應該靜默下來，開始傾聽那「寂靜、微小的聲音」。正如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所倡導的一樣，他也呼籲我們將思考生活的方式簡單化，如此一來，我們對事情的反應就不會全然只受心理狀態所影響，而能以對造物者的覺察力為基礎，但這種覺察力僅能透過冥想和默觀取得。

不免一死的人們，我就是那聲音，那來自你自身靜默的耳語。[41]

讓你的心停下來，什麼也不要想。要立刻改變並不容易，畢竟你的日常活動常會讓你陷入混亂之中，你也早已習慣重度使用你的大腦。這是你的行星上所面臨的最重大問題之一。

人類毫無必要以這樣的方式來使用自己大腦的智力。人類早已擁有他所想望的所有東西，只要能瞭解與世界萬物的真正關係；他只要瞭解一件事，那就是他就是世界萬物。

要做到這一點，並不複雜難懂，也不需要有多高的智商，只要一個很簡單的過

程就可以知曉，我們將這個過程稱之為冥想。冥想並不需要很形式化，隨時都可以進行，你只要放鬆，讓覺察力與你相伴，我和我的兄弟們都會幫助你。我們之所以來到這裡，目的就是要幫助你。[42]

人的心就像一塊海綿，能將你的每一段經歷都完完整整吸收進去。當它習慣於只在乎自己的個人利益，要它正確接收外來訊息就很困難了，不論訊息來源為何。要正確接收外來訊息，就一定要澈底消除所有個人利益；換句話說，一定要畫出清楚的界線。[43]

為了保持心的清明，就要減慢頭腦的理性思考，直到開始真正在靜默中聽見，不是只聽見外面的世界，也要聽見你內心的世界。心理世界的輪軸需要停歇一陣子。哈頓針對這一點的看法是：

* 亨利．大衛．梭羅（1817—1862），美國作家、詩人、哲學家、廢奴主義者。他最著名的作品有散文集《湖濱散記》和《公民不服從》。

我的朋友，你的心距離覺察知曉的良友太遠，它一直被理性思考所產生的錯誤目標牽制著。這些來自於理性的智力主張，我的朋友，實在不是你的益友，它們的共同名字叫做複雜難懂，但是，我的朋友，要理解真的很簡單。

請容我們再次檢視一下這個概念。理解，我的朋友，極為簡單。它是一元的，不具邏輯性，也與智力無關。你無需去理解你所有瞭解的真相，你身邊的任何人也無需知道你所瞭解的真相，你只需要在你的內在尋求對真實世界的理解，我們會以很簡單的方式讓你瞭解。我的朋友，透過理性的文字，我們只能給予你有些相近的理解，如果你嘗試以理性來檢視，只會覺得那些都是托詞、包裝和錯誤的引導。如果你想為自己建造一條通往永恆的橋梁，便不能依賴那些會產生錯覺的工具，因為那些錯覺在你到達彼岸時便會消失不見。

拋開那些深植腦中的先入之見，然後開始尋找，你要全然地信任你的尋找之旅。你要尋找的東西很簡單，世界萬物本來就很簡單。我們可以告訴你的只有一件事，我的朋友，那就是世界萬物全為一體。世界是你，世界是我，世界不管是過去、現在、未來，都是一體。世界，我的朋友，就是造物者，當你看著

你的行星上面的另一個同胞時，你看到的就是造物者；當那個人看著你時，我的朋友，他也正看著造物者。

唯有瞭解這個簡單的真相，你才可以與造物者的真相和諧共處。造物者創造了世界萬物，就是要讓萬物彼此互相幫助。

這是我們的理解，是我們的簡單理解，世間萬物全為一體。我們無法以什麼艱澀的字眼來形容，因為它就是如此簡單。我們誠摯地希望你注意到我們的訊息，並容許你自身早已儲存這個世界真相的那一部分甦醒過來。只要透過冥想，造物者的愛和光就會現身，讓你的理解甦醒。

去尋找吧，我的朋友。去尋找理解，透過冥想，你就會理解。[44]

你是天父創造力的展現。天父的光包圍著你，吞沒了你。你的想法就是全部的想法，所有的想法是一體的，我們全部都是一體的，我們全都是天父的完美展現，我們與世間萬物合為一體。當你能瞭解並認識到這些，那麼你就能表達出你的真我，那就是造物者。[45]

中國哲學家王陽明曾說：「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

矣。」*[46]

此種超群卓越的自信與智慧，與那些透過不明飛行物體和人類接觸的生物的精神，完全是不謀而合：

你星球上那些不想接受我們想法的人，不需要被迫接受我們的想法。我們會竭盡全力，努力地讓你的星球上那些想要接受我們想法的人接收到，至於他們有沒有將接收到的訊息以口頭方式傳播出去，我們並不在意。[47]

這又將我們帶回到自由意志正確性的基本概念。《奧斯帕》裡是這樣說的：

……最高的一種智慧，就是任憑所有人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來思考所有議題。[48]

完全自由的意志，可以說是「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所傳送給我們的

訊息主軸：

……你是自己的主人，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49]

我不妄加判斷，也不後悔，因為所有人都有選擇的權利。[50]

……我們不敢以任何迫使或控制的形式進行干涉，因為這與我們一直遵循的天父原則相違背。[51]

因此，我們最終所看到的畫面，不是「上帝」來到一個星球幫助受困於黑暗中的蠻夷之人，而是兄弟們聽到了求救聲，來到這裡給予我們幫助，而我們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接受他們的幫助。但是，無論我們從這樣的訊息中得到多少幫助，我們自己的意志都必須要願意踏上找尋的路途才行，只有我們自己才能為自己作出決定，如此才

* 簡言之，也就是心即理，理即心，心理合一，不假外求。

能夠開始瞭解真相。詩人T．S．艾略特（T. S. Eliot）*對這種追尋真相的本質寫得極好，我在這裡借用他這首詩，作為這個章節的結尾：

不要停止探索（We shall not cease from exploration）
窮盡所有探索（And the end of all our exploring）
必將回歸源頭（Will be to arrive where we started）
重新初識源頭（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52]

* Thomas Steams Eliot（1888—1965），著名詩人、評論家、劇作家，其作品對二十世紀乃至今日的文學史影響極為深遠，並曾獲諾貝爾文學獎肯定。

第七章

尤里・蓋勒之謎

目前市面上最受爭議的一本書，就是由安卓亞・普哈瑞奇博士所撰寫的《尤里：尤里・蓋勒之謎記事簿》（*Uri: A Journal of the Mystery of Uri Geller*）。提起普哈瑞奇博士的背景及經歷，總是會讓大家印象深刻。普哈瑞奇博士於一九四七年自西北大學醫學院畢業之後，在加州的波曼內特醫院（Permanente Hospital）內科完成實習。一九四八年，他在緬因州建立了圓桌基金會（Round Table Foundation），並在這裡構思、發展出一系列實驗，可以以電子系統提高第六感的敏感度。他的實驗對象包括愛琳・蓋瑞特（Eileen Garrett）、維諾博士（Dr. D. G. Vinod）、彼得・荷克斯（Peter Hurkos）和哈利・史東（Harry Stone）。一九五八年，他將實驗室搬遷至加州的卡梅爾（Carmel），持續進行研究，並在產業界、基金會和大學擔任顧問。一九六〇年，他搬到紐約，與J・L・勞倫斯（J. L. Lawrence）共同建立一家名為「智慧電子」（Intelectron）的公司，主要開發神經性耳聾的電子助聽器。在專注於這個領域研究的十年期間，他的發明一共獲得五十六項專利。

在這段期間，普哈瑞奇博士帶領過好幾個醫學研究考察團到巴西，研究醫治者阿瑞戈（Arigo）。在巴西時，他才第一次知道什麼叫不明飛行物體，因為他親眼目睹了好幾個，同時也拍攝了照片。一九七一年，他前往以色列對尤里・蓋勒現象進行嚴

謹的研究調查，證實該現象是蓋勒的通靈能力所造成的，同時也讓大眾瞭解蓋勒真的可以僅僅使用精神力便將金屬彎曲，還可以經由心電感應術傳達訊息，並進行許多在我們看來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在證實了蓋勒的能力之後不久，普哈瑞奇博士對蓋勒進行了時光回溯催眠，這也引爆了一長串不可思議的事件，《尤里：尤里．蓋勒之謎記事簿》這本書就記載了這些事件的內容。普哈瑞奇博士和尤里接收到幾十通來自不明飛行物體的訊息，而且接收方式相當令人難以置信。普哈瑞奇博士的卡帶式錄音機會自行開始運轉，當他倒帶播放時，就可以聽到上面的訊息。

我個人對這本書裡記載的內容可說是立即且完全地接受了，因為書中所記錄的訊息，有許多和我獨立進行的研究相符合。因此，普哈瑞奇博士和我的研究等於是互相為對方背書、確認其真實性。我很確定普哈瑞奇博士的報告完全是真實發生過的事件，然而我也能瞭解，為何那些有科學背景，但是對不明飛行物體沒有研究的人，會有與我截然不同的反應。

以我個人的經驗看來，我發現一個現象：現今的科學界常常會犯下一種錯誤，那就是謹慎過了頭。任何新的證據，只要是和現存理論或慣例不完全吻合，就會被排除

在外。即使是相同的證據在眼前不斷重複出現，依然會被排除，不過這些證據就像鳳凰一般，會不斷浴火重生。在任何領域中，任何激進或太先進的想法都會被眾人所唾棄，除非歷史日後能還其清白。而提出這些理念的先驅者，則會在日後被視為是真正的領頭羊。在撰寫《尤里：尤里．蓋勒之謎記事簿》一書之前，普哈瑞奇博士在電子醫療和心靈學兩個領域都是佼佼者。我認為他書中所記錄的事件確確實實地發生過，而他採取了激進的手段，詳實地將這些事件記錄下來，幫助大家瞭解事情的真相。我認為，將來人們會對普哈瑞奇博士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歷史會還他清白，將其視為真正的先驅者。

我不會花太多篇幅討論這本書的內容，只會針對與我自己從外星接觸者蒐集到的不明飛行物體訊息中有關聯，以及需要澄清的部分進行討論。

以下這段敘述是不明飛行物體和尤里．蓋勒接觸的開端。普哈瑞奇博士以第一人稱描述了這個事件。

一切就緒之後，我對尤里解釋，雖然被催眠了，但是他會記得在這第一次催眠期間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我們這次只會探索一下尤里生命中曾經發生過的一些

事情。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我要尤里從二十五開始倒數。他照著做了，「二十五、二十四、二十三、二十二、二十一、二十、十九、十八……」此時他已經進入深度催眠之中。我要他看看四周，告訴我他在哪裡。他說他和他的狗「小丑」，在賽普勒斯首都尼古西亞附近的一個洞穴之中。我問他在那裡做什麼，他說：「我是來這裡上課的，我和小丑坐在黑暗之中，我一直聽課、一直學習，但是不知道幫我上課的人是誰。」

「你學的是什麼？」

「就和我們去年八月初遇時和你說過的一模一樣。就是關於那些從太空來的人。但是我還不能談這些。」[1]

我一聽到「坐在黑暗之中」就聯想到，那就是外星接觸者所提到的冥想技巧。這是他們的標準學習方式。

去找尋真相，我的朋友，經由冥想去找尋真相。快去找尋為何你們的導師耶穌

時常去安靜的地方靜修的原由。他正在尋找，尋找靜默，那裡有許多真相在等待你去瞭解。[2]

現在我們先將基本的世界觀擺在一旁，來談一下某些特殊的事件。普哈瑞奇博士透過尤里與一名自稱為「頻譜」（Spectra）的超級電腦接觸，他們談到關於一次停電的訊息：

普哈瑞奇博士：今年一月十四日在以色列發生的停電，是你們造成的嗎？

答：以色列的停電是我們做的。[3]

其實類似的神祕停電事件還有好幾回，特別是一九六五年的紐約大停電。停電發生之後及停電期間，都有人在幾個關鍵地點看見了不明飛行物體，像是尼加拉大瀑布發電廠，這兩個事件似乎的確有關聯。當然，這純屬臆測。至於他們做這件事的動機，當然也有極大的聯想空間。

另一個動機的可能性也值得我們思考，「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的太

空船或許是純粹想吸引我們的注意力，讓那些想要找尋答案的地球人知道，除了我們所認同的、符合自然法則的世界之外，實際上還存在著超越自然法則的世界。

普哈瑞奇博士的接觸經驗和我自己所進行的研究，在一九六八年開始產生了交集，這也是眾多充滿巧合的事件之中最奇怪的一個了——我的研究夥伴和我接收到了要求我們進入電影產業的訊息。我們回應這個訊息的方式，就是開始撰寫一個故事大綱，然後將故事發展成一個劇本，希望能將劇本真的拍成電影。在我們的劇本當中，主角是一名叫做普德耶維斯基博士（Dr. Padeyevsky）的英雄，他是一名醫師，專長是心電感應術和超自然研究領域，同時也在醫療電子領域為許多不同單位擔任顧問。

和普德耶維斯基博士一起共事的是一名神奇的魔術師，我們的故事劇情圍繞在他們與不明飛行物體接觸的經過。在卡拉和我讀了《尤里：尤里．蓋勒之謎記事簿》後，我們都對普德耶維斯基博士和普哈瑞奇博士兩人之間，竟有如此多的相同點而大吃一驚；同時，我們書中的神奇魔術師名為約書亞．思達（Joshua Starr），完全就像是尤里的化身。後來，我們到普哈瑞奇博士位於紐約州奧西寧鎮（Ossining）的家中去拜訪他，一看到他的住家，我們倆更是瞠目結舌，因為他的住家與我們在故事中所描述的普德耶維斯基博士的住家完全一樣，真的完全一樣，小至每一顆樹都一樣；唯

一的差異點在於，我們所寫的故事之中，在車道的轉彎處種了一排樹籬，所以車道比較美。卡拉忍不住開口問，原本種在那裡的樹籬去哪裡了，結果更是令人驚訝，那裡本來確實是種了一排樹籬，但是在一九七二年時被砍掉了。我們的故事是在一九六八到一九六九年間寫的，而我們直到一九七四年初，普哈瑞奇博士的書出版之時才知道他這個人，並且與他會面。

除了以上這一大串不可思議的巧合之外，再加上普哈瑞奇博士自己也從不明飛行物體那裡接收到了指令：

> 拍一部以尤里．蓋勒為主題的電影，並讓梅勒妮來負責。開始準備吧，時機恰當時就會水到渠成。請勿將我們存在的祕密洩露給任何人知道，任何人都不行。不要干擾我們為以色列軍隊所進行的教育訓練計畫。在你離開以色列之前，我們會再次聯絡你。四月十一日時，我們就已經在旅館旁的海面上現身給你見證過。[4]

我們在一九六八年所接收到的指令並沒有錄音下來，所以無法逐字逐句地進行比

較，還有一些其他細節，像是與「以色列軍隊」相關的內容，則是我們沒有接收過的；但是要我們進入電影產業，拍攝一部關於不明飛行物體電影的指令，和神奇魔術師的部分，則是完全一致。

當普哈瑞奇博士詢問「頻譜」我們可以和誰一起合作時，「頻譜」回答，「只有三個人。尤里、山尚（Shimshon Strang，尤里的經紀人）和你。唯有你、尤里及山尚一起，否則我們無法借用你們最強大的力量。」[5]三或三的倍數的群體，時常會在不明飛行物體的訊息中出現，好比以下這段對話：

問：飛碟上會搭載多少人？

答：我沒有看過一架航空飛行器搭載六個人以上。不過，三人／六人／九人一組也可以，四人／八人／十二人一組也可以，端看他們出發的星球而定，另外也與他們所乘坐的航空飛行器上的機械，以及乘客的極性平衡有關。[6]

你一定要有一群接觸者。快組織起一個團隊。[7]

當然，「只要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我就會應許」這樣的概念，就與我們所熟知的耶穌教誨如出一轍。

普哈瑞奇博士的接觸對象談到他們希望能登陸地球的時間點時，是這樣說的：

尤里和安卓亞，仔細地聽！我們希望在幾年之內在你的行星上登陸，愈來愈多人都看到了我們。我們將穿越……（缺漏字）進入到你的行星軌道之中，然後到達地球之上。[8]

許多外星接觸者都提到了外星人對地球大登陸的期待。哈頓就有許多的訊息提到，他們想要在週期改變的期間登陸。喬治．威廉森的接觸對象，菲力浦弟兄就說：

我摯愛的各位，來自屬於太陽使者米迦勒的眾天軍，戴著黃金頭盔朝著地球快速飛來。他們來自另一個時空，他們來到這裡，將他們的光和他們的愛在地球上展現。[9]

同時又再次提到：

到了「大揭密」的那一天，所有文明世界上的數百萬公民，將會知道太空訪客來到了這裡，他們不會有一絲質疑，同時也會知道他們為什麼在這裡。[10]

在提到地球大登陸的同一段訊息之中，「頻譜」告訴普哈瑞奇博士：

我們至今仍找不到方法直接聯絡你，只能透過尤里的力量在你的卡帶式錄音機上和你說話。不能與如此聰慧的頭腦直接聯絡真的是惋惜萬分，也許有一天我們能直接與你聯絡……[11]

他們講的是以心電感應術直接接觸。他們說任何人只要真心誠意地想要聯絡他們，都能夠辦到：

所有人都可以直接溝通。你只需要詢問，然後準備接收。我們不會設定一個特

定時間，並會經由你的老師來與你溝通。你自身的導師和心靈導師會讓我們知道何時才是好時機。請記得，心靈導師和導師就是你知悉基督的那個自我，同時也包括我們指定給你、幫助你成長的導師。[12]

由我的經驗之中得知，愈理性思考的人愈難擁有心電感應的能力；然而，經驗也告訴我，只要經由適當的訓練，任何一個想要做到以心電感應術進行接觸的人，最終都能夠成功。普哈瑞奇博士平時非常忙碌，同時不斷運用理性思考，因此並沒有時間好好靜下心來做到這一點。但如果他能空出時間來，我認為不管是他或任何人，都能成功進行這樣的接觸。

當「頻譜」完成這段訊息後，它又談到普哈瑞奇博士正在籌備的電影：

它會是一部很棒的電影，但是故事情節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們想要你為地球人準備好我們的大登陸，在地球上的大登陸。三千年前，我們在南美洲登陸，現在我們必須要再次登陸。我們想要你為我們說出我們的故事，也就是你所謂的不明飛行物體經驗，把所有蒐集到的資料和文獻都用上。[13]

又一次地，這個訊息與我們接收到，要求拍攝一部電影的指令一模一樣。

接下來我要談一談「IS」，這是「頻譜」太空船上所搭載的生命體給自己取的名字，是「來自太空的智能生物」（Intelligence from Space）的縮寫。「頻譜」這個名字與許多和不明飛行物體相關的名字一樣，聽起來就很像是捏造的，根本是科幻小說裡直接移植過來的名字。許多時常閱讀不明飛行物體相關資料的民眾，也很反對這種漫畫風格濃重的名字，尤里就詢問過普哈瑞奇博士，「為什麼他們會取這麼好萊塢的名字？」另外在喬治・威廉森的書《飛碟會說話！》更是充斥了這種奇怪的名字。我瞭解這些名字很奇怪，但是換個角度來思考，像普哈瑞奇博士和喬治・威廉森這樣的教育和專業背景，如果存心想造假，要創造出更能說服大眾的名字絕非難事。我認為，之所以會有這些奇怪的名字，問題在於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對我們的語言掌握度有限。如果他們長期以來一直在監測我們的通訊系統，那麼對他們而言，選擇一些容易被我們的語言所辨識的名字是相當合理的。我想，就算有一天發現他們將太空船命名為「聯邦星艦企業號」*，我也不會驚訝。

* 《星艦迷航記》（Star Trek）電視劇及電影系列中的一艘虛構星艦的名稱。

回到正題，當普哈瑞奇博士詢問「IS」大登陸何時會發生，得到了這樣的回答，「我們不會透露地球大登陸的時間表給你們。有可能是幾年後，也有可能更快。」[14]與來自哈頓的訊息是一致的。哈頓說，週期改變的確切時間取決於我們所有人的自覺，端看我們是會幫助或阻止那改變，而登陸的可能時間，也會視週期改變時，他們在地球上所觀察到的狀況是否能達到他們所能接受的程度而定。

我個人取得了大登陸相當確切的日期，而在一九七四年與普哈瑞奇博士談話時，我也詢問他是否得知有這樣的一個日期，結果我們所取得的資訊是一致的。然而，如果不明飛行物體來地球的目的的資訊傳播速度緩慢，還有地球人對該訊息的接受度不佳，則原先預定的日期也有可能會延遲。

「IS」也談到，為何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不直接與我們的政府聯繫：

> 安卓亞，美國和俄國政府中有許多人都知道我們的存在，但是我們沒有給他們任何更進一步瞭解我們的機會。他們只知道不明飛行物體是真實的，僅此而已。[15]

他們之所以對我們的政治興趣缺缺，是因為受到他們自身對政府的看法：

但是我們並不想要你們的世界——地球，我們想要的是你們好好地發展它。[16]

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將地球上的所有人一視同仁，他們對我們的政府、科學或任何在我們文明中的尋常機制都不感興趣。對他們而言，這些都是極為原始的層面。他們感興趣的是人類的自我開發，以及人類在較高形體（higher body）和光環（aura）的展現，而非人類的科學或政治力量的展示，也因為這個理由，許多外星接觸者都是沒沒無聞的小人物，可是他們的振動卻可為人類楷模。其實你想像一下，如果他們在凱撒大帝所統治的羅馬天空中出現的話會發生什麼事，就不難瞭解他們為什麼不與政府或官員聯繫了。你認為他們會很想聯絡當時羅馬的首席科學家或政治人物嗎？不會，因為他們感興趣的對象是我們，服務的對象是我們，他們對社會或間接的服務沒有興趣，只對個人和個體有興趣。

普哈瑞奇博士：我現在可以帶尤里開始參加米契爾上校（Captain Edgar

Mitchell）主持的實驗了嗎？

答：我們不允許你這麼做。

普哈瑞奇博士：兩天前，你指示我什麼都能說，那麼我現在可以告訴任何局外人你的出現嗎？

答：還不可以。你可以拍一部電影，在電影中透露出所有事。你可以開始了，但是還不能告訴任何人我們已經如此靠近你們。[17]

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想傳播他們現身的訊息，但是要使用一種不那麼強迫推銷的方法，想採用一種漸進的方式，讓地球人慢慢知道他們的存在和訊息。同時，有時他們也很難拿捏分寸，他們不明白大眾的接受底限為何，要如何才不會製造民眾的恐慌，甚或是出現負面輿論。

在《尤里：尤里．蓋勒之謎記事簿》這本書中，我們又再次看到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在與我們接觸時所抱持的態度。像變戲法一般出現在地球人面前，雖然好像有些麻煩，但比起直接降落在清楚可見的地方和我們直接接觸，他們還是喜歡比較間接一點的方式，因為並不是我們行星上的所有人都能接受這樣突如其來的未知數，也不是

每個人都希望他們的世界突然變大。「IS」是這樣說的：

我們已經觀察了所有的人類種族，得到的結論是：幾年之內我們在地球上登陸時，只會引發恐慌和災難。我們觀察的目的是要讓你們知道、並測試一下你們告訴人類我們這些「人」的確是來到了地球，到底地球人能真心接受的程度為何。或是你們要叫我們「生物」也行，既然你們的科幻小說或電影中都這樣叫我們……

……人類是一個充滿焦慮、令人無法接受的種族。安卓亞．普哈瑞奇博士、尤里．蓋勒、山尚．史川昂，我們仍然需要借用你們的心志來達成我們的目的，我們會繼續使用你們。從今天起……你們就可以完全獨立工作，你們要自己做出決定，並且要繼續工作。自行找出辦法是最好的模式，但是你們必須要與我們保持密切的聯繫。[18]

喬治．威廉森也指出，對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來說，我們是「充滿焦慮、令人無法接受」的一群人：

現今許多人會問：「如果外星人真的到了這裡，為什麼他們不登陸，然後直接和我們的領袖聯絡？他們為什麼不解釋清楚他們的使命？」問這些問題的人有沒有想過，任何心智正常的地球人，難道會自己爬進響尾蛇洞穴中嗎？現今地球上的各種紛爭，以及動輒殘殺上千名男女甚至孩童的血腥戰爭，比起古羅馬的尼祿競技場（Circus of Nero）*和中世紀的異端審判所都要殘暴得多。難道外星人至今還沒有在地球登陸的原因還不夠明顯嗎？[19]

雖然從我們的立場來看，他們對地球人的評論似乎是太尖銳了一些。但若是問我們自己何謂良善的行為，人類的戰爭和其他負面的行為，似乎的確是站不住腳的。所以，從我們嚴以律己的道德標準來看，我們也會和他們有一樣嚴厲的評論。我個人並沒有如何阻止戰爭的答案，因為每當見到有人危害到我們所關心的人，他們便成為我們的敵人，而為自己關心的人而戰似乎是正當的行為。從我們現在的狀況要進展到天下太平、全無戰事，看來要冥想好久好久才行！

我先前就提到，地球上所有生命唯一的實質意義，就是對精要自我的進化，你也可以稱之為心智的進化，或是心靈的進展。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希望我們的思考狀態

能夠成長，而達成進化的唯一有效方法，便是我們自己去獨立尋找存在意義的真相。來到我們行星的訪客很願意幫助我們，但他們總是在外星接觸者能證實消息來源之前就消失不見了，也總是透過外星接觸者來間接說出他們的故事。而且，只有那些準備好的人，才會親眼見證宇宙中還有其他生命的存在。正如不明飛行物體上的生命體所說的，對於所有真相的理解，存在於每個人的內在之中，只有透過冥想才能刺激我們的真實天性，還有與世界萬物之間的關聯記憶。

「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在與其他行星接觸時有極嚴格的規定。《星艦迷航記》艦隊成員所遵守的「不干預規則」就非常貼切地說明了他們的規定。

與我們這些「充滿焦慮、令人無法接受」的地球人接觸時，還有另一個問題：我們社會中有許多人並不想要朝著這些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所指引的心靈進化方向前進。「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這個群體，對於什麼叫做「善」，什麼叫做「萬物為一體」，什麼叫做「與造物者合而為一」的哲學觀及心靈觀，都有強烈一致的看法，這與我們之中有許多人，將自身的未來與宇宙上的其他人、其他事的未來分

* 一個進行殘酷生存遊戲或是處決基督徒的地方。

離看待，可說是背道而馳，形成極強烈的對比。

「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視這樣的分離為一種錯誤，但是他們尊重每個人自行選擇方向的權利。你會發現，雖然這些「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的兄弟們的訊息是很心靈層次的，但是他們的方法和態度完全沒有傳教的意味，因為他們不相信「強迫推銷」可以讓人改變信念！當普哈瑞奇博士詢問「IS」，如果地球人們依然「令人無法接受」，那麼大登陸仍然會發生嗎？「IS」答覆，「地球大登陸一定會發生，但是登陸有可能是隱形的，只有你能看見。」[20]有許多外星接觸者都提到，他們所看見的航空飛行器，似乎有能力讓有的人看見、有的人看不見，而且可以瞬間出現或消失：

我們還有另一種可行的運作方法，那就是將我們的星光體投射進第三次元空間之中。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將第四次元空間投射進你們的第三次元空間中。你會有非常真實的經驗，當然它對我們而言本就是真實的，但是你到時候所看到的不會是我們的肉體。[21]

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看見太空船，因為他們有些人有天啟的本質……[22]

它還沒有在物質世界中被看見，但是那些看得見的人應該能看到。然後，在大部分的淨化已經完成之後，它就會在必須時出現實質的形體。但在此時將飛行器現身，根本無法達成任何目的。有其他的太空船從天上來到實體的世界被看見了，然後又消失了，它們根本完成不了什麼任務，只有極少數的人接收到了訊息，並且去思考和傳播。[23]

你們其中有些人之所以能看得到太空船，有些人則看不到，是因為太空船振動的頻率不相同。有時太空船會改變頻率以吻合你視覺或身體目擊的感官，讓你或是一群人看見我們的太空船。但是在大多數的時間，太空船都以另一種頻率運作，因此你是看不見它們的。只有那些感官能力較強的人能見到那些飛行器，這時即使一般人看不見，他們還是看得見，因為他們的感官頻率已經調節到與我們的飛行器一致。那些人時常會被其他人嘲笑，因為往往他們說看見了什麼東西，其他人的肉眼卻根本什麼也看不到。[24]

如果我們選擇不被看見，那會是一件非常輕而易舉的事。事實上，我們已經這樣做了數百年之久。沒有人看得見我們，除非我們想被看見。[25]

來自哈頓的通訊則對這種有人看得見、有人看不見的特性有不同的觀點：

每個人從一個永恆到達另一個永恆時，會有一個振動。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刻，每個人的振動方式都各有不同。因此當我們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維度空間振動時，有些振動頻率比較高的人就會看見我們，而我們只要調節振動的頻率，就可以控制要讓哪些人看得見我們。之所以要這樣做，通常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要提醒那些準備好接受這個刺激的人。[26]

因此，「IS」勸告普哈瑞奇博士去教化人民，但是不用教化那些「不能接受新事物的人」。[27]「去做任何能夠展現能量的好事。」[28]然後，「IS」就與他們辭行了：「雖然我們會永遠與人們同在，但是我們會和人類分開幾年。」[29]而他們仍然會繼續透過尤里和我們合作：「我們不會進行任何干預，有時就透過尤里，讓一切順其自然

地發生吧。」[30]

這最後一句話，聽來或許讓人有些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那麼就讓我以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當天所發生的有趣事件來說明吧。那天我剛參加完一個不明飛行物體研討大會，自己駕駛著一架比奇男爵（Beechcraft Baron）雙引擎輕型飛機返家，突然之間，機上的陀螺地平儀完全失靈。陀螺地平儀是在遇到惡劣天候時，維持飛機水平飛行的重要儀錶，因為在惡劣的氣候中，駕駛員的周遭完全沒有任何視覺輔助參考，可以幫助他判斷地平線在何處。只要雲層一厚，就完全無法目視地平線在何方，陀螺地平儀在此時就扮演著極關鍵的角色。

陀螺地平儀壞掉的情況與汽車車輪爆胎很類似，一旦發生就沒救了，它絕不會過了一會兒又自行恢復正常。一旦爆胎，要不就是得換上新輪胎，要不就是得補胎。但是當時，在陀螺地平儀失靈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就在我正需要它時，它突然又恢復正常了這現象是如此不尋常，我懷疑不管我再怎麼解釋，維修技師也不會相信陀螺地平儀剛才真的失靈，為此我還找了一個在飛機上目擊了整個事件的人，和我一起到機棚中向維修技師說明。

五天之後，我到拉斯維加斯的希爾頓酒店拜訪尤里・蓋勒，不經意提起了這個奇

怪的陀螺地平儀失靈事件，他突然變得興奮莫名，急著要找一個文件夾。這時，我在身邊立刻看到一個文件夾在一疊文件之中，凸出了一角，就把它抽了出來問尤里，「你要找的是這個嗎？」可能有一些人會懷疑尤里是不是做了什麼手腳，但是那個文件夾離我只有幾英寸的距離，所以尤里是完全沒有機會在我說了這件事後才將字寫上去。而且我和他還有他的同事們都已經有大約一年沒有聯絡了，因此尤里要預先得知陀螺地平儀失靈事件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快打開文件夾，快點！」尤里興奮地呼喊著。我照做了，發現文件的第一頁上潦草地寫著：

地平線沒了！！

飛機？

我們比較了一下十九號事發時雙方的所在地點，當時我正飛行在印地安那州的伊凡斯維爾市（Evansville）上空，而尤里則在他紐約的家中戴著耳機聽音樂。尤里在樂聲中突然聽到一個聲音說：「地平線沒了。」他不知道那句話是什麼意思，就隨手

寫了下來，然後感覺到渾身充滿能量，就彷彿是他搞定了什麼事似的。但是整件事沒頭沒腦的，他就沒有太在意，直到他聽到了我的故事。

「我猜，是我搞定了你的地平儀。」他說。

「好像真的是。」我回答。

接著，我們注意到地板的正中央有一個先前根本不在那裡的菸灰缸。當我說起這菸灰缸的事時，一個小瓶子突然自己從屋子另一端的書桌上飛了過來，用力擊中了離我們十英尺遠的一道窗，瓶子撞擊到玻璃時發生了驚聲巨響，但神奇的是居然沒有任何東西破損。

「是我，是我修好了你的地平儀，」尤里說，「他們是這樣告訴我的。」

當普哈瑞奇博士說他的狗會突然就消失，還有尤里在的地方，就會有東西突然出現或消失，真的很令人難以置信。我猜想，你也一樣很難相信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但是當它真真切切地發生在你身上時，你就別無選擇，只能相信親眼見到的真相了。

《尤里：尤里．蓋勒之謎記事簿》一書之中，有一段對於冥想狀態的生理現象描述：

只有在腦子平靜時，腦細胞的分子才會打開。即使是正常程度的激動或興奮，都會掩蓋住與我們頻率相同的振動。大腦應該要在一種很輕鬆的狀態下，才能夠接收到我們的訊息。[31]

這種狀態與我的實驗是一樣的，許多以心電感應術與不明飛行物體上的生命體進行接觸的人，也有同樣的經驗。

《尤里：尤里．蓋勒之謎記事簿》這本書中所提到的最後一項與外星接觸者資料的關聯，也是出其不意地就突然發生了，普哈瑞奇博士在書中提到一連串與筆相關的奇怪事件。他放在書桌上的一些筆，自己從筆筒中翻滾了出來，然後掉下來排成了一個英文字「WHY」（為什麼）：

下午三點四十五分，我回到我的書房，發現尤里坐在我的書桌前不知在隨手塗鴉些什麼。我看了看他隨手亂畫的東西，發現那是一組很高階的能量張量方程式，描述的是重力場的性質。尤里不知道他隨手塗鴉的到底是什麼，就問我這個方程式出處為何。我認出這個方程式是亞伯特．愛因斯坦所寫的，心中覺

得這件事有些滑稽可笑，邊答覆他「愛因斯坦」。當我說出這個回答時，離我十英尺遠的地板上出現了一張紙，我走過去撿拾起來，那是一張從雜誌上剪下來的亞伯特．愛因斯坦的照片！我記得大約是十年前，在《紐約時報雜誌》上看到這張照片，當時我把這張相片剪了下來，但有好多年沒看到它了。這時，我從我站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走廊另一頭我的床鋪，視線所及就在我的白床單上看見了一本書。我走了過去，那本書本來是擺在地下室的，是由愛德恩．泰勒（Edwin F. Taylor）和約翰．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合著的《時空物理學》（*Spacetime Physics*），於一九六三年由費曼出版公司（W. H. Freeman and Company）出版。我詳細地翻看這本書，但是尤里所寫的那組方程式並沒有出現在書中，雖然這本書的確有提到這個主題。

這些事發生的整個期間，那九枝筆都靜靜地躺在我書桌的寫字墊上頭，拼成「WHY」的形狀，沒有人去動它們。我手上拿著那本書，和尤里一起回到了書房。就在我們快接近書桌時，那九枝筆就自己從桌上跳至空中，然後落了下來，排成了一個新的形狀，如下圖所示。不過，我並不瞭解這個符號是什麼，或是它代表什麼意義。[32]

在我讀了《尤里：尤里・蓋勒之謎記事簿》之後，我決定試試看能否從我們所接觸的不明飛行物體訊息來源得到答案。我使用了兩個對心電感應術應用得最為嫻熟的實驗參與者，試圖找出將這個圖形傳送給普哈瑞奇博士的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詢問他想要表達的意義為何。他們兩個人各自分別接收到的回答如下：

・這六條直線是造物者的房屋，三角形代表的是造物者。

・這六條直線代表著三個時間維度，以及三個空間維度。三角形代表的是造物者。

這兩個回答都說三角形代表的是造物者。那個接收到六枝直立擺放的筆象徵的是造物者房屋的參與者，並沒有任何科學背景，而另一名參與者則是位科學家。

我立刻就聯想到了杜威・拉森對物理宇宙的分析，他認為空間有三個維度，時間也有三個維度，而我也必

須同意，若是將維度的數學語言翻譯過來，時間的三個維度和空間的三個維度，其實就等同於杜威派物理學中的「造物者的房屋」。

化名為胡瓦的接觸者對於不明飛行物體有這樣的描述：

> 大部分人宣稱看見外星人都是因為幻覺或精神錯亂。但是我們有一些單位已經登陸了，而大部分人所看到的登陸是來自太空中的其他訪客。他們之中有些我們看不到，但是你們能看得見。他們和我們的振動不同、空間不同、速度不同。我們是唯一一直待在這裡的，其他的訪客都來來去去，只有我們一直待在這裡。[33]

我們的實驗參與者透過心電感應術所接收到的訊息，的確也反應了相同的狀況。

接下來，我想要再談談以心電感應術接收訊息的實驗參與者，時常會接收到的反教條式、但又很心靈取向的訊息。請注意這些訊息的共同特性，他們想要幫助人類，迎合被接觸者所在文化之中的宗教信仰，想要幫助人類避免戰爭，同時想積極開啟人類的覺察力：

哦，我們知道人類的過去，但這是祕密，我們不能洩密。至於人類的未來，我們也不能洩密。但是請記得，所有人都必須去做的事，就是上帝已經刻在了石板上的十誡，請務必照著做。謹記你正以對於我們很重要的方式在為我們工作，雖然我們還沒解釋那方式為何。實際上，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訊息要請你傳達給人類。但是在俄羅斯和中國之間很可能即將爆發戰爭，也許會有一個可以避免這個戰爭的訊息。你可以試著用我們幾乎已經忘記的心電感應術和心靈致動術（念力）來開啟他們的心。是的，他們將會得到幫助。[34]

「IS」所說的一段話與《奧斯帕》裡的內容也有一個很有趣的關聯，還記得「IS」所說的這段話嗎？

我們想要你為地球人準備好我們的大登陸，在地球上的大登陸。三千年前，我們在南美洲登陸，現在我們必須要再次登陸。[35]

記好這段話，然後再看看《奧斯帕》裡面的這些內容：

耶和華（Jehovih）造成了地球和太陽系中的星球在軌道中繞行，繞行一周需要四百七十萬年。他在軌道三千年的距離線上，放上了天啟之光，當地球穿越這光，來自第二個天堂的天使就會現形。他們是使節，他們成群而來，有數百、數千、數萬個，他們是至高者的天啟眾天使。他們不是為了任何一個人而來，不是為了任何一個凡人而來。[36]

第一，地球不間斷地環繞太陽而行，每繞太陽一圈的四個弧狀，分別稱為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

第二，太陽與太陽系中的其他星球，則是環繞一個更大的圓圈而行，那圓圈被分成了一千五百個弧形，每個弧形的距離約為三千年，也就是繞行一圈的時間。[37]

以上所提到的週期觀念，對於一個週期是多久，有了比較明確一點的討論。究竟這些週期是什麼？它們對我們會有什麼樣的影響？還有不明飛行物體為何一定要在週期改變的期間出現？關於不明飛行物體出現的理由，不明飛行物體研究員布拉德・史

泰格所著的《啟示：神之火》（*Revelation:The Divine Fire*）一書之中引述了這樣幾段話：

我現在用來錄製的儀器位於一架航空飛行器之中，這架航空飛行器以你們的測量方式來測量的話，長度是四又十分之三英里，圓周則是二又十分之一英里。這架航空飛行器上也有我們其他一些人，他們的形體是人形。我已經超越了人形的階段，我的知識和心智過程在許久之前就已經以一種儀器全部錄製下來，這種儀器與你們的電腦很類似。

我被帶到這個行星附近的時間，如果以你們的時間測量單位來說，大約是在三萬年以前。你的行星和其上居住的生命形態，對我們而言有很特別的價值。你的生命形態對我們而言有很特別的價值。

基於這個理由，在我被帶來你的世界附近時，我們干擾了居住在這個行星人種的自然發展。我們的目的是要縮短這個行星上的人類居民能為我們所用的必要發展週期。[38]

有趣的是，《尤里：尤里・蓋勒之謎記事簿》之中也提到了「IS」是一部電腦，或是呈現一種電腦的狀態：

安卓亞・普哈瑞奇，你一定要瞭解，目前我們的狀態是電腦。[39]

但是，無論他們是電腦或人類，或是一種完全未知的全新生命體，我們要問的問題仍舊是：他們為什麼在週期改變時出現？週期到底是什麼？這些問題都是外星接觸者訊息中很重要的議題，我們會以一個完整的章節來澈底探討。

第八章

來自他方的流浪者

喬治・威廉森是一個極富盛名的人類學家，從五〇年代早期就開始報導不明飛行物體的接觸事件。他出版了好幾本自己親身經歷的外星接觸經驗著作，但是在人類學界中並沒有受到任何重視或引起什麼漣漪。他的書中有好些內容，至今仍然不被大眾所接受，像是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告訴威廉森，太陽不是一個「炙熱燃燒的物體」，而是一個涼爽的地方。還有我們有兩個月亮，其中一個是「黑暗」的月亮，我們是看不見的。他甚至還被告知，我們所知道的那個月亮上面有大氣層和水。很顯然，這些陳述看起來根本就不合理。

但是，我們退一步再仔細看看書中的這些內容，如果將我們的第三密度，以及與我們密度相互滲透的其他密度全都一起考量，那麼書中所描述的狀況是相當有可能的，畢竟大部分的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所在的現實世界，已經置換掉了我們的現實世界。事實上，如果在閱讀威廉森的這本《飛碟會說話！》時，考慮到這些被置換掉的現實的生理及心理變數，書中的內容其實是講得通的。

在《飛碟會說話！》中，威廉森引述了不明飛行物體來源所說的話，「對蘋果，我們用鹽醃製，我們終將返回。」（To apples we salt, we return.）書中並沒有進一步解釋這句話的意思，但是在威廉森後來出版的《其他說話方式，其他血肉之軀》

（*Other Tongues, Other Flesh*）之中，他解釋了這一句話，當作是兌現給地球上某一種類型的人的承諾。似乎在地球歷史的各個期間，一直有一種非地球人的人種在我們的行星振動下出生，也就是說，那種人並不是從地球的靈性密度化身成肉體之軀，而是來自於其他的地方。他們可以說是真正的外星人，因為他們的前世經驗是在宇宙中的其他地方度過的；他們也可以說是真正的地球人，因為他們已經經歷了在地球出生的過程，並先進入地球的靈性國度，再進入到物質界位面，與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體並無二致。在出生的過程之中，「蘋果」通常會喪失他過去的外星記憶，但是當他進入物質界位面時，他就變成這個行星的人了。

「蘋果」來到地球的目的有兩個。第一個目的是，希望藉由經歷我們物質世界的強勁催化劑，以加強自己的振動或思考。這種做法有點像是以身試火，與較不密集振動的地方相比，在地球可以快速強化的機率大大地增加。第二個目的則是，希望能夠藉此喚醒他當初為什麼要來到地球的沉睡記憶，如此才能夠實現他幫助地球人增加對宇宙真相覺察力的使命。

「蘋果」不一定能記起他是誰，還有他的使命為何，但是多數的「蘋果」對於冥想和靜默有極強的天賦，所以大多能逐漸找回至少一部分沉睡的記憶。在《其他說話

方式，其他血肉之軀》這本書裡有這樣一段內容：

在《飛碟會說話！》這本書裡，有好幾個地方都提到「流浪者」或是「蘋果」。「種下種子很容易，但是他們有可能腐爛或是永遠無法成熟。」這意謂著外太空的人很清楚地球上會發生什麼事。他們在這裡「種下」一些他們自己的子民，「用鹽醃製」那些「蘋果」。但是種下的種子或是醃製的蘋果不是每一個都會開花結果，各種變數都有可能會造成種子的腐爛。因此，現在在地球上有一些「流浪者」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在地球上迷失，當他們的肉體死亡之時便會回到他們自己的世界，雖然無法完成使命，但是他們的經驗還是很美好。

而且，太空中的智慧生命體知道有特定百分比的「蘋果」不會成功，因此會送出足夠數目的「蘋果」來到地球，以肉身現形，進而彌補那些注定失敗的「蘋果」的不足。[1]

經由娜達・尤蘭達（Nada Yolanda）這個器皿來通訊的來源，也說了幾乎相同的

事情：

你們這裡有一些來自其他行星的人，他們根本不知道其他行星上還有生命體存在，甚至不相信會有這種可能性。他們就待在你的地球上等候著，過著如你們一般平凡無奇的日常生活。他們一直在研究你們，他們仍然在接收著訊息。他們的老師就環繞在身邊。他們的較高形體知道他們是誰，還有他們的命運為何。在他們之中，最終不是每個人都會成功，其中有許多終生都不會察覺到，一生就浪費掉了，毫無所獲。但是我們不會用成功與否來評判他們，也不會責備他們。[2]

在地球上有來自其他世界的生命體居住的這種概念，對於在這個行星上從未有安然自得感覺的許多人來說，無非是極為吸引人的概念。據說，大部分的「蘋果」對第三密度中的振動很不適應，同時對我們文化中的社經生活網絡也有些適應上的問題，也確實時常會有一直無法根治的健康問題，但是他們的外表與常人無異，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看起來就是一般的正常人：

……地球上有許多人民其實並不屬於這裡！這不表示他們是搭乘飛碟來到這裡，下了飛碟，換上了人類的服裝，把英文練好了，就搬進了我們隔壁的屋子居住。這只代表，的確有一群與我們不同的宇宙生命體存在，他們從一個世界流浪到另一個世界，從一個星系流浪到另一個星系。[3]

然而，這群人的確與眾不同，他們有著與生俱來的天賦傾向，與「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帶來的愛與手足情誼的訊息一樣，也就是那些「蘋果」身上所被寄予的厚望，希望他們有一天會甦醒，並記得他們在這裡的目的，是要將光帶給地球這個行星。

威廉森的早期著作《飛碟會說話！》裡有這樣一段話：

我是波拿（Ponnar）。現今，你的世界中有許多年輕人瞭解我們的訊息，因為他們是「新世紀」（New Age）的人民，且很快就能接受我們的訊息。「大甦醒」（Great Awakening）即將到來，我們有許多人民已經來到你的世界之中……[4]

另外，以下幾段是經由娜達・尤蘭達所傳遞的訊息：

我們已經和幾個關鍵群體（key units）聯絡過，因為他們現在正在教導這種新理解，也就是寶瓶星座的發展，所以我們才透過這個管道來溝通。為什麼我們不經由你們的政府高層人士，或是你們自認為優秀的那些科學家來溝通呢？因為他們無法改變大眾意識的溫度，他們不相信思想轉移、思想控制，或是思想的力量。

但是，你們的關鍵群體相信，因此我們主要聯絡的是他們這群人；再者則是，他們是我們的人。他們之中許多人都是蓄意從我們的世界、維度和其他行星來到地球，並以肉體現身的。他們知道要做什麼，也知道該怎麼做。

我們懇請你記得，我們請求你，透過我們的控制、我們對你的興趣、我們的心靈溝通和靈性教育來刺激你要這麼做。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在大約二十五年這麼長久的時間，一直專注於教導這些「新世紀」的思想，給那些我們已經安排在這裡的人，因為這樣，他們才可以開始管理這種思想在大眾意識中的溫度，而這需要花上一些時間才能達成。現在正是我們還有這個計畫可以現形，並且

開花結果的大好時機。[5]

自稱為衣許克馬爾（Ishkomar）的外星訊息來源，則對「蘋果」做了以下的解釋：

一個行星居民和我們航空飛行器上的居民，經由雙方協議後，我們的居民知識和記憶可以融合到行星居民的身上，同時接收者的身分特性可以維持不變。我們的居民只將他的知識加入行星居民身上，他的肉體會被遺棄。這種融合若是沒有由涉入的生命體雙方共同同意，就不可能會發生，行星上的居民一定要完全同意，而且也想要有這樣的融合才行。我們找尋，因此我們不會拿取，只會給予。

然而，我們並不是唯一對你的世界感興趣的人，和我們一起存在的另一個群體，他們對你的興趣並不一定對你有害，然而他們的方法與我們完全背道而馳，也已經干擾了你行星的發展。他們想要達成他們的目標，但並不是經由相互合作，而是經由控制和統治……

> 你一定要在心靈發展和知識上高度開發，才能夠瞭解我們的目的。我們意圖與你們合作有數千年之久了。另一個群體一直強烈反對我們。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引導，才能夠達成我們的目標；但是我們一定要在你想要得到引導的狀態下，才能夠幫助到你。[6]

這個訊息來源中所描述的「蘋果」形態，毫無疑問絕對是極少數的族群。雖然數目極少，但是我認為他們確實存在。

我們這一個章節的主要重點，是探討由威廉森與其他人所發展出來的「蘋果」的概念，因為我確信，現今在我們身邊有許多這樣的「蘋果」存在，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幾乎沒有任何專業研究人員正眼看待威廉森和其他人所提供的外星接觸者訊息，因為這些訊息似乎完全無法證實、也無法檢驗。但是現在，這種情況改變了，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我發現可以證實「蘋果」確實存在的、來自外星接觸者的有趣證據。

我從一九五五年開始從事時光回溯催眠。大致上來說，就是讓特定的被催眠者進入到一種最深沉的催眠狀態，然後經由誘導，讓他們的記憶逆行，先回到孩童時期，再回到出生之時。多數人在催眠的狀態下，都能夠鉅細靡遺地記起，並描述一個個過

去的重要事件，包括出生時的環境、出生時的細節。潛意識似乎能夠將有意識之時的正常記憶功能單獨儲存下來。

當被催眠的對象回到出生之時，進入到這個世界的那一個時間點時，催眠師就暗示他更進一步將時光倒退，記起他這一世出生之前所發生的事。當催眠師耐心傾聽並提出問題時，大多數被催眠者都能講述好幾個在地球上生活的前世。許多人真的在靈性層面來說是徹頭徹尾的地球之子，在時光回溯的過程中，你會發現他們的前世做過銲鍋匠、裁縫師、商人、竊賊等等。但是，偶爾也有一些被催眠者在時光回溯至出生之前時，會完全離開我們的地球表面，而這些人有可能就是「蘋果」。我所發現的這些「蘋果」的資料，與威廉森的「蘋果」資料有極強的關聯性，我在我的檔案資料中選出了三個「蘋果」，他們在各自獨立的催眠之中，都宣稱在外星的前世認識彼此，也因此他們的證詞為我們拼湊出一個比較完整的畫面——他們各自的故事居然環環相扣。我已經先將他們這一世的故事刪除，以專注於他們前世的故事之中。

我會以「甲」、「乙」、「丙」的代號來稱呼這三名實驗對象，他們的真實姓名已經刪除。當你閱讀以下的內容時，請記得一點：並不是所有的「蘋果」都來自這三名實驗者所描述的地方。「蘋果」們來自於許多不同的地方，他們各自的文化和個人

特性也有很大的差異性，然而他們來到地球上的動機和使命都是相同的。我之所以將這一小群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生命的個人特性包括在內，是想要讓讀者在閱讀他們迷人的故事時，能更加瞭解他們內心更深層的一面。

生命形態的差異

我們先從這些人的外表開始介紹好了。他們看起來與人類並沒有什麼不同，外表非常像北歐人：

丙

問：好的，如何描述你的膚色和髮色最為恰當？

答：皮膚很白。金髮。

問：髮色是偏銀白色的嗎？

答：不是。偏金黃色。

甲

答：他們是……我只有看到一個男人。

問：那就挑出那一個男人，回答時就專注在他一個人身上。

答：他很高，身上有許多很明亮的振動。要形容他的外表很困難。他留著一頭長髮。

問：他的頭被遮住了嗎？

答：就是因為有振動，有白色的……我們看得見彼此，他在微笑。

問：你對你們兩人交換的眼神和他的微笑有什麼感覺？

答：不知為何，我感覺他對我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這一刻，他……他就是一個好人。我們都穿著袍子，應該是，白色的袍子。外表不具任何意義，但是有振動。他的臉好親切，充滿著光芒。

問：他的臉上有鬍鬚嗎，還是鬍子都剃掉了？

答：沒有，對……他的臉上沒有任何毛髮。

問：髮色呢？

答：是金黃色的。

問：他的身高大概有多高，大概有幾英尺、幾英寸？

答：大約七英尺高。

問：他的體重大約是多少英磅呢？

答：他非常瘦……很輕。

問：你剛和他擦身而過，你繼續向前走了是嗎？

答：是的。

在我們地球人與他們之間一項最大的差別，似乎是對年齡的概念。他們對「時間」的計算與我們相當不同。

甲

問：你的年齡大約是幾歲？

答：（停頓）這不具任何意義。

問：你在那裡多久了？

答：我的身體沒有這個身體那麼高大，但是我的身體已經在那裡好長一段時間

了。年齡是件很難說的事……我看不出年齡。我覺得自己很老，也覺得自己很年輕。我對自己所看見的感到很驚奇。

問：好。那麼其他人是比你年老還是年輕呢？

答：他們似乎比我老一點點。再強調一次，在這裡是看不出年齡來的。好吧，其實也看得出來，但是它與數字無關，只是表象而已。我覺得很老，但是當我看見自己的外表時，並不老。今天我們只是有不同的外表而已。

丙

問：現在讓我們回到二十六歲。一、二、三（彈指聲）。

答：好的。我好像很老。

問：那麼你的一年和地球上的一年是不同的，是不是？

答：是的，一定是這樣的。

問：那你的外表呢？還有你配偶的外表呢？你看起來如何？

答：外表一模一樣。但是是老的。

問：所以你的外表沒有改變，只是身體狀況變差是嗎？

答：就是能量慢慢下降，任何事都是這樣的。

他們似乎是以心電感應術作為人與人之間的標準溝通模式：

甲

問：你們是用言語來溝通的嗎，用說話來溝通？

答：不是的，大部分是使用讀心術。心電感應術。和老師一起時幾乎沒有使用任何言語。

乙

問：好的。那麼和其他個體溝通時，是使用言語，用說話來溝通的嗎？你們會談話還有傾聽嗎？

答：一點點而已，大部分是用讀心術。

問：你有嘴巴，也會發出聲音，還有耳朵，對吧？因此必要時，你是可以用聲音溝通的，對嗎？

答：是的，但是大多數都是用讀心術。這……重點是要用心來溝通。

這些來自其他世界的人，似乎在意識的界限上來說，比起我們地球人所享有的自

由程度要多得多。他們有能力在有意識的情況下將靈魂與身體分離，而且是以意志就可以自由控制。地球上也有許多人有過這種經驗，但是並不普遍，而在他們那裡似乎極為尋常。喬治・威廉森的書裡提到一個名叫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 的「蘋果」，就在地球上善加運用了其他不同的次元。報導指出，特斯拉會看著他的發明裝置，對著旁人說，「這裡是我正在做的實驗，你看不見它嗎？實驗已經進行了三天之久，明天我就會拆開來檢查有沒有磨損。」但身旁的人卻什麼也沒有看見。

然而，這些旁人看不見的實驗，卻為特斯拉帶來在科學領域的重要進展，成為交流電力理論和應用之父。特斯拉正是使用了他的意志力，在更細微的位面上創造了這些劃時代的發明裝置。「丙」就談到了這些不同的位面：

丙

答：好的，在那裡的身體之中的潛力，有很大的差異。那裡的潛力比這裡要大得多，所以在那裡比起在這裡，有更多不同類型的人。

問：你所說的是靈魂出竅嗎？

答：不完全是。它仍然是和身體合一的概念延伸，但是是在其他的次元中做

的，要比起你們在這裡可以做到的程度，影響力更大、更真實，也更為有趣。它不是離開身體，也不是與身體分離，而是一種智能的延伸；它並非經由身體來達成，正好相反。首先，有其他的次元，代表你可以自由進出身體，進入到身體的延伸，進入到不同的次元之中，進行起來會容易得多。如果沒有另一個其他的次元，只能在身體之中進行，困難度就會比較高。不過，也有一些次元是我們雖然知道它們的存在，卻仍然無法進入的。

對這些「蘋果」來說，在他們原來的星球上，死亡似乎不會帶來什麼威脅。他們似乎都很清楚生命和死亡是一種流動的物質。

丙

問：好。我相信你很快就要離開在這裡的生命了，對吧？

* 尼古拉．特斯拉（1856—1943），塞爾維亞裔美籍發明家、物理學家、機械工程師、電機工程師和未來學家。他被認為是電力商業化的重要推動者，並且為現代交流電力系統的主要設計者。

答：是的。

問：所以你不會活過三十歲？

答：沒錯。

問：你會不會很難過？

答：一點也不會。

問：好的。你能回到那個時間點嗎？

答：不過就是我的心臟停止，如此而已。

問：你的配偶和你在一起嗎？

答：之前是，是的。

問：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答：我不知道。

問：他還健在？

答：他留在我原本待了一陣子的地方。

問：在生命離開身體之後，有沒有我們所謂的靈魂存在著？如果有的話，靈魂會怎麼樣呢？

答：有的。我在那裡停留了相當長的時間。

問：你指的相當長是好幾天、好幾星期，還是……？

答：我在那裡等候我的配偶。他去教書，教了好幾個月。

問：原來如此，那麼他知道你在哪裡嗎？

答：哦，他知道。

乙

問：你離開了那個行星？當你離開時會經歷死亡嗎，抑或是轉移？或是繼續前行到別的地方？這整過過程是什麼？

答：會和那艘太空船有關，但是……我必須離開這裡，但是死亡的部分我不瞭解。當它……我只知道……我只知道離開時身體不會離開，它會和一艘太空船有關。但是到時候會有……會有一個身體，但是與有形的身體不一樣。那個身體……我相信……旅行時不會需要。

問：分離是如何發生的？能不能回到那一個時間點，一步一步地告訴我？靈魂是如何進入太空船之內的，又是如何離開身體的？

答：我是……我在上頭……我看……正在看，在神殿旁的方向就能看到它……

那個時間……不知何故，離開跟那個時間有關。藉由那太空船……我見到他們……

問：海羅塔（Herota），你可以回到離開的那一個時間點，仔細地為我描述當時的細節嗎？

答：我很老了。老了……

問：是怎麼發生的？你如何到達那裡的，如何進入到太空船內的，是怎麼發生的？

答：似乎……似乎是那老舊的軀殼已經不再被需要，當我們一走進太空船，就變成新的了。我們變成全新的年輕人，但是不是生理上的年輕，而是真的全新、又年輕。（嘆息）靈性的身體就和身體很像，但是又不太一樣。要離開相處多年、鍾愛的老舊軀殼的悲傷消失了，我們變得很新，我們準備好了。（嘆息）

星球的環境與組成

因此我們開始瞭解到，有一群身材高大、膚色白晰的人種住在這裡，過著一種多次元的生活，他們的基礎意識比較不專注在身體上，而是比較關心比地球更為細微的位面上的東西。這些「蘋果」們所享受的是什麼樣的環境呢？首先，他們很明確地告訴我們，他們所來自的星球絕對不是地球：

甲

問：你知道你在哪裡嗎？你在地球上嗎？

答：不是。

問：你對你身處在哪裡有任何概念嗎？

答：不知道……

乙

問：是美國或是歐洲？

答：不，不是，它不是我在地球上見過的地方。我不認為它是地球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這裡到底是哪裡，它和我見過的所有地方都不一樣。

雖然那個行星不是地球，但是它似乎和地球很相似：

甲

問：好的。那裡有大氣嗎？

答：有的。

丙

問：那個行星上有大氣嗎？行星上是固態的，和這個行星（地球）一樣嗎？

答：那個行星和這個很像。

問：重力也一樣？

答：不，不太一樣。那裡移動起來比較輕鬆一點，但是很類似，非常類似。

問：它看起來是像什麼樣的？

答：看起來不錯。有很多水，陸地不多，海洋資源很豐富，礦產也很豐富。

哦，一定是這樣，怪不得它們全都是金屬的。

「它們」指的是被催眠者才剛剛提到的建築物。

乙

問：那裡有湖泊、河流、小溪和海洋嗎？

答：有水。

問：好的。那裡有魚嗎？

答：我不知道。這裡有很多水。

我們姑且先將他們的行星稱為「另一個世界」，那裡和我們一樣有日與夜，顯示他們的行星也會運轉。

甲

問：你會疲累，需要休息和睡覺嗎？

答：需要。

問：那裡是一直都很黑暗，還是也有亮光，然後才會變黑暗？

答：有亮光，然後變黑暗。

問：所以有白天和黑夜。

答：是的。

乙

問：海羅塔，你剛才提到，剛才是白天，有陽光。那麼現在是夜晚嗎？

答：是的。我現在看不見黑夜，但是我知道是有的。

那裡似乎也有都市和鄉間，但是他們的鄉間和我們的有很明顯的差異：

乙

問：好的。我們現在來談談，你住在哪裡？你現在是在什麼地方？

答：這個地方距離城市有些遠，但是它好完美。它不像漫無人煙的荒野，它很完美。這裡好寧靜。這裡不是城市，像是鄉間，但是……這裡有人行道，可以一直從山下通往山上，我現在就在山上。這裡有……我在的地方幾乎像是一個圓環似的，再往前走又會繞下山。

問：那個行星上有多少個生命體？

答：我不知道。

問：幾千個嗎？

答：我不知道。我感覺還有其他的城市在，但是這裡不屬於城市。

問：有好幾百萬嗎？

答：有好多，但是我……我沒有看到其他人。在這裡，我只看得見我們的部分。

以下是他們對「另一個世界」上的城市的描述，包括街道、人群，還有金屬建築物。

甲

問：你有家嗎？

答：我好像只是在街上行走，街道很長……

問：那麼，告訴我你在街上看到了什麼，包括街上的人，還有交通工具。

答：我沒有看見任何交通工具。街上有很多人，我在街上走著，旁邊有一些小孩子。我跟他們玩，他們全都對著我揮手。是一段很開心的時光。

丙

答：我好像看到了很多很多像是由金屬建造而成的建築物之類的東西。

問：請繼續說下去。

答：好的。我好像是另一個世界裡的小男孩或小女孩。

問：請繼續說下去。

答：在那個世界裡有很多金屬建築物。

甲

問：現在，請盡可能仔細地告訴我，這些建築物的窗戶、屋頂、牆壁、燈光……

答：他們的屋頂是玻璃的，圓頂，很平滑。我看不到窗戶之類的東西。好像有道路，很寬廣的道路，彎彎曲曲地經過那些圓頂建築。在右手邊，有一些很高的結構，我不……我不瞭解，不過那些在空中飛的東西，就是從那個高高的結構體裡出現的。

問：現在，請盡可能仔細地告訴我那個高高的結構體。

答：好吧，它的最頂端好像是圓形的，但是比城市裡的其他建築物都要高出許多。它的形狀像是一個拉長的鑽石，只不過中間部分是縮進去而不是凸出來的。它的底部和頂端都是圓形的。

問：換句話說，它就像是一個大型的沙漏，對嗎？

答：對。

問：好的。那些上升到空中的東西，就是從這個結構體的頂端出現的嗎？

答：我不知道。一開始，我有看到一個什麼東西升空，也或許是兩個，但是現在它們都不見了。

問：東西？什麼樣的東西？

答：一種物體。

問：是固體的嗎？是氣球嗎？

答：不是氣球，是固體的物體，圓圓的……

問：太空船？

答：有可能。好難形容。

問：你有聽見什麼聲音嗎？

答：沒有。

問：好的。但是它裡頭有光線透出？

答：是的。

似乎是從很高的結構體之中出現的太空船，以下是關於它的進一步資訊：

乙

問：那麼你要怎麼到處移動呢？你有交通工具嗎？

答：嗯……不知何故……從這……

問：你如何從一個城市移動到另一個城市呢？是使用陸上交通，還是離開地面的交通？

答：我能看到，從這裡的屋頂看過去，我不確定那是不是神殿，我想……不，我不確定那是不是神殿，但那是一棟圓形的建築，從它的頂端會有交通工具來來去去。夜裡只能看見一絲光線。

問：好的，請描述一下那些交通工具的樣子。它們有機翼嗎，像飛機一樣嗎？

答：不，不，不，它們……（停頓）。

問：它們是如何升起而不掉下來的？它們是怎麼行走的？

答：這和……，就是無形的……

問：電磁線。

答：是無形的，就是用它來行走的。

問：好的。

答：嗯，但是它是……它們是金屬的。我距離它們有點遠。

問：你進去過這些交通工具裡頭嗎？

答：現在，我距離它們有一點遠。好像……似乎是……

問：似乎是什麼？

答：它們是從側邊向外看的。有一個……一個……就像是帽緣的東西，一整圈都有，微微向上傾斜到一整圈的窗戶之處，然後就是一個微微傾斜的頂部。但是，我看到的大部分不是平的而是圓的，但平的地方又比高起的部分多。基本上是圓的，就像是帽緣微微上翹，一直到窗戶那一圈。頂端則

是什麼都沒有，很光滑，是銀色的，上面什麼也沒有。在星光中看去，幾乎像是一道白光。數量不止一個，它們，它們會被物盡其用。

我懷疑這裡所提到的交通工具，就是我們稱之為飛碟的東西。這個被催眠者以往沒有仔細看過這種交通工具的照片，所以描述時顯得困難重重。

「乙」也告訴我們在「另一個世界」是如何溝通的：

問：那麼，城市裡的人要如何與另一個城市的人溝通呢？你有溝通過嗎？

答：用無形的電線。可以與心意連結的電線。那些電線是無形的、看不見的。

問：那麼你是用什麼來溝通……

答：磁……

問：是，請繼續說。

答：哦……不是……磁性的……我不瞭解這種概念，我瞭解，我只是無法……是經由隱藏的電線，電線是隱藏起來的，是看不見的。嗯，是和那個什麼有關……磁性的，電……？

問：電磁？

答：我不知道那叫什麼，但它是我們來自神殿的溝通能力，需要溝通時都是經由它。而它則像是隱藏的電線一樣，有向外通訊的能力。

雖然對每一個實驗參與者，我們都或多或少詢問了他們的國家，或是行星上的政治和政府機制，但這些人都沒有透露出任何端倪。他們在「另一個世界」的生活，一定與政治完全沒有任何關聯，有一種可能是，他們的社會文化給予參與日常政治完全的自由；另一種可能性則是，他們的社會文化中並沒有政治結構。對於他們這些精通心電感應術、生活在實體之外的次元的人來說，很有可能根本不需要我們的政治體系中，繁文縟節的官僚主義和決策機制，就能組成一個運作正常的社會。

「另一個世界」上的人在被問及他們行星與地球的相對位置時，都沒有辦法順利說出具體的答案：

丙

問：你可以告訴我現在我們正在談論的行星是哪一個嗎？

答：不行。

問：好吧。那麼以待在那裡的那段時間來說，你知道在太陽系中除了你自己的那個行星之外，還有其他的行星嗎？

答：知道。

問：好的。那你知道行星地球嗎？

答：不知道。

問：好的。那麼你熟悉哪些行星呢？你知道任何一個行星的名字，並用名字來稱呼它們嗎？

答：我不知道。

問：你們和地球在同一個太陽系中嗎？你們的太陽和我們的是同一個嗎？

答：不是。

問：不同的太陽？

答：對。

問：那就是不同的宇宙了，對吧？

答：相同的宇宙，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次元。

問：好的。相同的宇宙，但是在同一個宇宙的不同次元裡？

答：對，沒錯。

問：好的，我瞭解了。以時間來說的話，你會如何描述地球時間和宇宙時間的關係？

答：時間，嗯，我認為是比較……我認為時間是很容易的。我不能四處遊走，然而我可以……時間就像是水，很容易就能穿透過去。

問：因此你確實瞭解時間，也有辦法掌握時間，對嗎？

答：對。

問：好，若你現在是十歲大，這十年與地球時間的十年是一樣的嗎？

答：對身體來說是一樣的。我們的時間裡有比較多空間，我們可以四處遊走，享有比較多的深度。

甲

問：以你所使用的測量單位來計算，你所在的地方離地球有多遠？

答：沒有測量單位。它就在那裡。

問：是在不同的次元嗎？你在那裡看得見地球嗎？

答：看不見。

關於「另一個世界」的環境，我們要提到的最後一點是他們與動物的關係：

問：那裡有魚？鳥？動物？

答：有啊，那裡都有，但是牠們……牠們是來做客的。不是一直都在那裡，但牠們會過來拜訪我們。

乙

問：你們那裡有一個動物王國？

答：牠們在那裡，雖然現在我看不見牠們。但是牠們在那裡，而且牠們是我們的朋友。

問：就你的記憶所及，牠們和地球的動物類似嗎？

答：我……我沒見到牠們。但是那裡有動物，有……

問：你可以和牠們溝通嗎？

答：不是藉由言語。

家庭組成與學業修行

看完這些異想天開的問題之後，我們現在將重心轉向「另一個世界」的家庭生活。這三個實驗參與者所回答的生活，有點像是一種延伸家庭的概念，類似公社的生活方式。

丙

問：現在談談你們的家庭體制。你有兄弟姊妹嗎？

答：和這裡的狀況不相同。

問：好的，請盡可能詳盡地告訴我，你們的家庭體制。

答：就和在這裡一樣，我們會出生，其實都一樣。不過我們的人民會形成一種很和諧的依存關係，但不是單一的家庭，比較像是一個共同生活的大家庭……我們的關係很密切，就像一個家族，不分彼此。我有好幾個父母，我想想，我總共有七、八個父母親。

問：你是說，你不知道誰才是你的親生父母？

答：不是。

問：那麼你知道囉？

答：是的。

問：所以你有七、八個父母親？

答：是的。

問：那麼你是把他們都當成真的父母親，還是養父母呢？

答：他們都是我的父母親。

問：他們一起生下了你？

答：我們知道是誰播下了種子，但是在我們的大家庭中，彼此之間的親情比起血緣關係更為重要。我的每一個父母為了我，什麼事都會願意做，而每一個兄弟姊妹，不管血緣為何也都沒有任何差別。我們都是一家人。

問：所以，你是由一個母親所生出來的。

答：是的。

問：但是你有許多個父親？

答：不對。他們私底下有配偶關係。每個人都有隱私。

問：你和他們每一個人都有關係嗎？

答：如果你說的是「血緣關係」，那麼我的身體裡只有來自於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的血。但是我和整個家族裡的人都是家人關係。

乙

問：好的，海羅塔，我們繼續。現在，時間來到了當天，或是任何一天的晚間時刻。一、二、三（彈指聲）。

答：我見到一個圓圓的小房子，材質是相同的，距離神殿不遠。我知道附近也有許多類似的屋子。我們聚集在……我相信這是我們吃飯的地方，那裡的地板很光亮。

問：我們？是你的家人？

答：嚴格來說不算是。那是……有相同目的的一群人。一群有共同目的的家人。我相信我真正的父母親也在場。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看「乙」的晚餐會吃些什麼：

乙

問：你的晚餐裡有些什麼食物？

答：沒有動物，我們不吃任何動物。是一碗清湯，但是裡面沒有任何動物的肉，湯是金黃色的……盤子是白色的，但又很不像盤子。很溫暖……總之，裡面沒有任何動物，我們沒有傷害任何動物。食物是裝在、裝在一種……一種碗裡頭，碗的材質很像是大理石，周圍有滿滿的裝飾，裝飾的材質也是相同的。這些碗和我們這裡的碗不一樣。

問：如果我給你一張紙，你畫得出來嗎？

答：它們有點像是放在一個架子上，有東西在下面支撐著，讓它們站在桌子上。它們是白色的，很像大理石，但是沒有那麼重。這個碗很像是重要儀式上所用的酒杯。我們全部人吃飯的地方，中間放了一個很大的這種碗，所有吃的東西都是從這個大碗裡取用的。那裡有一個人為我們所有人服務。

問：湯是用穀物和蔬菜所熬煮的？

答：我不知道。它很濃，有點像是……

問：粥？

答：但是它裡面沒有什麼顆粒，看起來滑滑的、很濃，是金黃色的。

問：哦哦，像是馬鈴薯泥或是南瓜泥那樣的質感和濃稠度嗎？

答：是的。

問：但是你們不吃魚。

答：不吃。

「甲」和「丙」也談到了他們的食物：

丙

問：你們的人民都種植哪些作物？

答：吃到身體裡的作物是穀類，還有一種根莖類的作物，像馬鈴薯一樣。還有其他種、許多其他的作物，每一個像我們這樣的人都會很熟悉這裡的作物。

甲

問：告訴我有關食物的事，你都吃些什麼食物？

答：似乎……你可以把它想成，（此處聽不清楚）……老師們……每樣東西好像都是經由想法而來。我沒看到有人在種植農作物，或是縫製衣服，如果你想要什麼，那樣東西就會自然出現。

問：你在那裡和地球上的人一樣要工作、吃飯和睡覺嗎？

答：我正在受訓，所以沒有做太多那些事。其他人做的比較多。

這三位在那裡所穿的服裝極為簡單，有點像是僧侶的服裝：

乙

答：我正在神殿邊等候。

問：很好。我們就繼續在那裡等。你身上穿的是什麼樣的衣服？

答：白色的袍子。白色的寬鬆衣物。

甲

問：好的。能告訴我你身上穿的衣服是什麼款式嗎？

答：它很像……袍子。

問：好的，袍子是用什麼做的？

答：（停頓）布料。

問：那布料是來自那一個行星的嗎？

答：是的。

我推測「另一個世界」的人不到神殿去的時候，或是需要從事一些比較動態的活動時，應該有其他衣服可穿。有一個被催眠者不是在催眠中，而是在催眠結束之後，曾經告訴過我，她曾經看見自己穿著像是傘兵服或滑雪服的連身衣，感覺很舒服合身，當時她正在行星外的某個地方工作。

稍早我提到，我發現這三個人完全沒有任何政治意識。然而，他們似乎有政府，只是完全以服務為目的，而不是一個想永遠掌權的政府機器：

丙

答：我所屬家族的這一群人都在政府之中服務，也都要接受特殊的訓練。我們就像僧侶一樣，用所有的力量來幫助社會。我們很年輕時就開始這樣的服務。我十歲。

在這個特殊個案之中，「丙」出生的家族都在政府任職，但她並不是非得留在這個「世襲階級」中不可。

丙

答：我正在學習如何讓自己更有幫助。

問：很好。是正式的學習、有制度的學習嗎？

答：是的。我的家族會詢問每個人的意願，不想過這樣生活的人，可以選擇加入其他的家族。在八歲時要做出這個決定。

問：所以，你已經選擇要留在這個家族之中？

答：我對這個家族很滿意。

家族會在這些被催眠者形容為「神殿」的地方，訓練家族中的小孩。「乙」在神殿中度過的時間似乎比另外二位要長得多，因此她在這部分的發言內容非常豐富：

乙

答：它的外觀是……一棟白色的建築物，非常大。我在外面，外面很美。要進入建築物內必須先經過階梯。它不太一樣，而且……不是方方正正的建築，而是圓形的。

問：建材是什麼呢？

答：這棟建築的建材像是一種石頭，但又不像是石頭。它像是一體成型的，不是經由一塊塊石頭建造出來，而像是一整塊石頭。

問：你是說整棟建築是使用一整塊建材做的，還是說它的每個廳堂是一個個堆疊起來的？

答：它是一棟圓形的建築物，但是它有……它的設計……在前面雕刻了一些東西，是用同一種材質雕刻成的，並且向外凸出。它……很像是座神殿。我沒有看到任何……（此處正好錄音帶一面錄完，換面時有一小段沒有錄

到。總共錄製了三面，接下來是第二面的開始。）……門的外面有一片葉子的圖案……使用了流動的圖案，門上的浮雕裡也有，但是它不是字。

問：好的。像是一種符號之類的嗎？

答：是的。

問：你現在正在做什麼？回顧過去的一年，你做了些什麼呢？

答：我看不到。我心中浮現的是「入門」（initiate）。「入門」。我一直是一。我是一。我是一。

問：你能回到那個時間點嗎？讓我們回到你的「入門」，好嗎？一、二、三（彈指聲）。

答：裡頭，在裡頭，四周都是蠟燭。美麗的黑暗之中，有燭光、光亮，和上面的金色光輝。聖壇，有一座聖壇，和一襲……袍子。我身旁還有其他人……他們和我穿著相同的袍子，聖壇上站著老師、老師、神父和老師。還聽到有樂聲，但是它不是……沒看到有人在奏樂。我聽到音樂，但看不到是哪裡傳來的音樂。就只看到這些。

問：你做得很好。告訴我有關你剛才說的「入門」，你開始了什麼事？你開始

之後變成了什麼？

答：一個侍奉者。

問：你成為了一個侍奉者？侍奉誰？侍奉什麼？

答：上帝的侍奉者，我不知道怎麼……

問：你成為女性神職人員了嗎？

答：不，還沒有。

問：好的，海羅塔，我們繼續。我們現在移動到再加上你生命總長的十分之一的那個時間點。一、二、三（彈指聲）。

答：我看到我年長了一點，還拿著一個杯子。

問：是相同的杯子嗎？

答：是一個杯子，但不是同一個。

問：你現在仍然在神殿裡嗎？你仍然是學生嗎？

答：我開始幫忙教學生了。

問：好的，這表示你有了一些進展。

答：還有好多需要學習，我知道的好少，但是我已經在幫忙教學生了。

問：很好。

答：這才是真正有挑戰性的部分。

問：大致上來講，你教些什麼？關於靈性發展的宗教課題，或是也教其他課題？

答：靈性方面。

問：現在我們移動到你在那裡生命總長度一半的時間點。一、二、三（彈指聲）。現在回顧一下我們剛才所經過的時光。現在，你正在做些什麼？

答：之前，都是和神殿有關，送出愛和能量。我們的身體實際上並沒有離開，現在我看不到，我沒辦法看到，還是看不到。但是之前，我確實見到神殿作為禮拜之用，大多數時候與肉體無關，而是透過心念和典禮給予幫助……我認為是一種儀式，但它全然地充滿愛，它是一個中心。

問：這些想法是源自神殿本身，或是源自神殿裡面的人？

答：全部一起。也全部一起離開。

問：神殿的功能和金字塔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是有一樣的功能？

答：它不是金字塔。

問：沒錯，但是是相同的等級？

答：它是一個神聖、神聖的地點，而且它傳送……它是一個傳送的中心，送出力量、愛，為了……能量、能量的傳送，能量。

問：它把這些能量傳送到哪裡？傳到整個宇宙嗎？還是只送到那一個行星？

答：不只限於那一個行星，但是包含了那一個行星。它……它是一個保護……更多……更多。它會保護，它能治癒，也傳送到需要的地方，但是它……

以下則是經由「甲」和「丙」的雙眼所看到的神殿：

丙

問：在那之後，你去了哪裡？

答：我去了一個地方。我不知道它在哪裡，但是它非常美。

問：將你記得的每一件事都告訴我。

答：我之前有寫過一次。那是一座神殿。我們走過我所見過最美麗的玻璃。好美的樹，好美的地方。我們走進了神殿，一個好巨大的白色大理石……裡

面空無一人，但是我們可以聽得很清楚。我們在那裡稍事休息，直到想好接下來要做些什麼。然後，我們就去了一座神殿。

甲

問：現在我們來到你的老師那裡，到達你的目的地。

答：我似乎進入了一棟美麗的房屋，是一座神殿，有柱子。

問：當你走近神殿時，請仔細看一看整座神殿的全貌，然後再向前走。描述一下你進入神殿時，入口的全貌？

答：有兩根柱子，一邊一根。有三到四個臺階。神殿閃閃發亮、好平滑，是圓形的，屋頂是圓頂。它有……好難描述……它有，像是音樂，但是不是音符所彈奏出來的音樂，像是飄浮在空氣中的音樂，在光彩之中跳躍。所有東西都幻化成閃爍的光芒。

問：告訴我那棟建築物的構造。牆面有沒有接合點，還是全都是一體成型的，或者是……

答：牆面全都是一整塊的，約有十英尺高，上面就連接著圓頂。牆面很光滑……是一種暗黃色。

問：能大約估算一下建築的直徑有多長嗎？那是一棟很大的建築物嗎？

答：外面看起來不大，但是裡面很大。先讓我試著搞清楚為什麼裡面那麼大，外表看起來卻一點都不大……

問：那麼從外觀看起來，建築的直徑有一百英尺那麼長嗎？

答：沒那麼長，嗯，可能也差不多。我進了門以後，地板中間有一個坐墊。外面很黑，但不是全黑，還是看得見一些陰影。

在這些時光回溯催眠的過程中，被催眠者常常提到有一道獨特的光線，通常會出現在神殿中，或伴隨著老師一起出現：

丙

問：有人出來引導你，或是為你導覽嗎？

答：有，但是沒有人。它是……好像是在風中。

問：你看得到嗎？

答：看不到。只看到光，很美，真的很美。你能看見輕輕的微風在低語，像是

小小的光點……小小的光束。

甲

答：我跪在墊子上。那裡什麼也沒有，只有空中的樂聲，我開始祈禱。有一道光照射下來。起先是明亮的金黃色光芒，像是一座光瀑。它照射在我的頭頂上，然後像流水一樣流瀉至地板，照亮了整個房間。我去見老師之前，先來到這裡。

問：你有什麼感官上的觸感，或任何感覺嗎？

答：全然的溫暖，我與光全然合一。它融化了我的身軀，我像在海洋之中被海水沖刷著。它是……它是合而為一的感覺。

這些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口中所提到的老師，似乎是很崇高完美的一群人，他們的學生對他們推崇有加。擔任老師的是家族中較年長的成員，我推測他們若是在地球上，應是已屆退休之齡，但是在「另一個世界」上，他們開始了新的職涯，將畢生所學傾力相授給年輕的家族成員：

乙

答：有一位老師好棒。

問：那麼，請說說你每天和他在一起都做些什麼。他是如何教導你的？

答：他為我們所有人祈福。他有很多、很多的愛。那裡有的……有……嗯，金色的、金黃色的、金色光芒。（嘆息）

問：很美，是嗎？那麼那裡是寒冷的，還是溫暖的呢？

答：那裡既不寒冷也不溫暖。那裡充滿喜樂。

甲

問：然後你就走向你的老師了是嗎？或是我應該說，接近你的老師。你可以描述一下當時的狀況嗎？

答：我轉身走出了神殿。那個人正在等我。

問：跟你稍早錯身而過的人同一個嗎？

答：是的。

問：他是你的老師嗎？

答：他不是我的「老」老師。我們兩個都要去我的老師那裡。他是……他一直

在那裡等著光芒出現在我身上。

問：好的，你們兩個現在要去你的老師那裡了。

答：對。我們兩個似乎……那裡有草。我們似乎是往比較高的地方走，到達了一個洞穴，好像是之前的那個洞穴，從那裡可以俯瞰整個城市。

問：你的老師在洞穴裡面？

答：沒有，後頭的牆開啟了以後，我們就走過去了。有三個老師坐在一個半圓形裡頭等待我們。

問：你能描述一下他們嗎？他們的姿勢是怎麼樣的？

答：他們盤腿坐著，穿著白色的袍服，他們的光照亮了整個洞穴。他們留著一頭長長的白髮，他們的雙眼……他們的雙眼……閃爍著光芒，眼中有著無比的力量。我們坐下來正對著他們，開始冥想。他們……有什麼東西從他們腦中進入到我的腦中。是……是知識。我……這些我全都知道，但是我永遠不會……我有好長一段時間不會記得。他們向我解釋，我們也同意了。我是……我像是一顆種子。我已經……那些字好混亂。他們在培養我，我……他們選擇我來傳達他們的訊息。他們說，等時候到了，就用得

上我們。我的外表就像個孩子似的，但是我的內在老而睿智，我看得到、也瞭解他們看到和瞭解的每件事……在這個孩子軀體之中的我，會有一段時間不能說話。這真是個奇怪的組合。現在，所有的老師都在培育我。那孩子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她以後將會忘記。而她體內的那個老者……永遠都在，所有訊息和知識也都在。我感覺……他們用愛來做這件事，這種愛是一種全然的理解，對所有一切事物的全然理解。不過，我覺得有些困惑，因為我是他們的種子。我是他們的。

問：好的，所以你獲得了一些訊息。

答：是的。

問：那麼，訊息會如何傳播出去呢？何時會釋放出這些訊息？

答：一開始會一次釋放出一點點。要恰到好處，讓那孩子在外頭能夠安安全全，不被傷害。她會和其他人一起被送到地球去，但是離現在還要再過一段時間。送去之前，那孩子還要接受許許多多的訓練。當她到了地球以後，就會一點一點地釋放出去……但是她要隱藏好，不能讓旁人發現。我現在還不知道會到哪裡，也不知道是否會釋放出所有的知識。她是非常小

心的。

丙

問：好，現在我們繼續將時間點往前移動，一個月、一個月地，一年、一年地往前移，由你自己決定。現在告訴我，後來發生了什麼事？

答：我在教書，和家族裡年輕的一代一起工作。我的伴侶比我多出了一次星球外面的任務。

問：他比較堅強嗎？

答：是的，而且也年輕一點。

問：所以他比你多進行了一次行星外的任務，是嗎？

答：嗯。

問：他去了多久？

答：一年。

問：他回來時，一切都還好嗎？

答：他覺得很累，就與年輕人一起教學。

問：好的。大致上來說，他和你教了他們什麼？

答：好多東西。我親自和年輕成員們一起，幫助他們更瞭解自己，我最大的興趣也在這方面。其他人則會教一些其他技巧和人格的修練。這是駕馭各個不同次元的方法。

我聽到最後這句話時，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心理念：「……人格的修練是管理各個不同次元的方法。」這個觀念是不明飛行物體與人類接觸時，一而再、再而三強調的概念。

星球間的援助任務

「另一個世界」的孩子在神殿裡和他們的老師完成了「學校課業」之後，就有資格開始接受任務、進行服務。

「甲」在催眠的過程之中，幾乎全程都專注於她年紀比較大時，為了在那個行星上「死亡」之後到地球的旅程，而待在神殿裡準備的階段。因此，我們從她那裡得不到任何與任務相關的資訊。「乙」則是催眠過程的大多數時間都在述說她待在神殿裡

的事，而且她的一生似乎確實比另外兩位被催眠者，和她被賦予的任務有更緊密的關係，她是比較與世隔絕的。不過，她曾經稍微提了一下派往行星外的任務：

乙

問：我相信你很快樂，你是一個很快樂的生命體。你很享受那個生命，對不對？你曾經搭乘過那些太空船嗎？

答：我覺得自己與他們融為一體。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些事……我們在那裡的目的之一就是……來運用……做這件事……

「丙」針對行星外的任務提供了最豐富的訊息來源。尤蘭達對他們的基本功能描述得很貼切：「……除了有許多人來到了地球上，融入人類的社會中，慢慢引導他們回來之外，同時他們還有絡繹不絕的、搭乘他們的太空船或其他方式來地球，做短暫停留的。」[7]「丙」就提到，她先是在自己的行星上出任務，在通過測試之後，才會被派往其他行星：

丙

問：我們現在將時間點移動到你十五歲的時候。一、二、三（彈指聲）。現在你十五歲了，年紀長了一些，也更有智慧了。回顧過去的五年間，發生了哪些事？

答：我過得好極了。

問：怎麼說呢？

答：我學習到好多東西。一開始先從旁幫助比較小的任務。我們去幫助我們自己行星上比較弱勢的族群，他們不具有穿越時間的能力，只能一直待在他們的身體中。我們幫助他們找到方法生活下去，但是並不介入、也不干涉他們的生活。只要能成功幫助到別人，真的會很有成就感。

答：我的第一個任務是幫助一個部落。這個部落所種植的農作物全都被入侵的一種像貓的野獸給吃光了。我和另外兩個成員找到了保護他們農作物的方法，為他們解決難題——我們在荒地上種植了一種野獸更愛吃的農作物，把野獸給引過去。因此，部落維持了他們的自尊，保護了他們的土地。我們沒有介入他們的生活，執行這個任務時，我們都覺得很好玩。

問：這些是在你自己的行星上發生的。

答：對，是在我自己的行星上。

丙

問：現在，你正在一個不同的行星上工作，這個行星上的人因為一場天災幾乎全都滅絕了。

答：是的。

問：那麼你要如何幫助他們呢？

答：嗯，我們會慢慢來。如果用直接介入的方式來幫助他們，當然也可以，但是這樣一來，他們就永遠不會自己解決問題了。所以我們會多花一點時間。

問：因此你們是用引導的方式幫他們？

答：沒錯，就是將答案放在他們能發現的地方。我們的身體中其實都有答案的，自然而然答案就會出現，只不過要花點時間慢慢來。

問：已經知道這場天災的原因了嗎？

答：是的，原因很單純。就是……那個行星的板塊突然碰撞在一起，先是起

火，然後又有洪水。行星上大部分的人都住在同一區，結果那一個區域全都被大水淹沒了。雖然大水澆熄了大火，但是多數人都已經罹難了，只剩下極少數的倖存者。那些倖存者都住在與世隔離的區域，幾乎整個文明都……

問：板塊是什麼？

答：行星、地表、地球、岩石……

問：它們是連在一起的嗎？

答：是連在一起的，但是會彼此推擠。它們是並排在一起的，裡面有熱氣會噴發出來，板塊會移動，一個板塊會疊到另一個板塊之上，此時，兩個大陸就會擠壓到一塊兒。就像是火山爆發一樣，非常可怕，會造成極大的浩劫與破壞。

問：這個大災難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答：哦，其實我也不知道。

問：全都是天災造成的嗎？

答：這裡的板塊總是不穩定。我不知道原理為何，還有為什麼會發生，總之只

要板塊有某些不穩定的狀況，就會發生那樣的天災。

問：所以板塊可以保持穩定？能提供任何形式的能量嗎？

答：板塊就是各個大陸都在其上……是行星表面的一部分。

問：好的，很好。所以你在災區重建方面已經順利進行，也幫助他們找到可以自救的方法？

答：還沒有。

問：所以你還在那裡幫助他們？

答：我們現在大部分能做的，就是讓他們更舒適一點。我們仍然在尋找那些紀錄，一直試圖找到那些紀錄。我們必須在某個時間點幫他們找出來，不想要用其他紀錄來替代。一定還有一些紀錄還保存在某處，沒有完全被燒毀或淹沒。

問：哪一類的紀錄？用途是什麼？

答：可以幫助他們找回語言、歷史、文化等各種類型的紀錄。

問：好的。與你相較，你會怎麼描寫這些人的外表呢？

答：他們矮矮的，膚色黝黑，很矮胖。他們看起來像，對，看起來就像是穴居

人，他們就是住在洞穴之中。他們現在的生活真的是一團糟。

問：你和他們的關係是怎麼樣的？你們是怎麼相處的？

答：他們並不知道我們在這裡。他們的確是對某些奇怪的事情起疑，但是並不知道我們在這裡。

問：好的。你在那裡停留了多久，如果用你生命中的月或年來計算的話？

答：在身體裡，我們停留一年。在時空次元之中，我們待的時間久很多。但是在身體裡，我們只停留一年。

問：好的。這個工作完成了之後，你就會回去你的母行星，對不對？

答：是的。回去休息。

問：好的，那麼我們就回去。你完成任務了。想說說關於任務完成，或是太空船回程、返航的事嗎？

答：好的，沒問題，我的任務雖然完成了，他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

「丙」接下來繼續講述了她在老年期間為家族中的年輕人教學，還有她的死亡，本章節稍早已經介紹過這一部分的內容。在身體「死亡」之後，「丙」說她在另一個

次元等了一年多，直到她的伴侶回來為止。她為什麼會等候？此時這三名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全都開始生命中新的篇章：他們開始講述到地球擔任「蘋果」這個任務的準備工作。《奧斯帕》一書中提到許多有關這些蘋果的事，甚至也提及有一些是從浩圖恩星（Hautuon）來到地球的，這個行星的名字與好幾個外星接觸者的主要接觸者之名——哈頓，類似程度令人訝異：

> 現在可以看見數以千計的守護艦在浩圖恩星的太陽旁邊航行。
>
> 每一艘守護艦本身就像是一顆星星，搭載了數百萬曾為許多不同世界上的男神和女神的天啟靈魂，他們形成了浩圖恩星突然降落時的雙翼，使得到紅色恆星的旅程不那麼搖晃。紅色恆星就是居住著會死亡的生命體的星球。[8]

請注意船艦上搭載的是「天啟的生命體」（etherean beings）。

這幾個實驗參與者宣稱，一進入帶他們來到這裡的船艦上時，他們就丟棄了原有的身體，有了一個全新、密度較低的身體。那艘船是什麼樣子的，為什麼他們需要它呢？

甲

問：好的，現在請你描述一下航空飛行器的外觀，還有你進入飛行器後，裡面是什麼樣子。

答：它的底部直接著地，下面沒有支架。有一道門，那道門也用來作為登機時的舷梯。飛行器中間的地方有著凸出的邊緣。

問：飛行器是圓形的嗎？

答：是的。

問：好的，所以它的中段處比邊緣要厚嗎？

答：中段比較厚。

問：航空飛行器看起來是用什麼材質製造的，金屬？還是陶瓷？

答：我感覺好像是一種金屬。

問：有光澤嗎？像是不鏽鋼、鋁、銅、鋅，還是什麼？

答：嗯……很平整，沒有光澤。

問：好的。有沒有從內部伸出來的天線？仔細看看它的外觀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地方嗎？

答：沒有。

問：好的。你現在走上搭機的舷梯，當你進入船艙時，請開始為我描述船艙的內部。

答：它的裡面也是圓的。我坐了下來，座位都在窗邊。有光線，但是我沒有……我覺得有點奇怪。

問：在你進入之前，裡面原本有其他人在嗎，像是地勤人員或是服務人員？

答：沒有。

問：你感覺有任何其他人在場嗎？

答：沒有。

問：好的。你到了裡面，裡面有座位，還有光線。有沒有控制臺，或是駕駛艙呢？你要如何控制這艘太空船？

答：我的印象是沒有電力，要用心念控制，我不知道是由我們共同的心念，或者是老師的共同心念來控制，但是是純粹以心念來控制的。

問：好的，所以這艘船是以心念來控制的，以心念產生的能量，是嗎？

答：是的。

問：但是，你關上艙門了嗎？

答：該出發了。艙門已經關上了。

問：好的。當出發的時間到了，你是如何離開的？你開始移動了嗎？就用想的而已？

答：是的……

乙

問：你是如何離開的？是誰控制那艘船的？是誰在操控嗎？有駕駛員嗎？

答：沒有。

問：有看到門框嗎？有駕駛艙嗎？

答：裡面有光，但是……控制是……我們在裡面的所有人都合而為一，想法與神殿裡面的想法合而為一。我們就是那樣離開的。

甲

問：讓我們將時間點再往前移動，現在，你的生命經驗又過了十分之一。一、二、三（彈指聲）。你到了那個時間點，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答：我從我的洞穴裡出來，正往石壁下方走去。我正在往城市的方向前進，因

為他們現在要將那些準備好幫助地球的人送走了。我很興奮。我的右手邊有一棟好高的建築物，形狀就像是一個沙漏，很細長的沙漏。在這個高高的結構體頂端是一個平臺，航空飛行器就是從那裡離開的。其中有一個航空飛行器特別大，它會搭載來自於許多不同地方的許多、許多民族，而他們將在這裡頭集合。

問：它的形狀像什麼？

答：長長、圓圓的形狀。

問：像一枝大雪茄？

答：是的。要說它像什麼的話……我們這裡有樹，它就像是一棵很大的樹，中間的部分是平坦的。

問：你是說樹幹嗎？像是一根樹幹？

答：是的。

問：不是樹枝？

答：不是樹枝。有比較小的航空飛行器。

問：它們看起來像什麼？

答：它們很明亮、銀色、圓圓的，底部和頂部則是平的，中間那圈比較寬，就像是雙手捧在一起的形狀。

問：它有圓頂嗎？

答：我的感覺是，如果你想要有圓頂，就可以有圓頂。我正在嘗試瞭解全部的知識。似乎是我們心念的力量創造了結構的幻象，就像是所有行星上的所有民族一樣。不知為何，那些創造飛行器幻象的控制者選擇了這些形狀，也許它在其他時間中有其意義，但是在現在來說不是那麼重要。

問：他們為什麼要航行？

答：讓我想想。（停頓）再一次，又是因為念力，並不是所有人的心裡都想著同一件事，而是由少數幾個人的念力所促成的活動，但由於我與大家都是一體的，因此所有人就會同步行動。只是我並不是在想航空飛行器或是……航行的計畫，有一些其他人想的正是這個，我和他們是合為一體的，對於他們帶給我們的一切，我全然接受。

問：你當時的想法是什麼？

答：我正想搞清楚航空飛行器是如何在太空中移動的。它……不過我幾乎找

不出什麼端倪。在以後的某一天，地球上終究會有人看到這一個時空。人們……有一個人，一個科學家會說，空間和時間並非是緊緊捆綁在一起的。到那時，人們將會讚許他，但是他們看不見它，而他將去……還會有幾個人，終於發現空間和時間不是在一條固定的直線上。在他們的空間中見到的，只是一個空間和一個時間，並非是所有空間和所有時間。因此，將他們的時間中望向天空，所看到的空間稱為全宇宙，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就好比站在房間中，將看到的房間稱作為地球一樣，根本是以偏概全。要以文字向人類說明時間與空間的概念並非易事，因為他們缺乏想像力，缺乏心念的力量，也缺乏看見真相的訓練，因此難以知道空間和時間的真相。直到能真正瞭解之前，他們的太空旅行全都只是幻象。我們隨著我們的心念航行，正因為瞭解空間和時間的真正意義，所以知道那並不具任何意義。太空中並沒有滿布的星星。在航行時，時間是不具意義的，它也不需要有任何意義。要用文字來精確定義無限是不可能的，我們所做的遠遠超越一般人的想法，因此使用文字來溝通我們目前的進展是毫無可能的。但是有一天，孩子們會擁有想像力，當他們看著星星，就會瞭解所有

的一切，因為他們將會看到其他的空間。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將我們與那些我們試著幫助的人隔離開來，要教育他們需要很長的時間。時間就是一切（And yet there is no time, but all of it.）。

「甲」談話的內容集中在她上了船之後，來到地球的經驗。她一直不斷地告訴我們，她覺得很哀傷，因為必須忘掉光與一體性的真相，才能經由出生的過程來到地球。

甲

問：好的。請你走進結構體之中，先找到自己的所在，現在，當你進入到結構體後，請將細節告訴我。

答：好，我現在還沒有走進結構體內。我要先回到老師的房間待一會兒。

問：他們知道你要離開嗎？

答：他們知道。我進去的時候，他們都站起來開始歌唱。

問：你有對著他們歌唱嗎？你走進去時，他們為什麼要站起來？

答：因為我們會分開。

問：好的，所以代表他們很重視。那麼接下來，你和老師之間還發生了什麼事？

答：我走到其中一位老師面前，他雙手扶住我的肩頭，深深地凝視我的雙眼。我轉向另外一位老師，他也做了一樣的事。我得到了很多力量和知識，但那時我還不知道那是知識。當我轉向第三位老師，他凝視著我。

問：用相同的方式，凝視著你的雙眼。

答：是的。

問：請繼續。

答：當下要我不感到憂傷實在是很難，但是突然之間，我又覺得其實沒有關係，就流了一滴淚，他也流下一滴眼淚。然後我就轉身離開了。（啜泣聲）

問：你知道你為什麼必須離開嗎？

答：是的。

問：好的，非常好。請繼續。你現在正要前往鑽石形狀的建築物嗎？就是那棟

像沙漏的建築物？

答：是的。

問：另外四個人呢？他們和你在一起嗎？還是他們的老師和你的不同？他們的情況如何？

答：我不知道他們的情況。

問：好的。

答：我繞了比較遠的路。

問：為什麼？

答：這樣我在途中可以再次冥想。我知道這是一件好事，我準備好了，走下山坡，朝著沙漏形狀的建築物走去。我現在站在最底部，朝上頭仰望。我身上穿的不是袍子，而是其他的服裝。

問：其他人到那裡了嗎？

答：我看見他們正朝著我走過來。

問：好的。

答：他們現在到了。

問：好的。他們也準備好要出發了。

答：是的。

問：他們穿著的服裝和你相同嗎？

答：是的。

問：好。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

答：我將老師對我做的，也對著他們照做了一遍。我輪流轉向每一個人，把我的手放在他們的肩頭，並且凝視著他們。我們交換並分享了彼此的安慰、哀傷、愛、知識和理解。這是個感受我們是一體的時刻（停頓）。現在，我們開始走向那棟建築。我們向上升，就好像……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它，也許是升降機吧，它一直往上升。

問：請繼續。現在你到達了頂端，在那裡發生了什麼事？

答：有一個航空飛行器，它是……它是圓形的。

問：你有進入到航空飛行器內嗎？

答：是的。我們全部都進去了。不知為何，我覺得這是一個小型的航空飛行器，比其他已經離開的人坐的要小。

問：但是對五個人來說已經足夠了？

答：是的。

「乙」也描述過一樣的場景：

乙

問：你以靈性的形式、靈性的身體進入了船艙之後——

答：是有光澤的。

問：請為我描述一下船艙的內部。不過首先，請先仔細看看這艘船。你剛才是說它是圓形的，對嗎？

答：有可以坐的地方。

問：是，但是這艘船的外型，是像球一樣圓嗎？

答：不是。我、我、我沒有仔細看這艘船。不過，當我們進入它的時候，好像……好像有一個地方可以直接從神殿走進船艙內，所以現在沒辦法看見整艘船的外觀。外觀是以前看到的，但那時沒有走進去。我們此時在室內

行走，從神殿直接走進船艙內。

問：好的。

答：有一個地方可以進入，它和我們的門不一樣，不是一扇會開啟的門，而是……我們走上那道門……而且我們的……我們是……流下了哀傷的淚水。

問：有多少人和你一起在船上？

答：我不知道。有……

問：十個人？

答：不對……但是——

問：十二個人，或是——

答：不對，不對……不到十二個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等。有一個人。

問：你準備好要離開了。

答：是的。

然後這一小隊人就離開了，正如《奧斯帕》裡面所記載的這樣一段內容：

一旦意志力成熟，上帝之船就能向前疾馳。在耶和華寬闊的光輝海洋中冒險航行的其他船隻上的神祇與人類，就可以看到它發出的聖光所展現出的意圖。[9]

我所訪談過的其他外星接觸者研究員，也提到相同的內容：這些被派遣到地球上出任務的「蘋果」，都有一定程度的哀傷，特別是在催眠的狀況下，提及在另一個星球上的生活時，這種哀傷的氛圍是很普遍的。這種情形的確可以理解，他們自願來地球出任務，其實有點類似我們自願加入海軍陸戰隊服役的情形。這些接受任務的新手當然知道將來的任務會很艱鉅，但也相信在執行勤務的期間，會使他們成為更成熟的人。海軍陸戰隊可以將男孩蛻變為男人，而來到地球參與重生任務，也能將他們打造成高人一等的好手。經由尤蘭達傳遞訊息的一名外星接觸者曾經說：

我看見了一個很憂愁，但是充滿喜樂的人。她很想家，因為她離家很遠。我瞭解，因為我所在的這艘船也離我的家很遠很遠，我們對這種想家的渴望是很瞭解的，我們之中的許多人都是自願將一生奉獻給這些使命。但是在地球上的你們真的很不幸，因為當你自願前往時，就會喪失對家鄉的大部分記憶。[10]

「甲」和「乙」也各自以他們的方式談到了心中的哀傷：

甲

答：這裡的孩子會感覺到悲傷。她只是驚鴻一瞥，就失去了它，然後被送到一個讓她混亂的環境之中。當然，如果她有決心，如果她仍然能記得她的夢境，或是所見的一切，她就會在黑夜的陰影中看到她的過去，慢慢地，就會記起來了。

問：現在，盡量詳細地告訴我關於這個事件的每一個細節。憑直覺快速地告訴我，不要做任何理性的邏輯分析。

答：那裡有一些人，但是我分不清楚誰是誰。我們正在冥想，沒有人說話，好像就一直這樣待在那裡。我很難過。

問：好的。是因為有什麼事件會發生，所以才冥想的嗎？

答：因為我們要離開那個行星了。

問：那麼你之所以難過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答：多多少少是，沒錯。

問：好的，你馬上要離開那個行星了，其他人也和你一樣。

答：是的。

問：好的。能請你描述一下其他人的狀況嗎？

答：外表沒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地方。我只知道，他們瞭解得比我多一點點，但是我比他們難過。之所以難過，是因為我極為掙扎，已經掙扎了很久很久。我很難過事情非得如此不可，但是其他人知道他們一定得要離開，而且都已經能坦然接受……但是我沒有辦法……

問：好的。再多告訴我一點關於你的掙扎，是什麼樣的掙扎？

答：內心的掙扎，我們所熟知的一切在離開之時，就會全部失去。我們離開，然後會回去……經由黑暗再回去，並且掙扎……直到歸於平靜。現在，我覺得很輕鬆。我在想，這一切……

乙

問：很好。我想要你回到現在，回到在所有次元之中的現在這一刻。你之所以來到現在的這個時刻，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你的主要目的是什麼？你的任務是什麼？

答：百葉窗關上了。

問：什麼意思？

答：當我回到這裡時，記憶被抹得乾乾淨淨，很難看見。（停頓）這裡有濃濃的悲哀。

問：為什麼？

答：這個行星……

問：是，但是不是在靈性的次元上？你指的是行星本身嗎？

答：我看到的就是這樣。

問：好的。那就是你來這裡的原因嗎？你為什麼會被派遣到這裡？

答：會忘記的。我們要忘記。

問：為什麼？為什麼必須要忘記？

答：它不見了。（輕聲說）它不見了。

問：在那個行星上，過去的記憶不見了，是嗎？

答：愈來愈遠——它不見了。一切都從零開始，是全新的，全都忘記了。

靈魂的位面轉換

當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太空船來到我們這裡時，並不是把船上的乘客放在地球表面上，而是讓他們進入地球比較細微的靈魂層，進入地球的輪迴轉世週期之中。喬治·威廉森是這樣說的：

如果這些流浪者不是經由太空船來到這裡，那麼他們是怎麼來的呢？他們自願來到地球，並且經歷輪迴轉世。換句話說，他們是在這裡出生的！他們有出生證明書，他們也上學，那些我們小時候生的病他們也都得過，也在轉角的雜貨店買飲料喝，在學校對心儀的同學放電，或在上課時對老師惡作劇。簡而言之，他們與地球上的其他人並無二致，除了這一件事：他們並不屬於這裡！他們占領了肉體，自己選擇了要投胎給哪一對父母親，選擇的標準則是看誰能夠給予他們最好的優勢和訓練，以幫助他們完成來到地球上的使命。[11]

有一個自稱為蘇克（Sut-ko）的生命體提供了以下的訊息：

自古以來，光之導師來到了地球，他是從其他行星、其他系統，甚至從其他銀河系，從你所謂非實體的天國化身而來。光的好同伴們都化身而來，帶來了真相、愛與光的旗幟。這些教誨極其簡單，對唯一造物者和他的法則全然奉獻。這些光的團體（Lighted Ones）來到這裡，卻常常發現自己化身進入了黑暗與墮落之中，他們化身為血肉之軀，原就不是為了增加自己的經歷，雖然的確從中得到了不同的體驗。他們的動機純粹，一心一意只想為唯一造物者和他的世界服務，純粹是基於愛和憐憫。

每一次，當那偉大之人（the Great Ones），也就是你所稱的神的化身（Avatars）來到這裡時，同時也會有許多小老師、許多光的靈魂來到這裡，他們全都抱持著憐憫和服務之心無私奉獻。他們的任務看似瑣碎，然而他們形成了一種力量的連結，彼此之間環環相扣。我們將這些同伴取了「好夥伴」（the goodly companies）的綽號，只要有任何一個好夥伴走向前去，整個團隊的靈魂都將跟隨著他一起出發。他們已經認識彼此、也一起工作了幾生幾世。這些靈魂，在行星地球之上的許多地區，再一次化身為肉體之軀，他們在這個行星上的週期尾聲，為了提升這個行星及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的到來

而努力不懈。這些靈魂都已經化為肉身，並在這個行星各處組成了「光之線路」（Lightlines）和「光中心」（Light Centers），他們之中有些人孤單地進行任務，與同伴們全無聯繫，獨自在這個物質世界中執行任務。無論他們是在哪裡發現自己的，或是辛勤執行了多少任務，他們一直試圖將他們的理解、將自己所記得的一絲絲真相帶到這裡。如今，有許多這樣獨自工作的人已經結合在一起，他們想要增加自己能夠貢獻的力量，那光之網的圖案現在已經在這個行星的周圍編織成形，賦予最高的能量……[12]

以下是「甲」、「乙」、「丙」對他們進入到靈魂位面時的描述：

甲

問：好的。你準備好離開了嗎？

答：準備好了。

問：那麼請你離開，找到在下一個位面或下一個次元中的自己？你現在在地球上的靈性次元裡面了嗎？

答：我還不太確定我在哪裡。我不在地球上。

問：你仍然待在太空船上嗎？

答：不是。

問：你是如何離開太空船的？

答：嗯，使用念力。時候到了。

問：要讓你從你的行星旅行到地球的靈性次元之中，非要坐太空船才行嗎？

答：就某方面來說，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就許多其他層面來說，又不是非它不可。我現在沒辦法仔細說明，但是要進來的確必須要經由太空船才能轉換成功。即使每件事物都是一體，振動是無限的，我們對地球上發生的所有事情也都了然於心，但只要待在我們自己的行星上，我們就沒有辦法進行任務，那只會為我們自己的發展、地球的發展，還有我們的任務帶來混亂。我們有必要澈底離開我們的振動層，並且經歷輪迴轉世。我們需要學習如何成為靈魂位面之中的靈魂，同時經歷所有地球人都體驗過的經驗，因為我們現在已經不再需要經歷這些事了。

問：好的。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答：沒有了。

問：好的，你是如何靠近地球的？是直接下降然後登陸，還是……到達這裡以後又發生了什麼事？

答：不，我們不登陸。不能那麼做。

問：可以描述一下你們如何來到地球，還有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答：只要離開太空船就行了。

問：你是從空中離開太空船的嗎？

答：它已經沒有任何功能了。它……轉變成……我們丟下了那個身體，我們丟掉……我們就離開了。我們……是……

問：你是說你離開了太空船？

答：是的。

問：然後就到了地球上？

答：嗯……不是在地球上。我們很靠近，我們在附近，我們是……

問：你在靈性的國度之中，靈魂層，對嗎？

答：是的……

問：此時還不在地球上？

答：沒錯。

問：好的。那麼在這一層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答：我知道自己一定要經歷叫做「出生」的這件事，但是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問：你有沒有收到任何指示？你在那裡有沒有新的老師？

答：我找到了一些幫手。

乙

問：你到達了我們的行星。現在，請你告訴我關於到達我們行星的方式。你是如何到達這裡的，太空船下降後就直接在地球上降落了嗎？

答：嗯，不是，我們是在靈魂之中。

問：好的，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你是如何離開太空船的？

答：太空船已經不再需要我們了。

問：那接下來太空船會怎麼樣？

答：我不知道。

問：你呢？出了門，是停下來還是……

答：我們，我們在這個階段不需要門。

問：因此你就從太空船上消失了，然後就直接來到地球了嗎？

答：沒有。

問：那麼發生了什麼事？你是在比較高等的靈性次元之中停留了一陣子嗎？

答：我在等候、觀察。

問：你與當時認識的人，還有現在認識的人之間有任何聯絡嗎？

答：（停頓）我只能分辨……我看不到人……能感覺到他們存在……

問：你找到了某個人，不是嗎？

答：在靈魂位面。

問：是誰？

答：母親和父親。母親。

問：太好了。

答：靈魂——親愛的靈魂。親愛的靈魂。

問：在你來到地球之前，她就先過來了。你在等她，是不是？還有你的父親。

所以，他們知道彼此的存在，對嗎？

答：這都是計畫好的。

問：本來就計畫好他們會當你的雙親，是嗎？

答：是我選擇了他們。

問：好的。

答：他們也選擇了我。

丙

問：很好。現在我要你從另一個行星完完全全地回到靈魂位面。是誰先離開的，你還是你的伴侶？

答：我的伴侶。

問：所以你等候了一會兒？

答：我在尋找適合的人。我在等待正確的挑戰。

問：你是自己作出決定的嗎？

答：完完全全。

甲

問：我要你告訴我，是誰選擇了你的母親和父親，原因是什麼。還有，為什麼

會是這個特定的時間點，為什麼會在這個特定的地點。首先，先談談你的雙親。你是自己選擇了那兩個人，還是你的幫手幫助你作出決定？

答：似乎是我自己選擇的。

交織的生命與際遇

這三名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來到了地球，選擇好他們的雙親，也經歷了出生的過程。很顯然，這些「蘋果」是有計畫性地成群來到地球，如果他們後來認出了彼此，而且也記起了他們的使命，就能夠展開和諧的互助合作。當我蒐集到第二個和第三個時光回溯催眠者的資料，發現到他們在前世之中是彼此相識的，這個發現讓我驚喜不已。這個故事牽涉到至少五個人，因此我一定要告訴你關於另外兩個人的事，除了前面提過的這三個人之外，我們姑且將另外兩個人稱為「丁」和「戊」。這幾份相互吻合的報告之中，最令人驚異的部分就是——「甲」並不認識「戊」，但有提到「戊」是她在「另一個世界」裡認識的人，是她的家庭成員之一。因為「戊」現在已經去世了，因此她也絕對沒有任何認識他的可能；不過，她曾經聽「丙」提起過他的

名字。除了這些僅有的一點點關聯之外，她在接受時光回溯催眠時似乎認出他來了。

甲

問：現在讓我們看看你要離開的這個地方。

答：讓我回到孩童時期。（停頓）

問：你看得見有哪些人要一起離開嗎？現在請告訴我身旁有沒有你到達地球以後會認識的人呢？

答：有一個男性站在我旁邊，他和我在一起很開心。我們正在看……我們正在看著太空船。他們還沒有開始將我們的兄弟姊妹送進船艙。我們……我認識他，他是我的配偶，不過時間不長。我在地球上並不認識他，我不會在地球上看見他，但是他會……他會不時在各個地方出現在我身邊……當我有了新的配偶時，他就在我身旁。他正在工作……他是在一個不同層面裡工作，因此我看不見他，但是他會指導……幫忙保護我和我的配偶。

問：在那裡還有其他人是你後來在地球上有遇見的嗎？

答：我現在正嘗試把人和名字搭在一塊兒……「丁」和「戊」在地球上用的名

字，讓我想想他們到底是來自何方，是來自於我的行星或是別的地方。（停頓）「丁」是來自於我的行星，不過我不認識他。（停頓）不對，「丁」不是來自於我的行星，他負責幫助他的人民和所有加入這次行動的人民溝通，是很關鍵的角色，在地球上對我多所安慰，而我們都會到地球上去。他來自於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到底是哪裡，但是他會知道我，他會知道所有的人，只要那些人能展示……只要凝望著他的雙眼……他就能夠認出來……他就像是一條分水嶺，我們之中的許多人都會通過這條分水嶺，繼續我們的旅程，發揮我們的所學。我看到了「丙」，她現在長大了，和我很親近。我……我感覺我的年齡應該會年長許多……但不知道什麼原因，年齡停止了。

問：你還有見到其他任何認識的人嗎？

答：在甲板這裡沒有了。

問：還有沒有任何其他和你一樣，因為相同的目的受訓的人？

答：我沒有見到其他人在老師那裡接受和我相同的訓練，但是有其他人，他們會幫助我，我們將幫助彼此將這知識帶出去。

問：描述一下其他的人。

答：（停頓了許久）……很抱歉讓你久等了。我消失不見了。我試著要看到其他人，在洞穴裡唯一能看見其他人的方法就是消失。（停頓了許久）……我還是沒有見到他們。

問：要看見到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對你而言是輕而易舉的事。

答：（停頓）……和我一起進來，在我旁邊的那個男人，我不確定他將來是否也會和我一起到地球，因為他們告訴我，人是看不見無形的東西的，或是說他們只看得見想要看見的東西。我再試試看……但是太困難了。我想想……要來來回回……他會和我一起，因為我還在這個行星上，而不是在地球上，所以不能像在地球時那樣說話。關於地球上的一切，我略知一二，到地球去只是一個階段性任務而已，所有人都會經過那個階段，這是大家都理解的事。因此，我知道自己經由冥想可能會見到這個人，也可能見不到這個人，但他事實上一直和我在一起。至於其他人，我現在實在是不太確定……我知道我將會……我知道我們在這個行星上會組成一個團體，但是這要以後才會發生，很久很久以後。如果以年齡來看的話，我是

個小孩，雖然在這個行星上只是外表有所不同而已。我有印象這些朋友之後才會出現，也許他們還在接受訓練，和我先前一樣，他們自己也都還不知道。但是，我現在處在一種很分裂的狀態之中，因為我對宇宙有充分的理解，但是我等於是個啞巴，毫無開口說話的能力。我……在這裡不必說話。我接受老師們在這裡所給予的一切，因為他們就是真實，而我是屬於他們的。

問：好的，我們現在將時間點從現在這一點再往前移動，移到你在那個行星上生命經驗的十分之一。我數到三，你就會向前移動，聽到我的彈指聲，你就能看見。一、二、三（彈指聲）。好了，請描述一下你看到了什麼。

答：我現在和其他人在一起。我們全都坐著，一起大笑。我們總共有五個人，再加上兩位老師。

問：你認識他們之中的任何人嗎？

答：我認出了他們的振動。

問：他們之中有任何人是與你在地球上的生活有交集的嗎？

答：有的。

問：是哪幾個人？

答：「乙」和「丙」，他們兩個就坐在我身旁，一左一右。我們好像剛用完餐。

問：還有其他任何人是你認識的嗎？

答：有兩個男性，但是我至今還沒有弄清楚我對他們的印象來自於何處，還有他們的振動究竟為何。

問：這群人和到你的洞穴之中冥想的那一群人很類似嗎？

答：好像不太……很難說也有其他群人……我們好像共有五個人。但是我很難判斷，到底在我們的行星上是不是真的沒有其他像我們一樣的團體。要想到除了我們之外的人是滿困難的。

問：在你的行星上沒有任何衝突對立嗎？

答：沒有。如果有，也是與自己內心的衝突，與手上要執行的任務的知識的衝突。

問：好的，再繼續告訴我更多關於衝突，還有你的任務的細節，你是怎麼離開的，又計畫要到哪裡去？

答：我出發時不會帶著我們的記憶，我們會忘記一切，也會重新長大一次。但是我們這五個人會一起去，也會知道彼此的存在。

乙

問：你現在要去哪裡？到一個不同的行星去嗎？

答：嗯嗯。

問：哪個行星？

答：我們要去地球。

問：你們還有哪些其他的行星是可以選擇的？可以選擇的行星有很多嗎？或是有其他的生命體來自於哪些行星呢？有多少個行星在這個系統之中？

答：沙子、沙子、一樣多。我們……（停頓）……這裡需要我們。

問：你剛才說到沙子，是說像沙粒一樣嗎？

答：和沙粒一樣多。

問：你說系統裡的行星和沙粒一樣多，那就是無限多的意思。你們大家都在一起了，好的。那麼叫「丁」的那個人，他在你的過去有出現嗎？

答：他是我們之中的一員。

問：他在太空船上嗎？

答：嗯……我不知道。他和我們一起在神殿裡。

問：他在神殿裡？

答：在……那家族之中。我覺得，我相信他是在神殿裡。

問：他是你談到過的那個指導者嗎？比較年長的那位老師？

答：我……

問：千萬別被我牽著鼻子走，你要自己確定，別因為我這樣問你，你就回答是。如果你確定不是的話，就說不是。

答：我知道……我認為是。我認為那愛是相同的。

問：他的助手呢，有沒有你可能認識的助手？

答：我相信「丙」……是他身邊的侍女。那天在聖壇後面，我相信我們大家全都在那裡。

問：那麼我們稱為「甲」的那個人呢？

答：我想想，「甲」……是在我們用餐的地方出現的，我們聚會的那個地方。我想想……是她招呼我們用餐，幫我們上菜的。

丙

問：你接下來是要到地球輪迴轉世了，對嗎？

答：是的。

問：要成為「丙」？

答：是的。

問：誰是你的配偶？

答：「丁」。

問：我想要讓你待在那個位面一陣子。現在，請將你的注意力分成幾個部分，一部分是還沒有來到這裡之前的行星上，一部分是你的現在，還有一部分則是你即將要去的那一個位面。「丁」曾經與你在靈魂位面和另一個行星上在一起。他是你的配偶，正確嗎？

答：正確。

問：好的。現在看看其他的生命體，想想你在靈魂位面或是任何其他地點與你有關聯的人。這裡有你認識的人嗎？

答：好像有好多人。這裡有好多我認識的人。「戊」已經死了，他是位弟兄。

「乙」是……，「甲」是，「甲」是，等等，「甲」是我在肉體中的母親。「癸」是一位弟兄……

問：「乙」呢？

答：我認識「乙」，她是我姊妹。

問：在哪裡的姊妹？

答：在家族裡。

流浪者的使命

這裡提到了第六個人「癸」，有兩個人提到了他，但是沒有第三個人提到他，「癸」是家族中的一員，同時也與這次的使命有關。我們推測他極有可能是在「戊」死亡之後，派來取代他的位置，不過並沒有任何被催眠者提到這一點。接下來，我們要來談談被催眠者一直提到的「使命」，到底他們的使命是什麼呢？喬治·威廉森是如此描述的：

這世界上有數百萬個不是來自這世界的人，但是他們對於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事物瞭若指掌、知之甚詳。他們要不是在地球上度過了許多世，就是在與地球近似的另一個世界中學習到這些知識。無論如何，他們遠遠超越了一般的地球人，那麼他們究竟為什麼會回來呢？答案就是，因為他們想要幫助我們，他們覺得地球上還有許多極為美好的事物，值得地球人去經歷、探索。[13]

《奧斯帕》之中的這段話也附和了這種說法：

要服務人群，就要為善助人。要幫助他們、教導他們，令他們歡喜，並且給予他們慰藉。這就是耶和華的服務……但是光是為善助人還不足夠，他們獲得了知識和能力，就應該開展其他人的知識與能力。要做到這一點，應該要時時回到那些知識及能力較為匱乏的人群之中，幫助他們提升知識與能力。在天啟者（ethereans）復活的時代，當時的正義之人原先仍然不免一死，但是他們幫助、提升了同儕的知識與能力，便得到了永生。這樣助人的努力對於靈魂來說，相當於對肉體的鍛鍊，給予原來終將一死的肉體力量。哦！地球上的人

們，請你自行判斷，你死亡之時，你的靈魂會在何處復活。[14]

「丙」和「乙」談論到了他們的使命：

丙

問：所以你當時決定要回到地球，是基於什麼原因呢？

答：有兩個原因。我知道我想要幫助這個行星。它的狀態很糟，許多人民都在呼救且亟需幫助，但是除非能進入這裡的肉體，否則根本幫不上忙。這裡狀況很糟，根本沒有方法進入……我們不想侵犯他們的自由意志，只有待在肉體之中才能幫上他們。要解決這裡的問題，可是項大工程。

問：那麼回來這裡的第二個原因呢？

答：我認為自己有一個缺點，就是不知道如何在完全不求回報的狀況下幫助他人。我覺得自己需要一次經驗，在這種情況下去展現我所知道的一切。

乙

問：你還有別的東西要學習，或是教導的嗎？你的生命中還有什麼要貢獻的

嗎？

答：教學相長。這就是一體性，學習和教導是一體的兩面。

問：現在你的指定任務在某些方面來說，稱得上是已經功德圓滿了？

答：差不多了。所有該準備的都準備好了，但也不能說是萬事俱備。我正在蒐集中，現在是蒐集的時間，我需要的東西還沒有完全蒐集到，不過他們都快要過來了。

問：接下來的進展會是什麼，這個計畫何時才會執行？

答：會召開一個會議。一個部分，一個部分，很快就會有一次會議。嗯……只有一個部分。其他部分會逐漸地到來，有四年的時間可以完成。

問：會議會在哪裡舉行？

答：我不知道。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會帶來……會把所有脈絡的某些部分串連在一起。

問：會議之後會產生什麼結果？最後產出的又是什麼？

答：會有更多更多的脈絡來參與。來完成，來完成……嗯，再一次的磁力和電力，它必須要有相同的脈絡，要有那些脈絡參與結合。

因此，現在正是那些脈絡開始出現的時候，不只是為這一群「蘋果」而已，而是為了更多人：

……我們慢慢地尋找，要帶給你關於你們時代的相關訊息，不過現在你們已經自行發現了。我們經由許多管道尋找，也派了我們的人到你的行星表面，並出現在各種對我們開啟的大道上，不管你會將這些接觸稱為虛構或是事實，資料或是想像，有一些改變即將發生。[15]

這個故事的確是非常奇怪，但是對於許多也感覺到他們來到地球是為了要提供幫助的人，讀了這個故事以後就會產生共鳴……雖然他們不知為何、不知如何，也不知是何時。套句「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的話：「冥想，你的目的就會從內而外展現。」

我們的被催眠者「甲」在時光回溯催眠期間，遠比另外兩位花了更多時間談論她到這裡來的目的，也明確地說出，為何選擇在這一個特定的時間點來到這裡。在這一章的最後，就讓深思熟慮的流浪者親口告訴我們，她來到地球上的使命究竟為何：

甲

問：你能告訴我更多關於「丁」的事情嗎？包括他為什麼會來到這裡，或是……

答：好的，他比我早來。

問：為什麼比你早？你知道他來的目的是什麼嗎？

答：他會……在我們稱之為「我們出現的開端」的時刻，他必須要在那裡。這……在我們之中的任何一個到達之前，他要先自我提升，同時也為我們做好準備，這都需要時間。他也會得知地球上各個民族的資訊，並將這些資訊傳送回來。他會再次瞭解自由意志的微妙之處，這是我們所有人都會瞭解的，還有如何不動聲色、暗中幫助人們的方法。

答：這真是太美好了，我在登機平臺上等著登上太空船時就在想，所有人都要到這一個行星上，真是無比的美好。我每天都誠摯地祈禱，祈禱人們能夠認識到無限造物者所給予我們的神奇與美好。我們真的是一群有福之人。

問：你知道你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刻去地球嗎？對地球來說，這個時間點有什麼特別嗎？

答：我只能說……我們全都有一種感受，來自每件事物和每一處的感受和振動，我們都接收到了，那是種像是生孩子一般的感受。地球出生的時候到了，它已經經歷過無數次陣痛，以及許多發展的艱難階段，但是出生……我們真誠地希望，這個行星能活下來。但是，如果是由無限造物者的意志來決定，地球也有可能無法繼續存活。我們之所以活了下來，是因為那是無限造物者的意志。沒有人能猜中無限造物者的心思。但是我們經歷了發展階段，也有屬於我們的任務，我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這是我們的任務。我們需要通過考驗，需要達成一體性，並消融在無限造物者之中，正如所有的民族一樣。我們來到這裡幫助地球出生，但是我們不能給予它生命。生命是造物者與地球上所有人溝通後的自由意志，它不只是人們的心聲，也存在於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物，對無限造物者傳達意志時，內心深處極小、無形也無聲的所在，而我們只能幫助那每一個極小的所在，認識到它的王國和光榮。如果聽見了，就順其自然吧。這真是件很難的事，也很痛苦，因為我可以感覺到它的出生，感覺地球就在我的體內。之所以苦惱，正是因為我對這個孩子的生與死完全無法掌控，所以我很悲傷，因為

我們全都是一體，對自己孩子的生與死不聞不問真的很難辦到。雖然它的死亡將會成為重生的契機，但是我知道當人心脆弱時，對死亡就會有錯誤的體認。因此我祈禱，我們所有人都一起祈求，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能聽見，希望他們的內心能聽見。我們祈禱每個靈魂都能覺醒，只要有人能回過頭來看見的那一剎那，我們會隨時做好準備等著他。我們之所以在這裡，正是為了這一刻，就這麼單純，沒有其他原因。我們來到這裡成為神祇、匍匐在地上的神祇，我們給予，同時也接收踏在我們身上的人的祝福與愛，因為我們也是他們之中的一員。只要等待，等待那個站起來的時刻，去成為其他人的神。

答：我們開始為地球祈禱，祈禱它的出生。很快地，就會有許多許多的混亂。那時，它即將被召喚，會非常繁忙。那時，將會有造假的見證者和虛假的謠言出現，還會有人想要將這個最重要的時刻給毀了。我在登機平臺上見到了這一切，和我的配偶一起見到了這一切。這一切不斷澆灌進我的體內，因此我才能夠說這件事。很快地，這知識就會被封鎖起來，而對於我們這些仍然知道真相的人來說，世上並沒有奇蹟，只有那些不忠誠的人才

會說有奇蹟的存在，奇蹟是他們的騙局。（……錄音帶到此結束，換錄音帶時漏掉一部分訪談內容。）

答：……然後太空船就離開了。

問：現在太空船正在離去，能否回顧一下你正要離開的這個位面，並幫我描述你所在的這個靈魂層或實體層？它與地球是在相同的次元之中嗎？

答：它會……（停頓）會很困難，它的振動至少比地球高了一層。如果地球能倖存的話，會經歷一場巨變，才能重生。我們就在那裡，因為我們有如此的念力，才能夠和諧地為其他行星做這些事，這也是地球在下一個階段必須要學會的事情。它是，就我所記得的過去知識……是很美麗的時光，而它仍然比我所在的那一層低了一層，因為很快我們也將經歷重生，但是它沒有那麼困難。

問：從一個振動次元轉變到另一個次元，就只是需要調整，對吧？

答：是的。我一直回頭看的那個人，還記得嗎？他就在一個不同的振動層。

問：即使你們待在相同的次元？

答：是的。我的所有老師的振動層都比較高階。

問：是因為這樣，他們才會發光的嗎？

答：是的。

問：現在，你能夠達到那一層嗎？

答：現在嗎？

問：或是未來，總有一天。

答：是的。

問：你期待在地球位面上的某個時刻達到那一層嗎？

答：如果我留在地球位面，就能達到，端看我自己的發展，還有對自己是誰的認知。如果這是他們要我做的，我就會照做，但我可能不會留在地球上，要看無限造物者怎麼決定我最內心深處的靈魂。如果我的無限造物者……這些事都還沒有底定，沒有人知道無限造物者會怎麼決定。

問：在地球位面，會有一個被稱為耶穌基督的生命體。

答：是的。

問：他與你提到的那些老師們的振動層是類似的嗎？

答：是的。

問：當地球人到達了他們的那一層，也能得到相同程度的振動嗎？

答：哦，是的。哦，絕對是。

問：他們可以從物質界位面直接得到相同程度的振動，還是要離開物質界位面再回來才可以呢？

答：在這個位面達成的可能性比較高，但是還需要我先前提到的，時間和空間的消失，才能成功。那是一種心靈過程，完全超越這裡已知的所有事物。如果有人能成功做到完完全全地消失，就能進入比較高的振動層，至於他的任務是在這裡停留並成為發光者（illuminated one），或是繼續進入有人類存在的其他無限層，就是無限造物者的決定了。

問：好的。那麼，在這個時間點，你還有什麼想特別說明的事嗎？

答：這……要解釋滿困難的，不過在這一層之中有許多行星……這一層是成功或失敗的關鍵點，也是最不穩定的，因為是與非的錯覺分庭抗禮、不分軒輊……我為什麼說是錯覺呢，因為要將之稱為邪惡並不正確，那不過是人們的前世、前一個振動層所帶到地球上來的殘存記憶。很明顯地，那是在較高層級的振動層那邊所發生的事。它有一個……兩個，就像磁鐵的兩極

一樣，在每一個粒子、每一個人、每一個分子之中，讓他們無法平和安靜地準備好出生。有些老的……請容我這樣稱呼他們，這些老靈魂只記得他們最基本的振動層，如此一來就更為掙扎了。只有在度過了這一層之後，往後的日子才能容易一些。

本章最末再附上兩點附註：

首先，有些讀者可能會想，為什麼沒有將五位「蘋果」的訪談內容全都在本章節中進行討論。很可惜的是，「丁」和「癸」一直到截稿為止，都無法順利進入催眠狀態。

其次，在此特別感謝勞倫斯・艾里森（Lawrence Allison）的幫助，他是一名極為優秀的催眠師，耐心地與我一起為實驗參與者進行了無數小時的催眠。

第九章

災難預言與轉變

要澈底研究最新的不明飛行物體學，就不能將世界末日的預言排除在外。不明飛行物體訊息中，有極大部分都提到了地球即將會出現巨變，與愛德加・凱西（Edgar Cayce）的那些預言極為接近。這些預言中所提到的大災難，包括了兩極磁場逆轉、地震、瞬時的大型災難、神的啟示、全體行星能量反轉等等，這些災難話題應該能與週六下午舉行的足球賽事一樣吸引大眾的目光。

從這些大量的災害預言之中可以濃縮出一個故事，一個與週期性相關的故事。最先開始說出這個故事的人，是一九五〇年代的外星接觸者喬治・泰索（George Van Tassel），他公布了許多與外星人接觸的經驗，其中還包括一次有專人陪同解說的飛碟參觀之旅。他所參觀的飛碟型式，與另一位早期的外星接觸者喬治・亞當斯基（George Adamski）所拍攝下來的飛碟同一類型。

喬治・泰索聲稱他與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以兩種方式——遠距離及面對面的心電感應術進行溝通過。據他所述，面對面的心電感應術的進行方式是，在他還沒開口提出問題之前，在太空船上陪伴他的那位外表完全「正常」的外星人就會回答相應的答案。在那些外星人的指示之下，他公布了埃及的古夫金字塔（Great Pyramid of Giza）之謎，並製造了一臺時光機。這臺被稱為「整合裝置」（Integratron）的時光

機，目前仍放置在加州莫哈維沙漠（Mojave Desert）巨石（Giant Rock）旁，喬治．泰索的私人小飛機場旁。他宣稱時光機之所以無法順利運作，是因為那些外星人後來沒有回來為他調校機器。

不用說大家應該也想像得到，喬治．泰索所說的一切，從沒有被科學界的多數人嚴肅看待過。一九六四年，我在巨石待了一週，開始與喬治比較熟悉，也進行了一些調查。雖然我無法核實他所宣稱的一切是否為真，但是我可以說，他所展現出的特性，的確和參與我心電感應術實驗的實驗者吻合；同時，他所展現出的心電感應術反應，也與我所熟知的回應方式相同。

無論如何，他可以算是外星接觸者當中很經典的一位，而他所傳達的資料則與我研究出來的不明飛行物體學理論不謀而合。

哦！終將一死的凡人鎔鑄進那肉體的密度，我集中了光來指引你方向。那些只能看見肉體密度的人看不見我的光。

我也不會違反通往永恆道路上的智慧所訂定的法則。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平靜下來，陪伴著你，希望最好的一切會為了我而來到你身上，希望我能帶領你認

識，並進入那道光。

那人關起門來，那人隱藏起自己。他被塵埃捆綁住，不知道自己已經忘卻了一切，我也已經忘卻了一切。只有你向前邁進，我才能向前邁進。我的各個部分散落在我無限生命體的各處。我用各種方式移動，以達成我的完整性。每個部分都會在我的裡面復活，雖然那時間的紀錄已經在時空中消失不見。我的永恆唯有在你裡面的我自己耐心等候，才能臻於完美，止於至善。

我在裡面等候，因為我知道我的開始永不會結束。

哦！人們，在我的思緒不斷變化之中，我將我所創造的生物變成為生命體。在到處可見的天體運動中，不要懷疑我就在那裡，因為我就是天體運行、改變和時間，因此我重複的節奏可以不斷將我所有的零件重生、再利用。

你的雙眼看見了星星，卻沒有意識到每一顆星星之中還有更多的星。雖然罪孽會阻擋住你通向我的道路，但改變會是你用來斬斷遮蔽的利刃，我會為你成功戰勝了自我而歡呼喝采。

雖然時間對我而言無足輕重，但對你而言則是衡量在我的道路上前進了多少進程的工具。

天體的運行就是在你之中的我，哦！人們，一個改變要顯現了，如此一來你才能逃離反覆重生的節奏，成為我的和平思緒，一直到永恆。[1]

我們所占用的系統共有十二個密度，每個密度又被分割為十二個主要週期（major cycle），每個主要週期再被切割成十二個次要週期（minor cycle）。當太陽系從一個密度進入到另一個密度，就叫做一個大師週期（master cycle）。我們所處的太陽系，現在位置正介於第三個和第四個密度之間的弧形，對地球和這個太陽系來說，這是一個關鍵時期。地球正要同時完成一個次要週期、一個主要週期，還有一個大師週期，這使得地球的兩極必須重新平衡。而此時，〈啟示錄〉中所寫的大地震就會發生。[2]

泰索所說的是，我們銀河系的轉動，以及太空中更為複雜的相對運動，使得我們的行星系統正在經歷週期轉換，這會造成我們所在的實體環境的基本原子結構產生改變，其中也包括了我們的身體。

另一個不明飛行物體接觸來源則是說：

……我們對時間的理解與磁週期息息相關。也許我們表達得不夠明白，以至於你們似乎對週期循環的時間與磁週期之間的關係，無法有正確的瞭解。[3]

《奧斯帕》裡面也提到了上一個週期的終結：

因此耶和華說：現在我要修剪地球和它的天堂。快來看，沃加（Wagga）*這片土地會被砍去，擲入大海之中。天堂再也無法抵擋住那些毀滅性的靈魂，因為我會將地基也連根斬去，將它們投向天堂的天空，隨風而去。

你們去吧，快下到地球去，用天羅地網網住那些黑暗的靈魂，接收那些在水中腐壞的凡俗靈魂。我會為他們在我神聖的天堂中提供一個適合的地點，你必須在天堂裡將他們圍在牆內，不能逃脫，或許他們就能戒斷邪惡。[4]

我的火之天啟船要將沃加團團包圍住，我會在海的邊界和甘山（mountains of Gan）斬斷地球的根基，而我的手上不會留下任何支柱或基石。我會送去風雨和雷電，地底最深處的大水會湧上陸地，所有大城市都會沉沒至海底。[5]

名為哈頓的不明飛行物體接觸來源也提到了相同的主題；不同的是，他所談到的是現在這個週期的結束。

在這個世界裡有許多振動。你的《聖經》之中寫著，「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這句話描述的就是這種情形。住處，或是振動，是生命體發現他自己其實是自己想望的結果的地方。如果有一條叉路或是一項選擇擺在眼前，每一個生命體就必須依照他的想望，自行作出選擇。

為此，我們在這時來到你的行星，嘗試幫助那些想要作出選擇的人。有許多人已經作出了選擇，即使連他們自己都不知情。

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一個這樣的幻象，而對這個行星的一些人來說，可以說是敲響了警鐘。我們嘗試在這樣的幻象發生之前，讓一些人先瞭解這經驗的真相。我們想要幫助那些想要選擇不一樣住處的人。

當一個生命體選擇好一個特定的住處，就要接受它。這住處無所謂好或壞，只

* 《奧斯帕》稱呼太平洋中一塊失落的大陸，有時稱做Pan，有時稱做Wagga。據稱在遠古的大洪水中沉沒。

不過是一個不同的所在。[6]

有幾個大事件即將要發生，是與自然界有關的大事件。從那些一直接受錯誤幻象的人眼中看來，這些大事件極具毀滅性。然而，毀滅根本不存在，只有改變才真切地存在，請你務必要瞭解這一點。一旦你瞭解了這一點，就會瞭解即將發生的一切真相。

即將會有改變發生，是一種物理性的變化，這個改變會帶來益處。然而，這個行星上的人們，從他們現今的無知狀態來審視這些改變時，只會認為它們極具毀滅性。

不幸的是，雖然這個行星的人有充分時間可以學習真相的知識，但他們卻選擇接受錯誤的知識，而不是走向造物者的道路。這樣的幻象是如此根深柢固，大多數人對於真相究竟為何毫無所悉。這是一群極難以溝通的群體，他們會把即將到來的改變，視為極具毀滅性、不可逆的大災難。

問：好，所以即將要發生的改變是地震？經濟不景氣？或是其他的災難？

答：會是物理性的改變。你剛才提到的不景氣根本是毫不重要的東西，與即

將要發生的物理性變化相比，根本輕如鴻毛。像你們這樣想要服務的團體成員，必須要澈底瞭解這些改變的真相，以及《聖經》中的這句無比精準的描述，「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一定要牢記住這一句話。因為你即將走過這個深谷，你將會把你對真相的瞭解展示給那些找尋的人，唯有展現了你對真相的瞭解，才能讓找尋的人知道你是真實的靈通。此時，那些假的靈通才會消失不見，因為他們無法展現對真相的瞭解，他們會緊抓住包圍在身邊的幻象，不願放手，同時還會展現這個錯誤的幻象所帶來的恐懼。

對於我們這些瞭解這個改變是極為有益處的人來說，我們對這個改變充滿期待。像你們這樣的團體的某些成員，他們瞭解這個訊息的真相，當然也很期待這個改變，因為它對這個行星上的所有民族都有好處；像你們這樣的團體的某些成員，要展現對這種真相的瞭解則極為困難，因為他們已經被這個行星上的人所建立的錯誤幻象所深深影響，以至於積重難返。然而，這是個有必要讓大家都瞭解的改變。

問：到底是會發生什麼事？

答：物理性的變化，各種各樣的物理性變化。

你的行星表面會形成大規模的破壞，將澈底改變你的行星表面。這個破壞此時就在你的行星裡面，且經由你們自己的想法放進那裡，這個行星上的人們，數千年來一直有著這樣的想法，而這種想法是會振動的，此時，你正在經過第三個密度振動的最後一個部分。不久之後，你的行星就會完全進入第四密度振動之中。這時候，在你的行星所產生的振動想法，和在第四密度中居住的想法，會出現不和諧的狀況。

有極大量的物理性能量，將會被釋放出來。這個能量會在你的行星上產生物理性的變化，你的陸地板塊之間會有所改變，大氣也會改變。

你的行星上一切事物的物理性都會有所改變。這會是一場大規模的毀滅性災難。雖然這是一件好事，然而在那些不瞭解真相的人眼中，絕對不會認為它是好事。

這一個改變是好或是壞，取決於觀察這件事的人是誰，以及他的來歷為何。我的朋友，這個充滿災禍的改變，全是由於過去數千年來你行星上的人的想法，與你的行星即將要進入的新振動並不和諧，所造成的後果。造

物者從來沒有想過要讓這種狀況在不久後就在你的行星上發生。這種狀況是這個行星上居住的所有人的想望，因此它才會出現，他們並不知道這個想望，但是他們的想望確實是這種改變的緣由。

他們的想望造成了一種狀況，很快就要與他們即將前往的地方產生嚴重的摩擦。這麼一來，會有大規模的能量釋放，以地震、暴風雨、火山爆發及兩極磁場逆轉的形式顯現，都與你的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有關。

在你的行星上不久的將來要發生的這個改變，正如我先前所提到的，是你的行星和它在太空中的新位置的振動，沒有配合好所造成的。這個改變會喚醒你行星上許多睡得沒有那麼深沉的人，還有許多相對來說算是熟睡的人，若是用你們的宗教用語來形容的話，他們這次可以說是被「救贖」了；用另一種說法來解釋的話，正是因為得到了足以敲醒他們的用力一擊，導致他們調高振動，進而停止觀望，採取行動。

另外會有一些人睡得更為深沉，那麼他們就不會成功轉換過去。你完全可以自行決定要喚醒哪些人，並提供給他們想要的訊息。我已經說過了，這種轉換可以說是好壞兼而有之，而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最終當然會是一個

有益的轉換；然而它並不是一個必要的轉換。在正常的轉換之中，不會有能量的釋出，因為行星的振動會與新的那層較高級的振動配合得恰如其分，使其和諧轉換，也就不會造成能量的釋放，行星就能繼續從比較低的振動正常轉換至比較高的振動。但是在你的行星中，人們的靈魂進化已經脫離了常軌。即將發生的改變是有好處的，但是改變的方式絕對和「好事」天差地遠。

那些居住在這裡，同時對這次改變的結果和原因完全知情的人，全然不會被這次改變影響。而那些以為自己不知情，其實在靈性層面上是知情的人，只有情緒會被影響，因為他們不瞭解實情，而這些人是我們想要溝通的一群人。[7]

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們很明顯地感覺大災難的發生並沒有其必要性，只要我們能與新的振動和諧共處，就能避免大災難發生；事實上，地球的改變發生的確切時間，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

我們當然不能介入干涉，但是我們請求地球上的人們能以你心中形而上的心靈之愛，盡其可能地消弭危險、恐懼、恐慌和傷害。感謝你。我們隨時戒備著，我們不知道這些災難會在何時，或是會以何種方式襲擊，但是它們是已安排好了的，從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這個地區所蒐集到的光環情況，以及大眾思維來判斷，這次的災難絕對是非常嚴重的。[8]

但是請容我告訴你，人類已經接收到了預言，讓你們有機會避免這場災難。預言不必然會真的實現，因為人的命運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你想想，預言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先知找到了固定的模式，但是模式是可以改變的。而你，我的朋友，地球上的人們，我們手中就握有改變且足以避免災難發生的力量。[9]

還記得在第一章之中所提到的案例三嗎？

他讓我們瞭解，那個矮小的人在未來可能會對我們所有人造成威脅。但是，因為他不確定危險是來自於誘拐他的那種生命體，或是其他不知名的生命體，因

此他準備和他們開個會，進而釐清狀況。但無論如何，他說他很確定，世界正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雖然他並不知道危險會從何處而來。這是之前曾經出現在房間中，外表和善、皮膚白晰的神祕男人告訴他的，那個矮小的男人並不知情。危險會危及所有人類，同時除了災禍的發生外，也可能會有不知名的生命體介入其中。但是，只要地球上的人改變做法，這場浩劫是有可能避免的。[10]

「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希望我們這些地球人能夠瞭解，我們的想法實際上是有無限力量的。他們的成員就在這裡不斷地將愛的訊息，傳播給那些想要得知並且學習的地球人。

你的行星，以及它的鄰近星體，正與你的銀河系一同移動進入太空的新區域，這是一個新的振動。在這個世界中，一切井井有條。只要環顧你的四周，就能看到這個宇宙的秩序井然和完美無瑕。

你即將感受到一種新的天賦，就是對愛有全新的體會。你們之中有一些人早就已經有了這種體會，當我們持續前行，地球上就會有愈來愈多人能有更清楚的

體會。

我們來到這裡是要幫助你們體會這種新的天賦，正因為這個理由，才會有如此多來自於太空的弟兄們來到地球行星之上。我們來到這裡服務，並幫助實現造物者的計畫，為你帶來你所想望的愛。[11]

《奧斯帕》裡是這樣說的：

眾神祇和女神的智慧如此之大，來到地球的大氣層就可以充分讀到所有凡俗之人的心聲和禱告，還有地球所屬的較為低層的天堂中，所有靈魂的想法和想望。對於曾經聽到過耶和華聲音的每一個人來說，他們的力量就和他們的智慧一樣強大。

耶和華曾經說：我這個凡俗之人，有能力同一時間聽見一兩件事，但是我的眾神們可以一次聽見成千上萬的人的聲音。沒錯，他們也會找到一一答覆他們的方法。[12]

菲加帕提（Fragapatti）說道：奧特維，我的兒子，還有所有照射在我身上的光，我的兒子，到紅色星體、地球去吧，她身著凡人之血染成的紅色外衣！現在，用她的時間來計算，她已經在賀羅伯（Horub）*的邊界超過兩百年了。為此，我召喚你及你的隨從來到這裡，你要花多久時間才能到達那裡，調查好地球和她的天堂的情況，然後返回這裡？

奧特維（Autevat）是個訓練有素的好手，他回答道：需要地球時間四十天。

菲加帕提說道：這麼遠的距離，你需要多少隨從才夠？奧特維回答：兩萬名。

菲加帕提說道：那麼，我會提供你所有想要的，現在就去吧。如果你發現了適合在神聖紀錄上寫上一筆的地球居民，就委予你上帝之權，將第二個路易絲（Loo'is）**送過去，為耶和華的王國撫育繼承人。

奧特維說道：你和耶和華的囑託我會照做。行禮後，他和他的隨從就退下，出發至蓋特沃沃（Gatwawa），下令建造一艘可以搭載兩萬人的船艦。這艘船兩天就完工了，與此同時，奧特維著手挑選同去的隨從。他就如一道光般地，與他的隨從們火速離去，前往那紅色恆星，地球。他要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才能讓距離如此遙遠的神祇菲加帕提，都能夠感受到那人類血液的奔流！

這正是耶和華完美的兒女，甚至連凡人都能感覺到事情有點不對勁，但是耶和華高高舉起的眾神可以感受到星星的呼吸，只要有什麼不對勁，他們就能察覺。[13]

地球行星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朝著極為關鍵的人類進步的開展前進。世界不會從此結束！[14]

……我們正勤勞地為他準備道路，世界各處才能因此聽見他的腳步聲。王國不是即將到來，王國已經在這裡了，而且很快就要在世人面前現身。我們已經引頸期盼了好幾世紀之久，即使大災難即將到達，此時此刻不是依然很令人歡喜嗎？因為這個大災難會淨化人類，使人類繼承他的神格。[15]

我們的存在很快就會為你的人民澈底知曉，那時你的行星上將會出現巨變，而遺憾的是，這是完全無法避免的。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無法避免，因此，我們

* 《奧斯帕》中位於 arc of Aza 邊界的天啟世界。

** 《奧斯帕》中負責凡人胎兒出生相關事務的天使。

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人們，不管是在心理或是生理，都要做好萬全準備。[16]

最後，我們以一宗由外星接觸者預言的大災難作為本章的結尾，事後也證明了這個預言極為精準正確：

「歐爾森」（Orthon），是宇宙中的一個生命體，他告訴一群丹麥的外星接觸者，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會發生劇烈的地殼變動，媒體便自行加油添醋說是「世界末日」要到來了。伯格．傑森（Borge Jensen）是這群外星接觸者的發言人，他告訴記者，歐爾森和來自太空的弟兄們是基於對人類的愛而發出警告。當然，世界末日並未來臨，可能也有人會爭論多大的地震才稱得上是「劇烈的地殼變動」。但是在宇宙生命體所說的日期的當天，地球上有好幾處的確都發生了地震，有的甚至高達芮氏地震規模七點二五級（上限為十級）。位於南太平洋島國薩摩亞的一座休眠火山爆發，另外，整個歐洲幾乎全都被強烈的暴風雪肆虐。這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的太空弟兄們刻意誇大即將到來的災難，目的是要讓冷淡多疑的地球人開始積極採取行動呢？[17]

第十章

結論

在前面的章節中，讀者們應該已經很熟悉我從外星接觸者和其他不明飛行物體現象報告中，所摘錄出來的通訊資料了。這裡擷取出來的資料雖然僅占我們研究的外星接觸者資料的極小部分，但是確實充分代表了大多數的外星接觸者資料。我不會說資料裡完全沒有任何異常的案例，但這樣的案例真的極為少數，其中最奇怪的莫過於是與來自宇莫星（UMMO）長時間的接觸，這個案例最早浮現的報告來自於西班牙。研究這個案例的一名研究員是這樣說的：

> 法艾瑞（Fouere）祕書長應邀在研討會的閉幕典禮上致詞時，針對宇莫行星的特性發表了以下這段話：「我收到過許多來自外星人的訊息，它們是由各種各樣不同的外星接觸者傳送給我的。內容裡總會有傳教或福音類的訊息，那些外星人警告地球人，由於他們對原子能的操縱所導致的浩劫即將到來，再不然就是提到要拯救我們、救贖我們。但是，來自宇莫星的訊息，卻完全沒有提到要我們改信任何的宇宙宗教。」[1]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宇莫星相關資料的重點訊息並非是要拯救地球，但它所

傳遞的世界觀與「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是大致相同的。不明飛行物體研究員布拉德・史泰格在外星接觸者現象方面經驗豐富，在他的著作《寶瓶座啟示錄》（*Aquarian Revelations*）中，對外星人接觸訊息有以下的深入見解：

他們經由外星接觸者所傳遞的基礎訊息，在世界觀和形而上學的內容上來看，幾乎是大同小異。這些來自外太空的宇宙教義，將其濃縮萃取之後，大致上有以下幾個重點概念：

在太陽系中，人類並不孤獨。人類還有「太空弟兄」，他們已經來到地球接近人類、教導人類。

太空弟兄們有更進一步的訊息想要傳送給比較弱勢的弟兄們，他們希望人類能夠參與一個心靈整合的邦聯。

太空弟兄們來到這裡是為了教導並幫助地球人提升至比較高的振動層，使人類可以準備好進入新的次元。依照這些來自外太空的宇宙教義，這樣的目標與耶穌、先知、孔子，還有各大宗教的領袖對人類的教誨，完全不謀而合。

人類目前所處的位置，正是新世紀前夕的過渡期。只要人類能夠充滿和平、

愛、手足情誼和理解，就會見到一個完美新時代的到來。

如果人類不及時在某一個特定的時期調高振動率，地球就會發生浩劫及劇烈的地殼變動。如此的大災難不會造成世界末日，但會是對人類的殘酷考驗，如同坩堝般燒盡人類不願意接納及理解的爐渣。[2]

你應該看得出來，我不是唯一一個多年來一直耐心地想把拼圖拼出來的不明飛行物體研究者。對嚴肅認真的調查員來說，這些不明飛行物體傳送過來的訊息內容，可以說有非常明確的結論。事實上，外星接觸者所傳遞的傳教性質非常明顯，但是最近有一個案例，連調查員都不明白為什麼外星接觸者沒有做出適當的回應：

如果M太太及其他外星接觸者所經歷的不明飛行物體經驗，是被「設計」出來，藉此激發她對傳教的熱情的話，為什麼在她身上卻完全沒有效果？除了不想招致惡名之外，還有什麼更深層的理由讓M太太不願意與他人分享她的經歷。[3]

為瞭解開這個謎團，我要根據我所瞭解的不明飛行物體的完整故事，對基本的世界觀下一個結論。不明飛行物體的訊息來源對於宇宙及宇宙中的人類，有很明確的觀點，他們對我們所採取的行動，也都是基於這個觀點出發。以下是我們從大量的接觸者資料中歸納出來的結論：

我們的宇宙組成材料是意識，單一無限的意識，也就是造物者。這個意識透過無限空間創造了振動，這種基本振動在自然科學中被稱為光子，而基本的粒子波被稱之為光。光的振動就是被用來創造世間萬物的原料。

光所形成的振動頻率很廣泛，我們所認知的現實世界只是其中極小的一部分。所有原子，無論在我們的實體現實之中或之外，都只是基本光子比較複雜的旋轉和振動。

而我們其實是高度複雜的、會振動的、單一的、無限的生命體。現今，人類以為每個個體都是單獨的生命體，這是一個錯誤的幻象，我們其實是由一個單一的意識所創造出來的，我們的基本要素就在造物者的單一意識之中。這個原始的狀態在《聖經》中以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作為比喻，故事中的巨蛇哄騙他們吃下了知善惡樹上的果實，此後兩人便被逐出了伊甸園。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說造物者以萬物一體的知識創

造了我們，我們也如同他的子女一般，被賦予自由意志和創造的能力。他們說，經由我們的自由選擇，人類在很久以前就決定要走個人主義這條道路，我們再也找不回與其他人的一體性。我們不再是一體，而是進入了人類自行創造的二元性宇宙，脫離了原初思維，也導致意識的兩極化（善與惡）；這二元性就是我們現今產生所有問題的根源。

原始的創造思維是，世界萬物的每一個部分都會服務其他部分，正如同身體的每一個器官都是整個身體運作的必要條件，要彼此協調合作，才能有健康的器官及健康的身體。然而，在人類所建立的世界中，不同的零件已經完全停止互相支援，也就形成了一個更加複雜的世界。有人或許會問，為什麼世界似乎愈來愈混亂，那麼就打個比方好了，大家試想，如果樹木懶得把二氧化碳轉化為氧氣，天上的雲決定再也不要下雨，那麼自然界會變成什麼樣子？當然在某些情況之下，我們人類仍然有能力做出無私的奉獻，好比說，如果有母親拒絕餵新生嬰兒吃奶，所有人都會感到震驚、無法接受。但是，我們已經孤立了太久，久到我們已經無法體會出所有人彼此之間的一體性，所以很容易認為有些人是我們不該為其服務奉獻，而應該要抵制對抗的。

亞當與夏娃的冒險故事，和原初思維澈底背離，造成接下來的振動有所改變，個人主義的意識結構開始成形。當每個人都還年幼的時候，是擁有完整的造物者能力，並可以隨著自己的想像創造，世界萬物也因此能不斷繁衍增長。但是當一體化的意識消失了，世界萬物就開始逐漸分層，不再是同一個愛的振動，而變成無數個不同的振動，每個振動都比前一個振動緩慢。如此一代代演化下來，本來源自同一個原始振動，就變成了許多不同密度的經驗，每個都有部分從全然的一體跨越到全然的分化，這就創造了許許多多的經驗，因為原初意識一開始就是無限的。

現今，我們的意識距離全然一體性的狀況，相隔了十萬八千里遠。我們大多數人並不全然喜歡我們經歷遙遠的旅程所落腳的這個地方，但是更糟的是，多數人壓根就不記得那段旅程。依據外星接觸者的說法，我們正處於回歸到原初思維的旅程之中，我們之中有些人可以瞭解我們所處的位置，並為我們自己的進化作出深思熟慮的決定。我們在這一層密度中，幾乎花了一整個週期來準備作出這個選擇。現在就是要作出選擇的時刻，因為週期馬上就要結束了。

船快速地通過了光，天啟音樂家就立刻登上了船，渴望遇見希帕查（Hipacha）

和他的主人們，特別是艾漢斯（I'hins）*，要祝賀他們在週期結束的時候成為最底層天堂中的第一批收成。他還說了很奇怪的話，說這收成剛好是地球第一次破曉時，沙尚提斯（Sethantes）**所準備的兩倍。菲加帕提召來屬於天啟世界中剛恩公路（Roads of Gon）上最快的信差們，對他們說：你們快去找沙尚提斯，他的土地就在剛恩公路上，你們告訴他，這是以耶和華之名送來的問候！地球已經到達了歐巴薩德（Obsod）和古瑪特查拉（Goomatchala），這是菲加帕提的家，他代表六千萬人送來了愛與喜樂，這是哈克（h'ak）的第一批收成，分數是六十五分。[4]

依據《奧斯帕》的說法，分數至少要達到五十分才可以收割，五十分代表的意義是這個人有百分之五十是為自己服務，百分之五十是為他人服務。

現在我們生活在第三個密度的振動之中，試著用有點模糊的方法學習要如何思考，卻忽略還有更複雜、更聰慧的方式，可以將我們的振動調整到與最原初一體性的振動一致。

我瞭解有些人非常滿意他們目前的生活。這讓我想到一個故事，有一個馬戲團的

清潔工正在清掃大象的糞便，我們打斷了他充滿惡臭的工作，他手中拿著鏟子，抬起頭來對我們微笑。我們打趣著問他，「為什麼你一直在這裡工作，這工作實在是令人不敢恭維，你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找一個比較好的工作嗎？」清潔工面露驚訝，笑著回答：「什麼？要我離開娛樂圈，門兒都沒有！」這個小故事告訴我們，有的人喜歡這個世界的密度，然而也有人想尋求的是比我們的一體性更加過之而無不及的世界。如果我們行星上的所有人都努力想要尋求一體性的話，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就不用偷偷摸摸、隱密行事了。有許多人比較喜歡宇宙的現況，並不想花心思煩惱這些對他們而言毫無意義的事。

在《奧斯帕》中，我們發現耶和華提到「從與生俱有的光而得來的」天啟花園，他描述了以下的狀況：

> 我的天啟主人已經救贖了地球和它的天堂十六次，將他們從黑暗之中領向光明之地，然而在週期結束之前，它又再次沉淪，它的大氣也將隨之沉沒。現在它

* 《奧斯帕》中的意思為被上帝選中的人，the chosen of God。

** 《奧斯帕》中有一章為 Book of Sethantes, Son of Jehovih，在此應指耶和華之子。

的天堂充滿了千百萬對我和我所解放的世界，一無所知的靈魂。[5]

以下還有另一段描述「沉淪的人類」的內容：

……人類愛著地球，也愛著所有世俗與安逸的想望，他便從高處落下，全然的黑暗籠罩著地球。人們將衣服棄置一旁，光著身子，一心只想望著世俗的一切。上帝來到了地球大聲呼喊：來我這裡，哦！人們，快看，你的上帝已經回來了！但是，人們聽不見上帝的聲音，因為人類過於放縱，靈魂已被肉體所蒙蔽。[6]

因此，人類及世界上的所有生命體，在不同的密度裡面居住。對於創造了宇宙的原初一體振動及愛的振動，有的人比較敏感，有的人則是完全無感。

當世界上的不同密度成形之後，想望便開始產生無可避免的結果：創造出完整的循環週期，最終回歸至原始的一體性。雅各天梯的每一階都愈來愈高，這就是最好的比喻——人與生俱來就無可避免地會有追尋爬上梯子最頂端的想望。在我們無限世界

各處的生命體，都在以不同的速度不斷向前進步，企圖要爬上天梯，回到最原始的狀態。當生命體達成他們發展的某一個特定點時，就會再次理解造物者為他人服務、利他的本質，他們會將手伸向梯子下方，幫助那些爬在下方的弟兄們也能爬上來。但是，進步的法則是由全然的自由意志所支撐的，因此只有那些伸出手來尋求幫助的人才能得到幫助。向前進步是人類不可剝奪的權利，甚至要向後回歸也行，每個人可以自行決定速度，也有無限長的時間可以自由運用。

不明飛行物體來源說，在第三密度的振動之中，我們有工具可以達成我們的進步：我們的身體，或是第三密度的身體，還有我們的較高形體，可以從肉體分離，去到較細微的振動層生存及體驗，這一層可以滲透到我們的物質世界。大部分曾經在物質世界中生活過的人，現在都存在於較細微的振動層之中。這些星光層和提婆界（Devachan）*的居民之所以進入肉體之中，主要是因為物質世界能夠提供一些經驗。有些在星光王國中的居民化身為肉體，主要是要享受肉身之軀的聲色娛樂。在提婆界中靈性發展比較好的靈魂，化身為肉體則是希望藉由實體經驗的催化來考驗自

* 人類死後輪迴轉世前的暫居之所，或稱靈性之地。

己，使自己更為成熟，這是一種遠超過居住在較高層位面所能感受到的、更為直接敏銳的經驗。星光層居民的目的很容易瞭解，他們希望再次回到賽局之中，同時盡情享受。要解釋為什麼提婆界居民想要化身為肉體就比較困難一些，讓我用一個故事來比喻好了。有一個叫「好好先生」的人，他在地球居住的前世中，做了許多好事，但是他和我們每一個人一樣，仍然有其自私的一面。好好先生死後，回到了較高的振動位面，他全面審視了自己剛剛結束的前世，看清楚自己所犯下的錯誤。他之所以會來到較高層的振動之中，是因為他的振動恰好吻合，這一層中的所有居民都和他一樣渴求進步，因此就有了更具有洞察力的雙眼可以「看見」比較密集的振動位面上所發生的事，而他所犯下的錯誤顯而易見。

現在「好好先生」有了野心：他希望能改正他的錯誤以增進他的意識，但是僅僅是靠意志力並不容易達成，一定要在比較低密度的振動層才能做到，也可以在行動之中接收到來自外界的回饋。在提婆界可以很明顯見到，所有效應都是自己所做一切的後果。

正如遠離地球的距離平方那麼遙遠，我的復活階段也是。

依照人類靈魂的提升，他將居住在我創造之地。

依照他自己的靈魂成長和發展，他將會登上我的王國，遠離地球，他們會慢慢地、循序漸進地適應我。[7]

物質世界最棒的優點在於，意識可以產生大量的痛苦。這個痛苦的催化劑幫助我們漸漸學習到如何避免痛苦，這種能力也會持續不斷提升。原始人會慢慢學習到不要把手放進火中，而追求靈性的人類則是會學習到經由幫助他人來對抗己身的痛苦。存在的痛苦可以在身體的生理層面感受到，心理和情緒也能感受到，或是單獨在靈魂內感受到。當我們在肉體中時，這種痛苦會更為急迫，而作出以正當方式來停止痛苦的決定，在我們的本質上會有更顯著的效果。

因此，「好好先生」選擇再經歷一次地球上的生活。也許這次，他會做得稍微更好一些，他又會再次自我評估，每個人可以嘗試的次數是沒有上限的。如果有需要，一個生命體可以反覆不斷地經歷在地球上的生命經驗，直到永遠。

我們也可以用製造純水的蒸餾儀器為例，比較密集的振動在接近地球表面之處，而且其實可以穿透過地球，而比較快速的振動則在較高處移動。生命體持續不斷地從

高層回到地表，再回到高層，一直在迴圈之中打轉，只希望每一次能比上一次有更高的振動。這種過濾流程最終就能生產出更適於精煉蒸餾儀器的靈魂萃取物，而不明飛行物體來源將這種流程稱之為第四密度。以下的段落是在《奧斯帕》之中所描述的，在這個密度存在所需要的蒸餾形態：

> 因此耶和華的設計是，只要是人類和天使能夠學習到放棄自身利益，只為他人服務的無私精神，就能取得五十分以上，之後也會不斷提升。而那些無法放棄自身利益的，就只能取得五十分以下，應該被重力吸引，進而下降到地球表面。[8]

《奧斯帕》裡說，在我們以前的收成中，只有很少的比例「能夠達到標準」：

> 路文（Loo'wan）說：很棒的靈魂，我聽到過，我見到過。我們為了你蒐集了地球上的收成，哦！耶和華，但是他們的數量很少。我們蒐集了地球上的黑暗靈魂，哦！耶和華，他們的數量多了十倍。快看，他們已經失衡。[9]

他們一次次地被升起在光中，又一次次地被投擲回黑暗之中，因為死去的靈魂有強烈的欲望想返回地球。這些黑暗的靈魂（druj）重返人間，緊緊抓住胚胎，將他們帶上邪惡之路。哦！我最心愛的，現在到地球去吧，找到地球上最多這些黑暗靈魂聚集的地方，我會將他們澈底剷除，我要將他們的巢穴殲滅，他們再也不能讓我的人民墮落沉淪。[10]

在過去收割的時期，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我們世界上的某些族群中，所有人都達成令人滿意的振動，靈魂選擇在這裡化身為肉體，並志趣相投地一起生活，而他們與世界上的其他人是完全隔離開的。在這樣情況之下，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能夠利用下一層的振動，進行真正的實體接觸。不明飛行物體來源認為，這樣的公開接觸對心靈上還沒有準備好的文化來說有害無益，原因如下：首先，當一個人知道有他無法前去的地方時，便會心生挫折；更重要的是，肉體的錯覺在其最為真實且無庸置疑是最重要時最為有效。那些已經或多或少準備好從這個地球教室中畢業的人，不需要錯覺支撐著他們，他們已經準備好接受更為寬廣的視野了。但是，對於那些仍在學習階段的人，這樣的寬廣視野卻是有害的，它在某種程度上會在我們每天「訓練援助」的重

要性中，慢慢灌輸進懷疑的成分。「IS」告訴普哈瑞奇博士及蓋勒，他們在三千年前登陸過地球，而顯然他們當時找到了一個振動充分進展的文化。

現今，似乎沒有任何一個文化或國家的全體人民，進化程度足以讓第四密度的生命體可以進行一般或是大規模登陸。或許有規模很小、與其他地方隔離的族群，能夠接受這樣的直接接觸，但是「IS」說，「現在我們必須再次登陸。」因為我們所處的週期系統位置，使得他們很渴望現在就能伸出援手。我們處在收割週期的結尾，地球正要轉換到第四密度，這個轉換是無法改變的，同時牽涉到的不只是我們的行星，也包括了整個太陽系。

我瞭解在所有不明飛行物體所傳遞的訊息中，這是大家比較難以接受的部分，大家很難想像除了人以外，每個原子、分子、粒子，還有太陽系的一部分，全都會處於過渡期之中，使得所有粒子的振動速率都會增加一個密度層。外星接觸者訊息中大量提到的自然界大災難主因，就是因為週期性轉換所造成的，根據他們的說法，行星大災難的起因是，我們行星的振動與行星正要進入的新密度不協調。

據說，行星的振動是歷史上所有個別人類振動總和的結果。當大多數人前進的振動速率「正常」，那麼轉換到較高的振動層時，就會比較順利平安。但是目前的情況

是，大多數人並沒有適度地前進，因此我們的行星振動就與即將到來的新太空位置的振動有所衝突。當核子層的振動增加，改變就開始發生，所造成的能量釋放將產生熱梯度，其能量大到足以對地球產生劇烈壓迫，進而造成地球巨變。經由外星接觸者喬治．威廉森的轉述，被稱為「菲力浦弟兄」的來源是這樣說的：

> 請將你自己想像成是羊群之中的一頭羊，羊群迷路走失了，需要有充滿希望和信念的訊息，才能幫助牠們度過未來的悲慘日子。[11]

菲力浦所描寫的「羊」就是那些振動已經夠高，可以轉換到下一層密度，但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人。他們看見有許多「羊」正在觀望、猶疑著，是要有意識地增加心靈的進化，還是要追求更多物質目標。他們希望在地球的改變開始時，這群迷途的羊可以覺醒、停止觀望，向心靈進化的這一邊靠攏。這場災難會讓許多人受到極大的驚嚇，「服務於無限造物者之眾行星邦聯」希望能夠減輕大眾的恐懼，讓他們能夠從心靈意義的高度審視這個災難事件。

當我們親身經歷像是龍捲風、颶風或水災這樣的大災難時，我們毫無疑問地將會

見證驕傲及榮光在一瞬間消失殆盡，有形的物質結構全被撕為碎片，人類的財產和財富化為烏有。而曾有過這種經驗的人，卻反而能重新體會造物者的用心，更加地心存感激，感謝造物者經由這些災難讓他們看見生命中什麼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他們所愛的人。這樣的經驗似乎讓人們有了新生的感受，對更真實的祝福充滿感激，同時也更為敬畏造物者的全能。

極為正面取向的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一直致力於傳遞地球改變的心靈緣由，好讓地球人能調適好心態。《聖經》上說，「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將其用來描述即將到來的轉換，所說的就是那些能充分抱持服務他人心態的人，可以與地球的新振動速率協調一致。

菲力浦弟兄也傳遞了相同的訊息：

……反基督的靈魂力量愈來愈強大，朝著地球不斷接近，它最終的死前掙扎就要在此發生，這會將許多人一同拉下陪葬，他們將不會發現那繼承的王國，只能重複現在正出現在你的地球世界上，臻於巔峰的大週期。[12]

在《聖經》中，這場戰役被稱為哈米吉多頓戰役（Armageddon，世界末日善惡決戰）。不明飛行物體來源則將這場戰役視為一場心靈的戰役，參戰者包括在物質世界和地球振動較細微密度中的數十億生命體，但他們對自己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毫無所悉，甚至根本不知道戰爭已經肆虐。正如同大多數的戰爭，只有「將領」才會知曉戰爭的整體目標，這一場戰爭中的兩軍，也就是善與惡，或是一體化與分崩離析。雙方的主帥正在盡全力收割最好的農作物，那就是人類的意識，他們的目標純然是在心理層面的，但獲得最終勝利的那一方無疑也會在物質世界中展示他們的勝利果實。

我們的行星中，善與惡的勢力都在朝兩極化增加之中，一方面有更多人想要追尋心靈的成長，另一方面，負面的行為也大幅增加：犯罪率、好戰的心態、對個人權力的追求、公司和個人的貪汙腐敗，以及許許多多新聞媒體中所披露的惡形惡狀，不勝枚舉。我們要正視的，不是這些負面行為的發生，而是這種惡勢力不斷坐大。

〈啟示錄〉中說道：「你們會聽到戰爭和戰爭的風聲，國與國互相攻打。」這種局面現在真的發生了，是哪一種思維造成了這種局面？外星接觸者說，就是那種自私而不利他的思維。地球的問題，從小到大，都可以追溯到這一種思維，地球上的人選擇服務自我而不服務他人的後果就是——仇恨、戰爭和犯罪。

當我們進入這個轉換期的關口時，即將到來的更高度一體性的振動，與現行的自私自利分崩離析的振動之間，潛在的差異會愈來愈大。積極正向的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感覺到，這是那些「羊」能夠有效利用地球教室的好時機，在這「最末幾天」，人類會有很大的進步。

除了搭乘航空飛行器來到地球伸出援手的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之外，還有許多「蘋果」也一直努力要幫助地球的振動步上正軌，他們多多少少記起自己的身分，以及來到這裡的目的，也已經以各式各樣的方法努力傳播心靈追尋的訊息。有些是透過媒體、電視和電影來溝通，有些則是成為受歡迎的歌手，寫下靈性訊息、人人傳唱的流行歌曲，有的人則將永恆的真相以現代寓言的故事方式呈現，有些則是在各自的職業類別中，以他們的個性和觀點觸動身邊的人，活出和諧的生命篇章。其實有許多「蘋果」並不全然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寫出那些歌曲和文章、選擇那樣的生活方式，或是做那些事，他們只是信任自己的直覺，並跟隨著內心所指引的方向走去。我不是說會這樣生活或作為的人就一定是「蘋果」，但是有很多這樣的人確實是。而那些被引導至正途的人，不只是自己獲益，整個地球的振動都能夠獲益。

在這裡順便提一下有關「蘋果」的另一個題外話：披頭四合唱團所成立的唱片公

司就叫做「蘋果唱片」，這樣的巧合實在令人著迷。我一直在想，不知道披頭四合唱團是否看過喬治・威廉森所寫的書。

不明飛行物體來源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他們雖然希望幫助地球上的弟兄們尋找靈性的追尋，但是首要步驟是，每個人都要在完全自由的意志下自行選擇開始尋找，因此就形成了只提供更高層級的真相，提醒每個人自行去尋找，但是不直接提供證據的一種概念與做法。若是直接提供了能夠證實「奇蹟」或「更高等生命體」的確存在的證據，就變成是將找尋的選擇強加在人們身上，但是選擇必須要由個人在全無偏見的狀況下自行接受或拒絕，才是心靈進化的機制。一九六三年，有一位外星接觸者在美國賓州的沃倫郡（Warren）接收到以下訊息：

……有一個好人降臨到地球，在希伯來人的見證下將海水分開，但是他們並沒有瞭解，沒有人瞭解這些奇蹟，這樣的奇蹟以後不會再發生了。

我們現在所看得到的奇蹟仍然會一直受到爭議，讓那些不相信的人可以繼續反駁。「那些能看得見的，讓他們看吧。」

「IS」起初對於允許普哈瑞奇博士對蓋勒的超能力進行科學測試非常遲疑：

在你堅持要為尤里．蓋勒的能力進行科學測試之後，我們的討論層級一步步升高，最後我們決議測試只能進行這麼一次，而且他以後再也不能接受任何實驗控制之下的能力測試。[13]

這樣的說法與外星接觸者所說的理論吻合一致，他們感覺到以科學證據來證明一件事，對人類而言是非常強的催化劑，同時也侵犯了我們的自由意志。他們允許蓋勒進行測試是正確的決定，因為他們最終猜到那些不相信證據的人，一定會說那些測試證明不了任何事。這些科學測試最後的確是讓尤里．蓋勒的爭議愈演愈烈！

我認為不久的將來，並不會有摩西分開紅海這樣的事件發生，但我預測不明飛行物體操控員會持續將這個世界上各種幻象的證據，一點一滴地提供給地球上的人們。有一天，我們每一個人都會以我們自己的方式自行發現真相。

有「奇人」之稱的詹姆士．蘭迪，是一名職業魔術師，他深信尤里．蓋勒充其量不過是一個魔術師罷了，那些美其名為通靈的能力，實際上只是一些執行完美的幻

術。蘭迪最不滿意的一點就是，只要有職業魔術師在場，蓋勒就無法或不願意展現他的超能力。蘭迪說，如果是他要施展幻術，他也不會願意讓魔術師同儕待在旁邊觀看；也就是說，如果想讓民眾誤以為他的能力不是「把戲」，而是真的有通靈的超能力，他也不會想要有同儕魔術師在場拆他的臺。

他以自己作為例子來解釋，似乎是說得通。這場戰局已經從他開始進一步擴大，包括到現場觀察，還有對世界各地擁有與蓋勒一樣超能力的兒童進行測試。但是蘭迪的書裡，卻帶出了我的理論主軸中主要思維的其中一個，那就是這場蓋勒與眾多誹謗者之間的論戰顯示了一件事——這個物質世界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真實的。

這個世界之所以如此真實、如此具象地出現在我們的眼前是有原因的。我們所有人都已經進入到肉身之中，以經歷這過程對我們的高我產生的催化效應。這個錯覺必須是真實的，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從中學習並獲益，我們在肉身錯覺中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努力在心理及情緒上超脫出來。而顯示出努力方向的線索極不明顯，但是數量眾多。以意志採取行動、開始去找尋真相是必須的，決定去尋求真相也是必須的。《聖經》上說，「尋找的，就尋見」就是這個概念的核心。是否能看到真相全取決於自己，我們不會被強迫看到真相，只有自行決定要去尋找真相時，才能尋見它。

因此，那些啟動我們尋求真相的線索永遠都是無法證明的，它永遠不會出現在最顯眼的地方，或是讓人完全沒有任何質疑空間，所有的線索都是開放式問題，不管是不明飛行物體現象，還是蓋勒的超能力，都令人難以捉摸、無從證實，除非我們所有人都開始去找尋為止。當蘭迪說，「我無法因為想要相信某件事，就去相信。」其實他已經掌握住了一個重要的真相，可惜的是，他持有的真相方向剛好相反，因為只有我們想要知道真相時，真相才會開始走向我們。

有些人看得見不明飛行物體，有一些人則看不見，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差別是有原因的。一個在心理進化已達到適合階段的人，在目擊不明飛行物體之後，可以接受因為目擊而引發的找尋。正如同在其他的超自然事件之中，事件是否會發生，與觀察者的心理狀態有極高的關聯性。在所謂的靈性道路上有了想要找尋的心態，那麼那些事件便會現身。一群人之間只要有一個真正的懷疑者，就可以使超能力完全消失不見。

蘭迪說，他擅於揭穿蓋勒的騙局，是因為他是一個魔術師。那麼我要說，之所以擅於證實蓋勒的能力，是因為我瞭解各種現象的極限所在。在最近的歷史中，這是頭一次有愈來愈多人展現小小的奇蹟，這件事的發生可以被視為一種方法，用來逐一打破那些準備好接受新理解的地球人的幻覺。對於那些不願意接受這些線索的人，好比

是蘭迪，要對此不理不睬也完全沒問題，因為全然的自由意志本來就是計畫的一部分。

我對「奇蹟」還有一個觀察發現——我們會把能將金屬以超能力折彎，還有目擊到不明飛行物體稱為是奇蹟，畢竟有什麼怪事我們沒見過？經歷生活中的大小事已經使我們的觀感體驗變得日益麻木。盛開的花朵和新生的嬰兒，在我們的眼中根本不是奇蹟！如果要瞭解我們環境的真實本質，就必須先關閉大腦的開關，把自己當成兒童，重新以全新的眼光來觀察世界萬物。不管蓋勒是不是真的有超能力可以創造奇蹟，這不是重點，他出現的目的在於刺激我們去思考，而不是要我們去證實任何事情。奇蹟是無法用任何證據證實的，因為計畫本身就排除了任何概念，因此也根本無從證明。包圍在我們身邊的奇蹟，不只有蓋勒和其他人所展現的奇蹟，不只是像耶穌這樣的大師所展現的神蹟歷史，還有我們世界中大自然界的無限神奇魔術。我們所知道的這個世界上的美好，和令人驚異的效率是如何辦到的呢？它們不也都是奇蹟嗎？你也可以自行選擇要接受，或是拒絕這個世界中一切美好事物，端看我們的世界觀為何。整個宇宙都在對我們說話，端看我們要不要打開耳朵傾聽。你若是選擇不聽，是你的自由。

注解

第一章

1. Weldon, John, UFO'S: WHAT ON EARTH IS HAPPENING, Irvine, Ca., Harvest House, ©1975, p. viii.
2. Fuller, John, ed., ALIENS IN THE SKIES, New York, Putnam's, 1969, p. 91.
3. Jacobs, David Michael, THE UFO CONTROVERSY I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86.
4. Ibid., p. 82.

第二章

1. Puharich, Andrija, URI: A JOURNAL OF THE MYSTERY OF URI GELLER,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4, p.165.
2. Ibid., pp. 174-5.
3. Norman, Eric, GODS AND DEVILS FROM OUTER SPACE, New York, Lancer, 1973, pp. 161-2.

第三章

1. Newbrough, John Ballou, OAHSPE, Amherst Press, Amherst, Wisconsin 54406, 1882, p. 596.
2. Whitrow, G. J., ed., EINSTEIN: THE MAN AND HIS ACHIEVEMENT, New York, Dover, ©1967, 1973, p. 71.
3. RECIPROCITY, Frank Meyer, ed., 146 Ross Hal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uperior, Wisconsin 54880.
4. THE STRUCTURE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 and several other of Larson's works, are available from the publisher, North Pacific Publishers, P. 0. Box 13255, Portland, Oregon, 97213.
5.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Larsonian physical theory, contact NEW SCIENCE ADVOCATES, Ronald Satz, Secretary, 4010 North War Memorial No. 1008,

Peoria, Ill. 61614.
6. Butler, W. E., THE MAGICIAN: TRAINING AND WORK, London, Aquarian, 1963, p. 48.
7. HOLY BIBLE, John 1:9-13.
8. Steiger, Brad, THE AQUARIAN REVELATIONS, New York, Dell, 1970, p. 11.
9. Bruening, J. H., Letter to J. A. Hynek, published in GRAY BARKER'S NEWSLETTER, No. 4, Feb., 1976, pp. 10-11.

第四章

1. Taylor, John, SUPERMINDS, New York, Viking, 1975, p. 11.
2. Muldoon, Sylvan, and Hereward Carrington, THE PHENOMENA OF ASTRAL PROJECTION, New York, Weiser, 1969.
3. Ostrander, Sheila, and Lynn Schroeder, PSYCHIC DISCOVERIE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0, p. 197.
4. Watson, Lyall, THE ROMEO ERROR, Garden City, Anchor, 1974, p. 242.
5. Leadbeater, C. W., THE DEVACHANIC PLANE; THE ASTRAL PLANE, both published by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6. Williamson, George Hunt, OTHER TONGUES, OTHER FLESH, London, Spearman, 1953, 1965, p. 363.
7. Twitchell, Paul, ECKANKAR: THE KEY TO SECRET WORLDS, New York, Lancer, 1969, p. 10.
8. Newbrough, op. cit., p. 782.
9. Sagan, Carl, THE COSMIC CONNECTION, New York, Dell, 1973, p. 17.
10. Randi, James, THE MAGIC OF URI GELLER, New York, Ballantine, 1975, p. 16.
11. Jung, Carl, FLYING SAUCERS: A MODERN MYTH OF THINGS SEEN IN THE SKY, New York, Signet, 1969, 1959.

第五章

1. Emenegger, Robert, UFO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Ballantine, 1974, pp. 59-61.
2. Rueckert, Carla, ed., VOICES OF THE GOD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Louisville, 1974, pp. 6-7.
3. Nada-Yolanda, VISITORS FROM OTHER PLANETS, Miami, Mark-Age, ©1974, p. 28.
4. Steiger, Brad, REVELATION: THE DIVINE FIR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3, p. 146.
5. Rueckert, op. cit., p. 7.
6. Newbrough, op. cit., pp. 85 and 191.
7. Ibid., p. 477.
8. Ibid., p. 196.
9. Ibid., pp. 55-6.
10. Nada-Yolanda, op. cit., p. 65.
11. Rueckert, op. cit., p. 65.
12. Menger, Howard, FROM OUTER SPACE TO YOU, New York, Pyramid, 1959, 1967, p. 155.
13. Rueckert, op. cit., p. 15.
14. Ibid., pp. 15-16.
15. Nada-Yolanda, op. cit., pp. 54-5.
16. Ibid., p. 26.
17. Williamson, OTHER TONGUES, op. cit., pp. 8-9.
18. Ibid., p. 364.
19. Wallace, Baird, THE SPACE STORY AND THE INNER LIGHT, Detroit, unpublished material 1971, 1972, Article 2, p. 2.
20. Menger, op. cit., p. 156.
21. Brother Philip, SECRET OF THE ANDES, Clarksburg, Saucerian Pub., 1961, p. 149.
22. Brother Philip, tape recording, date unknown, place unknown, unpublished.
23. Wallace, op. cit., Article 4, p. 2.
24. Nada-Yolanda, op. cit., p. 61.
25. Williamson, George Hunt, THE SAUCERS SPEAK, London, Spearman, 1963, p. 9.
26. Rueckert, op. cit., p. 19.
27. Brother Philip, SECRET OF THE ANDES, op. cit., p. 73.
28. Rueckert, op. cit., p. 21.
29. Tao Te Ching.
30. Puharich, op. cit., p. 27.
31. Rueckert, op. cit., p. 25.
32. Ibid., pp. 27-9.
33. Rampa, Tuesday Lobsang, THE HERMIT, London, Corgi, 1975, p. 82.

34. Ibid.
35. Williamson, SAUCERS, op. cit., pp. 146-7.
36. Brother Philip, SECRET OF THE ANDES, op. cit., p. 111.
37. Rueckert, op. cit., p. 29.
38. Ibid., pp. 29-30.
39. Steiger, THE AQUARIAN REVELATIONS, op. cit., p. 26.
40. Williamson, OTHER TONGUES, op. cit., p. 226.
41. Adamski, George, BEHIND THE FLYING SAUCER MYSTERY, New York, Warner, 1967, 1974, pp. 96-7.
42. Rueckert, op. cit., pp. 141-148.
43. Nada-Yolanda, op. cit., p. 153.
44. Steiger, THE AQUARIAN REVELATIONS, op. cit., pp. 68-9.
45. Steiger, THE AQUARIAN REVELATIONS, op. cit., p. 106.
46. Trepanier, Clyde, MAN, CONSCIOUSNESS AND UNDERSTANDING, VOLUME FOUR, Detroit, Understanding of Detroit, 1962, p. 1-24-62 (1).
47. Larson, Dewey B., QUASARS AND PULSARS, Portland, North Pacific Pub., ©1971, p. 15.
48. Rueckert, op. cit., p. 160.
49. Trepanier, op. cit., p. 1-24-62 (1-2).
50. Rueckert, op. cit., pp. 174-8.
51. Trepanier, op. cit., p. 6-6-62 (3).
52. Rueckert, op. cit., pp. 180-3.
53. Menger, op. cit., p. 171.
54. Wallace, op. cit., Article 7, p. 2.
55. HOLY BIBLE, Luke 11:9-10.
56. Rueckert, op. cit., pp. 186-7.
57. Nada-Yolanda, op. cit., p. 86.
58. Ibid., p. 94.
59. Newbrough, op. cit., p. 58.
60. Wallace, op. cit., Article 7, p. 10.
61. Van Tassel, George, THE COUNCIL OF SEVEN LIGHTS, Los Angeles, DeVorss, 1958, p. 41.
62. Rueckert, op. cit., pp. 189-90.
63. Newbrough, op. cit., p. 204.
64. Rogers, Walt, unpublished material, Wayne, Mich., undated, pp. 115-6.
65. Rueckert, op. cit., p. 192.
66. Wallace, op cit., Article 9, p. 5.
67. Newbrough, op. cit., p. 325.

14. Ibid., pp. 238-40.
15. Menger, op. cit., p. 170.
16. Rueckert, op. cit., pp. 240-2.
17. Ibid., pp. 242-3.
18. Van Tassel, op. cit., p. 28.
19. Brother Philip, SECRET OF THE ANDES, op. cit., p. 69.
20. Menger, op. cit., p. 170.
21. Williamson, THE SAUCERS SPEAK, op. cit., p. 72.
22. Menger, op. cit., p. 169.
23. Rueckert, op. cit., pp. 252-7.
24. Ibid., pp. 257-9.
25. Ibid., p. 260.
26. Steiger, THE AQUARIAN REVELATIONS, op. cit., p. 77.
27. Trepanier, op. cit., p. 10-18-62 (2).
28. Rueckert, op. cit., pp. 281-2.
29. Rogers, op. cit., p. 37.
30. Van Tassel, op. cit., p. 79.
31. Rueckert, op. cit., pp. 283-4.
32. Nada-Yolanda, op. cit., pp. 72-3.
33. Regardie, Israel, THE ART AND MEANING OF MAGIC, Cheltenham, Helios, 1971, p. 80.
68. Rueckert, op. cit., pp. 197-9.
69. Rogers, op. cit., p. 38.
70. Brother Philip, tape recording, op. cit.

第十八章

1. Steiger, THE AQUARIAN REVELATIONS, op. cit., p. 33.
2. Rueckert, op. cit., pp. 204-5.
3. Trepanier, op. cit., p. 1-11-62 (1).
4. Wallace, op. cit., Article 9, p. 2.
5. Van Tassel, op. cit., p. 9.
6. Rueckert, op. cit., pp. 206-9.
7. Trepanier, op. cit., p. 2-15-62 (1).
8. Brother Philip, SECRET OF THE ANDES, op. cit., p. 29.
9. Rueckert, op. cit., pp. 209-11.
10. Brother Philip, SECRET OF THE ANDES, op. cit., p. 69.
11. Rueckert, op. cit., pp. 216-7.
12. Rogers, op. cit., pp. 217-8.
13. Rueckert, op. cit., pp. 217-8.

34. Trepanier, op. cit., p. 5-24-62 (1).
35. Rueckert, op. cit., pp. 286-7.
36. Trepanier, op. cit., 5-24-62 (3).
37. Rueckert, op. cit., pp. 296-7.
38. Williamson, THE SAUCERS SPEAK, op. cit., p. 52.
39. Rueckert, op. cit., p. 314.
40. Nada-Yolanda, op. cit., p. 52.
41. Van Tassel, op. cit., p. 113.
42. Rueckert, op. cit., p. 315.
43. Adamski, op. cit., p. 99.
44. Rueckert, op. cit., pp. 317-20.
45. Rogers, op. cit., p. 52.
46. Wang Yang-ming.
47. Rueckert, op. cit., p. 322.
48. Newbrough, op. cit., p. ?
49. Williamson, OTHER TONGUES, op. cit., p. 296.
50. Van Tassel, op. cit., p. 27.
51. Menger, op. cit., p. 168.
52. Eliot, T. S., “Four Quartets,” in 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1909-1950, New York, Harcourt, ©1952, p.145.

第七章

1. Puharich, op. cit., pp. 93-4.
2. Rueckert, op. cit., p. 178.
3. Puharich, op. cit., p. 160.
4. Ibid., p. 165.
5. Ibid., p. 166.
6. Menger, op. cit., p. 154.
7. Williamson, THE SAUCERS SPEAK, op. cit., p. 47.
8. Puharich, op. cit., p. 174.
9. Brother Philip, tape recording, op. cit.
10. Williamson, OTHER TONGUES, op. cit., pp. 431-2.
11. Puharich, op. cit., pp. 174-5.
12. Nada-Yolanda, t)p. cit., pp. 46-6.
13. Puharich, op. cit., p. 175.
14. Ibid.
15. Ibid., p. 178.
16. Rampa, op. cit., p. 110.
17. Puharich, op. cit., pp. 178-9.
18. Ibid., p. 182.
19. Williamson, OTHER TONGUES, op. cit., p. 5.

20. Puharich, op. cit., p. 183.
21. Nada-Yolanda, op. cit., p. 26.
22. Ibid., p. 25.
23. Ibid.
24. Ibid., p. 58.
25. Williamson, OTHER TONGUES, op. cit., p. 229.
26. Hatonn, contactee message, unpublished, 1976.
27. Puharich, op. cit., p. 183.
28. Ibid., p. 198.
29. Ibid., p. 183.
30. Ibid., p. 184.
31. Ibid., p. 199.
32. Ibid., p. 242.
33. Ibid., p. 248.
34. Ibid.
35. Ibid., p. 175.
36. Newbrough, op. cit., p. 10.
37. Ibid., p. 59.
38. Steiger, REVELATION: THE DIVINE FIRE, op. cit., p. 144.
39. Puharich, op. cit., p. 184.

第八章

1. Williamson, OTHER TONGUES, pp. 207-8.
2. Nada-Yolanda, op. cit., p. 48.
3. Williamson, OTHER TONGUES, op. cit., p. 206.
4. Williamson, THE SAUCERS SPEAK, op. cit., p. 78.
5. Nada-Yolanda, op. cit., p. 122.
6. Steiger, REVELATION: THE DIVINE FIRE, op. cit., p. 145.
7. Nada-Yolanda, op. cit., pp. 7-8.
8. Newbrough, op. cit., p. 92.
9. Ibid., p. 24.
10. Nada-Yolanda, op. cit., p. 33.
11. Williamson, OTHER TONGUES, op. cit., pp. 206-7.
12. Steiger, THE AQUARIAN REVELATIONS, op. cit., pp. 112-3.
13. Williamson, OTHER TONGUES, op. cit., pp. 208-9.
14. Newbrough, op. cit., pp. 781-2.
15. Steiger, THE AQUARIAN REVELATIONS, op. cit., p. 103.

第九章

1. Van Tassel, op. cit., pp. 143-4.
2. Ibid., p. 30.
3. Steiger, THE AQUARIAN REVELATIONS, pp. 106-7.
4. Newbrough, op. cit., p. 63.
5. Ibid., p. 64.
6. Rueckert, op. cit., pp. 130.
7. Ibid., pp. 131-7.
8. Nada-Yolanda, op. cit., pp. 56-7.
9. Trepanier, op. cit., p. 10-19-62 (1).
10. Aleixo, Hulvio, “Bebedouro II: The Little Men Return For The Soldier,” FLYING SAUCER REVIEW, 21:3-4, p. 33.
11. Rueckert, op. cit., pp. 137-8.
12. Newbrough, op. cit., p. 56.
13. Ibid., p. 172.
14. Williamson, OTHER TONGUES, op. cit., p. 313.
15. Brother Philip, SECRET OF THE ANDES, op. cit., p. 26.
16. Steiger, REVELATION: THE DIVINE FIRE, op. cit., p. 146.
17. Steiger, THE AQUARIAN REVELATIONS, op. cit., p. 36.

第十章

1. Ribera, Antonio, “The Mysterious 'UMMO' Affair, Part 5,” FLYING SAUCER REVIEW, 21:3-4, p. 44.
2. Steiger, THE AQUARIAN REVELATIONS, op. cit., pp. 12-3.
3. Schwarz, Berthold Eric, “New Berlin UFO Landing and Repair by Crew,” FLYING SAUCER REVIEW, 21:3-4, p. 27.
4. Newbrough, op. cit., p. 247.
5. Ibid., p. 62.
6. Ibid., p. 58.
7. Ibid., p. 786.
8. Ibid., p. 418.
9. Ibid., p. 62.
10. Ibid., p. 63.
11. Brother Philip, tape recording, op. cit.
12. Ibid.
13. Puharich, op. cit., pp. 222-3.

參考書目

不明飛行物體推薦讀物

- Fuller, John, ed., ALIENS IN THE SKIES, New York, Putnam's, 1969.
- Fuller, John, INTERRUPTED JOURNEY, New York, Dial, 1966.
- Hynek, J. Allen, and Jacques Vallee, THE EDGE OF REALITY: A PROGRESS REPORT ON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Chicago, Regnery, 1975.
- Jacobs, David Michael, THE UFO CONTROVERSY I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75.
- Keel, John, THE MOTHMAN PROPHECIES, New York, Saturday Review Press, 1975.
- Keel, John, UFO'S: OPERATION TROJAN HORSE, New York, Putnam's, 1970.
- MUFON, MUFON 1975 UFO SYMPOSIUM PROCEEDINGS, July 5/6, 1975, MUFON, Seguin, Texas, 1975.
- Puharich, Andrija, URI: A JOURNAL OF THE MYSTERY OF URI GELLER,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4.
- Reeve, Bryant and Helen Reeve, FLYING SAUCER PILGRIMAGE, Amherst, Wisconsin 54406, Amherst Press, 1957.

相關題材推薦讀物

- Butler, W. E., THE MAGICIAN: HIS TRAINING AND WORK, London, Aquarian, 1963.
- Holroyd, Stuart, PRELUDE TO THE LANDING ON PLANET EARTH, W.H. Allen Co., 44 Hill St., London W1X8LB, England.
- Leadbeater, C. W., THE ASTRAL PLANE, Adyar, Madras,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70.
- Leadbeater, C. W., THE DEVACHANIC PLANE OR THE HEAVEN WORLD,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INHABITANTS, Adyar, Madras,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48.
- Manning, Matthew, THE LINK, New York, Holt, 1974.
- Muldoon, Sylvan and Hereward Carrington, THE PHENOMENA OF ASTRAL PROJECTION, New York, Weiser, 1969.
- Newbrough, John Ballou, OAHSPE, Amherst Press, Amherst, Wisconsin 54406, 1882.
- Ostrander, Sheila, and Lynn Schroeder, PSYCHIC DISCOVERIE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0.
- Raudive, Konstantin, BREAKTHROUGH: AN AMAZING EXPERIMENT I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WITH THE DEAD, New York, Lancer, 1971.
- Steiger, Brad, MYSTERIES OF TIME AND SPACE, New York, Dell/Confucian, 1974.
- Steiger, Brad, REVELATION: THE DIVINE FIR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3.
- Taylor, John, SUPERMINDS, New York, Viking, 1975.
- Tompkins, Peter and Christopher Bird, THE SECRET LIFE OF PLANTS, New York, Avon, 1973.
- Valentine, Tom, PSYCHIC SURGERY, Chicago, Regnery, 1973.
- Watson, Lyall, THE ROMEO ERROR, Garden City, Anchor, 1974.

- Wilson, Robert, THE COSMIC TRIGGER, And-Or Press, P.O. Box 2246, Berkeley, CA 94702.
- Watson, Lyall, SUPERNATURE, New York, Bantam, 1974.

外星接觸者相關推薦讀物

- Adamski, George, FLYING SAUCERS HAVE LANDED, Hackensack, Wehman, reprint.
- Adamski, George, BEHIND THE FLYING SAUCER MYSTERY, New York, Warner Paperback Library, 1974.
- Adkins, Diana, INTRODUCTION: CONFRONTATION, The Netherlands, Servire/Wassenaar, 1970. Order copies from the author,c/o Orb Institute, 3209-11 M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07.
- Angelucci, Orfeo M., THE SECRET OF THE SAUCERS, Amherst,Amherst Press, 1955. (Out of Print.)
- Bethurum, Truman, ABOARD A FLYING SAUCER, Los Angeles, DeVorss, 1954.
- Fry, Daniel, THE WHITE SANDS INCIDENT, New York, Best Books, 1954.
- Layne, Mead, FLYING DISCS, San Diego, Borderland Sciences Research Associates, 1954.
- Menger, Howard, FROM OUTER SPACE TO YOU, New York, Pyramid, 1959.
- Nada-Yolanda, VISITORS FROM OTHER PLANETS, Miami, Mark-Age MetaCenter, 1974. Order Copies from Mark-Age MetaCenter, 327 NE 20 Terrace, Miami, Florida 33137, free catalogue also available.
- Trepanier, Clyde, MAN, CONSCIOUSNESS AND UNDERSTANDING, Annual publication since 1959.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Inquire for copies c/o the author, 14212 NE 75th St., Redmond Wa. 98052.
- Van Tassel, George, THE COUNCIL OF SEVEN LIGHTS, Los Angeles, DeVorss, 1958.
- Wallace, Baird, THE SPACE STORY AND THE INNER LIGHT,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in 1972. Enquire for copies c/o the author, Box 158, Grosse Ile, Mich. 98138.

- Williamson, George H., and Alfred C. Bailey, THE SAUCERS SPEAK, London, Spearman, 1963.
- Williamson, George H., OTHER TONGUES, OTHER FLESH, Hackensack, Wehman, 1965.

下面這些來源嚴格說來並不是外星接觸者接觸資料，但是內容與外星接觸者資料息息相關，而且非常有趣。

- Phylos The Tibetan, A DWELLER ON TWO PLANETS, Hackensack, Wehman, 1952, 1970.
- Phylos The Tibetan, EARTH DWELLER'S RETURN, Hackensack, Wehman, 1970.
- Probert, Mark, THE MAGIC BAG, SAN DIEGO,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950.

期刊推薦

- Aerial Phenomena Research Organization (APRO) BULLETIN, 3910 E. Kleindale Rd., Tucson, Arizona 85712.
- Center for UFO Studies (CUFOS), International UFO Reporter, 1609 Sherman Ave., Suite 207, Evanston, IL 60201.
- Mutual UFO Network (MUFON), MUFON UFO Journal, 103 Oldtown Rd., Sequin, TX 78155.
- Flying Saucer Review, FSR Publications Ltd., West Malling, Maidstone, Kent, Englan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UFO 解密 / 唐 . 艾爾金斯 (Don Elkins), 卡拉 . 魯科特 (Carla L. Rueckert) 著 ;
李宇美譯 . -- 初版 . -- 臺中市 : 一中心 , 2017.05　面 ;　公分
譯自 : Secrets of the UFO
ISBN 978-986-94439-4-4(軟精裝)
1. 人文社科

326.97　　106004387

一中心

UFO 解密

Secrets of the UFO

系列書號 LE17012-1

作者　唐・艾爾金斯、卡拉・魯科特
(Don Elkins、Carla L. Rueckert)
譯者　李宇美
翻譯審訂　徐國振
發行人　蔣聖光、宋彬如
銷售總監　阮祥運
主編　趙碧琴、李瓊絲
翻譯總監　蔡孟璇
責任編輯　郭庭瑄
校對　謝佳容、陳漢傑
美術設計　theBAND・變設計 — Ada

出版者　一中心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 236 號 14 樓之 3(七期鼎盛大樓)
公司電話 (04)22533388
傳真　(04)22540038
客服專線 0800-383800
客服專員 宋翊瑄 0909-808-686
客服信箱 info@1center.com
官網 www.1center.com
郵政劃撥帳號 22808968(戶名：一中心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群展國際法律事務所
經銷商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29178022
印刷製版　優驊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　新臺幣 440 元
ISBN　978-986-94439-4-4
初版一刷　2017 年 5 月

Secrets of the UFO
By Don Elkins With Carla Rueckert
Copyright © 1977 L/L Research, which is a subsidiary of the Rock Creek Research & Development Laborator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us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graphic,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1 Center Ltd.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